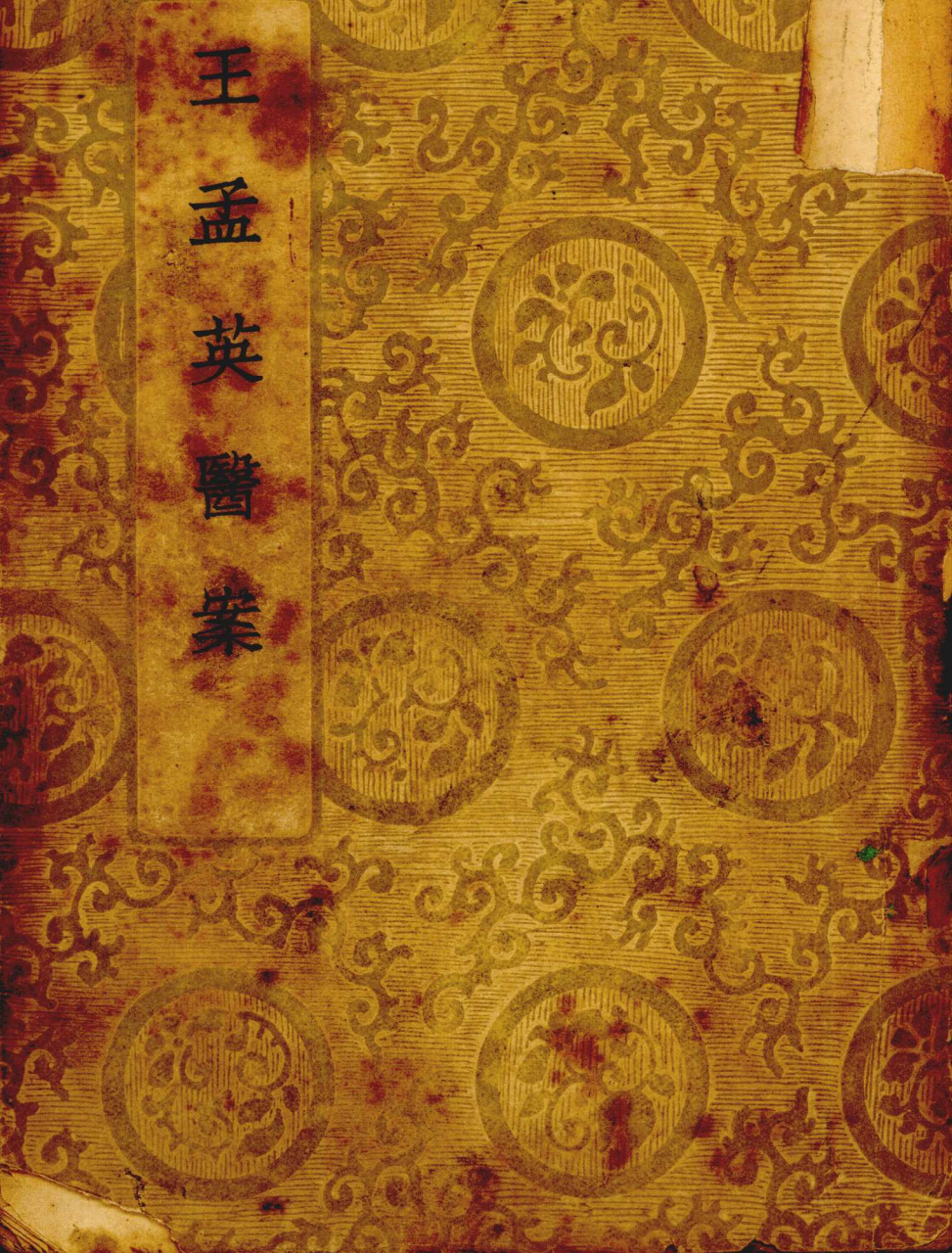




王孟英醫案



陸士諤主編

基本醫書集成

陸士諤校
王士雄著

王孟英醫案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所

王孟英醫案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陸士諤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序

王孟英醫案。有初編續編三編之分。編者不一其人。而歸硯錄。則孟英自編者也。余性鈍。讀古人書。苦難記憶。而原書編年紀錄。檢查又甚感不便。因於診餘之暇。分類手錄。藉與同學講解。外感統屬六淫。故風溫濕溫間有編入外感門者。夫孟英之學。得力於樞機氣化。故其為方。於升降出入。手眼頗有獨到。而治伏氣諸病。從裏外逗。尤為特長。大抵用輕清流動之品。疎動其氣機。微助其升降。而邪已解矣。此其法雖宗香巖葉氏。而靈巧銳捷。竟有葉氏所未逮者。余嘗謂孟英於仲景傷寒論小柴胡湯麻黃附子細辛湯諸方。必極深窮研。深有所得。故師其意不泥其迹。投無不效。捷若桴鼓。讀者須識其認證之確。立方之巧。勿徒賞其用藥之輕。庶有獲乎。

民國十年五月青浦陸士諤序於松江醫室

序

青浦陸君士諤。名醫也。其治症。聞聲望色察脈。問證。洞見藏府。燭照彌遺。就診者無不嘆為神技。而不知君固苦心得之也。余以善病。喜讀醫籍。去年冬。購得醫學南針。讀之大好。因想見陸君之為人。余左脇有塊。作痛。患已逾年。歷經中西名醫診治。藥日投而病日劇。乃搭車赴松江訪陸君。君一診。即曰。病雖在氣。患已及血。余告以病起由乎積食。陸君曰。食入於胃。化行於脾。今飲啖如常。脾胃足徵無病。凡氣分之病。臆脹浮腫。皆不見痛。君病在血分也。立方當歸。川芎。白芍。香附。柴胡。潞黨。紅棗。寥寥七味。一劑。知三劑。病若失。因與君暢談醫學。並及近代名流。君於王孟英氏最為推服。余曰。孟英果然名家。可惜偏於寒涼。讀潛齋書者。每每不敢用溫藥。君曰。孟英用藥。何嘗獨遺溫熱。其寒涼方。救逆之案。為多。檢其全書。用附桂。乾薑之方。有一十九案。可知藥貴對證。王氏亦絕無成見也。大抵當時醫家。喜用溫補。王氏所診。病病者十之四。病藥者十之六。讀書者不知研求。自然有偏任寒涼之弊矣。因出其自編之孟英醫案。分類排比。眉目朗然。余不禁狂喜。勸之發刊。君曰。孟英原案。猶資治通鑑。余此編。猶紀事本末。不過自備檢查爾。何足問世。余曰。初學得此。因證檢方。得見孟英之手眼。未始非君之功也。陸君頗避余言。余因草其緣起。即為之序。

民國十年五月金陵哈守梅拜序

分類 王孟英醫案目錄

卷一

外感	傷風	風溫	溼溫	冬溫	伏熱	伏暑	霍亂	暑	瀉	癘	痢	斑
一	二四	六六	三三	四一	四九	六一	七一	七五	八三	九二	一三三	一三五

卷二

痘疫	瘡疹	喘嗽	嘔吐	噫	呃	脹	腫	痞積	痰	勞傷	脫	陰虛
附爛喉												
一三五	一四二	一四七	一五二	一五九	一六〇	一六五	一七一	一七二	一七六	一八六	一八七	一八八

損 一六

鬱 二〇三

驚 二四

悸 二七

哭 二七

狂 二七

癩 三〇

疑懼 三二

內風 三四

不寐 三七

不語 三八

類中 三九

癱瘓 三〇

蟲 三三

結胸 三三

關格 三三

暈眩 三三

厥 三四

諸血 二七

諸痛 三三

疝 三九

便濁 三九

遺精 四〇

便秘 四〇

妊娠 四五

調經 四九

淋帶 五三

胎前 五四

臨產 五八

產後 六〇

中毒 六三

雜治 六六

分類
王孟英醫案

卷一

青浦陸士諤編校

外感

家叔南山。於秋間患感。日治日劇。漸至神昏譫妄。肢振動惕。施秦兩醫。皆謂元虛欲脫。議投峻補。家慈聞而疑之。曰。蓋與孟英商之。孟英診曰。無恐也。通絡蠲痰。可以即愈。用石菖蒲。羚羊角。絲瓜絡。冬瓜子。苡仁。桑枝。旋覆。橘絡。葱鬚。貝母。鈎藤。胆星。為劑。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一顆。覆杯即安。調理半月而愈。

丙申春。蜀人石符生。將赴鄧雲崖司馬之招。經杭抱病。僑于張柳吟之舊館。亦為寓側。陳六順治困。居停主人知之。即告以柳吟僕病之事。石聞之。悚然。亟遣人延孟英診焉。脈沈而濇滯。糶糊不分。至數。肢涼畏冷。涎沫上涌。二便濇少。神氣不爽。曰。此途次感風濕之邪。失于解散。已從熱化。加以溫補。致氣機愈形窒塞。邪熱漫無出路。必致燥液成痰。逆行而上。但與舒展氣機。則痰行熱降。諸恙自瘳矣。以黃連。黃芩。枳實。橘皮。梔子。淡豉。桔梗。杏仁。貝母。鬱金。通草。紫菀。竹茹。蘆薈。汁等藥。三服而起。調理匝旬遂愈。

夏間。王某患感。越醫謝樹金治之。病雖退而能食矣。但不能起坐。類乎癱瘓。延已月

餘人皆謂其成廢。所親鍾某。澆孟英視之。曰：此多服表散。汗出過分。氣血兩傷。肢骸失其營養。脈微而細。舌亮無苔。與大劑參耆歸木熟地杜仲菟絲牛膝枸杞山藥木瓜分偏傷也莢肉姜麩續斷桑枝數十帖而起。

一勞力人。陰分素虧。此症延久。即成胸膝風。驟感風濕。兩膝刺痛。痿痺不能稍立。孟英以六味地黃湯加獨活豆卷一劑。知二劑已。

毛允之。戌冬患感。初治以溫散。繼即以滋陰。病日以劇。延至亥春。或疑為百日之勞。或謂是傷寒壞證。而鳳山僧主升柴者。本以補之。丁卯橋用輕粉巴霜以下之。雜藥偏投。形神日瘁。乃尊學周延孟英視之。鯨來澀數上溢。呃忒口膩。雖覺嗜飲。而水難下膈。頻吐涎沫。便秘溺赤。潮熱往來。少腹如烙。按之亦不堅滿。曰：此病原屬冬溫。治以表散。則津液傷而熱乃熾。繼以滋填。熱邪愈錮。再施溫補。氣機更窒。升柴者本欲升其清。而反助其逆。巴霜輕粉。欲降其濁。而盡劫其陰。病及三月。發熱不是表邪。使秘旬餘。結瀉非關積滯。且脈澀為津液之已傷。數是熱邪之留著。溢乃氣機為熱邪所壅。而不得下行。豈非溫邪未去。得補而膠固難除。徒使其內燦真陰。上薰清道。以致一身之氣。盡失肅清之令。法當搜剔餘邪。使熱去津存。即是培元之道。仲其治節。俾濁氣下趨。乃為宣達之機。何必執參茸為補虛。指硝黃為通降哉。以北沙參紫苑麥冬知母花粉蘭草石斛丹皮黃芩桑葉梔子黃連木通銀花橘皮竹茹蘆根橄欖

清熱生津治法固善然亦此人本元堅固故屢誤之後猶能挽回否則亦難為力矣

晡熱夜熱原
有肺熱血瘀
二候斷非滋
補所能愈沉
溫病之後咳
嗽夜熱顯為
遺邪在肺滋
陰藥愈沒干
沙矣
一派甘涼之
藥既可將熱
又以生津真
治溫良法也

枇杷葉地栗海蛇等出入為方。服之各恙遞減。糜粥漸加。半月後始得大解。而腹熱全消。穀食亦安。乃與滋陰喜後而愈。

莊半霞芝階中翰之三郎也。聞後患感。日作寒熱七八次。神氣昏迷。微斑隱隱。醫者無策。始迎孟英診之。曰。此平昔飲酒積熱深蘊。挾感而發。理從清解。必誤投溫補。以致熱勢披猖。若是。詢之果三場皆服參。且攜棗子浸燒酒入闈。初病尚不至此。因連服羌防姜桂。漸以滋甚。孟英曰。是矣。先以白虎湯三劑。斑化而寒熱漸已。繼用大苦寒之藥。瀉其結熱。所下黑矢。皆作棗子氣。旬日後與甘潤滋濡之法。兩月始得全愈。陳足甫稟質素弱。上年曾經吐血。今夏患感之後。咳嗽夜熱。飲食漸減。醫作損治。滋陰潛陽。久服不效。秋杪孟英診之。曰。陰分誠虛。第感後餘熱逗留于肺。阻氣機之肅降。搏津液以為痰。此關不清。雖與滋填培補之藥。亦馬能飛渡而行其事。即先清肺氣。以保胃液。俾治節行而灌溉輸。然後以甘潤濃厚之法。補實真陰。始克有濟。乃尊養山聞之。擊節歎服。如法施之。果漸康復。棲流所司藥陳芝田。於仲夏患感。諸醫投以溫散。延至旬日。神昏識妄。肢播耳聾。舌黑唇焦。囊縮溺滴。胸口隱隱微斑。一望而知其危矣。轉邀孟英診之。脈細數而促。曰。陰虧熱熾。液將涸矣。遂用西洋參元參生地。二冬。知藥棟實石斛白芍甘草梢銀花。木通犀角石菖蒲大劑投之。次日復診。其家人云。七八日來。小溲不過涓滴。昨藥服

惟濕溫證宜
稍加斟酌耳

從陰引陽從
陽引陰絕妙
機軸

六七个時辰後。解得小溲半杯。孟英曰。此即轉機也。然陰氣枯竭。甘涼濡潤。不厭其多。于前方再加龜板鼈甲百合花粉。大鍋煎之。頻灌勿歇。如是者八日。神氣始清。諸恙悉退。純用滋陰之藥。調治匝月而瘳。予謂孟英學識過人。熱腸獨具。凡遇危險之候。從不輕棄。最肯出心任怨以圖之。如此案八日後神氣始清。若經別手。縱使治法不錯。而一二帖後不甚起色。必規避堅辭。致病家惑亂。謀及道旁。雖不死于病。亦必死于藥矣。此在醫者之識老心堅。又須病家之善于擇而任之專也。談何易耶。且聞孟英嘗云。溫熱液涸神昏。有投犀角地黄等藥至十餘劑。始得神清液復者。因溫熱案最夥。不暇詳錄。姑識此以告司人之命者。

江小香病勢危篤。浼人迎孟英診之。脈虛絃而小數。頭痛偏于左。後子夜熱躁。肢冷欲嘔。口乾不欲飲。不飢不欲食。舌寢言澆。溺黃而頻。曰。體屬素虛。此由患感時。過投溫散。陰津陽氣皆傷。後來進補而勢反日劇者。滋膩妨其中運。剛烈動其內風。以致醫者僉云表之不應。補亦無功。竟成無藥可治之證。雖然。不過難治耳。未可遽棄也。與秋石水拌制高麗參。從蓉首烏生白芍。牡蠣棟實鹽水炒。橘紅桑甚石斛。蒺藜茯苓煎。吞飯丸肉桂心五分。一劑。躁平嘔止。各恙皆減。連投數服。粥食漸安。乃去首烏桂棟。加砂仁末拌炒。熟地菊花枸杞。半月而瘳。石誦義夏杪患感。多醫廣藥。病勢日增。延踰一月。始請孟英診焉。脈至右寸關滑數。

論亦根抵喻
氏而更加明
透

上溢。左手絃數。耳聾口苦。熱甚于夜。胸次迷悶。頻吐粘沫。啜飲咽喉阻塞。便溏溺赤。間有譫語。曰此暑熱始終在肺。並不傳經。一劑白虎湯可愈者。何以久延至此也。乃尊北涯。出前所服方見示。孟英一一閱之。惟初診顧聽泉用清解肺衛法為不謬耳。其餘溫散升提滋陰涼血各有來歷。皆費心思。原是好方。惜未中病。而北涯因其滄泄。見孟英君石膏以為治。不敢與服。次日復診。自陳昨藥未投。惟求另施安法。孟英曰。我法最安。而君以為未安者。為石膏之性寒耳。第藥以對病為安。此病舍此法。別無再安之方。若必以模稜迎合為安。恐賢即之病不安矣。北涯聞而感悟。頗有姑且服之之意。而病者偶索方一看。見首列石膏。即曰我胸中但覺一團冷氣。湯水皆須熱呷。此藥安可投乎。堅不肯服。然素仰孟英手眼。越日仍延過診。且告之故。孟英曰。吾于是證。正欲發明。夫邪在肺經。清肅之令不行。津液凝滯。結成涎沫。盤踞胸中。升降之機亦窒。大氣僅能旁趨而轉旋。是一團涎沫之中。為氣機所不能流行之地。其覺冷也。不亦宜乎。且予初診時。即斷為不傳經之候。所以尚有今日。而能自覺胸中之冷。若傳入心包。則舌黑神昏。纔合吳古年之犀角地黃矣。然雖不傳經。延之踰月。熱愈久而液愈涸。藥愈亂而病愈深。切勿以白虎為不安。急急投之為妙。于是有敢服之心矣。而又有云。曹目擊所親某。石膏甫下咽。而命亦隨之。况月餘之病。耳聾泄瀉。正氣已虧。究宜慎用。北涯聞之惶惑。仍不敢投。乃約翌日廣徵名士。會商可否。

比孟英往診。而羣賢畢至。且見北涯求神拜佛。意亂心慌。殊可憐憫。欲與衆商榷。恐轉生掣肘。以誤其病。遂不遑謙讓。援筆立素云。病既久延。藥無小效。主人之方寸亂矣。予三疏白虎而不用。今仍赴招診視者。欲求其病之愈也。夫有是病則有是藥。諸君不必各抒高見。希原自用之愚。古云鼻塞治心。耳聾治肺。肺移熱于大腸。則為腸游。是皆白虎之專司。何必拘少陽而疑虛寒哉。放胆服之。勿再因循。致貽伊戚也。坐中顧聽泉見案。即謂北涯曰。孟英腸熱胆堅。極堪倚賴。如猶不信。我輩別無善法也。顧友梅許芷卿趙笛樓亦皆謂是。疏方以白虎加西洋參貝母花粉黃芩紫苑杏仁冬瓜仁枇杷葉竹葉竹茹竹黃而一劑甫投。咽喉即利。三服後各恙皆去。糜粥漸安。乃改甘潤生津。調理而愈。予謂此案不僅治法可傳。其闡發病情處。識見直超古人之上。

姚雪蕉孝廉之太夫人。年踰花甲。患感兩月。醫皆束手。始延孟英診之。身已不能轉側。水飲難于下咽。聲音不出。便溺不通。曰此熱邪逗留不去。津液剝削殆盡。計其受病之時。正當酷暑。豈即溫補是投。但知其虛而不知其病耶。閱前服諸方。惟初手顧聽泉從。吸受暑邪。輕清開上立治。為合法耳。餘方非不是。起死回生之藥。其如與病無涉何。而阮某小柴胡方。服之最多。蓋醫者執此和解之法。謂不犯汗吐下三者之險。豈不穩當。病家見其參胡並用。謂補正祛邪。具一舉兩全之美。最為上策。孰知和

解足少陽傳經傷寒之劑。不可以概和各經各氣之各病。徒使參胡升提熱邪以上逆。致一身之治節。無以清肅下行。而姜棗溫膩溼濁于中焦。致運化之樞機。失其灌溉之布。氣機愈窒。津液愈乾。和解之湯愈進。而氣愈不和。病愈不解。今則雖有良治。而咽喉僅容點滴。氣結津枯。至于此極。英雄無用武之地矣。雪蕉昆季。力懇挽救。乃疏甘涼清潤之方。囑其不限時刻。不計多寡。頻以水匙挑入。使其漸滲下喉。而一日之間。僅灌一小杯許。其病勢之危。於此可想。直灌至旬餘。氣機始漸流行。藥可服小半劑矣。人見轉機之難。不無議論旁生。賴孟英鎮靜不搖。乃得日以向愈。粥食漸加。惟大解久不行。或以為憂。孟英曰。無恐也。水到渠成。穀食安而津液充。則自解矣。若欲速妄攻。則久不納穀之胃。尚有何物以供其蕩滌哉。至九月下旬。始有欲解之勢。孟英連與補氣益血之藥。尚不能下。于前方加蜣螂一對。熱服即解。凡不更衣者。計及五十日矣。聞者莫不驚異。繼以平補善後而痊。

金寬甫初冬患感。局醫黃某。聞其向來不拘何病。總須溫藥而痊。胸懷成見。進以姜桂之方。漸至足冷面赤。謔語煩燥。疑為戴陽而束手矣。舉家傍徨。延孟英診焉。曰。此伏邪晚發。誤與升提。熱浮于上。清解可安。寬甫猶以向不服涼藥為疑。方中苓連之類。堅不肯用。乃兄愿谷中翰。極力開導。督人煎而飲之。果得霍然。石芷卿患感。張某連投柴葛藥。熱果漸退。而復熱之後。勢更孔甚。乃延孟英診焉。先

以梔豉芩連等藥。清解其升浮之熱。俟邪歸于府。脈來絃滑而實。徑用承氣湯下之。時其尊人北涯赴甌。無人敢主其可服否也。另招他醫決之。以為太峻。且腹不堅滿。妄攻慮變。舉家聞之。搖惑。暮夜復懇再診。孟英辨論洋洋。堅主前議。服後果下黑矢。次日大熱大汗。大渴引飲。孟英曰。此府垢行而經熱始顯。與竹葉石膏湯。二劑而安。繼以育陰充液。調理而康。

孫某患感。醫投溫散。竟無汗泄。延至十一月。始請孟英視之。業已神昏囊縮。面赤舌

絳。目不識人。口不出聲。胸膈微斑。便瀉而小溲不行者。已三日。醫皆束手。溫病已至

溫補以冀轉機。孟英急止之。曰。陰分素虧。而溫散劫津。邪熱愈熾。則營衛不行。豈可

妄云漏底。欲以溫燥竭其欲絕之陰乎。曩浦上林先生治予先君之病云。泄瀉為熱

邪之出路。求之不可得者。胡可止也。以西洋參生地麥冬丹皮連翹生芍石菖蒲鹽

水炒黃連甘草稍百合茯苓貝母銀花紫苑為方。一劑即周身微汗而斑退。三劑始

得小溲一杯。而識人。四劑乃得大汗。而身熱退。面赤去。莖亦舒。復解小溲二杯。次日

于方中減連翹菖蒲丹皮黃連。加知母葳蕤竹葉投之。舌始潤。神始清。知渴索水。孟

英令將蔗梨等榨汁頻灌不歇。其汗如雨。下者三晝夜始休。于是粥漸進。瀉漸止。溲

漸長。前方又去貝母銀花紫苑。加石斛龍眼肉服之。全愈。

周子朝患惡寒頭痛發熱。酷似傷寒。而兼心下疼脹。孟英脈之。右部沈滑。苔黃不渴。

葉氏云溫邪
中人首先犯
肺其次則入
心正此病也

雖不用下劑
而通經透絡
之品大劑用
之亦足以蕩
滌邪穢

澁如蘇木汁。先以葱豉湯加卮連杏仁婁橘為方。服後微汗。而不惡寒反惡熱。雖湯飲畧溫。即氣逆欲死。孟英曰。客邪解矣。清其痰熱可也。後清氣與知母花粉杏仁旋滑斛橘。杷茹茅根蘆根地栗海蛇等藥。果吐膠痰甚多。而納食漸復。惟動則欲喘。于肅上之中佐以滋下。為善其後而瘥。

顧竹如孝廉令煖。患感十餘日。耳聾不語。昏不識人。而客未入室。熱極而神外越。彼反先知醫以為

崇。凡犀角地黃牛黃清心復脈等湯。偏服無效。已搦搗後事矣。所親濮根厓鳩其延

診于孟英。脈至滑數。舌不能伸。苔色黃膩。遺溺便秘。目不交睫者已四晝夜。胸腹按

之不柔。與白虎湯去米草加石菖蒲元參犀角鼈甲花粉杏仁竹葉竹黃竹瀝。投一

劑即謔語滔滔。渠父母疑藥不對病。孟英曰。不語者欲其語。是轉機也。再投之。大渴

而喜極熱之飲。又疑涼藥非宜。孟英姑應之曰。再服一劑。更方可也。三投之。痰果漸

吐。四劑後舌伸便下。神識漸清。乃去菖蒲石膏犀角鼈甲。溫病後陰少耗竭宜急救加生地石斛麥冬貝母數

帖。其陰轉方甚合法熱盡退而痰味甚鹹。又去杏仁竹黃。加西洋參牡蠣龜板從蓉。服之全愈。踰年失

怙。繼遭祝融。鬱損情懷。誤投溫補。至戊申年殞。

孟英案續編。係張柳吟所輯。批語不知誰氏手筆。於此案便秘目不交睫胸腹按

之不柔各證。謂係陽明應下之證。於孟英治法。深露不滿之意。其實此證。是熱閉

心包。與陽明讖語。大不相同。陽明證斷不能投厥陰劑。厥陰證斷不能投陽明劑。

一主硝黃蕩滌。一主犀角開透。誤投皆有弊害。近人陸九芝所著世補齋醫書。專重陽明。不識厥陰。心包絡。大攻葉天士逆傳。心包之說。凡治讖語。悉用硝黃。偏信之者。操刀以割。不免自誤。誤人。士諤臨證以來。所治熱病不下百數十。覺陽明與厥陰大有判別。厥陰。心包之讖語。是昏不識人。雖喚之不醒也。此是神明已蔽之鐵證。陽明之讖語。呼之即醒。呼過仍讖語如舊。足徵神明未盡蔽也。此案腹滿。雖似陽明證。而胸滿則非全屬陽明也。孟英方以開痰透邪為主。真是能手。不可非也。陸士諤識。

姚小蘅太史令姪女。初秋患寒熱而汛適至。醫用正氣散兩帖。遂壯熱狂煩。目赤譫語。甚至欲刎欲縊。勢不可制。孟英按脈洪滑且數。苔色乾黃尖絳。腕悶腹脹拒按。畏明口渴。氣逆痰多。與桃仁承氣湯加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瀝甘菊。人謂熱雖熾而汛尚行。何必大破其血。而又加以極寒之藥哉。孟英曰。叟勿過慮。恐一二劑尚不足以濟事。果服兩大劑始得大便。而神清苔化。目赤亦退。改用甘寒以清之。繼而又不更衣。即脈滑苔黃而腹脹。更與小承氣湯二帖。便行而各恙盡已。數日後又如此。仍投小承氣湯二帖。凡前後六投下劑。才得波浪不興。漸以清養而瘳。季秋適江右上高令孫明府之子沛堂為室。顧奏雲季秋患感。醫作虛治。補及旬日。舌卷痙厥。腰以下不能畧動。危在頃臾。所親

石誦義延孟英設死裏求生之策。察脈虛促欲絕。先灌紫雪一錢。隨漑犀角地黃湯。二大劑服下。厥雖止而舌腭滿黑。目赤如鳩。仍用前湯。三日間計服犀角兩許。黑苔漸退。神識乃清。而呃忒頻作。人猶疑其虛也。孟英曰。營熱雖解。氣道未肅耳。以犀角元參石花連翹銀花竹茹知母花粉貝母竹葉為方服之。次日即下黑靛矢甚多。而呃忒止。又三劑連解膠黑矢四次。舌色始潤。畧進米飲。腿能稍動。然腎已磨穿矣。與甘潤育陰藥。續解黑矢又五次。便溺之色始正。投以滋養。日漸向安。已酉舉于鄉。其弟翰雲患左袴間腫鞭而疼。暮熱溺赤。舌絳而渴。孟英按脈陰虛血熱細數。極用西洋參生地麥冬棟實知母花粉銀花連翹甘草黃蘗等藥。服旬餘而愈。

許自堂令孫子杜患感。延至秋杪。證交二十八日。諸醫束手。渠伯母鮑玉士夫人薦孟英診之。左部數。右手儼若魚翔。痰嗽氣促。自汗瘕癥。苔色灰厚。渴無一息之停。垂危若是。而皓首之祖孀母少妻相依為命。環乞拯救。甚可憫也。孟英曰。據脈莫能下手。吾且竭力勉圖。第恐一齊衆楚。信任不堅。則絕無可望之機矣。其母長跪而言曰。唯君所命。雖砒鴆勿疑也。于是先以竹葉石膏湯加減。至五劑。氣平嗽減。汗亦漸收。苔色轉黑。舌尖露絳。改投元參生地犀角石膏知母花粉竹葉銀花等藥。又五劑。瘕癥漸減。舌絳漸退。彼婦翁召羽士為之拜斗。飛符喚水。鼓樂喧闐。病者即譫妄不安。神昏如醉。羽士反為嚇退。寅夜速孟英視之。與紫雪錢餘。神即清爽。仍用前方。重加

竹瀝服八劑始解黑如膠漆之大便。而黑苔漸退。右脈之至數始清。惟煩渴不減。令其恣啖北梨。舌纔不燥。痰出亦多。又六劑。舌色乃淡。澀出管痛。熱邪得從下行矣。凡十二日之間。共服大劑寒涼。已二十四帖。計用犀角三兩有奇。而險浪始平。續以前法緩制。服六劑。又解黑夫五次。手足始知為己有。又五劑。筋絡之振揚始定。畧能側卧。嚙語乃息。漸進稀糜。繼灌甘潤充其胃汁。七八劑後。渴止知飢。脈皆和緩。又浹旬。穀食乃復。又旬餘。便溺之色始正。前後共下黑矢四十餘次。苔色亦淨。授滋填善。後而康。是役也。凡同道暨許之族人戚友。莫不以為秋冬之交。用藥偏寒。况病延已久。敗象畢呈。苟不即投峻補。必致失手。既聞鮑夫人云。歸許氏二十餘年。目擊多人。無不死于溫補。此等病曾見之。此等藥蓋未嘗聞也。孰知如此之證。有如此之治。求之古案亦未前聞。傳諸後賢。亦難追步。蓋學識可造。而腸熱胆堅。非人力所能及。此孟英所以為不世出之良醫也。

段春水秋杪患發熱而腰腿痛如刀割。孟英視之。畧不紅腫。脈至細數。苔色黑燥。溺亦便黑。與西洋參麥冬生地犀角銀花棟實石斛知母甘草竹瀝蔗汁為大劑。投之熱漸退。痛漸已。惟舌絳無津。仍與甘涼濡潤為方。數日後。忽舌絳倍加。燥及咽膈。水飲不能下咽。孟英曰。真陰涸竭。藥難奏績矣。然竊疑其何以小愈之後。驟爾陰枯。或者背予而服別藥乎。繼其契友來詢云。段死而舌出。此曷故與。孟英聞之。爽然大悟。

因擷傷寒女勞復之文示之。其人頓足云。良然。彼于小愈後。曾宿于外。次日歸。即轉劇。苟直陳不諱。或尚可治。孟英曰。未必然也。燒棍散。鼠矢湯。皆從足少陰以逐邪。不過熱邪襲入此經。所謂陰陽易是也。今少腹無絞痛之苦。原非他人之病易于我。真是女勞之復。以致真陰枯涸。更將何藥以驟復其真陰哉。然從此而女勞復與陰陽易。一虛一實有定論。不致混同而談治矣。

吳醞香孝廉三令爨患感。諸醫首以升散。繼進溫補。至三月下旬。證交三十五日。昏瘕譫語。六晝夜不交睫。旬日不沾米飲。許芷卿視之。儼似養雲室證。即拉孟英暨顧聽泉趙笛樓會診。脈絃滑而微數。齒不能開。窺其舌縮苔垢。孟英曰。尖雖卷。色猶紅潤。且二便不秘。尚有一線生機。未絕也。揆其受病原不甚重。只因謬治踰月。誤藥釀成大證。勢雖危險。吾儕當竭力援之。第勿再犯一味悖藥。事或有濟。醞香頗極信從。孟英復詢其服事婢媪曰。病已踰月。腰以下得毋有磨壞之虞乎。皆曰無之。惟數日前易其所遺。畧有血漬。必月事之不愆也。孟英頗疑之。瀉其再易之時。留心細察。疏方以犀角四錢。石菖蒲二錢。貝母二兩。味砂不宜入煎。整塊硃砂兩許。竹瀝煎碗許。佐以竹葉竹黃竹茹。知母花粉元參旋覆絲瓜絡葶藶銀花鼈甲。調下紫雪丹。次日諸君復會。渠母徐夫人即云。王君明視隔垣。小女腰下果已磨穿。糜潰如疥。婢媪輩粗忽。竟未之知也。昨藥服後。證亦少減。孟英仍主原方。四服後夜始眠。瘕纒息。舌甫伸。苔仍黑。孟英于

前方去鼈甲。硃砂。葛蒲。加生地。卮子。數服後。苔轉黃。大便黑如膠漆。且有痰色。蓋從前大解黃色。似乎無甚大熱。不知熱由補藥所釀。滯于腸胃曲折之地。而不能下行。勢必薰蒸於上。致有內陷入藏之逆也。黑矢下而神氣漸清。餘熱復從氣分而達。痰嗽不爽。右脈滑搏。孟英主用竹葉石膏湯加減。四劑漸安。而外患痛楚。徹夜呻吟。雖數以珠黃。滋以甘潤。未能向愈。孟英令以大蟾蜍治淨煮湯。煎育陰充液之藥服之。果痛止肌生。眠食漸進。汛事如期而瘳。冬間適張舟甫之子為室。或疑其病雖愈。而過餌涼藥。恐難受孕。迨戊申夏。已得子矣。

吳醞香之僕吳森。在越患感。旋抗日鼻衄數升。苔黃大濁。脈滑而洪。孟英投白虎湯二帖而安。遽食肥甘。復發壯熱。腕悶昏倦。孟英以枳實卮朮湯而瘳。數日後又昏沈欲寐。發熱自汗。舌絳溺瀉。仍求孟英診之。左尺細數而孔。右尺洪大。是女勞復也。研詰之果然。與大劑滋陰清熱藥。吞服鼠矢。而愈。

何新之亦儒醫也。患感旬日。胡士揚診謂勢欲內陷。舉家皇皇。渠表弟沈悅亭茂才亦工岐黃。而心折于孟英。因拉視之。呃忒苔膩。便秘痰多。心下拒按。持其脈右手洪大滑數。與小陷胸加沙參。葛貝苑薤。如杏旋杷之劑。數帖而安。繼以甘涼。二旬後得大解而痊。何乃執柯。為王沈聯姻媿焉。

陳邠眉令郎。孟秋患感。醫與表散溫補。病隨藥劇。至八月初。渠叔祖陳靄山。延孟英

視之。目瞪神呆。氣喘時作。舌絳不語。便瀉稀水。肢搐而厥。人皆以為必死矣。察其脈絃而真數。乃陰虧肝盛之質。提表助其升逆。溫補滯其樞機。痰飲驟轉。風陽肆橫。禱神驅祟。有何益哉。與鼈甲龍牡旋楮苓連棟貝菖茹胆星犀羚等藥。息風鎮逆。清熱蠲痰。數帖而平。

龔念匏室。故舍人汪小米之女也。患秋感。服溫散藥而日重。渠叔母韓宜人。請援于孟英。脈見絃數。舌黑肢痲。疏方用沙參元參。知母花粉犀羚。茹貝菖等藥。曰。亟餌之。否將厥矣。時念匏暮于江南。族人皆應試入場。侍疾者多母黨。伊叔少洪疑藥涼。不敢與服。迨暮果欲厥矣。衆皆皇皇。幸彼女兄為故孝廉金訪叔之室。頗具卓識。急煎孟英方灌之。遂得生機。次日復診脈較和。一路清涼。漸以向愈。

俞博泉令郎患感。即兼腹痛而脹。胡某投以溫散。二便不行。昏譫大渴。舌苔黑刺。孟英以犀翹棟薄。厄連花粉元參大黃。服之。便下神清。為去犀角加丹皮。二帖苔化熱退。惟少腹梗脹。不甚知飢。改投厄連棟蒺藜延胡。楮核菴花。粉製軍諸藥。連解黑矢。漸以向安。正欲養陰之際。而惑于旁言。另招金某。服大劑溫補藥。以圖元氣驟復。不知餘爐內燔。營受灼而血上溢。液被燥而肌漸消。猶謂吐血宜補。形瘦為虛。竟竭力補死而後已。

張麓百之室患感。連服溫散。繼邀顧聽泉診之。云有驟變。須延孟英商治。渠不之信。

旬日後。倏然昏厥。自寅正至辰。初不甦。病者之兄吳次歐。速孟英視之。脈伏而絃滑。與大劑犀羚。茹貝。知母。花粉。元參。銀花。調局。方至寶丹。灌下即安。

李竹虛令。卽。初秋患感。醫聞便瘡而止之。乃至目赤。譫妄。舌絳。苔黃。溲澀。善嘔。粒米不能下咽。孟英先與犀角石膏竹葉竹茹枇杷葉茅根。知母花粉。梔子以清之。嘔止神清。熱亦漸緩。繼以承氣湯加減。三下黑矢。黃苔始退。卽能啜粥。以其右關尺遲緩有力。故知有燥矢也。續投甘涼。調理而瘳。

許少卿室。故醫陳啟東先生之從女也。夏初患感。何新之十進清解。病不略減。因邀診于孟英。脈至絃洪。豁大。右手為尤。大渴大汗。能食妄言。面赤足冷。徹夜不眠。孟英曰。證雖屬溫。而真陰素虧。久傷思慮。心陽外越。內風鳴張。幸遇明手。未投溫散。尚可無恐。與龍牡犀珠龜板。鼈甲貝母竹瀝竹葉辰砂小麥元麥丹麥生地麥冬。為大劑投之。外以燒鐵淬醋。令吸其氣。蠟粉撲止其汗。搗生附子貼於涌泉穴。甫服一劑。所親薦胡某往視。大斥王議為非。而主透疹之法。病家惑之。卽煎胡藥進焉。病者神氣昏替。忽見世父啟東。扼其喉。使藥不能下。噎且嘔云。宜服王先生藥。少卿聞之大駭。專服王藥。漸以向愈。而陰不易復。頻灌甘柔滋鎮。月餘始能起榻。季夏汎行。惟情志不怡。易生驚恐。與參參熟地石英茯苓神龍眼甘麥一定不易之法大棗三甲等藥。善其後。秋杪歸甯。微吸客邪。寒熱如瘧。孟英投以清解。已得向安。胡某聞之。復於所親處云。此證實由

服清解藥致
邪氣留戀宜
服滋補藥邪
氣反不留戀
即此等人而
亦自命為醫
豈非怪物

夏間治法不善。以致邪氣留戀。再服清涼。必死無疑。總是病者該死故。一時有此二某診治謂其陽氣傷殘。沈寒久伏。以理中湯加威靈仙桂枝半夏厚樸姜棗等藥。病者頗疑藥太燥烈。湯復膏吞。拭舌說得天花亂墜。病家惑之。初服胃氣倍加。繼而痰嗽不飢。黃苔滿布。肌消汎斷。內熱汗多。心悸不眠。卧榻不起。病者堅卻其藥。然已進二十劑矣。再邀何新之商之。亦難措手。仍囑其求診於孟英。按脈絃細。與數。寡患懸癱。縱有神丹。不可救藥矣。

潘韻堂令愛患感。沈悅亭治之。漸愈。惟咽阻無形。水穀礙下。孟英以竹葉石膏湯。加紫苑白前旋覆枳杷葉以清肺熱。而降肺氣。果即帖然。

錢聞遠仲即患感。湯某進桂樸姜棗等藥。而痰血頻咯。神昏耳聾。讖語便溏。不飢大渴。苔黑。溲少。徹夜無眠。范應樞顧聽泉疊進輕清。黑苔漸退。舌絳無津。外證依然。不能措手。孟英診之。脈皆細數。乃真陰素虧。營液受燥。不必以便溏不食。而畏滋膩也。投以西洋參生地二至二冬。龜板燕窩。如貝銀花藕汁。梨汁。歲菱百合等藥。二劑咯血漸止。痰出甚多。漸進稀糜。夜能稍寐。五劑熱退。瀉止。渴始減。脈漸和。旬日後解燥夫而痊。

陳赤堂令正患感。面亦不眠。煩躁譫語。口甘渴膩。溲濇而疼。顧聽泉多劑清解未應。孟英切其脈。左絃洪而數。右滑而溢。胸次痞結。大解未行。肝陽上浮。肺氣不降。痰熱

阻痺邪乃逗留。與小陷胸合溫胆雪羹。加旋蒞投之。胸結漸開。乃去半蒞。而送當歸龍薈丸。謔語止。且能眠。參以通幽湯下其黑矢。三次後始進養陰和胃而痊。

許芷卿亦精于醫。偶患外感。即服清散之藥。而證不減。或疑其非春溫也。邀孟英質夫人患惑。連服溫散。轉筋掣不眠。畏寒能食。喉舌皆赤。與大劑清營藥數服而瘳。迨

夏。負疽秋。痰多氣逆。久而不愈。孟英謂其平昔善飲。蘊熱深沈。瘍科藥亟宜概屏。

令以雪羹湯送當歸龍薈丸。果得漸瘳。秋間其太夫人患惑連服溫散。轉為肢厥。便

秘。面赤冷汗。脈來一息。一歇。舉家惶惶。慮即脫變。孟英視其苔黃膩不渴。按其胸悶

而不舒。且聞其嗅諸食物。無不極臭。斷為暑溼內伏。挾痰阻肺。肺主一身之氣。氣壅

不行。法宜開降。是虛脫之反面也。設投補藥。則內閉而外脫。昧者猶以為投補遲疑

而不及救。孰知杞葉且虛不必以老年懷成見。總須以對證為良藥。果一劑而脈至

不歇。轉為絃滑。再膈春寸肢和。便行進粥。數帖而痊。方用紫苑白前竹茹枳實旋貝

杏。嬰兜鈴。枇杷葉也。

吳醞香大令。宰金谿。自春仲感冒而起。迨夏。疽秋。痰多氣逆。肌肉消瘦。延至初冬。諸

證蜂起。耳鳴腰痛。卧即火升。夢必干戈。凜寒善怒。多醫咸主補虛。迄無小效。卧理南

陽。已將半載。羣公子計無所施。飛函至家。囑大公子汾伯副車。叩求孟英來署。已冬

仲之杪日矣。診脈絃細。而左寸與右尺甚數。右寸關急搏不調。且病者頭垂不仰。氣

醞香之證。于五月間曾為一視。知其感受溫邪。投以清解三服。後頗覺輕減。

又以赴飲而病復如故然步履尚無恙也後乃營于溫補之說熟地鹿膠等賦滯之藥送服不報比孟英至而其勢已棘雖逐漸清解大勢向愈然病久元虛邪去而正亦隨之此所以終于不起也

促難言。舌黯無苔。面鰲不渴。孟英曰。病雖起于勞傷。扶感而延。已經年。然溯其所自。平昔善飲。三十年來。期在必醉。非僅外來之客邪。失于清解。殆由內伏之積熱。久錮深沈。溫補雜投。互相煽動。營津受燥。內削痰多。升降愆常。火浮足冷。病機錯雜。求愈殊難。既承千里相招。姑且按經設法。以石膏知母花粉黃芩等。清肺滌痰。青蒿鱉甲。厄子金鈴等。柔肝泄熱。元參女貞天冬黃蘗等。壯水制火。竹茹旋復杷葉橘紅等。宣中降氣。出入為方。閒佐龍薈丸。直瀉胆經之酒毒。紫雪丹搜逐隧絡之留邪。服三劑。而舌布黃苔。蘊熱漸泄。服六劑。而嗽減。知飢渴喜熱飲。伏痰漸化。李冬八日。即能出堂。訊案十劑。後凜寒始罷。足亦漸溫。肺氣果得下降。望日出署行香。繼而兵火之夢。漸清。夜亦能眠。迎春東郊。審結積案。亦不覺其勞矣。方中參以西洋參。生地麥冬。充其液。銀花綠豆。雪羹化其積。至庚戌歲朝。各處賀年。午後護日。極其裕如。且肌肉漸豐。面黑亦退。藥之對病。如是之神。調養至開篆時。起居如舊。各恙皆瘥。而孟英將赴宜黃。楊明府之招。醞香為錄。其逐日方案。跋而記之。茲特采其大畧如此。

范廉居夫婦。與其令愛。一時患恙。旬日後咸劇。金粟香薦孟英視之。廉居則大解已行。熱退未淨。氣逆不飢。呢忒自汗。脈形虛大。舌紫無苔。為上焦熱戀。下部陰虧之象。予西洋參。旋覆竹茹。枇杷葉。石斛。柿蒂。牡蠣。龜板。刀豆。牛膝之劑。兩服。即舌潤。知飢。呢汗皆罷。去刀豆。旋覆柿蒂。加熟地。胡桃肉。當歸。投之而愈。其室則苔膩口酸。耳鳴。

不寐。不飢。神憊。腕痛。頭搖。脈至虛絃。按之澀弱。以當歸白芍枸杞木瓜棟實半夏石斛茯神竹茹蘭葉白豆蔻。為養營調氣和胃柔肝之法。數啜而瘳。渠女則壯熱。厥屎二便皆閉。苔黃大渴。脹悶難堪。脈來絃滑數實。係府證也。投桃核承氣。加海蛇蘆葦。二劑而痊。廉居尊人穎禾曰。甚矣服藥之不可不慎也。三人之證。醫者皆謂可危。而治之日劇。君悉以一二劑起之。抑何神歟。因憶四十二歲時患疔。胡魁先用首烏。太早。遂致容邪留戀。纏綿百日。大為所困。嗣後不敢服藥。今四十年矣。昨聞韓組林年雖七十。飲嗽兼人。而平時喜服藥。醫以為老。輒用附桂參茸等藥。以期可享遐齡。詎料初八日晚膳高健飯。三更睡醒。倏寒慄發顫。俄而四肢痠痲。越日云亡。得非即世人所謂之子午證耶。孟英曰。此老係陽旺之體。肥甘過度。痰火日增。年。至古稀。真陰日耗。而久服此等助火燠陰之藥。以致風從火出。立拔根莖。與兒科所云急驚風證。殆無異焉。

古云肥白之人多氣虛。又云痰飲須以溫藥和之。儒醫顧聽泉。體豐色白。平昔多痰。晨起必喘逆。飽食稍安。頗有氣虛之象。季冬感冒。自服疏解未效。迺孟英診焉。左關絃寸滑如珠。尺細而乾。舌尖甚絳。乃真陰素虧。水不涵木。風陽內熾。搏液成痰。謀慮操持。心陽太擾。肺金受燠。治節不伸。苔雖白而已乾。熱雖微而睛赤。忌投溫燥。宜子輕清。用元參石斛卮子竹茹旋覆蛤殼貝母枇杷葉竹葉蘭葉蓮心為劑。三啜而安。

自謂氣虛。遽服黨參枸杞當歸等藥。下咽之後。即覺火升氣逆。漸至言語支離。漉頻自汗。黃夜復迎孟英拯治。脈已虛促不調。即投牡蠣龜板鼈甲女貞早蓮元參甘草小麥竹葉蓮心以和心肝之陽。而鎮龍雷之奮。一劑而平。繼又作勞復感。仍投輕清之法。兩劑後。又因佛怒縈思。肝陽復僭。額紅目赤。左耳時聾。夜不成眠。神情煩燥。越日陡然大汗。溼透衣衾。再速孟英圖之。脈極絃數而細。仍為陰虛陽越。不可誤認陽虛。而妄施附桂者。先令重以炭醋撲以蠟粉。隨灌以大劑二至二冬三甲元參丹參人參黃連童溲而瘳。繼予多劑育陰清肝。始得全愈。又其媳新產之後。頭痛甚劇。孟英按其脈右甚滑大。予清陽明法。得大解而瘳。

施玉林患感。治經多手。延將匝月。熱退未淨。苔膩垢黃。腕間便溏。腰疼溺短。不飢不眠。氣短音低。醫者技窮。李華甫薦孟英視之。脈絃奩不調。而尺中虛細。是痰熱尚結于上焦。房勞素傷于下部。初治即從清解。並無背謬之方。奈不足以開有形之結。而滋久耗之陰。以致曠日相持。神氣日形消索也。以小陷胸湯加葶藶竹茹枇杷葉蘭葉石斛歸身枸杞為方。加野薔薇露和服。一劑苔即化。三服而結糞下。胸乃舒。去婁仁。加西洋參服四帖。苔淨能餐。諸恙冰釋。續投峻補肝腎而康。翁笠漁素健。咳。偶患發熱。錢某謂勞倦內傷。進補中益氣法。病日劇。張某診為停食感冒。用承氣法下之。連解黑矢。熱如故。與養陰藥多劑。熱仍不退。且從此不食不便。

不渴不眠。僉云攻補難施。已成壞證。所親孫詒堂。送孟英診之。脈形澀數不調。神呆靜臥。倦于語言。溺少苔黃。時時面赤。曰無慮也。衛分之邪。失于清解。補中益氣。實衛錮邪。何異適燕而南其指乎。承氣通府。但能下其腸胃有形之物。不能散其衛分無形之邪。下後養陰。固是方法。然必表裏皆和者。方可投之。衛氣未清。徒增窒滯。樞機日鈍。此神識之所以如呆也。升降失司。此出入之所以皆廢也。延之雖久。病猶在衛。故可治也。予葦莖葱豉加苓桔。梔子括婁。服一劑而偏身赤疹。神氣爽悟。乃去苓桔。葱。加雪羹蘆服。銀花蘭葉。服數帖。解醬夫二十餘次。苔退知飢。脈和而愈。

一鐵匠婦患感。雜治經旬。身熱不退。不眠妄語。口渴耳聾。求治於余。脈來細數。唇紅面白。肌瘦汗頻。雖是貧家。卻為嬌質。神虛液奪。餘暑未清。以西洋參甘草小麥黃連。麥冬石斛丹參蓮心竹葉為劑。服之神氣遂安。自云心悸。因加紅棗與紫石英服之。決旬竟以告愈。

七月初旬。余遊鴛湖歸。三姪壽和陡患凜寒。身熱筋癱。面紅譫妄汗頻。四肢厥冷。年甫六歲。其母危之。余察其苔色黃膩。口渴唇紅。乃傳食感冒耳。以枳實梔豉湯加葛蒲及冬乾之蘆服。葉煎成。調入玉樞丹五分灌之。次日譫癡皆減。而腹痛微有吐瀉。寐醒則神猶瞋亂。知其邪有外泄之機。治當迎刃而導。於前方加蘇葉一分。黃連二分。同炒煎服。連吐三五次。瀉六七次。痛即減。第三日神清爽朗。余曰去疾莫如盡。再

服原方一帖遂愈。蓋小兒之病。因於食滯者多。胃不和則卧不安。陽明實則譫妄。而世人輒作驚風治之。每致債事。昧者更惑於巫瞽。而祭非其鬼。則尤可笑也。八月初。余遊虎林歸。二女定宜患感旬餘。熱雖退而乾咳無痰。不眠不食。不便胸腹無所苦。湯飲亦不思。五熱形瘦。僉慮成勞。余按脈絃細。是痰阻而氣不通也。以紫苑白前。萸仁薤白橘紅。半夏菖蒲竹茹枳殼桔梗。服數帖漸愈。三女杏宜年十四。因侍姊病過勞。且決旬風雨。寒氣外侵。而自恐不支。勉強納食。起病則凜寒微熱。骭腫而疲。泛泛欲嘔。兼以微嗽。適余歸之次日也。視其苔微黃而膩。尖微絳。脈緩滑。以枳實梔豉湯。加前蘇杏桔苓。服飲之。日晡余遊南鄉歸。內子迷服藥後。神情昏瞶。嘔出藥食。恐夾痧邪。曾為刮背。余謂此食滯上焦。濁未下行耳。迨夜頗靜。詰朝察之。胸仍拒按。原方加菖蒲紫苑投之。余即遊硤川。黃昏而歸。內子云。午後神復瞶亂。恐有變證。明日君毋他往也。余領之。夜間亦靜。次早問答如常。胸猶拒按。因其吐既未暢。大便未行。以前方合小陷胸為劑。外用朴硝罨其胸次。至巳刻而神昏如寐。引衣自覆。呼之不應。時或妄言。面色晦滯。四肢時冷。內子對之下淚。余按脈如故。確係濁氣上薰。清陽失布。既非寒邪深入。亦非溫熱逆傳。原方再服一帖。病如故。余再四思維。徑以薤白石菖蒲各一錢。萸仁三錢。煎成。和入醇酒一杯灌之。外用葱白杵罨胸次。牙兒末吹鼻取嚏。時將薄暮。至初更始得微汗。而肢和。尋即溲解一次。而識人。夜分安眠。第四五

日胸次已舒。略無謔語。乃目有妄見。寐即惡夢。時有潮熱。余以萸薤菖茹翹薇苑半
梔。政省頭草等藥。通府滌濁。連解三次。各恙皆平。改用清肝肅肺法。至七朝身涼全
愈。繼治蔣君寅昉。五令即全。官身熱筋癢。不啼不乳。神呆嗜卧。或疑驚風。黃夜延余
往視。乃風熱夾食也。與開泄清解法數帖。便行而疾漸嗽出。病即漸瘥。此等雖非大
證。設稍誤治。告危極速。故連類錄之。以備大匠木屑竹頭之需。

傷風

一何叟年近八旬。冬月傷風。有面赤氣逆。煩躁不安之象。孟英曰。此喻氏所謂傷風。
亦有戴陽證也。不可藐視。以東洋人參細辛炙甘草熟附片白朮白芍茯苓乾薑五
味胡桃肉細茶葱白。一劑而瘳。孟英曰。此真陽素擾。痰飲內動。衛陽不固。風邪外入。
有根蒂欲拔之虞。誤投表散。一汗亡陽。故以此二證印證前方可知用法之周到。逆諸法回陽鎮飲。攘外安內。以
為劑也。不可輕試于人。致干操刃之幸。慎之慎之。

馬某年三十餘。素用力。患發熱惡寒。肢振自汗。少腹氣上衝胸。頭疼口渴。孟英診曰。
衛虛風襲。而絡脈久傷。肝風內動。與建中建中之力在飴糖今去飴仍桂枝法去錫加龍牡石英茯苓棟實桑枝。數帖而
瘳。

寓意草謂傷風亦有戴陽證。此為高年而言。然有似是而非者。黃鼎如令堂。年登大
耄。季冬感冒。痰嗽氣逆。額汗額紅。胸痞不飢。神情躁擾。孟英診脈左絃疾而促。右滑

發熱惡寒頭
疼自汗皆桂
枝證此人必
津液素虧因
汗出而益耗
其津故肝失
所養而上衝
肺胃失所養

而口渴也

數而溢。苔色滿布。條冬溫挾痰阻肺。治節不伸。肝陽鼓舞真升。羅謙甫有治疾火類孤陽之案。頗相似也。以小陷胸湯加薤白旋覆赭石花粉海蛇鳧。此竹瀝為大劑投之。痰活便通。數日而瘥。繼有陳舜廷之父。年踰花甲。患痰嗽氣逆。惟飲薑湯則胸次舒暢。醫者以為真屬虛寒矣。連投溫補之劑。馴致咽痛不食。苔色灰刺。便閉無溺。求孟英診之。脈至雙絃。按之索然。略無胃氣。曰渴喜薑湯者。不過為痰阻清陽之證據耳。豈可妄指為寒。疊投剛烈。胃陰已竭。藥不能為矣。

夏初孟英挈眷送太夫人葬于皋亭山。越日歸。其令郎心官。患微熱音啞。夜啼搐搦。幼科謂其生未三月。即感外邪。又兼客忤。復停乳食。證極重也。疏方甚龐雜。孟英不以為然。乃用蚱蟬三枚煎湯飲之。蓋取其清熱息風。開聲音而止夜啼。一物而擅此數長。與證適相對也。果覆杯而愈。趙笛樓聞而歎曰。用藥原不貴多而貴專。精思巧妙。抑何至于此極耶。然即古之奇方也。今人不能用。而孟英每以此法奏神效。錄此以見一斑。

傷風雖小恙。過表傷陰。與邪未淨。而早投補劑。皆能延損。其高年下虛。而誤服升提者。往往陽浮上戴。須以溫補救之。更有一種似傷風而實非傷風之證。乃根蒂空虛。腎水泛溢。以成痰。浮陽衝逆。而為嗽也。此自古未經道及者。今年四月十二日。孟英詣高石泉處謝弔。偶診其脈。左關尺忽見浮絃而空。因私囑。其次即雋生曰。尊翁之

脈頗有可慮。子其慎之。繼無所苦。方疑其言之未當。雖有小恙。亦未邀診。迨雋生登賢書。計偕有日。石泉忽患痰嗽。酷似傷風。馮某視之。與解散藥一帖。次日便瀉數行。黃某進分清藥一劑。第三日痰升氣逆。自覺唇腫不能吸飲。雋生始憶及孟英之言。速其拯治。脈如蛛絲過指。舌色晦黯無津。唇不略腫。其不能吸飲者。蓋由氣有出而無入耳。陰既脫于下。陽將脫于上。莫可救藥。翼日云亡。此十二月春前事也。聞霜降後許吉齋山長微患傷風。數日而逝。立春後許硯鄰亦然。皆同為似傷風證也。據孟英曰。兒子阿心長成太速。心性太靈。余固知其不秀。秋分後小患傷風。適余酬應紛繁。不遑顧視。且聞無甚大病。亦不延兒科診視。不料三日倏然而殤。或云惜不早治。余謂穉穉而患根蒂之病。雖治愈亦何益哉。然則不必高年慮有此證。即小兒亦間有之矣。醫者其可以傷風而概視為小恙哉。不居集專論傷風誤補成勞。猶是一隅之見焉。

風溫

翁嘉順室產後患風溫。經孟英治愈。病染于姑。孟英診曰。高年陰氣太虧。邪氣偏盛。玉版論要云。病溫虛甚死。言人之真陰甚虛。曷足以禦邪熱而息燎原。可虞在兩候之期乎。至十四天果殞。而嘉順亦染焉。初發熱即舌赤而渴。脈數且澀。孟英曰。非善證也。蓋陰虛有素。值憂勞哀痛之餘。五志內燭。溫邪外迫。不必由衛及氣。自氣而營。

三江地氣卑
濕天時溫暖
傷寒之證絕

少最多溼溫風溫之證又人體質柔脆不任蕩滌之藥故惟以甘寒清解之劑漸次搜剔斯邪去而正不傷若在北方剛堅之體此等藥雖服百劑亦若罔知非加硝黃蕩滌邪終不去故葉氏之法擅譽江浙而吳氏之方馳名幽冀易地則皆然亦智者之因地制宜也

急與清營。繼投涼血。病不稍減。且家無主藥之人。旁議譁然。幸其舊工人陳七。頗有胆識。力懇手援。孟英曰。我腸最熱。奈病來頗惡。治雖合法。勢必轉重。若初起不先覷破。早已殆矣。吾若畏難推諉。恐他手雖識其證。亦無如此大劑。車薪杯水。何益于事。吾且肩勞任怨。殫心盡力以圖之。病果日重。昏聩耳聾。自利紅水。目赤妄言。孟英惟以晉三犀角地黃湯。加銀花石膏知斛危貝花粉蘭草菖蒲元參竹瀝竹茹竹葉鳧。此海蛇等。出入互用。至十餘劑。舌上忽布穢濁垢苔。口氣噴出。臭難嚮邇。手冷如冰。頭面自汗。咸謂絕望矣。孟英曰。生機也。彼陰虛熱邪深入。予一以清營涼血之法。服已踰旬。始得營陰漸振。推邪外出。乃現此苔。惟本元素弱。不能戰解。故顯肢冷。而汗僅出于頭面。非陽虛欲脫也。復與甘寒頻灌。越三日。汗收熱退。苔化肢溫。自始迄終。犀角共服三兩許。未犯一毫相悖之藥。且賴陳七恪誠。始克起九死于一生。繼以滋陰善後而康。

翁嘉順之妹亦染。病勢極危。因役于冥曹。自以為不起。孟英曰。年壯陰充。藥治不瘳。焉能死乎。昔人云。見理明者。陰陽五行不能拘。吾當以理勝數。遂按法治之。病乃日減。且慎寒暄。節飲食。守禁忌。調治二旬。果然康健。又其姑亦病溫。初不服藥。七日外。始述孟英診之。曰。此病邪雖不盛。第頻吐涎沫。不能出口。須以手捺。不飲不食。不便不眠。或多言不倦。或久問不答。是七情鬱結。氣久不舒。津液凝痰。邪得依附。治之中

肯尚難即愈。不藥而待。病從何去。遂于清解方中。寓蠲痰流氣通胃舒肝之品。交十四日而熱退。又數日痰沫漸少。又旬日太解始行。粥食日加而愈。此治一法。直貫到底。不但不犯一分溫燥升補之藥。而滋膩入血之品。亦皆避之。尚須三十劑奏績。若病家不篤信。醫者不堅持。旁人多議論。則馬克有濟耶。然非乃熄前車之鑑。亦未必遽爾任賢不貳也。

沈裕昆室偶發腕痛。范某與逍遙法。痛頗止。而發熱咽疼。邀顧聽泉視之。知感溫邪。與清散法。疼已而熱不退。七日後目閉鼻塞。耳聾肢搖。不言語。不飲食。顧疑證險。願質之孟英。而沈之兩郎。乃從王瘦石學。因請決于師。瘦石亦謂孟英識起。我當為汝致之時。已薄暮。乃飛刺追邊。比孟英往診。見其外候如是。而左手診畢。即縮去。隨以右手出之。遽曰。非神昏也。繼挖牙關。察其苔色白滑。詢知大解未行。曰。病是風溫。然不逆傳臚中。而順傳胃府。證可無恐。聽泉學問勝我。知證有疑竇。而虛心下問。豈非胸襟過人處。但溫邪傳胃。世所罕有。而此證如是駭人者。因素有痰飲。盤踞胃中。外邪入之。得以憑藉。苔色之不形黃燥者。亦此故耳。不可誤認為寒。夫溫為熱邪。脈象既形絃滑以數。但令痰飲一降。苔必轉黃。此殆雲遮霧隱之時。須具溫太真燃犀之照。庶不為病所欺。且昔人于溫證。僅言逆傳。不言順傳。後世遂執定傷寒在足。經溫熱在手。經不知經絡貫串。豈容界限。喻氏謂傷寒亦傳手經。但足經先受之耳。吾謂

溫熱亦傳足經。但手經先受之耳。一隅三反。既有其逆。豈無其順。蓋自肺之心包。病機漸進而內陷。故曰逆。自肺之胃府。病機欲出而下行。故曰順。今邪雖順傳。欲出未能。所謂胃病。則九竅不和。與逆傳神昏之犀角地黃湯證大相逕庭。郭雲臺云。胃實不和。投滾痰而非峻。可謂治斯病之真詮。遂疏小陷胸合蠲飲六神湯。加枳朴以蘆葦煮水煎藥。和入竹瀝一杯。送下礞石滾痰丸四錢。沈嫌藥峻。似有難色。孟英曰。既患駭人之病。必服駭人之藥。藥不瞑眩。厥疾勿療。蓋再質之瘦石聽泉乎。沈頷之。王顧聞方。僉以為是。且云。如畏劑重。陸續徐投可也。翌日孟英與聽泉會。診脈證不甚減。詢知昨藥分數次而服。孟英曰。是勢分力緩之故也。今可釋疑急進。病必轉機。聽泉深然之。病家亦胆壯矣。如法服下。黎明果解膠膠。痰穢數升。各恙即減。畧吐語言。稍啜稀粥。苔轉黃燥。藥改輕清。漸以向安。嗣與育陰柔肝而愈。

金祿卿室沈裕昆之女也。患溫。顧聽泉連進輕清涼解而病不減。氣逆無寐。咳吐黏痰。舌絳咽乾。耳聾讖語。旬日外始延孟英診焉。曰。體瘦脈細數。尺中更亂。竟是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所謂傷寒偏死下虛人。譬之火患將臨。既無池井。缸貯又空。縱竭心力。曷能有濟。再四研詰。乃知發熱前一日。陡然帶下如崩。是真液早經漏泄矣。否則藥治未熟。胡反燎原益熾。瘕厥之變。不須旋踵。祿卿堅懇勉圖。孟英以西洋參生地二冬二至元參犀角黃連雞子黃知母為方。另用石斛龜板鼈甲各四兩。左牡蠣一

斤煮湯代水煎藥。顧聽泉又加阿膠。且云我儕用此育陰鎮陽。充液息風。大劑焉能
 津枯風動。瘕厥陡生乎。服兩劑果不能減。後惑旁言而禱籤藥。附桂乾姜。罔知顧忌。
 徑至四肢拘攣而逝。是誤藥速其斃而增其慘也。繼而裕昆患溼溫。亦犯重喝而亡。
 珠小輝太守令煖驟患頤腫連及唇鼻。乃至口不能開。舌不得出。孟英視之曰。溫毒
 也。用射干山豆根馬勃羚羊薄荷荷花貝母花粉杏仁竹黃為劑。並以紫雪搽于唇
 內。錫類散吹入誤藥。外將橄欖核磨塗腫處。果吐靛涎而腫漸消。詰朝即啜稀粥。數
 日而愈。

濮樹堂室。懷妊子月患春溫。口渴善嘔。壯熱無汗。旬日後始浼孟英視之。見其煩躁
 譎語。苔黃不燥。曰痰熱阻氣也。病不傳營。血藥禁用。試令按其胸次。果然堅痛。而大
 解仍行。法當開上。用小陷胸加石菖蒲枳實杏仁如鬱危翹等藥。蘆菴湯煎服。服二
 劑神情即安。四帖心下豁然。惟心腹如烙。嘔吐不納。改投大劑甘寒。加烏梅。頻啜漸
 康。秋間得子亦無恙。

此證雖經仲景指出。而人多不識。往往雜葯亂投。卒至斃睡而死。醫家病家兩
 許子雙令堂梁宜人。仲春之杪。偶患微感。醫與溫散。熱已漸退。孟英偶過診。右寸脈
 促數不調。因謂子雙曰。此風溫證。其誤表乎。恐有驟變。渠復質之前醫。以為妄論。仍
 用溫燥。越二日即見斃睡。再延孟英診之。促數尤甚。曰鼻息斃矣。必至語言難出。仲
 聖豈欺我哉。風溫誤汗。往往皆然。况在高年。殊難救藥。果決旬而逝。

孟英于溫熱
 痰飲獨有心
 得故過此等
 證如摧枯拉
 朽合觀諸案
 可以得治溫
 病之法

俱茫然孟英此案可為仲景之功臣矣吸食鴉片之感受溫邪較平人倍重非此標本并治之劑必不救矣

姚某年未三旬。烟癮甚大。適伊母病溫而歿。勞瘁悲哀之際。吸受溫邪。脇痛筋掣。氣逆痰多。熱壯神昏。莖縮自汗。醫皆束手。所親徐麗生囑其速孟英診之。脈見孔數。舌絳無津。有陰虛陽越。熱熾液枯之險。况初發即爾。其根蒂之不堅可知。與犀羚元參知母。壯水息風。從蓉棟實。鼠矢石英。潛陽鎮逆。沙參麥冬。石斛葳蕤。益氣充津。花粉。庖子銀花。絲瓜絡。蠲痰清熱。一劑知。四劑安。隨以大劑養陰而愈。

姚令興室。素患喘嗽。而病春溫。醫知其本元久虧。投以溫補。瘵厥神昏耳聾。謔語面青。舌絳。痰喘不眠。皆束手矣。延孟英診之。脈猶絃滑。曰證雖危險。生機未絕。遽爾輕棄。母乃太忍。與犀角羚羊元參沙參。知母花粉石膏。以清熱息風。救陰生液。佐從蓉石英。鼈甲金鈴。旋覆貝母竹瀝。以潛陽鎮逆。通絡蠲痰。三劑而平。繼去犀羚。石膏。加生地黃。服旬日而愈。仲秋令興病。竟誤服溫補。數日而殞。豈非命耶。

韓組林年近古稀。孟冬患肢厥頭腫。讖語遺溺。包某作虛風類。進以溫補。勢益劇。孟英脈之。脈絃數右滑溢。乃痰熱內阻。風溫外侵。與羚羊茹。剉薇桑菊丹皮花粉。旋覆。以蘆朮湯煎服而瘳。

余姪森伯患發熱面赤。渴而微汗。孟英視之。曰春溫也。乘其初犯。邪尚在肺。是以右寸之脈洪大。宜令其下行。由腑而出。則即可霍然。投知母花粉冬瓜子桑葉杞葉黃芩葶藶。子等藥。果大便連瀉。極熱之水二次。而脈靜身涼。知飢啜粥。遂痊。設他人

治之初感總用汗藥。勢必釀成大證。

陳建周令即患春溫。初起即神氣躁亂。驚懼不眠。兩脈甚數。孟英謂溫邪直入營分也。與神犀丹佐紫雪。兩劑而瘥。夏間吳守旃暨高若舟令。即胡秋紐四令。愛患溫。初起即肢痺妄言。神情昏亂。孟英皆用此法。尋則霍然。世人每執汗解之法。為初感之治。孰知病無定體。藥貴得宜。無如具眼人稀。以致天枉載道。歸諸天數。豈盡然哉。

此正吳氏所謂涼藥無滯穢之功而反冰伏其邪也

吳又可之法切於疫而不甚切於溫觀此可見

王敏石廣文令弟患春溫。始則謔語發狂。連服清解大劑。遂昏沈不語。肢冷如冰。目閉不開。遺溺不飲。醫皆束手。孟英診其脈絃大而緩滑。黃膩之苔滿布。穢氣直噴。投承氣湯加銀花石斛黃芩竹茹元參石菖蒲。下膠黑夫甚多。而神稍清。略進湯飲。次日去硝黃。加海蛇蘆服黃連石膏。服二劑而戰解肢和。苔退進粥。不勞餘力而愈。繼有張鏡江邀治葉某。又錢希敏之妹文李某。孟英咸一下而瘳。惟吳守旃之室暨鄭又僑皆下至十餘次始痊。今年時疫盛行。醫多失手。孟英隨機應變。治法無窮。救活獨多。不勝縷載。

又顧氏子患發熱。獨熾于頭。醫進發散。汗出不解。胸次痞悶。便滯溺艱。舌絳口乾。飲不下。膈不眠。頭痛脈數而絃。孟英曰。體質素虛。熱薄于肺。痰結于胸。治宜輕解。羌防柴葛。惡可妄投。膏粱與藜藿有殊。暑熱與風寒迥異。治上焦如羽。展氣化宜輕。以通草葦莖冬瓜子絲瓜絡紫苑枇杷葉射干兜鈴白前九味。天泉水急火煎服。覆杯即

已。蓋席豐履厚之家。密室深居。風寒濕三氣所不能侵。惟暑燥之邪易于吸受。誤用溫散。最易劫津。若田野農夫。櫛風沐雨。肌堅氣實。當用辛溫。設進輕清。焉能濟事。故醫者須量體以裁衣。弗膠柱而鼓瑟也。炳按汪謝城云。覆杯即已。下宜刪去。以言過矣。此評甚是。

關寅伯贊府家某。厨患春溫。渠主人穎庵治之。弗瘳。為速孟英診焉。脈來絃要而寸數。舌絳苔黑。而神昏。譫渴溺紅。胸腹拒按。是雙傳證也。夫順傳者宜通其胃。逆傳者宜清其營。治法不容紊也。然氣血流通。經絡貫串。邪之所湊。隨處可傳。其合其分。莫從界限。故臨證者宜審病機而施活變。弗執死法以困生人。此證屬雙傳。即當雙解。予涼膈散加犀角。葛蒲。元參。下之果愈。

梅里任會嘉令。正年踰五旬。季春患證漸劇。訪余視之。身熱頭疼。凜寒胸悶。氣衝不寐。神憊音低。口渴嗽痰。乾嘔便閉。脈甚細。與延已旬餘。咸以為虛。欲投補劑。余謂陰陰分雖虧。氣鬱痰滯。溫邪留戀。胡可補邪。輕展清宣。庶乎合拍。以葱豉合小陷胸加南沙參射干馬兜鈴通草竹茹二劑。而熱退嘔止。去葱豉兜射加梔貝芩菖。三帖而便行。胸適得寐。知飢。改投柔木涵陰而愈。

濕溫

季秋。顧聽泉逸孟英視康康侯。副轉之恙。切其脈滑數。而右歇左促。且肝部間有雀

喙氣口又兼解索。望其面宛如薰黃。頭汗自出。呼吸粗促。似不接續。坐卧無須臾之
寧。便溺澀滯。渾赤極臭。心下堅硬拒按。形若覆碗。觀其舌色。邊紫苔黃。殊不甚乾燥。
問其所苦。曰口渴甜膩。不欲飲食。苟一合眼。即氣升欲喘。煩燥不能自持。胸中懊懣。
莫可言狀。孟英曰。此由濕熱誤補。漫無出路。充斥三焦。氣機為其阻塞而不流行。蔓
延日久。津液為之凝滯而成痰飲。不啻人禽雜處。苗莠同疇。邪正混為一家。醫見肢
冷自汗。不知病由壅閉而然。欲以培正而邪氣方張。得補反為樹幟。豈非資寇兵而
齎盜糧哉。非其類者鋤而去之。乃為喫緊之治。聽泉曰。良是也。夏間起病。聞自心悸
少寐。揚某以為虛而補之。時尚出差辦事。暑濕外侵。受而不覺。迨聞差未竣。其病斯
發。而諸醫之藥。總不外乎溫補一途。以致愈補愈劇。今擬溫胆法待君可否。孟英曰。
脈證多怪。皆屬于痰。今胸痞如斯。畧無痰吐。蓋由痰能阻氣。氣不能運痰耳。宜于溫
胆中。加薤白。晏仁。通其胸中之陽。又合小陷胸為治飲痞之聖法。參以施歧泄其久
鬱之熱。以除懊懣。佐以蘭草。滌其陳腐之氣。而醒脾胃。聽泉深然之。連投二劑。各恙
皆減。脈亦畧和。而病者以為既係實證。何妨一瀉而去之。連服大黃丸二次。承氣湯
半帖。孟英急止之。曰。畏虛進補固非。欲速妄攻亦謬。蓋濕蒸為熱。灼液成痰。病非一
朝一夕而成。治以上下分消為是。不比熱邪傳府。可一瀉而愈也。越日下部果漸腫。
孟英曰。攻痞太速之戒。古人不我欺也。與聽泉商。以前法加黃芩合瀉心意。再配雪

前云不可妄
攻此又投峻
下之劑何也
蓋前徒攻其
熱故不中病
而致生他證
此則直攻其
痰始能與病

羹投之。痰果漸吐。痞亦日消。而自腹至足。以及莖囊。腫勢日加。孟英謂勢已如此。難以遽消。但從三焦設法。則自上而下。病必無虞。與聽泉商。用河間桂苓甘露飲意。惡姚平泉孝廉。力主崇土勝溼之法。深以寒涼為不可用。衆議仍投前日之藥。受病曰。前藥原可服也。嫌力不足耳。次日痰中帶血甚多。孟英曰。溼熱薰蒸不已。自謂及營矣。與聽泉暨王子能參軍。商以知藥生地犀角鼈甲白芍苡仁貝母石斛茅根麥冬滑石。卮子藕汁童溺。投之而止。踰數日又吐。且肢冷自汗。心餒畏脫。姚平泉謂氣不攝血。當主歸脾湯以統之。舉家皇皇。連請診脈者三次。孟英曰。脈來屢變。陳芝江所以不能指實其病。而楊阮諸人。皆疑為大虛之候也。然望聞問切。不可獨憑于指下。今洩如赭石湯。渾赤有脚。其為溼熱之病。昭昭若揭。初傷于氣分。則津液受灼。以為痰。漸及于營分。則陰血不安而妄溢。邪氣內盛。豈非病實。而真實類虛。吾不受病之欺也。堅守前議。靜鎮不搖。服二劑果止。孟英曰。血之復吐也。由于氣分之邪以擾及也。欲清氣道之邪。必先去其所依附之痰。蓋津液既為邪熱灼燦。以成痰。而痰反即為邪熱之山險也。不妨峻攻其實。而緩行其勢。初進滾痰丸三錢。得下泄氣一次。副轉云。四十日來未有之通暢也。連投數日。始解膠痰黑夫多遍。而小洩亦漸清長。苔色亦退。寢食遂安。惟下部之腫猶爾也。馬香崖陸虛舟皆主實脾行水之法。孟英曰。諦參脈證。病不在脾。况善飢便燥。口渴溺多。吾方慮轉消證。亟投甘潤之不遑。惡

可滲利傷陰。補土劫液耶。且脾虛下陷之腫。與溼盛而腫之腫。其膝之上下。內外形勢。必然相貫。今膝之上下。內外。凸凹。迥判。毫不毗連。蓋由溼熱所釀之痰飲。既誤補而痞塞中焦。復妄攻以流竄絡。所謂不能一蕩而闢。勢必旁趨四射。吾當以法取之。會又咳痰帶血。而精神食飲如常。孟英曰。無恐也。此乃前次嚼三七太多。兜澀留瘀。最不宜用。吐而去之。極妙。但須金水同治。莫咳止而血絡不震動為要耳。與甘露飲加藕汁童溺服之。四劑而止。咳嗽亦寧。于是專治其下部之腫。以固本。加知藥貝母花粉旋覆橘絡絲瓜絡羚羊角棟實葱鬚豆卷薏苡竹瀝。出入為劑。二三帖間。其高突隆腫之處。即覺甚痒。搔之水出如汗。而作葱氣。六七日後。兩腿反覺乾瘦燥痛。莖囊亦隨之而消矣。孟英曰。用此潤藥消腫。尚且乾痛咽燥。設從他議而投燥脾利水之法。更當何如哉。蓋寒溼則傷陽。熱溼則傷陰。血液皆陰也。善後之法。還宜滋養血液。稍佐竹瀝以搜絡中未淨之痰。使愈後不為他日之患。更屬法中之法。服之飲食中節。便溺有權。幸無消渴之虞。而竟愈焉。

此四損證之最重者治關不善變證當如使不可保此案深可為法

絡。突庭乃即芷香。今春病溫而精關不固。旬日後陡然莖縮寒顫。自問不支。人皆謂為虛瘧。欲投參附。孟英曰。非瘧也。平日體豐多溼。厚味釀痰。是以苔膩不渴。善噫易吐。而吸受風溫。即以痰溼為山險。乘其陰虧陽擾。流入厥陰。甚易。豈容再投溫補。以劫液。錮邪。而速其瘵厥耶。伊家以六代單傳。父母深憂之。堅求良治。孟英曰。予雖同

識其證。而病情轉轉。縱有妙劑。難許速功。治法稍乖。亦防延損。雖主人篤信。我有堅持。恐病不即瘳。必招物議。中途歧惑。其過誰歸。倘信吾言。當邀顧聽。泉會診。既可巨予之不逮。即以杜人之妄議。程深然之。于是王顧熟籌安治。午後進肅清肺胃方。以解容邪。蠲痰溼而斡樞機。早晨投涼腎舒肝法。以靖浮越。搜隧絡而守關鍵。病果遞減。奈善生嗔怒。易招外感。不甘淡泊。反復多次。每復必莖縮寒顫。甚至齒縫見紫血。辨指甲有微紅色。溺短而渾黑極具。孟英曰。幸上焦已清。中樞已運。亟宜填腎陰。清肝熱。以西洋參二冬二地從蓉花粉。知葉連棟斛芍。石英牡蠣龜板鼈甲阿膠。雞子黃之類。相迭為方。大劑連服二十餘帖。各恙漸退。繼以此藥熬膏晨服。午用繆氏資生丸方。各品不炒。皆生晒研末。竹瀝為丸。枇杷葉湯送下。服至入秋。始得康健。孟英曰。古人丸藥皆用蜜。最屬無謂。宜各因其證而變通之。此其一法也。

卽魚竹給諫患感。楊某作瘡。活不應。始迓孟英診之。脈熱為濕所持故脈要汗多熱不甚壯。苔色厚膩。嘔惡煩躁。痰多腿疲。顯是溼溫。因謂其令卽子旌曰。溼溫者。溼蘊久而從時令之感。以化熱也。不可從表治。更勿畏虛率補。與宣解一劑。各恙頗減。奈眾楚交咻。謂病由心力勞瘁而來。况汗多防脫。豈可不顧本原。羣醫附和。遂服參歸熟地之藥。病日以劇。最後吳古年診之云。此溼溫也。何妄投補劑。然已末從挽救。交十四日而殞。始悔不從王議。

康康侯司馬之夫人久傷謀慮。心火外浮。面赤齒疼。因啖西瓜。遂脫悶不舒。喜得熱。用辛通淡泄之劑新愈矣按泄瀉不飢。自覺舌厚數寸。苔色灰膩。孟英與厚朴滑石葱白枳椇葉橘皮薄荷旋覆省頭草一劑霍然。

仲秋久雨。吳汾伯于鄉試後患恙。自言坐于水號。浸及于膝。人皆以為寒溼之病。孟英切脈甚數。溲亦苔黃。口乾燥。因謂其尊人醞香曰。病由暑溼。而體極陰虧。已從熱化。不可以便泄。而稍犯溫燥之藥。先與輕清肅解。繼用甘涼撤熱。漸能安穀。半月後熱始退盡。而寢汗不眠。投以大劑滋填潛攝之藥。兼吞五味子磁硃丸數十帖。乃得康復。此證誤治即敗。少謬亦必成損。苟非誠信于平日。馬能誠服于斯時。聞其寢汗不收。夜不成寐之間。旁言嘖嘖。孟英恐其搖動主意。必致全功盡棄。囑其邀顧聽泉許芷卿質政。而顧許咸是孟英議。于是主人之意甚堅。而大病乃痊。吁。談何易耶。翁嘉順之婦弟吳某。勞傷之後。發熱身黃。自以為脫力也。孟英察脈與數。是溼溫重證。故初起即黃。亟與清解。大便漸溏。小溲甚赤。溼熱已得下行。其熱即減。因家住茅家埠。吝惜輿金。遽爾輟藥。七八日後復熱。譫語昏聩。抽癭遺溺。再懇孟英視之。溼熱之邪擾營矣。投元參犀角菖蒲連翹竹茹竹葉銀花石膏。泄衛清營之法。佐牛黃丸紫雪丹而瘳。脣皮已塌。亟令貼羊皮金。不致成瘡而愈。

慶雲圃觀察令即恩蔭堂司馬。陡患偏墜。醫與茴香蘆巴烏藥荔枝等劑。遂痛不可

忍。浼趙崇村。齏尹邀孟英視之。按其脈膚甚熱。曰非疝也。罨丸腫痛。必偏于右。此溼熱時邪也。設以疝治之。必成癰。按法治之。果覆杯而痛減。三服而便行熱退。因食羊肉。腫痛復作。再與清解。諄囑慎口腹而瘳。

吳憲章年踰花甲。患感。醫知其為溼溫也。投藥不應。而仍能起榻理事。石北涯拉孟英視之。冀其勿致加劇。及診脈左寸數疾。餘皆奩大。穀食略減。便溏澀少。苔色膩黃。舌尖獨黑。孟英不肯予方。人咸詫之。因曰。證原不重。吾以脈象舌色察之。是平昔曲運心機。離火內亢。坎水不制。勢必自焚。况兼溼溫之感乎。果數日而殞。

黃純光年七十八歲。患溼溫。至旬餘。鯀形歇代。呢忒連朝。諸醫望而畏之。孟英診曰。脈雖歇而絃搏有根。是得乎天者厚。雖屬高年。猶為實象。參以病深聲噦。原非小故。而二便窒澀。苔膩而灰。似府氣未宣。痰溼熱阻。其氣化流行之道也。清宣展布尚可圖焉。何新之。遽其議。因以旋茹。厄棟。杷杏。萸連。苑婁。雪羹。為劑。片通草一兩。煎湯煮藥。投七即減。數服而大吐膠痰。連次更衣。遂安粥食。惟動則嗽逆。漸露下虛之象。予西洋參。龜板。牡蠣。茯苓。石斛。牛膝。冬虫。夏草。石萸。茯苓。當歸等藥。而各恙遞安。繼加砂仁。熟地而起。

沙沛生。齏尹患身熱頭重。腹脹便溏。腕悶不飢。口流涎沫。脛痠溺少。脈與神疲。孟英診曰。內溼素盛。兼吸客邪。不可謂值此亢旱之年。竟無泛濫之病也。予檳朴。菴苓。猪

澤橋半防已秦艽之劑。小溲雖行。其口涎水流出尤多。病遂以愈。既而其子龍官初次患瘧。耳聾舌絳。溺赤痰多。脈數而絃。寒微熱甚。幼科云。胎瘧不能即愈。孟英曰。此齊東野語也。予滑石竹茹知母花粉苓翹橋半青蒿豔甲八帖而痊。

沈南台年三十七歲。初冬在鄉收租。將歸飽啖羊肉麵條。途次即發熱。頭疼到家。招沈某視之。謂其體豐陽氣不足。以致傷寒夾食。表散消導之中。佐以薑附。數帖後熱壯神昏。諸醫束手。交八日。所親許錫卿吳久山交薦孟英圖之。苔色黃膩。口不甚渴。粒米不沾。時時火升。汗躁譫語。溲赤便秘。面晦睛紅。呼吸不調。胸前拒按。脈則虛爽微帶絃滑。不甚鼓指。曰。體氣素虧。然脈證太覺懸殊。必因痰阻清陽。故氣壅塞而脈更無力也。劑以小陷胸合雪羹加旋菖薤枳芩子胆星。服後痰即吐。脈較起。再服譫語息。三服痰中帶出紫血數塊。四服熱退。而汗躁胥蠲。七服苔淨胸舒。溲長口渴。改予甘涼濡潤之法。服數帖痰已漸少。舌布新苔。而仍不更衣。覺有穢氣上衝。亦不知飢。仍予甘涼養胃。佐以蘭葉野薔薇露降其濁氣。數帖後穢氣除。粥食進。但不大解。家人憂之。孟英曰。既無所苦。能食脈和。靜俟水到渠成。不可妄行催動也。既而加穀起牀。便猶不解。病者停藥旬日。計起病已交一月矣。粥嫌不飽。意欲食飯。復請孟英商之。孟英曰。可食也。藥則不當停。亟宜培養涵濡。俾其轉運也。投參朮歸朮杞麻半

脈體極虛。患溫而胸次痞悶。苔黃垢膩。醫皆畏難而退。孟英以輕清肅化之藥數劑。苔退胸舒。即能進粥。隨予生津養血。又旬日更衣而愈。觀此則黃苔宜下之說。須合脈體以為可否也。

冬溫

周曉滄乃郎品方患冬溫。所親顧聽泉知其體屬陰虧。病非風寒也。不犯一分溫升之品。而證不能減。勢頗可危。乃虛懷轉邊孟英診之。曰所治良是也。但于方中加貝母杏仁紫苑冬瓜子等味與之。遂效。可見藥貴對病。雖平淡之品。亦有奇功。孟英嘗云。重病有輕取之法。于此可見。

癸卯春卸秋子令堂年近六旬。患寒熱如瘧者久矣。諸醫雜治罔效。孟英視之曰。此溼邪久蘊。已從熱化。誤投提補。動其肝陽。痰飲因而上逆。與通降之法。寒熱即減。而包某謂瘧久陰虛。理宜滋養。病家聞之。是遂進首烏鬘甲等藥。漸至脈伏胸痞。呃忒自汗。渴飲不食。顧亦便泄。包某束手。疏生脈散以塞責。舉家傍徨。再求孟英診之。曰此滋膩阻塞氣機。清陽不司。旋運痰飲。閉滯隧絡。非脫象也。補藥不可進。以桔梗毒用。熱地者。鑿之。薤白合小陷胸加菖蒲竹茹旋覆貝母杏仁紫苑枇杷葉投之。呃止脈出。大有轉機。飲。旋轉氣機。以救滋膩之失。而鄭某謂病固屬痰。須溫熱以宣通。勿寒涼而凝遏。病家又惑焉。姜桂頻投。既而脣腫咽疼。不能進飲。舌乾短硬。難出語言。復請孟英救療。與犀角地黃湯加元參。知母。

銀花竹黃花粉胆星石菖蒲竹瀝之類。六七劑吐出極臭膠痰甚多。粥飲漸進。此第三次生機也。奈狂瀾莫障。邪說橫行。輒以涼藥不宜擅服。久病必定元虛。甘言悅耳。遂至升散溫補。各逞所能。符咒此方。罔不偏試。延至仲夏。膠腐腥糜。脣高數寸。竟成燎原莫救。仍懇孟英設法。乃堅辭不能措手。付局醫黃某敷治。腫爛日甚而終。

即熱入血室亦豈不可治之證可見此人並不知熱入血室為何病第妄指其名耳

戴氏婦年五十六歲。仲冬患感。初服楊某歸柴丹參藥一劑。繼服朱某乾姜蒼朮厚朴藥五劑。遂崩血一陣。謂其熱入血室。不可治矣。始延孟英診之。脈形空爽促數。苔黑舌絳。足冷而強。息微善笑。詢其訊斷踰十載。曰冬溫失于清解。營血暴脫于下。豈可與熱入血室同年而語耶。必由誤服熱藥所致。因檢所服各方而歎曰。小柴胡湯與冬溫何涉。即以傷寒論。亦不能初感即投。况以丹參代人參。尤為悖謬。夫人參補氣。丹參行血。主治天淵。不論風寒暑溼各氣初感。皆禁用血藥。為其早用。反致引邪深入也。既引而入。再誤于辛熱燥烈之數投。焉得不將其僅存無幾之血。逼迫而使之盡脫于下乎。女人以血為主。天癸既絕。無病者尚不宜有所漏泄。况溫邪方熾。而陰從下脫。可不畏哉。病家再四求治。孟英與西洋參從蓉生地犀角石斛生芍銀花知母麥冬甘草蔗漿童溺兩劑。足溫舌潤。得解醬糞。脈數漸減。而真益甚。乃去犀角。加高麗參。數帖。脈漸和。熱退進粥。隨以調補。幸得向安。

王開榮素患痰嗽。兼有紅證。今冬病頭疼發熱。渴飲不飢。便溏溺少。譫語神昏。自述

此人胃氣素不清肅又東

陰虛扶欲故
感受溫邪彌
見轉輾非此
始終如法施
治殊難奏效
也

胸中冷氣上衝。醫見其面赤痰喘。欲投附桂黑錫丹等藥。所親翁嘉順囑勿輕服。為延孟英診之。脈滑且數。曰溫邪挾宿飲上逆。法當清解。與北沙參冬瓜子知母滑石花粉石菖蒲貝母杏仁蘆根葱白淡豉竹瀝。兩劑後面赤退。乃去葱豉。加麥冬桑葉枇杷葉。數帖熱去瀉減。謔語止。頭痛息。喘定神清。乃裁菖滑。加梨汁地栗海蛇。服數日痰漸少。穀漸安。渴止溺行。始進養陰法。遂以霍然。

石子章患腹脹。朱某與大劑溫補之藥。殊若相安。孟英見而非之。彼云服之畧不助脹。正須多服圖痊。君何疑焉。孟英曰。形瘦脈數。舌色乾紅。此為陰虛熱脹。昔年范次侯室。暨楊改之。如君之恙。皆類此。醫咸攻補徧施。病無小效。吾以極苦泄熱微辛通絡之法投之。應手而瘳。今子病初起時。脹不礙食。證非氣分可知。而溫補不助脹。遂服之不疑。不知陰愈耗。絡愈痺。脹雖不加。而肌愈削。脈愈數。乾嗆氣急。與女子之風消息。實何以異耶。尋果不起。予按喻氏始言男子亦有血蠱證。可見男女雖別。而異中有同。同中有異。臨證者不可膠柱以鼓瑟也。

沈春暘之母。偶患咽喉微痛。服輕清藥一劑。即覺稍安。且起居作勞如常。第五日猶操鍼菑。至四鼓。第六日忽云坐立不支。甫就榻。即昏沈如寐。亟延王瘦石視之。用犀角地黃湯。化萬氏牛黃丸灌之。繼邀徐小坡。亦主是湯。云恐無濟。乃邀孟英決之。切其脈左數右滑。皆極虛爽。曰王徐所見極是。但雖感冬溫。邪尚輕微。因積勞久虛之

體。肝陽內動。爍液成痰。逆升而厥。儼似溫邪內陷之候。方中犀角靖內風。牛黃化痰熱。不妨借用。病可無虞。今日不必再投藥餌矣。翼日復診。神氣雖清。苔色將黑。孟英與肅肺瀉痰。息風充液之劑。熱退而苔色鬆浮。孟英曰。舌將脫矣。仍與前藥。越宿視之。苔果盡褪。宛如脫液之舌。且嘔惡時作。大解未行。孟英于甘潤生津藥內。仍佐竹茹。竹瀝。柿蒂。海蛇。數劑嘔止便行。而舌上忽布白腐之苔。以及齒齦脣頰。滿口偏生。揩拭不去。人皆異之。孟英堅守清肅肺胃。仍佐茹瀝。加橄欖。銀花。建蘭葉。數劑白腐漸以脫下。舌色始露。惟嘔粥則胸次梗梗不舒。夜不成寐。孟英曰。胃汁不充。熱痰未淨也。仍守前議。病家疑之。復商于瘦石。瘦石云。勿論其他。即如滿口腐苔。酷似小兒鵝白。大方證甚屬罕見。苟胸無學識者見之。必按劍而詫。今醫者有不惑之智。而病家乃中道生疑。豈求愈之道耶。沈大愧服。一遵孟英設法。既而吐痰漸少。納穀頗適。兩脇又添辣痛。孟英診脈左關絃數。曰。必犯忿怒矣。詰之果然。加卮朮。早蓮女貞生白芍。綠萼梅等。數服各恙皆安。膚蛻成片。而右腿腫痛不能屈伸。或疑風氣。思用艾灸。孟英急止之。曰。此陰虧耳。誤灸必成廢疾。吾以妙藥奉贈。但不許速效也。疏方以西洋參。熟地。黃從蓉。桑甚石斛。木瓜。歸芍。二冬。杞菊。棟實。牛膝。加無核白蒲。桃乾。為劑。久服果得向愈。越三載。以他疾終。

吳馥齋室。春間婉子不育。凡事亦未一行。偶患嘔吐發熱。眩暈心膈。大解唐世。口噤。

漫痛。或疑其娠。或疑為損。孟英診曰。產及一載。而經不至。腹不脹。脈絃緩。非娠非損。乃血虛痰滯。而感冬溫也。以羚羊淡豉竹茹白薇。梔子。杷葉。知母。葱白。花粉。投之。三劑熱退。吐止。去葱。豉。羚羊。加生地。甘草。橘皮。調之。而愈。

張肖江妹。暮冬患感。朱某進溫散藥數服。病日劇。比孟英視之。目瞪不語。面赤氣逆。晝夜需人抱坐。四日不著枕矣。乃冬溫挾痰。誤提而氣不肅降也。以旋赭。杏貝。花粉。茅根。冬瓜子。紫苑。薤白。婁仁。蘇子。石菖蒲。竹瀝。為劑。蘆葦湯煎。三帖。大便秘行。而能臥矣。自言胸中迷悶。改用小陷胸合三子。養親加沙參。知母。旋貝。竹茹。枇杷葉。數劑熱退。知飢而愈。嗣有王炳華子患感。葉某用溫散藥。而氣逆。噤臥。四明老醫王秉衡。作腎虛不能納氣治。連服大劑溫補。喘嗽益劇。面浮跗腫。抬肩自汗。大渴脇痛。乞治于孟英。已半月不交睫矣。診其脈右部絃大而強。舌根黑苔如煤者兩條。面黎形瘦。幸而大解。澹泄。得能消受。許多誤藥。徑與旋赭。黃連。枳實。栝婁。蘇子。杏仁。紫苑。生石膏。蘆葦汁。六大劑。始能就枕。而大渴不止。腕腹反形痞脹。按之堅痛。乃去旋赭。少加白芥子。半夏。薤白。兼令日咬北梨數十枚。服旬日。胸腹皆舒。苔色盡退。唯嗽未已。改用西洋參。杏貝。蘆根。知母。冬瓜子。花粉。柿霜。杷葉。竹瀝。十許劑。嗽止。而跗腫渴瀉。亦皆霍然矣。凡咬梨三百餘斤。聞者莫不詫異。

項肖卿家。擁厚貲。人極好善。年甫三十五歲。體甚壯偉。微感冬溫。門下醫者進以姜

桂之劑。即覺躁擾。更醫迎媚。徑用大劑溫補。兩帖後發狂莫制。又招多醫會診。僅以青麟丸數錢服之。所親梁楚生宜人聞其危。速孟英視之。業已決裂不可救藥。甚矣服藥之不可不慎也。富貴之家。可為炯戒。

屠敬思體氣素弱。去冬因子殤于痘。醫與舒鬱填陰病。日以劇。僉云不治。乃延孟英診之。兩關甚數。寸上洪滑。嗽逆痰多。卧不著枕。溺赤便難。極其畏冷。是冬溫未罷。誤補執鬱之候。世間之死于勞損者。何嘗盡是虛證。每為補藥債事。授以廓清脾胃之藥。周身發疥。各恙漸安。蘊伏既清。始投滋養善後。不僅病愈。次年春更得一子。

本朝乾綱丕振。崔頂尚紅冠飾朱纓。口燔烟草。皆為陽盛之象。是以火證偏多。夫藥者補偏之物。醫縮救弊之人。豈可不識此大氣運。而硜硜然泥夫司天在泉以論治。何異癡人說夢。安徽人程某。在余姑丈許辛泉典中司會計。仲冬患感。醫者謂其病前一日。曾啖生蘆葍一枝。而大便又溏。苔色又白。今年又為溼土在泉。遂指為中虛寒溼之病。參朮附桂。多劑率投。馴致舌黑神昏。尚疑為大虛之候。未中沈柳衣見之。知其藥誤。另招張鏡江診之。曰冬溫也。連與犀角地黃湯而無起色。二十日外。始乞孟英視馬。舌縮底絳。苔黑如漆。口開莖萎。脈細數而絃。右則按之如無。陰液盡燼。溫毒深蟠。甘露瓊漿。不能復其已竭之津矣。俄而果敗。

延孟英視之。面赤音低。不眠。腕悶。大渴。溺赤。脈滑數而洪。曰冬溫也。其苔色白而不燥者。內有伏痰耳。便瀉如水者。肺熱下迫大腸耳。豈可以為寒乎。予犀角元參旋覆。危苓射干竹茹通銀花石菖蒲服之。衄止神清。瀉亦不作。去犀射加花粉貝母服二劑。解堅。天吐膠痰。知飢熱退而愈。繼有朱氏子右頸腫突。外科圍藥甚痛。身熱不飢。孟英診曰冬溫耳。非患癘也。數藥亟令洗淨。另以芙蓉葉杵爛塗之。投以清解肺衛藥。數日而痊。

朱介眉年踰花甲。患感于季冬。初服溫散。苔色遂黑。即投白虎。胸脇大疼。面赤不眠。口乾氣逆。音低神憊。溺亦便溏。醫者僉云不治。孟英切脈虛數而絃。是真陰素虧。痰多氣鬱。今年自夏徂冬。亢旱已極。所伏之邪。無非燥熱。稍一溫散。火即燎原。一見黑苔。即投白虎。而不知其樞機窒滯。氣道未舒。且陰液耗傷。亦非白虎湯僅能滌熱者之任也。予沙參葦莖竹茹冬瓜子絲瓜絡展氣開痰。從蓉當歸紫石英冬蟲夏草潛陽鎮逆。覆杯即減。旬日而瘥。

三舍弟拜楓之室。汎後患感。孟英視曰冬溫也。而營分素虧。左腹聚氣。肝陽爍液。痰阻樞機。脈數而虛。黃苔滿布。腰疼礙于呼吸。口淡不飢。不渴。嗽則欲嘔。溲熱便秘。當變法治之。初投葱豉連棟。危微延胡絲瓜絡竹茹少加蘇葉。服二劑。解溏矢。苔稍化。而身熱退。起榻梳髮。復發熱。脈尚數。改用南沙參枇杷葉摘斛危微苓翹蘆服。服二

帖脈數漸退。大解復行。心悸汗多。時或發熱。聞有譫語。脇痛不飢。苔色根黃。即參養血。以北沙參歸身石英丹參茯苓黃連姜蕤甘草小麥紅棗核為方。服三帖。虛熱不作。譫語亦休。大解已堅。夜不成寐。不飢胸痞。痰滯未清也。為去後四味。加竹茹半夏鹽橘紅薑汁炒厄子。二帖。痰果吐。胸漸舒。仍不知飢。神疲不語。脈甚細。與乃去苓連厄半。加石斛參冬冬瓜子藕。而易沙參。以西洋參。用陳倉米湯煎藥。和入野薔薇露。服五帖。脈漸起。神亦振。七帖後。知飢。而苔花少液。去竹茹冬瓜子薔薇露。加甘草生地白蒲桃乾。服二帖。粥食雖增。耳鳴神憊。復加枸杞。而地黃用熟者。易洋參。以高麗參。服後苔淨。加餐。再加黃耆杜仲而愈。惟素患帶多。仿虎潛法善其後。汎至而康。蔣君寅昉太夫人患恙。適余在武林。專丁招往。病已七日。齟齬頤腫。寒熱時形。腕悶頭疼。不眠不食。苔黃便秘。脈數而絃。是冬令伏邪發為溫病。血虛肝旺。稟賦使然。以枳桔羚翹梔葛蔥頭兜鈴射干為前茅三劑。而腫消熱退。以小陷胸合豉梔。加菖苓竹茹雪羹開中堅。亦三劑。而使暢胸舒。漸啜糜粥。以西洋參肉從蓉麥冬石斛川貝母竹茹歸身。知母黃連為後動。漸安眠食。而痊。其庶祖母年八十六歲。患胸悶便秘。少腹痠痛。夜分凜寒。兩目更冷。不飲不食。口苦息粗。咸以高年為慮。按脈絃數而澀。此肝氣素滯。食阻上焦。升降並愆。故脈澀而息不調也。豈可誤以為正氣之衰乎。進枳桔萸薤葛苑蘇連橘核旋覆之方。投七而瘥。次年春病復如是。而較甚。余亦以此

法瘳之。寅昉曾於去冬患血溢。與清舒肝胆而安。惟久患不眠。臂冷食少。自云服補心丹及知柏八味丸甚合。余曰。脈至弦細而緩。因賦質陰虧。心多思慮。五火內熾。燐液成痰。阻碍氣機。故脈證如是。滋膩之藥。不可再投。用沙參丹參絲瓜絡茅根旋覆橘半萹苓。服十餘劑而愈。

伏熱

張養之弱冠失怙。後即邁无妄之疾。纏綿七載。罄其資財。經百十三醫之手。而病莫能愈。因廣購岐黃家言。靜心參考。居然自療而痊。然鼻已壞矣。抱此不白之冤。自慙形穢。乃閉戶學書。專工作楷。其志良可悼也。孟英因與之交。見其體怯面青。易招外感。夏月亦著複衣。頻吐白沫。詢知陽痿多年。常服溫辛之藥。孟英嘗諫之。而己亥九月間。患惡寒頭痛。自餌溫散不效。逆孟英診之。脈極沈重。按至骨則絃滑隱然。卧曲房密帳之中。爐火重裘。尚覺不足以禦寒。且涎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無脹悶之苦。咳嗽無暫輟之時。惟大解堅燥。小溲不多。口氣極重耳。乃謂曰。此積熱深錮。氣機鬱而不達。非大苦寒以瀉之不可也。養之初猶疑焉。及見方案。辨論滔滔。乃大呼曰。弟之死生。係乎一家之命。唯君憐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顯之假象。而直斷為實熱之內蘊者。非揣度之見。而確有脈證可憑。但請放心靜養。不必稍存疑畏。及二三帖後。病不畧減。諸友戚皆詆藥偏于峻。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揚言于其族黨。

曰。養之之命。必送于孟英之手矣。衆楚交咻。舉家惶惑。次日另延陳啟東暨俞某並診。孟英聞之。急詣病榻前。謂曰。兄非我之知己也。則任兄服誰之藥。我不敢與聞也。兄苟裕如也。則任兄廣徵明哲。我不敢阻撓也。今兄貧士也。與我至交也。拮据資囊。延來妙手。果能洞識病情。投劑必效。則我亦當竭力慫恿也。第恐雖識是病。而用藥斷不能如我之力專而劑大也。苟未能確識是證。而以無毀無譽之方。應酬塞責。則因循養患。誰任其咎也。或竟不識是病。而開口言虛。動手即補。甘言悅耳。兄必信之。我不能坐觀成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今俞某之方如是。陳醫殊可卻之。速著人趕去辭絕。留此一歎。以作藥資。不無小補。况連服苦寒。病無增減。是藥已對證。不比平淡之劑。誤投數帖。尚不見害也。實由熱伏深鋼。藥未及病。今日再重用硝黃犀角。冀頑邪蘊毒。得以通泄下行。則周身之氣機。自然流布矣。養之伏枕恭聽。大為感悟。如法服之。越二日大便下如膠漆。穢惡之氣。達于戶外。而畏寒即以遞減。糜粥日。以加增。旬日後糞色始正。百日後康健勝常。嗣後雖嚴冬亦不甚畏冷。偶有小恙。輒服清潤之方。陽道復興。近添一女。養之嘗頌于人曰。孟英之手眼。或可得而學也。孟英之心地。不可得而及也。我之病奇病也。孟英雖具明眼。而無此種熱情。勢必築室道旁。亂嘗藥餌。不能有今日矣。况不但有今日。而十餘年深藏久伏之疴。一旦掃除。自覺精神勝昔。可為後日之根基。再生之德。不亦大哉。

張氏婦患氣機不舒。似喘非喘。似逆非逆。似太息非太息。似虛促非虛促。似短非短。似悶非悶。面赤眩暈。不飢不卧。補虛清火。行氣消痰。服之不應。孟英診之曰。小恙耳。旬日可安。但須懲忿是嘔。與黃連黃芩梔子棟實鼈甲羚羊角旋覆赭石海蛇地栗為大劑。送當歸龍薈丸。未及十日。汎至其色如墨。其病已若失。後與養血和肝。調理而康。

胡蔚堂舅氏。年近古稀。患囊腫。小溲赤短。寒熱如瘧。孟英曰。非外感也。乃久蘊之溼熱下流。氣機尚未宣泄。與五苓合滋腎。加棟實梔子木通。兩劑後囊間出腥粘黃水甚多。小溲漸行。寒熱亦去。繼與知藥八味去山藥芡肉。加梔子棟實芍藥苡仁等。久服而愈。壬寅夏感受暑溼。誤投溫散。以致謔語神昏。勢瀕于危。而肛前囊後之間。潰出腥膿。瘡口深大。瘍科以為懸癰也。敷治罔效。時孟英患疔未痊。予因邀其扶病一診。孟英曰。懸癰乃損怯證。成之以漸。今病來迅速。腥穢異常。是身中久蘊厚味濕熱之毒。挾外受之暑邪。無所宣泄。下注而為此證。切勿敷藥。以遏其外走之勢。但舌強而紫赤。脈細而滑數。客邪熾盛。伏熱蘊隆。陰分甚虧。深虞津涸。先與清營之劑。三投而神氣漸清。次以涼潤陽明。便暢而熱蠲膿淨。改用甘柔滋養。月餘潰處肌平。善後參入參耆。竟得康強如昔。

仲冬大雪連朝。積厚丈許。嚴寒久凍。西湖可行車馬。斯時也。盛少雲患痰嗽。夜熱。自

用藥次第可
法

汗不寐。左脇痛如針刺。肌削不飢。自問不起矣。請孟英託以後事。及診其脈。許以可生。蓋病來雖惡。未經誤藥也。與固本加龜板鼈甲茯苓知藥青黛石斛花粉白芍棟實海石旋覆貝母蛤殼牛膝。出入為大劑。投之即效。連服四五十帖而痊。予謂斯證患于斯時。若經別手。未有不投溫補者。而少雲能與孟英遊。其亦具眼之人乎。此真所謂患難交。不可不留心于平日也。然亦不能人人而遇之。殆佛氏所謂有緣存乎其間歟。

胡振華以花甲之年。患溺後出血水甚痛。自云洩頗長。激似非火證。孟英察脈有滑數之象。與元參生地犀角。梔棟槐蕊。側柏知母。花粉石斛。銀花甘草。梢綠豆等藥。旬日而痊。踰四載以他疾終。

管氏婦自去秋患赤痢。多醫罔效。延至暮春。孟英診脈絃數。苔黃渴飲。腹脹而墜。五熱夜甚。用白頭翁湯合金鈴子散。加芩芍。梔斛。吞駐車丸。決旬而愈。

濮樹堂室病。孟英甫為參愈。而樹堂繼馬。起即四肢厥逆。脈伏惡寒。發熱頭痛。左為甚。惟口渴。因與葱豉二帖。熱雖退。脈仍伏。四肢冷過肘膝。大解頻行。人皆疑為虛寒。

孟英曰。此證儼似陰厥。然渴飲洩赤。真情已露。豈可泥於一起即厥。而必定其為寒乎。徑投涼解。熱果復發。而肢冷脈伏如故。幸病者堅信。服藥不疑。至第七日。大便瀉出紅水。溺則管痛。嘔惡煩躁。徹夜不眠。人更危之。孟英曰。熱邪既已下行。可望轉機。

凡厥逆脈伏之證。其熱深藏。多不易解。非卓識定力。不惑于證。亦必強于眾議矣。

以白頭翁湯加銀花通草芩芍如滑知斛厄棟荊角之類投三日紅水始止四肢漸和頗有昏瞽譫語用王氏犀角地黃湯一劑四肢熱而脈顯滑數苔轉灰黃大渴遺溺病人自述如卧烘箱上于昨方加入元參銀花竹葉生石膏知貝厄斛服一劑夜間即安寐而苔轉黑燥于昨方復加花粉服一劑熱退而頭面汗多陽起于上懶言倦寐小溲欲解不通諸戚友咸以為危各舉所知而羣醫僉云挽救不及病家皇皇孟英曰此證幸初起即予診視得盡力以為死裏求生之舉非比他人之病皆因誤治致危然不明言其險者恐病家惶惑而築室于道旁也今生機已得不過邪去真陰未復但當恪守予法自然水到渠成切勿二三其德以致為山窮簣賴有一二知音竟從孟英議服西洋參生地從蓉麥冬棟芍知斛藥一劑溺行索粥再服而黑苔退三服而神清音朗舌潤津回唯有韌痰不能吐左偏頭微痛于原方加二至桑菊貝母牡蠣又復五劑得解鞭矢一次各患始安眠食漸適而瘳

陳足甫洩後見血管痛異常減餐氣短孟英以元參生地知母棟實銀花側柏葉厄子桑葉丹皮綠豆為方藕湯煎服二劑病大減乃去丹皮柏葉加西洋參熟地服之而瘳

王開榮偶患腹中絞痛伏着在內自服治痧諸藥而大便瀉血如注孟英診之左頰和右關尺伏着在內絃大而滑面色油紅喘逆不寐與葦莖湯合金鈴子散加銀花側柏葉厄斛芩連二

帖後面紅退。血亦止。乃裁柏葉銀花。加雪羹枯荷桿。又二帖始發熱。一夜得大汗。周時而腹之痛脹。爽然若失。即能安寐。進粥。改投沙參。知母。花粉。桑葉。杷葉。石斛。白芍。

橘絡。杏仁。冬瓜子。茅根。荷桿。三帖大解。行而脈柔安。穀。

陳叟久患痰嗽。氣逆。夏初因惡寒。自服理中湯。遂痰中帶血。氣喘而厥。二便不通。冷

汗腹脹。孟英察脈洪大。按腹如烙。與葶藶湯。加梔棟。旋貝。花粉。海蛇。外以田螺大蒜

車前草。搗貼臍下。即溺行而平。

高某患兩膝後筋絡痠痛。畧不紅腫。臥則痛不可當。徹夜危坐。孟英切脈虛細。苔色

黃膩。咽燥。溺赤。與知斛。厄棟。牛膝。上丸。豆卷。桂枝。竹瀝。為方。送虎潛丸。旬日而瘳。

張某患發熱。醫知其非寒邪也。用清解藥數帖。腿腫異常。身面漸黃。孟英診之。脈滑

實。腹脹口乾。與茵陳大黃湯。兩劑便行而各恙霍然。

魏女患脚腫嘔吐。寒熱便秘。孟英與龍胆瀉肝湯而立效。繼有孫氏婦患此。亦以是

藥獲痊。

馮媪患左目胞起瘰。繼而痛及眉稜。額角顛頂。腦後筋掣難忍。醫投風劑。其勢孔亟。

孟英診脈絃勁。舌絳不飢。與固本合二至。桑菊。犀羚。元參。牡蠣。鼈甲。白芍。知母。石斛。

丹皮。細茶等。出入為用。匝月始愈。

散人吳永言。于十年前讀論語。不徹薑食之文。因日服之。雖盛夏不輟。至三年前患

此亦肝經鬱熱之證。孟英善手調肝。故應手輒效。

大溢血。雖以涼藥治瘳。而時時火升。迄今不愈。季冬就診于孟英。身不衣綿。頭面之汗蓬蓬也。且云服苓連則煩渴益甚。以苦能化燥也。用生地即悶滯不飢。以甘能緩中也。蔗梨入口亦然。按其脈沈取滑數。是從前之積熱。深伏于內。與白虎湯去草米加竹葉。竹茹。花粉。海蛇。荸薺。薺。銀花。綠豆。恣服。漸吐膠痰而愈。繼聞趙秋舫進士。令即子循。每啖蔗則鼻衄必至。或疑蔗為大熱之性。孟英曰。蔗甘而涼。然甘味太重。生津之力有餘。涼性甚微。蕩熱之功不足。津虛熱不甚熾者。最屬相宜。風溫證中救液之良藥。吾名之曰天生復脈湯。若溼熱痰火內盛者服之。則喻氏所謂翻受胃變從而化熱矣。凡藥皆當量人之體氣而施。豈可拘乎一定之寒熱耶。子循之體。水虛而火旺者也。蔗性不能敵。反從其氣而化熱。正如蔗經火鍊則成糖。全失清涼之本氣矣。枸杞子亦然。

朱養之令弟媳。初患目赤。服藥後。漸至滿面紅腫。壯熱神昏。醫者束手。孟英切脈洪實。滑數。舌絳大渴。腹微脹。以酒洗大黃。犀角。元參。滑石。甘草。知母。花粉。銀花。黃芩。連翹。薄荷。菊花。丹皮。兩下之。徑愈。

許培之令祖母。年踰七旬。久患淋漏。屢發風斑。孟英持其脈絃而滑。舌絳口乾。每以犀角。生地。二至。芩蒿。白薇。元參。龜板。海螵之類。息其暴。甘露飲增損調其常。人皆疑藥過涼。孟英曰。量體裁衣。稟屬陽旺。氣血有餘。察其脈色。治當如是。病者乃云。十餘

年前偶患崩而廣服溫補。遂成此恙。始知先天陽氣雖充。亦由藥釀為病。秋杪患寒熱如瘧。喜怒不眠。苦渴易飢。不能納食。孟英察脈絃數倍常。與清肺蠲痰柔肝充液之法。漸以向安。今冬有薦吳古年診治者。詢知病原。作高年脫營論。而以血脫益氣裁方。初服三四劑。飲食驟增。舉家忻幸。已而血漏甚多。眠食欲廢。復延孟英視之。仍主前議。果得漸康。

許芷卿患外寒。須覆重衾。內熱。飲不解渴。仍能安穀。便溺皆行。或以為虛寒。或以為瘍患。投以溫散。即顯咽疼。孟英脈之沈絃而緩。作痰熱內伏。投以犀羚元參丹皮白薇黑卮茹貝旋芎之劑。兩帖而寒渴咽疼皆減。乃去犀羚牛蒡。加二至知母花粉銀花解醬矢而瘳。

褚芹香女校書。患汎愆寒熱。醫以為損。輒投溫補。馴至腹脹不飢。帶淋便閉。溲澀而痛。孟英診脈絃勁而數。乃熱伏厥陰。誤治而肺亦壅塞也。與清肅開上之劑。吞當歸龍薈丸兩服。寒熱不作。而知飢。旬日諸恙悉安。

李德昌之母。仲夏患感。醫診為溼。輒與燥劑。大便日瀉。遂疑高年氣陷。改用補土。馴致氣逆神昏。汗多舌縮。已辨後事。始乞診於孟英。脈洪數無倫。右尺更甚。與大劑犀角石膏黃芩黃連黃柏知母花粉卮子石斛竹葉蓮心元參生地之藥。另以冷雪水周茶雪蘆一晝夜。舌即出齒。而喉舌赤腐。咽水甚痛。乃去三黃。加銀花射干豆根。併

吹錫類散。三日後。脈證漸和。稀糜漸受。改投甘涼緩劑。旬日得堅黑夫而愈。
幼科王蔚文之甥女。向依舅氏。于三年前患熱病甚危。服多劑涼解始愈。第寢食雖
如常人。而五心恒熱。黑苔不退。口苦而渴。畏食葷羶。頻餌甘涼之藥。經來色黑不紅。
去年適吳氏。仍服涼藥。迄不能痊。今夏伊舅氏。浼孟英診之。脈甚滑數。曰此熱毒逗
留陽明之絡。陷入衝脈。以衝隸陽明也。然久蘊深沈。尚不為大患者。以月事時下。猶
有宣泄之路也。其頻年藥餌。寒之不寒者。以熱藏隧路。湯劑不能搜剔也。令每日以
豆腐皮包紫雪五分吞下。半月後苔果退。渴漸減。改用元參丹。參白微黃。芩青蒿煎
湯。送服當歸龍薈丸。又半月經行色正。各恙皆蠲。尋即受孕焉。

周光遠。令正孀居。十載年。已五十三歲。沉猶未絕。稍涉勞瘁。其至如崩。偶患少腹偏
左。掌大一塊。作疼。其疼似在皮裏膜外。拊之痛甚。越日發熱自汗。眩冒譫語。嘔渴不
飢。耳聾煩躁。孟英循其脈。虛與微數。左兼絃細。便溏洩熱。舌本不赤。略布黃苔。營分
素虧。而有伏熱。阻于隧絡。重藥礙投。姑予芩連芍棟竹茹桑葉白微通草橘核絲瓜
絡燈蘆少加朱砂和服。一劑勢即減。二劑熱退嘔止。啜粥神清。第腹痛猶痛。去桑芩燈
蘆朱砂。加茯苓薏藜。服數帖而起。迫季冬。其君姑七十八歲。患腹痛。痛亦僅在皮膜。
仍能納食。二便無病。數日後痛及兩腰。機關不利。礙于咳嗽。痰出甚艱。而有鹹味。夜
不能瞑。孟英視曰。肝腎大虛。脈絡失養也。以沙參熟地歸杞茯苓滕杜仲石英羊霍絡

石薏苡胡桃等藥進之。日以遞愈。繼用一味桑甚。善後而康。

葉承恩年五十歲。患發熱。暮甚。肢厥頭疼。嘔惡便溏。睡則譫語。不飢不渴。汗出上焦。自覺把握不住。延孟英診之。脈奕澀而不鼓指。右手尤甚。宛似虛寒之證。惟舌本紫苔雖薄。而黃膩口苦。眼鼻時覺出火。是真陰素虧。而熱伏于內也。予卮連桑菊茹紫芩斛銀花絲瓜絡蓮子心。出入數劑。熱譫皆減。脈亦較和。溲赤而疼。大解色醬。知其伏熱下行矣。又數劑苔始退。而知飢。參以養陰而愈。

蔡湘帆年二十歲。體素豐。偶發寒熱。翌日尚喫飯出門。自不知為病也。第三日寒熱大作。莖縮不能小溲。氣喘大汗。眩暈不支。乞孟英往診。舉家倉皇大哭。循其脈緩大而滑。苔色黃膩。腕下拒按。曰無恐也。予葛根旋婁危豉連半茹蛇以蘆葦湯煎服一劑。大吐痰涎而喘汗平。二劑莖舒溲暢而大解行。越日寒熱即減。又兩劑瘧罷。知飢而愈。然李東垣諄諄以內傷類外感為言。而溫熱暑濕之病。初起極類內傷。往往身未發熱而手心先熱。或兼眩暈自汗。設泥古法而不辨證。禍可言哉。

徐仲榮四令弟德生。患感至旬餘。忽然大戰大汗。而大便兼下瘀血。朱茂才視之。不知戰解之義。以為將脫也。率投大劑溫補藥一服。汗收壯熱。杳不知飢。渴飲無眠。舌赤溲少。遂束手。更醫謂汗下傷陰。滋填疊進。馴致身難轉側。嬾語音低者。又旬餘矣。所親吳愛棠囑延孟英圖之。脈絃數而駛。按其胸下堅且痛。舌絳而根苔黃滯。曰汗

下傷陰固然。惟府猶實也。滋膩曷可投耶。然一病至此。又難攻奪。姑以善藥通之。因予小陷胸湯合雪羹。加如杏紫苑白前冬瓜子蘆薈和梨汁服二帖。堅黑之夫果下。仍夾瘀血。身熱遂緩。稍進稀糜。改用清養脾胃以充津液。旬日後熱淨溲澄。知飢安穀。惟舌不生苔。寐即汗出。授大劑滋陰而愈。德生有一婢年十七矣。陡患腹痛。稍一言動。則痛不可支。舉家疑為急痧中惡。多方以圖。皆不應。飛速孟英往視。見其神色如常。並不吐瀉。脉則牢澀。苔則膩黃。曰此多食酸甘而汎阻也。詢之果然。以桃仁紅花生蒲黃靈脂海蛇香附延胡芍藥蘆薈湯煎藥。吞當歸龍薈丸而愈。

陳載陶令即夏間患嗽瀉愈後。時發微熱。寢汗如蒸。醫治兩月。迄不能退。時猶作嗽。咸以為勞。其世父詰堂逆孟英視之。熱甚于頸面。形瘦口乾。脉則右大。曰肺熱不清也。養陰之藥久服。勢必弄假成真。熱錮深入。而為損怯之證。亟宜澹泊滋味。屏絕補物。以苓梔地骨桑葉苡仁枇杷葉冬瓜皮梨皮葦莖為劑。服後熱汗遞減。至九帖解醫。夫赤溲皆極熱而具。自此熱盡退。而汗不出矣。惟噫猶不暢。時欲太息。飽則胸下不舒。乃滋膩藥所釀之痰未去也。改用沙參枳實旋覆冬瓜子竹茹白前括婁海蛇橋皮數帖。而胸舒嗽斷。體健餐加。

張某患四肢發熱。久治不痊。食減便溏。汗多形瘦。張孝子謂此證非孟英不能愈。遂往就診。曰熱厥也。前此必誤服補藥矣。故脉來甚澀。以苓梔連藥白微通草地骨青

蒿絲瓜絡為方。十餘劑而瘥。

傳與三令正。年已花甲。患瘧服藥。決旬而斷。乃夜不能眠者數日。忽然吐瀉交作。肢冷自汗。渴喜熱湯。神氣張皇。而有謔語。張某謂元虛。而所用之藥。乃桂芍莫連葛霍烏藥木香之類。病家欲投溫補。迎孟英質之。脉來浮絃。與數。尺中甚弱。舌絳無液。稍有黃苔。乃真陰素虧。久傷謀慮。吸受暑熱。化瘧未清。擾及中州。則為吐瀉。詢所吐。果有酸甘苦辣之味。瀉亦色醬而熱如火。豈非伏熱之的據耶。然邪已自尋出路。故腹無痛苦。况汗出如淋。不獨用香燥疏散之藥為耗液。即溫補如理中四逆。亦無非助熱而重劫其津也。乃定沙參龍牡。硃染茯神。黑豆皮。薏苡木瓜。小麥竹鍼。鮮蓮子之方。一劑而吐瀉皆止。得寐神清。且略知飢。稍能收穀。次日復診。病者云。儂舌上脫液者三十年矣。是以最怕熱藥。奈羣醫謂瘧宜溫化。以致愈服愈殆。設非先生眼光如炬。恐昨日已登鬼錄矣。尋以充液柔肝而愈。

李華甫年六十三歲。仲夏患惡寒。氣逆不飢。即請孟英視之。脈甚虛與。舌本紫而滑澤無苔。漫頻數而濃赤不禁。陰莖已縮。兩手紫黯。乃心陽過擾。熱伏厥陰之象。不可謂無熱。惡寒發于陰。而認為真傷寒也。雖平昔耽飲嗜茶。設投燥劑。則液之涸。也不須旋轉。爰以葱豉芩芍。微桑葉通草。輕解其外。至夜始發熱。再劑微汗而解。獨腹

妙論不獨治
暑為然凡上

服二帖下堅矢而舌愈乾。且讖語不寐。予前方加竹葉木通。服之舌根始見黃苔。知伏熱漸化。再一劑苔轉黑。原方調以神犀丹一丸。即戰解而舌始潤。稍啜稀糜。猶妄言無寐。乃心陰久耗。陽不能收也。仍以前方加童溲和服兩帖。大解復行。神氣漸謐。諸恙尋愈。此證設犯溫升。即難救藥。幸初發得遇名手。始克扶危。持顛旬日而愈。故為相者治天下。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必務虛名而復井田肉刑也。為醫者治人。亦當因病之所利而利之。不可守成法而泥麻黃桂枝也。

丙辰春初。余遊梅涇。曹靄山茂才拉視其令郎之證。云起於往夏瘧後。暮熱鼻衄。善欠羞明。頰頰時痠。溲渾有脚。先稟素弱。僉慮成勞。頻服滋填。毫無寸效。久不起榻。及余診之。脉亟滑而微長。苔淡黃而不渴。僅能仰臥。反側不能。曰此非虛勞也。乃熱伏陽明。是以機關不利。筋骨不束。而見以上諸證。幸衄血頻流。小溲混濁。熱氣尚有宣泄。而人不甚枯削。以陽明為多氣多血之經也。與生槐蕊。知藥苓。梔白。薇花。粉。茅根。茹。斛。絲。瓜。絡。等藥。久服果漸愈。

伏暑

壬辰八月。范蔚然患感旬餘。諸醫束手。乃弟麗門。懇孟英治之。見其氣促音微。呃忒自汗。飲水下咽。隨即傾吐無餘。曰伏暑在肺。必由溫散以致劇也。蓋肺氣受病。治節不行。一身之氣。皆失其順降之機。即水精四布。亦賴清肅之權以主之。氣既逆而上。

而不下之證
皆可類推

雜藥亂投一
何可笑

奔水亦泛而上溢矣。但清其肺則諸恙自安。乃閱前服諸方。始則柴葛羌防以升提之火藉風威吐逆不已。猶謂其胃中有寒也。改用桂枝乾薑以溫燥之火上添油。肺津欲絕。自然氣促音微。疑其虛陽將脫也。徑與參歸蛤蚧柿蒂丁香以補而納之。愈補愈逆。邪愈不出。欲其愈也難矣。亟屏前藥。以瀉白散合清燥救肺湯。數服而平。孫位申患感。證見耳聾。醫者泥于少陽小柴胡之例。聾益甚。孟英視之曰。伏暑也。與傷寒治法何涉。改投清肺之藥。聾減病安。將進善後法矣。忽一日耳復聾。孟英診之。莫測其故。因詰其食物云。昨日曾吃藕粉一碗。孟英曰是矣。肆問藕粉罕真。每以他粉攪混。此必葛粉耳。不啻誤服小柴胡一劑。復投肅清肺胃藥。尋愈。錄此以見其審證周詳。所謂無微不入也。

顧宗武偶患微寒發熱。醫進溫散法。熱雖退而不飢不大便。復用平胃散數帖。腹漸脹而偏于右。尚疑其中氣之虛寒也。遂與溫運燥補諸藥。脹乃日增。杳不進穀。或謂恐屬癰瘍。因招外科連某診之。作脇疽治病如故。黃某作瘍癰論。以大黃瀉之亦不應。嚴某謂脇疽部位不對。腸癰證據不符。作內疝治。仿子和活人之法。及當歸龍薈丸相間而投。亦無效。乃延孟英視之。脈極絃細而促。舌絳大渴。小溲赤少。飲而不食者月餘矣。證實脈虛。堅辭不治。其家問曰。此證究是何病。乞為指示。孟英曰。據述病人素慎起居而薄滋味。顯非停滯與癰疽之患。良由暑溼內蘊。勢欲外泄。是以初起

痢疾初起即
補變成噤口
者有之延為
休息者有之
邪因補而固
結不解雖有
明手無如之
何良可歎恨

有微寒發熱之候。誤與風寒藥。熱雖暫退于表。邪仍伏處于中。不飢不便。肺胃失其
下行。再加辛燥溫補。氣機更形窒滯。伏邪永無出路。津液潛消。膜脹日甚。以氣血流
行之藏府。為暑溼割據之窠巢。補之不可。攻之不能。痛雖不在膏肓。虛扁望而驚走。
踰旬徑歿。

黃蓮泉家戚姬病痢。朱某以其年老。而為含病顧虛之治。漸至少腹結塊。攻痛異常。
大渴無溺。杳不知飢。晝夜百餘行。五色並見。呼號欲絕。始延孟英診之。脈至沈滑而
數。因謂曰。縱使暑熱深受。見證奚至是耶。此必溫補所釀耳。夫痢疾古稱滯下。明指
欲下而滯滯不通也。顧名思義。豈可以守補之品。更滯其氣。燥烈之藥。再助其虐乎。
少腹聚氣如癥。痢證初起。因于停滯者有之。今見于七八日之後。時欲衝逆。按之不
鞭。則顯非停滯之可擬。實為藥劑之誤投。以致邪濁蟠踞。滋蔓難圖。及檢所服諸方。
果是參朮姜萸附桂栗殼故紙川椒烏梅等一派與病刺謬之藥。孟英曰。彼豈讎于
汝哉。畏老而補之。見痢而止之。亦未嘗不煞費苦心。而欲汝病之即愈。惜徒有欲愈
之心。未明致愈之道。但知年老元虛。不聞邪盛則實。彼亦年近古稀。懸壺多載。竟畢
世沈迷于立齋景岳諸書。良可歎也。豈造化果假權于若輩乎。不然。何彼書彼術之
風行哉。戚云。壬寅之病。賴君再生。今乃一誤至此。恐仙丹不能救矣。孟英曰。幸未嘔
噦。尚可希冀一二。遂與從容棟芍苓連橘斛查麴元胡綠梅鼈甲雞金鼠矢海蛇出

因前醫之誤而始思轉計已非良醫所為況明晴溫燥表散之害而仍蹈覆轍焉足云醫

入互用。數帖漸安。繼加駐車丸吞服。踰月始健。

上虞陳茂才患頭痛。三日一發。發則惡寒。多藥不效。飲食漸減。或擬大劑姜附。或議須投金石。葛仲信囑其質于孟英。察脈甚絃。重按則滑。曰熱暑伏厥陰也。溫補皆為戈戟。與左金加棟芍。卮桑羚羊。丹菊橘為劑。煎吞當歸龍薈丸。三服而減。旬日即痊。關穎庵患寒熱。醫者泥于今歲之司天在泉。率投溫燥。以致壯熱不休。阮某用小柴胡和解之治。遂自汗神昏。苔黑舌強。肢掣不語。脣齒焦。張某謂斑疹不透。擬進角刺。荆旁。越醫指為格陽假熱。欲以附子引火歸原。許芷卿知為伏暑。而病家疑便溏。不可服涼藥。復逆孟英診之曰。陰虛之體。熱邪失清。最易劫液。幸得溏泄。邪氣尚有出路。正宜乘此一綫生機。迎而導之。切勿遲疑。遂與芷卿商投晉三犀角地黃湯。加知麥花粉西洋參元參貝斛之類。大劑服八九日。甫得轉機。續與甘涼充液六七劑。忽大汗如雨者一夜。人皆疑其虛脫。孟英曰。此陰氣復而邪氣解也。切勿驚惶。嗣後果漸安。穀投以滋補而愈。繼有陳菊人明府。乃即病較輕于此。因畏犀角不敢服。竟致不救。豈不惜哉。

錢氏婦懷妊四月而患寒熱如瘧。醫與發散安胎。乃至舌黑神昏。大渴便泄。臭痰頻吐。腰腹痛墜。人皆不能措手。孟英診曰。伏暑失于清解。舌雖黑而脈形滑數。痰雖臭而氣息調和。是胎尚未壞。猶可治也。重用氣血兩清之藥。五劑而安。糜粥漸進。腰腹

皆舒。胎亦躍。

趙春山司馬。向患痰嗽。自秋仲以來。屢發寒熱。吳古年從伏暑化瘧治。頗為應手。而一旬半月之後。病必復至。延至季冬。童蘭癡齶尹。囑其質于孟英。按脈滑數。舌絳苔黃。渴飲澀赤。動則喘逆。夜不成眠。痰多畏冷。自問不能起矣。孟英曰。無恐也。不過膏粱釀痰。溫補助熱。是為病根。迨夏吸暑邪。互相鞮鞢。秋半而發。勢頗類瘧。古年雖識其證。惜手段小耳。因與羚羊。羊豆豉。連翹。薄荷。知母。花粉。竹茹。貝母。旋覆。海蛇。元參。巨子。醒頭。草梨。汁等藥。服五劑。熱退不畏冷。去前四味。加沙參。麥冬。葳蕤。枇杷葉。漸能安寐。各恙遞減。再加生地。服匝月。而體健勝昔。登高不喘。司馬云。余昔曾服參茸大補之藥。而陽痿。今服君方。而沈疴頓起。乃知藥貴對證。不貴補也。

余朗齋令堂。秋間患伏暑。孟英已為治愈。失于調理。復患氣衝自汗。肢冷少餐。攻補不投。仍邀孟英治之。與填補衝任。清滌伏痰法。合甘麥大棗以補血而愈。

許芷卿疴起季秋。孟英嘗清其伏暑而將愈。其從母亦知醫。強投以小柴胡一劑。勢復劇。孟英予溫膽湯去甘草。加生石膏。黃芩。知母。花粉。蘆朮。而安。繼因作勞。太早而復發。適孟英丁憂。趙君笛樓仍用清解而瘥。迨季冬移居勞頓。瘧復間作。且面浮跗腫。喘嗽易噴。人皆以為大虛之候。孟英切脈左絃勁而數。右滑大不調。苔黃且膩。口渴溺多。乃胃肺之痰熱有餘。肝膽之風陽上僭。畏虛率補。必不能瘳。用西洋參。知母。

花粉竹茹蛤殼石斛枇杷葉青蒿秦艸白薇銀花海蛇為方。連投四劑。大吐膠痰。而各恙悉除。

沈氏子年甫髫。仲秋患感兩旬。屢醫弗愈。求孟英視之。神昏譫語。面慘無眠。舌絳耳聾。頻吐白沫。脈數溺少。渴飲不飢。熱已甚微。汗亦頻出。牛黃紫雪。數進無功。以元參丹參白微知母葶莖竹茹旋覆冬瓜子蛤殼石斛枇杷葉竹葉花粉蓮子心西瓜翠衣等出入為方。數服而愈。蓋邪雖傳營。氣分未廓。故雖善飲水而敷布無權。不能下行為溺。但能旁溢為汗。上行為沫。良由初起不知為暑。治以表散風寒之藥。及至傳營。又不知營衛兩解之法。徒以直走臚中之藥。漫圖僥倖。何異鸚鵡學人言。而不知所以言耶。

邱小敏初發熱。即肢癢腹痛。卧則昏譫。坐起即清。膈間痞悶。飲亦礙下。舌色紫腫。苔厚膩黃。身面赤色。齟腫而疼。醫見其病情錯雜。初以為斑疹之候。進透發之劑。渾身冷汗。又慮內閉外脫。灌以紫雪。病如故。又疑熱入血室。用桃仁芫蔚丹皮藕汁童溲等藥。又恐其虛。用西洋參龜板等味。遂言蹇呢逆。正在榜徨。適病者登園更衣。忽然昏暈。謂欲虛脫。欲進生脉飲以固元氣。舉家無措。所親姜柳湖請孟英往診之。脉洪絃而兼滑數。病屬暑溼。惟肝氣素鬱。肺胃多痰。是以升降失常。邪氣壅塞。卧即神昏者。乃濕熱上熏也。故坐起則爽。彼熱入血室。乃畫明了。而夜譫語。非晝卧即昏。夜坐

即明也。治宜清展氣機。病必化瘧而解。設以溫散表其汗。則邪熾而津劫。若以滋補固其元。則邪閉而正脫。誤用血分藥。則引邪入營。徒用寒潤法。則遏邪不化。先以雪羹。梔棟。旋枳。連婁。芩半。菖茹。元參。銀花。絲瓜。絡等。出入為方。吞當歸。龍薈。丸。果。轉為瘧。各恙遞減。連下黑矢。半月後。便色始正。而瘧亦止。胃醒安穀。而瘳。停藥數日。偶因嗔怒。其瘧復作。寒少熱多。睛赤。銀疹。汗多足冷。孟英曰。餘熱逗留。風陽內煽也。視其苔灰黃夾黑。因謂其弟桂山曰。但看黑苔退淨。則邪自清矣。仍予元參白微。知芩。梔。茹。銀花。木通。絲瓜。絡。菊。葉。等。送龍薈丸。瘧即遞減。踰旬苔淨。眠食如常而起矣。高魯川家。兄禮園之外舅也。年近古稀。新秋患感。顧某進清解藥二劑。熱即退。以其年高。遂用滋養。越日復熱。謂欲轉瘧。改用厚朴。薑。棗。等藥。遂熱壯神昏。速孟英視之。脉形滑數。舌心已黑。溲赤乾嘔。粥飲不入。亟予元參。知母。花粉。銀花。竹茹。枇杷。葉。蓮子。心。梔。子。白。微。西。瓜。翠。衣。為劑。數帖霍然。許梅生仲。即恬甫。年未冠。仲秋患感。醫知其陰虛伏暑也。疊進清衛涼營之法。旬餘熱退。以為無慮矣。惟六日不更衣。因用生地。麻仁。花粉。等藥。服後果欲大解。及登園大瀉一次。人即汗暈。急扶上榻。連瀉二三十次。滿牀皆污。盡是黃水。身復發熱。肢瘧音低。唇焦。齒槁。苔色乾黃而渴。舌不能伸。目不欲張。速孟英勘之。脉微細欲絕。而呼吸甚促。按其心下堅而且痛。曰。疾不可為也。緣初治失于開泄。胸中痞結。而津液不

能敷布。盡從下脫。攻補皆難措手矣。翼日果殞。

四舍弟西甫年二十四歲。秋杪患感。至六日神漸昏。延孟英診之。脈形澀滯。苔垢頭
疼。氣逆汗頻。腰疼溲少。腕悶拒按。乃伏暑晚發。而本元極虧也。亟與開中。俾有去路。
小陷胸加梔菖豉芩白微翹枳。蘆薈湯煎服一劑。腕不拒按。苔亦稍退。汗不達于下
部。脈來爽而且澀。改投茹半苓梔橘翹知蛤花粉蓮子心之劑。三服脈轉絃數。大解
未行。謔語不休。夜間熱熾。股涼頭暈。濁熱上熏也。以苓婁梔連茹翹元參白微丹皮
海蛇竹葉投之。乃下堅黑大便。而圍後神暈。苔漸薄而轉黑。為去苓連婁蛇。加犀角
鮮生地知母花粉兩帖。更衣仍黑。氣乃漸平。股亦漸溫。熱渴均減。猶不知飢。脈爽而
虛。苔退未淨。乃去犀翹。加西洋參麥冬銀花菖蒲。服三劑。又解黑矢。舌色始津。而寐
不安神。汗多心悸。因去知母花粉丹皮。加甘草丹參茯苓。而地黃用乾者。兩帖大解
甚暢。胃漸知飢。稍進稀糜。力不勝吸。脈亦虛大。寐即神馳。乃邪未清而虛畢露也。用
西洋參生地龍齒歸芍苓甘連蘖麥冬小麥。服五劑。復下醬矢。而右脈尚虛大。又六
帖。糞色始正。汗減神安。脈漸柔和。寢食乃適。嗣又食復數次。賴孟英活潑如龍。隨機
應變。竟以告愈。洵屬再生。

一勞力人發熱。左脇疼。咳嗽礙眠。痰出甚具。苔黃舌絳。渴飲謔語。便秘溲赤。脈形滑
數。乃伏暑證。詢其平昔嗜飲。醉後必向左卧。故溼熱釀痰。久積于左。非內癰也。以葦

莖湯去苡仁。加雪羹。芩滑。茹翹。梔。婁。旋。覆。木。通。等。出。入。三。劑。大。便。行。謔。語。止。而。痰。出。更。多。其。具。益。甚。仍。用。前。藥。又。四。劑。痰。始。少。而。不。具。熱。淨。能。眠。知。飢。苔。退。改。授。甘。涼。養。液。而。瘳。

翁某年甫冠。仲冬患感。醫與溫散藥數帖。神悅耳聾。苔黑便瀉。胸痞腹脹。溲少妄言。孟英切脈細數而澀。乃暑溼內伏。氣鬱不宣也。投以犀角銀花元參連翹菖蒲鬱金黃連藥一劑。熱退神清。腕不拒按。別恙未減。脈則絃細而數。口轉發渴。改用芩翹朴斛連棟銀花通草蘭葉冬瓜皮為劑。兩啜化為間瘧。其瘧發一次。則苔化一層。脹減一分。粥加一瓊。藥不更張。凡四發而苔淨脹消。脈和溲暢。嗣予調養而康。

朱氏婦患赤痢匝月。多醫雜治。痢止三日矣。而起病至今。胸頭痞脹。米飲不粘。口渴苔黃。溲熱而痛。凜寒身熱。夜不成眠。神憊形消。諸醫技窘。乞余往視。脈數而弦。伏暑未清。營津已劫。氣機窒塞。首議清洩。南沙參石菖蒲婁藎梔芩茹連橘半白薇紫苑四劑。而痰活胸舒。寒熱大減。且能啜粥。改用北沙參生首烏柏子仁冬瓜子元參婁藎菖梔二劑。堅矢下。用清養法而痊。

錢君友琴年五十九歲。曾於七月間患滯下。自服大黃一劑而瘳。季秋患寒熱時作。自服柴桂等藥。病益甚。狂躁欲啖西瓜。而服石膏。余診之。脈滑右甚。苔色膩黃。便秘溲短。胸痞不沾粒米。乃暑濕夾痰阻於氣分。治宜開泄。白虎不可投也。用萹藎枳朴

連夏茹芩苑桔服三劑。二便既暢。胸次豁然而愈矣。

季夏余遊樵李。陸君又溪邀視其友王姓之病。寒熱時作。汗多不解。便澹不暢。溲赤妄言。面黑如煤。苔黃大渴。煩躁氣逆。脉滑而洪。按其心胸。堅硬而痛。乃暑濕夾痰食也。羣醫但知時感。輒進寒涼。聞說胸次不舒。遂疑為疹。矜犀膏地。力竭計窮。已令病家備後事。余曰。此非重證。何必張皇。撤被啟窗。勝于服藥。病家唯唯。而不甚信。余即手為揭被開窗。病人即曰。舒暢多矣。藥以小陷胸加芩枳翹。茹薤藹海蛇數服而愈。繼有里中張姓者。證相類。面不黑而紅。舌無苔而乾。諸醫亦不察其氣分之尚結。痰食之未行。屢進生地。唇齒漸焦。遂束手。余以小陷胸加元參海蛇葛枳芩翹。一飲而腕舒得卧。齒舌皆津。蓋結散邪行。則氣通液佈也。

乙卯六月。余三媳患感。身熱頭重。腕悶。頻嘔不食。耳聾。余投清解藥一劑。病不少減。而汛事非期而至。邪雖尚在氣分。但營陰素虧。恐易陷血室。亟透半癡。至投小柴胡加減一帖。病少瘳。而虛象畢呈。少腹右角。甚形掣痛。半癡於清解中。即佐養營通絡柔肝之品。服四帖。證交七日。得大戰汗而愈。原方為三兒遺失。惟記後四帖。重用乾地黃為君。是血虛者。必養血則得汗。而兒婦氣分甚鬱。苟不先行清展氣機。則養血之藥。不能遽入。此因事制宜之所以不易也。要在先辨其體氣與病情耳。更奇者。同時余內姪許貫之茂才室。體極清癯。似較余媳更弱。且婉已五次。而產後即發壯熱。

半癡視為着證。投大劑涼解數帖。即戰汗而瘥。無何胃氣漸復。忽又壯熱。便閉。渴悶。不飢。或疑新產誤餌涼藥使然。幸病家素信。仍延半癡診之。右甚滑實。曰：食復也。詰之。果啖豆腐稍多。遂投枳實枳殼湯。加萸翹桔。薄蘆葦汁三啜而瘥。斯人斯證。使他醫視之。必以為營陰大虧矣。而半癡獨不顧及。憑證用藥。應手而痊。且愈後不勞培補。尋健如常。可見產後不必皆虛。而體氣之堅脆亦不能但憑於形色之間也。噫。難矣。丁巳冬。余假館潛齋。適半癡草歸。硯錄。余讀至結散邪行氣通液布二語。因追憶兩案。筆之於此。又可見佳案之遺漏尚多。惟冀同志者。鈔存以期續採。仁和徐然石附識。

霍亂

胡琴泉舅氏家一潘嫗。年踰古稀。患霍亂轉筋。瀕危。孟英用自制蠶矢湯而瘳。王某久患吐血。體極孱弱。沈琴癡囑其乞孟英治之。服藥甫有小愈。而酷暑之時。陡患霍亂轉筋。大汗如雨。一息如絲。孟英視曰：陰血久奪。暑熱鴟張。吾霍亂論中之扶典也。姑變法救之。用北沙參。枇杷葉。龍牡。木瓜。扁豆。苡仁。滑石。桑葉。蠶沙。石斛。豆卷。投之。良愈。調理每日仍服滋補以治宿恙。越二載。聞服溫補藥。致血暴涌而亡。戚媪者年六十餘矣。自幼備食于黃蓮泉家。忠勤敏幹。老而彌甚。主僕之誼。勝于親戚也。秋間患霍亂轉筋。孟英視之。暑也。投自製蠶矢湯。兩服而安。三日後忽然倦卧。

可見浙人稟賦之薄若幽莫之人即誤服青麟丸數錢亦不至如斯之甚也

不能反側。氣少不能語言。不飲不食。蓮泉惶懼。不暇遠致。孟英即邀濟仁堂朱某診之。以為霍亂皆屬於寒。且昏沈欲脫。疏附子理中湯與馬。蓮泉知藥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安伯。安伯云。以予度之。且勿服也。若謂寒證。則前日之藥。下咽即斃。吐瀉安能漸止乎。蓮泉聞之大悟。著人飛趕孟英。至而切其脈曰。此高年之體。元氣隨瀉而泄。固當補者。第餘暑未清。熱藥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涼藥為未當。今日溫補為極是。縱下咽不及救。亦惟歸罪于前手寒涼之誤也。設初起即誤死於溫補。而世人亦但知霍亂轉筋是危險之證。從無一人能知此證。有陰陽之異。治法有寒熱之殊。而一正其得失者。此病之所以不易治。而醫之所以不可為也。今君見姜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機之已轉。好問者心虛。識機者智贍。二美相濟。遂使病者跳出鬼門關。醫者却脫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麗參。麥冬。知母。姜。麩。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茯苓。蒺藜。為方。服六劑。始能言動。漸進飲食。調理月餘而健。

七月十八日夜。予患霍亂轉筋甚劇。倉卒間。誤服青麟丸。錢許。比曉急邀孟英診之。脈微弱如無。耳聾目陷。汗出肢冷。音啞肌削。危象畢呈。藥恐遲滯。因囑家慈先濃煎高麗參湯。亟為接續。隨以參朮白芍茯苓附桂乾姜木瓜苡仁扁豆蓮實為方。一劑而各證皆減。次日復診。孟英曰。氣分偏虛。那堪吐瀉之泄奪。誤服苦寒。微陽欲絕。昨與真武理中合法。脾腎之陽復辟矣。剛猛之品。可以撤去。蓋吐瀉甚而津液傷。筋失

其養則為之轉。薛生白比之痲病。例可推也。凡治轉筋。最要顧其津液。若陽既回而極精微。凡用寒用熱。宜具此權衡。方無過當之弊。否則藥難中病而服之不止。再投。剛烈則津液不能復。而內風動矣。此治寒霍亂之用附桂亦貴有權衡。而不可反受其害。喻氏論。中寒證亦具此意。漫無節制。致墮前功也。即于前方裁去姜附肉桂。加黃耆石斛。服至旬日而愈。予謂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孟英。恐不能救。常聞張柳吟云。但使病者聽孟英論病之無微不至。用藥之無處不到。源源本本。信筆成章。已覺疾瘳過半。古云撒愈頭風。良有以也。

陳藝圃亦知醫。其室人于仲秋患霍亂轉筋。自診以為寒也。投熱劑。勢益甚。延朱茂才視之。亦同乎主人之見也。病尤劇。始請孟英決之。曰。寒為外束之新邪。熱是內伏之真病。口苦而渴。姜附不可投矣。與河間法。人皆不之信也。再與他醫商之。仍投熱藥。乃至口鼻出血而死。極其悔歎。始服孟英之卓見。予謂霍亂一證。近來時有。而醫皆不甚識得清楚。死于誤治者極多。孟英特著專論。雖急就成章。而辨晰簡當。畧無支漏。實今日醫家首要之書。以其切于時用。不可不亟為熟讀而研究也。

段堯卿之太夫人。患霍亂轉筋。年踰七十矣。孟英投自制連樸飲。三啜而瘳。霍亂案甚夥。不遑廣采。姑錄數則。以示一斑。

陳姬年已七旬。患霍亂轉筋甚危。亟拉孟英救之。已目陷神消。肢冷音颯。脈伏無溺。口渴汗多。腹痛苔黃。自欲投井。令取西瓜汁先與恣飲。方用白虎加蒼連黃藥木瓜

威靈仙略佐細辛分許為劑。覆杯即安。人皆疑用藥太涼。何以徑效。孟英曰。凡夏熱亢旱之年。入秋多有此病。豈非伏暑使然。况見證如是之熾烈乎。今秋余已治愈多人。詢其病前有無影響。或曰五心煩熱者數日矣。或曰別無所苦。惟觀物皆紅如火。已而病即陡發。夫端倪如此。更為伏暑之的據焉。

李華甫繼室。陡患霍亂而兼溺血。如注。頭疼如劈。目汗息微。勢極危殆。迎孟英診視。脈極絃駛。是肝陽內熾。暑熱外侵。先用犀角木通滑石。厄子竹茹。薏苡銀花。茅根。菊葉。為大劑。和入藕汁。送當歸龍薈丸。而霍亂即安。惟溺血雖減。而小溲時頭猶大痛。必使人緊抱其頭。重擎其巔。始可略耐。尚是風陽僭極。肺胃不清也。以葦莖湯去桃仁。加百合。白微。元參。竹葉。西瓜翠衣。菊葉。蓮子。心為方。和入童溺。仍吞龍薈丸。服旬日而愈。繼有祝氏婦患溺血。五六年矣。醫皆作淋治。孟英診視脈絃數。苔黃口苦。頭疼溺熱。曰是溺血也。法宜清肝。與久淋當滋補者迥殊。病者極為首肯。蓋其出路自知。而報于細述。故醫者但知其為淋也。

陳楚珍仲媳。陡患霍亂。亟迓孟英治之。云昨晚曾食冷魚。夜深病作。想由寒重致此。然臍間貼以回陽膏而不效。奈何。及診脈右甚滑數。口渴苔黃。今按胸下。果堅硬而痛。曰吐瀉雖多。宿食戀臍。非寒證也。回陽膏亟為揭去。以石菖蒲。枳實。蘇葉。黃連。半夏。竹茹。海蛇。蘆葦。為方服之。一劑霍然。

暑

劉廉方常州名士也。在西湖受暑。移榻于崔仲遷別駕處。醫治垂危。莊芝階舍人。拉孟英往診之。裸卧昏狂。舌黑大渴。溺赤便秘。脈數而芤。與犀角地黃湯加減服之。神識已清。畧能進粥。次日復診。頗知問答。大有生機。仍處甘涼法以贈之。并囑伊格外謹慎。而越日莊半霞詣孟英偕往診視。見其目張睛瞪。齒露唇焦。氣喘汗出。揚手擲足。而不可救藥矣。眾楚交咻。謂是寒涼藥凝閉而然。孟英曰。病之宜涼宜熱。汝輩不知也。脈乃皮裏之事。汝等不見也。吾亦不屑為之爭辨。惟目瞪唇焦。人所共睹。則其死于何藥。自有定論。遂拂衣出。半霞再三請罪。孟英曰。俗人之見。何足介懷。是非日後自明。于我心無慊焉。第斯人斯病。皆可惜也。既而始知有人主熱藥以償事。豈非命耶。僅二載而仲遷病。孟英聞之曰。殆矣。蓋知其陰虛而受暑溼。恐主藥者未必能悔悟于前車也。後果聞其廣服溫補之劑。以致真陰竭絕而死。覆轍相尋。迷而不醒。可哀也已。

五月下旬。天即酷熱異常。道路受暑而卒死者甚多。即古所謂中暍也。而不出戶庭之人。亦有是病。延醫不及。醫亦不識此證。雖死。身不遽冷。且有口鼻流血者。孟英曰。是暑從吸入。直犯心藏也。惟新產婦人。陰血大去。熱邪易襲。故死者尤多。秦愚者不知因時制宜。尚扃其牕戶。竊以帘幃環侍多人。皆能致病。又粗工不察天時人秉之

不齊。動輒生化湯。以致覆杯而斃者比比。即沙糖酒亦能殺人。不可不慎。孟英曰。六一散。既清暑熱。又行瘀血。當此酷暑之令。誠為產後第一妙方。特為拈出。幸救將來。孟英曰。吾聞姚氏婦。姪已臨月。腹中作痛。家人謂其將娩。急煎參湯令服。服後痛益甚。忙喚穩婆至。已渾身赤斑。喘逆昏狂。雖知受暑。竟不及救。又曹氏婦。亦懷姪。臨月腹痛。家人疑其欲產。而煎參湯。迨湯成。痛已止。察其情景。知不即娩。然炎威甚烈。參湯久存。欲壞。其姑云。婦既未娩。豈可服參滯胎。我體素虛。常服補劑。參湯定亦相宜。遂服之。甫下咽。即覺氣悶躁擾。霎時危殆。多方拯治。踰刻而終。予按富貴人之死于溫補者。固為常事。當酷暑之令。漫不少懲。誠下愚之不可移矣。附錄于此。以冀司命之士。鑑而戒之。

陳某自黔來浙。一小兒發熱。肢搖。幼科與驚風藥。遂神昏氣促。汗出無溺。適孟英至。而視之曰。暑也。令取蕉葉鋪于泥地。與兒卧之。投以辰砂六一散。加石膏。知母。西洋參。竹葉。荷花露。一劑而瘳。繼有胡氏女。病畧同。兒科云不治。因懇于孟英。亦以此法活之。

潘紅茶方伯之孫翼廷。館于許雙南家。酷熱之時。啜冷石花一椀。遂致心下痞悶。四肢漸冷。而上過肘膝。脈伏自汗。方某診謂陽虛陰暑。脫陷在即。疏大劑姜附丁桂。以回陽。雙南在蘇。其三郎杏書。駭難主藥。邀族人許芷卿診而決之。芷卿云。此藥斷不

認證既確治法又極精妙真可謂萬世法程

此溫證之輕者用藥合法故其愈甚速

可投。第證極危急。須逆孟英商之。時夜已半。孟英往視曰。既受暑熱。復為冷飲。水伏胸中。大氣不能轉旋。是以肢冷脈伏。二便不行。速取六一散一兩。指年香以通水伏之氣用意精妙去滓調下紫雪丹一錢。翼日再診。脈見胸舒。溺行肢熱。口乾舌絳。暑象畢呈。化而為瘧。與多劑白虎湯而愈。丙午舉于鄉。

金曉耕發熱二旬。醫與表散。竟無汗泄。嗣與溫補。而大解泄瀉。小水不行。口乾肌削。勢瀕于危。胡秋初薦孟英診之。右寸獨見沈數。曰暑熱錮于肺經耳。與白虎葦莖天水加苓桔杏貝為方。服後頭面痞疹徧發。密無鍼縫。明如水晶光。人皆危之。孟英曰。此肺邪得泄也。果膚潤熱退。瀉止知飢。又服甘涼濡潤二十餘劑。痞疹始愈。亦僅見之證也。

汪子與病革。始延孟英視之。曰陰虛之質。暑熱膠錮。殆誤投補藥矣。乃叔少洪云。姪素孱弱。醫投熟地等藥十餘劑耳。孟英曰。暑熱證必看邪到血分。始可議用生地。何初病即進熟地。豈僅知稟賦之虛。未睹外來之疾耶。昔賢治暑。但申表散溫補之戒。詎料今人于律外更犯滋膩之辜。而一誤至此。畧無悔悟。不啻如油入麩。如膠投漆。將何法以挽回哉。越日果卒。夫小米舍人僅此一脈。完姻未久。遽爾珠沈。殊為慘然。冬間吳忻山亦惟一子。素稟虛怯。滋補頗投。醫者不察其患溫發熱。僉謂陰虛。競投滯膩培元之劑。乃至舌黑卷短。唇焦溺赤。孟英一診即云不救。願聽泉竭力圖維。終

汪子與證誤
服熟地而不
救此證誤服
溫補兼熟地
而克愈蓋體
有虛實治有
遲早如有重
輕未可以一
端拘也

不能愈。按虛人受感。每蹈此轍。特錄以為戒。

金朗然之母。偶發脫疼嘔吐。醫與溫補藥。初若相安。漸至畏寒不寐。四肢不仁。更醫云是風痺。仍投溫補。因而不飢不食。二便不行。肌肉盡削。帶下如溺。始延孟英診之。曰。暑伏脾胃耳。其多投溫補而不遽變者。以熟地等陰柔膩滯為之挾制也。然津氣灼燥而殆盡。脂液奔迫以妄行。治節無權。陽明涸竭。馬能衛皮毛而暢四肢。利機關以和九竅哉。與白虎湯加西洋參竹茹橘皮絲瓜絡石斛花粉竹瀝海蛇。連進二十劑。始解黑夫。而各恙漸安。嗣與和肝胃調八脈以善後。遂愈。李某向患脫脘痛。孟英頗與建中法獲瘳。今秋病偶發。他醫診之。聞其溫補相投。逕依樣而畫葫蘆。服後耳閉腿疼。不飢便滯。仍就孟英視之。曰。暑邪內伏。誤投補藥使然。治宜清滌為先。彼不之信。反疑為風氣。付外科灼灸。遂致筋不能伸而成錮疾。孟英曰。此證較金病輕踰十倍。惜其惑于淺見。致成終身之患。良可歎也。獨怪謀利之徒。假河間太乙鍼之名而妄施毒手。舉國若狂。竟有不惜重價。求其一鍼。隨以命殉之者。吾目擊不少矣。夫內經治病。原有熨之一法。然但可以療寒溼凝滯之證。河間原方。惟二活黃連加麝香乳香耳。主治風痺。今乃託諸鬼神。矜誇秘授。云可治盡內傷外感四時十二經一切之病。天下有是理乎。况其所用之藥。羣集辛熱香竄之品。點之以火。顯必傷陰。一熨而吐血者有之。其不可輕試于陰虛之體。與挾熱之證也。概可見矣。吾友盛少雲之

清着熱熄肝
風方極平允

此證不過孟
英必成虛損
託無知其為
伏着者雖死
亦不知前藥

尊人卧雲先生。誤于此而致周身潰爛。卧牀數載以亡。仲聖焦骨傷筋之訓。言猶在耳。操醫術者。胡忍執炮烙之嚴刑。欺世俗而罔利哉。

喬有南之姪甫五齡。發熱數日。兒醫與柴葛解肌湯一劑。肢搖而厥。目張不語。其母孀居。僅此一脈。徧求治療。毫無寸效。所親徐和甫託王瘦石訪一擅幼科之長者。瘦石謂宜求善于外感者。蓋人有大小。病無二致。切勿舍大方而信專科。此喻嘉言活幼金鍼也。蓋延孟英視之。徐從之。孟英曰。病是暑邪。治以風藥。熱得風而熾烈。津受燦以風騰。乃風藥引起肝風。再投俗尚驚風之劑。稚子根本不牢。而狂風不息。折拔堪虞。與王氏犀角地黄湯加羚羊角生石膏元參桑葉菊花銀花牡蠣知母麥冬竹葉諸藥。數服而痊。

趙鐵珊乃郎子善。康康侯之壻也。因事抑鬱。凜寒發熱。湯某作血虛治。進以歸芎丹參之類。多劑不效。乃移榻康寓。延孟英診之。脈濇而兼沈絃。以數。然舌無苔。口不渴。便溺如常。納穀稍減。惟左脇下及少腹。自覺梗塞不舒。按之亦無形迹。時欲撫摩。似乎稍適。曰。陰虛挾鬱。暑邪內伏。夫鬱則氣機不宣。伏邪無從走泄。遽投血藥。引之深入。血為邪踞。更不流行。脇腹不舒。乃其真諦。第病雖在血。而治宜清氣為先。氣得宣布。熱象必露。瘀滯得行。厥疾始瘳。子善因目擊去年婦翁之恙。頗極欽服。連投清氣。熱果漸壯。謔妄不眠。口乾痰嗽。孟英曰。脈已轉為絃滑。瘀血伏邪。皆有欲出之機。繼

此當用涼血清瘀為治。但恐旁觀詫異。事反掣肘。囑邀顧聽泉質之。顧亦云然。遂同定犀角地黃湯加味。而所親陳眉生許小琴暨乃兄子勉。皆疑藥涼劑重。縱是熱證。豈無冰伏之虞。顧為之再四開導。總不領解。適病者鼻衄大流。孟英笑曰。真贖獲矣。諸公之疑。可否冰釋。渠舅氏陳穀人。齶尹云。證有疑似。原難主藥。鼻血如是。病情已露。毋庸再議。徑煎而飲之。次日衄復至。苔色轉黑。孟英曰。三日不大便。瘀熱未能下行也。於前方加滑石。桃仁。木通。海蛇。竹瀝。石斛。銀花。知母。花粉之類。又二劑大解始行。黑如膠漆。三日間共下七十餘次而止。乃去木通。桃仁。輩。加西洋參。麥冬。以生液。病者疲憊已極。沈寐三晝夜。人皆危之。孟英曰。聽之。使其陰氣之來復。最是好機。醒後尚有微熱。讖語。藥仍前法。又旬日始解一次。黑燥大便。而各恙悉退。惟口尚渴。與大劑甘涼以濡之。又旬日大解。甫得復行。色始不黑。乃用滋陰填補而康。

仲夏淫雨匝月。泛濫為災。季夏酷暑如焚。人多熱病。有沈小園者。患病于越。醫者但知濕甚。而不知化熱。投以平胃散數帖。壯熱昏狂。證極危殆。返杭日。渠居停吳仲莊。浼孟英視之。脈滑實而數。大渴溲赤。稀水旁流。與石膏大黃數下之而愈。仲莊欲施藥濟人。託孟英定一善法。孟英曰。余不敢師心自用。攷古惟葉天士甘露消毒丹。神犀丹二方。為濕溫暑疫最妥之藥。一治氣分。一治營分。規模已具。即有兼證。尚可通

消毒二字。世人或誤作外證之方。因易其名曰普濟解疫丹。吳君與諸好善之家。依方合送。救活不知若干人也。

附普濟解疫丹 雍正癸丑葉天士先生定

飛滑石 十五兩 綿茵陳 十一兩 淡黃芩 十兩 石菖蒲 六兩 川貝母 五兩 木通 五兩 藿香 射干

連翹 薄荷 白豆蔻 各四兩

右藥曬燥生研細末。見火則藥盡熱。每服三錢。開水調服。日二次。或以神麴糊丸。如彈

子大。開水化服亦可。

孟英自註云。此治濕溫時疫之主方也。按六元正紀。五運分步。每年春分後十三日交二運徵。火旺。天乃漸溫。芒種後十日交三運宮。土旺。地乃漸濕。溫濕蒸騰。更加烈日之暑。燠石流金。人在氣交之中。口鼻吸受其氣。留而不去。乃成溫熱。暑疫之病。則為發熱倦怠。胸悶腹脹。肢疫咽腫。斑疹身黃。頤腫口渴。溺赤便秘。吐瀉瘧痢。淋濁瘡瘍等證。但看病人舌苔淡白。或厚膩。或乾黃者。是暑濕熱疫之邪。尚在氣分。悉以此丹治之。立效。而薄滋味。家慈每于夏季如素且云。汝流行之歲。無論貧富。無可避之。總由不知堅壁清野之故耳。試看如遠酒色。尤素者。獨可不染。豈非胃中清虛。邪不能留乎。旨哉。斯言特謹識之。右參喻嘉言為辟疫之仙方。智者識之。醫家臨證。能準此化裁。自可十全為上。張石頑葉天

士沈堯封諸家

附神犀丹

犀角尖唐石菖蒲 黃芩各六兩直生地冷水洗淨沒透搗絞汁銀花各一斤如有鮮冀清

連翹各十兩板藍根九兩無則以飛淨青黛代之香豉八兩元參七兩花粉 紫草各四兩

各藥生曬切忌火炒研細以犀角地黃汁冀清和搗為丸切勿加蜜如難丸可將香豉煮爛

每重三錢涼開水化服小兒用半丸如無冀清可加入中黃四兩研入

孟英自註云溫熱暑疫諸病邪不即解耗液傷營逆傳內陷瘧厥昏狂譫語發

斑等證但看病人舌色乾光或紫絳或圓硬或黑苔皆以此丹救之若初病即

覺神情昏躁而舌赤口乾者是溫暑直入營分酷熱之時陰虛之體及新產婦

人患此最多急須用此多可挽回切勿拘泥日數誤投別藥以債事也兼治痘

瘡毒重夾帶紫斑危證暨痘瘡後餘毒內熾口糜咽腐目赤神煩諸證右本葉氏參治驗

陳蘊泉陡患昏譫寅夜乞診于孟英脈甚滑數苔色膩黃乃平素多痰兼吸暑熱與

清解藥一劑化而為瘧脈亦較平或謂其體弱不宜涼藥須用人參渠家惶惑孟英

堅持以為不可蓋暑蟬頗類乎虛而痰阻于肺呼吸不調又與氣虛短促者相似平

肯雖虛有病必先去病况熱能傷氣清暑熱即所以顧元氣也何新之亦贊是議遂

暑證人多不識此二層昔人雖曾論及而無此明晰

下景

豫章歸診。已不可救藥矣。

瀉

語語精義由
此類推可以
知用藥之權
衡矣

扶脾抑肝製
方靈動

姚樹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瀉。羣醫雜治不效。僉以為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決
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絃象獨見于右關。按之極弱。乃土虛木賊也。調治
得法。猶可引年。何以遽爾束手乎。乃出從前諸方閱之。皆主溫補升陽。曰理原不背。
義則未盡耳。如薑附肉蔻骨脂之類。氣熱味辣。雖能溫臟。反助肝陽。肝愈強則脾愈
受戕。且辛走氣。而性能通泄。與脫者收之之義大相刺謬。而鹿茸升麻可治氣陷之
瀉。而非斡旋樞機之品。至熟地味厚滋陰。更非土受木尅脾失健行之所宜。縱加砂
仁酒炒。終不能革其膩滑之性。方方用之。無怪乎愈服愈瀉。徒藉景岳窮必及腎為
口實也。扶脾抑肝。以收攝下焦。須看其與病症針藥相對處。與異功散加山藥扁豆蓮子烏梅木瓜芍藥蒺藜石脂餘糧。服之果效。恪守
百日。竟得康強。越三載以他疾終。

一人患晨泄有年。累治不效。而春間尤甚。孟英按其脈曰。汝雖苦瀉。而瀉後腹中反
覺舒暢乎。曰誠然。苟不泄瀉。又脹悶減食矣。而服四神附桂之藥。其瀉必加。此曷故
也。曰此非溫升補澀之證。乃肝強脾弱。木土相凌。處一方令其常服。數帖即安。後竟
無此恙也。方用白朮苡仁黃連棟實桂枝茯苓木瓜芍藥蒺藜橘皮而已。

廣孔愚司馬。久患溇泄。而舌黑氣短。自春徂冬。治而不效。孟英視之曰。勞心太過。陽

燍其陰。人見其溏泄。輒與溫中。不知肺受火刑。氣失清肅。而短促於上。則水源不生。自然溺少便瀉矣。投以肅肺清心涼肝滋腎之法。果得漸瘳。

楊氏婦孀居患瀉。久治不瘳。孟英曰。風木行胃也。彼不之信。另招張某大進溫補。乃致腹脹不食。夜熱不眠。吐酸經秘。頭疼如劈。復乞孟英視之。先投苦泄佐辛通以治其藥。嗣以酸苦息風安胃。匝月乃瘳。續與調補。況至而康。

方氏女久患泄瀉。脘痛。間兼齒痛。況事不調。極其畏熱。治不能愈。上年初夏。所親崔映溪為延孟英診之。體豐脈不甚顯。而隱隱然絃且滑焉。曰。此肝強痰盛耳。然病根深錮。不可再行妄補。渠母云。溏泄十餘年。本元虛極。廣服培補。尚無寸效。再攻其病。豈不可虞。孟英曰。非然也。今之醫者。每以漫無著落之虛字。括盡天下一切之病。動手輒補。舉國如狂。目擊心傷。可勝浩歎。且所謂虛者。不外乎陰與陽也。今肌肉不瘦。冬不知寒。是陰虛乎。抑陽虛乎。祇因久瀉。遂不察其脈證。而僉疑為虛寒之病矣。須知痰之為病。最頑且幻。益以風陽性尤善變。治必先去其病。而後補其虛。不為晚也。否則養癰為患。不但徒費參藥耳。毋不之信。徧訪醫療。千方一律。無非補藥。至今秋頭下起一痰核。黃其敷之始平。更以大劑溫補。連投百日。忽吐瀉膠痰斗餘而亡。予按此痰飲滋蔓。木土相讎。久則我不敵彼。而潰敗決裂。設早從孟英之言。斷不遽死于今日也。

凡病皆宜如此不獨痰飲為然

康康侯司馬之夫人。泄瀉頻年。納食甚少。稍投燥烈。咽喉即疼。治經多手。不能獲效。孟英診曰。脾虛飲滯。肝盛風生之候也。健脾胃。收平肝。結綠入。用參朮橘半桂苓棟芍木瓜蒺藜。投之漸愈。今冬又患眩暈頭汗。面熱肢冷。心頭似絞。呻吟欲絕。孟英以石莖茯苓牡蠣綠萼梅苓蒺藜芍旋覆為方。竟劑即康。

盛墨莊冬患間瘧。因腹脹畏寒。自服神曲姜湯。勢益甚延。孟英視之曰。暑溼內伏也。

以黃連枳朴芩杏貝清者發泄而無燥烈之弊。洵妙方也。知斛旋橘蘭草等為劑。蘆服煮湯煮藥。三啜而瘳。

葉杏江仲郎患發熱泄瀉。醫治十七日不效。骨瘦如豺。音嘶氣逆。所親許芷卿薦孟

英診之。脈數大渴。汗多苔黃。以竹葉石膏湯加減。十餘劑漸以向愈。大解反極堅燥。

繼與滋養而康。

陳某偶患溏泄。所親鮑繼仲云。余往歲患瀉。治不中肯。延逾半載。幾為所困。今秋患

此服孟英方。數劑霍然。故服藥不可不慎也。蓋延孟英治之。陳因中表二人皆知醫

招而視之。以為省便。輒投以溫補健脾之藥。數日後瀉果減而發熱昏瘧。咽喉黑腐。

其居停瞿穎山疑病變太速。囑其請援于孟英。孟英診曰。遲矣。病起泄瀉。何必為寒。

正是伏邪自尋出路。而溫補以固留之。自然內陷厥陰。不可救藥。果即殞焉。繼有高

小垞孝廉令弟雨生。因食蟹患瀉。黃某用大劑溫補藥。瀉果止。而頸筋痠痛。舌絳嘔

渴。口氣甚臭。孟英持脈沈數。曰。食蟹而後瀉。會逢其適耳。脈證如斯。理應清潤。奈病

人自畏涼藥。復質于吳某。亦主溫補。服及旬日。昏瘧舌黑而斃。

吳醞香孝廉。令孫兌官。患發熱洞瀉。大渴溲少。涕淚全無。孟英曰。暑風行于脾胃也。以沙參生薏苡生扁豆銀花石斛滑石甘草竹葉冬瓜皮澄地漿煎服。數日而痊。按

此等證。幼科無不作驚風治。因而夭折者多矣。

楊某患感旬日。初則便溏。醫與溫散。瀉止熱不退。晝夜靜卧。飲食不進。孟英診脈遲

緩。浮取甚微。目眇舌色光紅。口不渴。溲亦行。胸腹無所苦。語懶音低。尋即睡去。是暑

濕內伏。而有燥矢在胃。機關為之不利也。先與清營通胃藥二劑。熱退舌淡。而脈證

依然。加以酒洗大黃省頭草。即下堅黑燥矢甚多。而睡減啜粥。繼以涼潤。旬日而痊。

何措階令正。素患肝厥。仲夏患感。沈樾亭按溫證法治之。內風不至。陡動而大便泄

瀉。脈細而絃。渴飲痰多。不飢不寐。因邀孟英商之。投白頭翁湯。加三甲石斛茯苓竹

茹而安。隨以峻補善後而痊。

趙菊齋仲媳。素患陰虛內熱。時或咯血。去年孟英已為治愈。既而汎事偶愆。孟英診

曰。病去而孕矣。今春晚後患瀉。適孟英赴豫章之診。專科進以溫熱之方。而效嗽乃

作。更醫改授養營之劑。則滑泄必加。籤藥凡方。備嘗其效。比孟英歸。投以甘麥大棗

配梅連之法。證漸輕減。繼為其姻黨尼之。多方蠻補。遂至腹痛減餐。日下數十行。皆

瑩白堅圓。如白蒲桃之形。上紫血絲。菊齋悔悶。仍乞援于孟英。子仲景當歸生薑羊

此溼勝於熱之暑證也以其溼勝故不其現熱證最足眩人斷為暑溼足微卑

肉湯每劑吞雅膽仁二十一粒。以龍眼肉為衣。果兩服而便轉為溏。痛即遞減。再與溫養奇經之龜板鹿霜歸苓杞菟甘芍烏鯢從蓉蒲桃藕等藥。調理而痊。家慈年七十四歲。陡患泄瀉。腹微痛。身發熱。神思不清。自汗嘔惡。不進飲食。亟延醫視。云慮其脫。擬進參藥。迨孟英來診。曰暑脉微弱。不可謂之虛也。且兼數象。參不可投。高年固屬陰虧。然去其所本無。即所以全其所本有也。爰定苓連滑斛茹檠竹葉銀花橘皮枳杷葉之方。東瓜湯煎藥。一劑而熱退神清。二劑霍然矣。既而五弟婦偶患微寒發熱。醫與柴芎等藥一劑。遂昏狂悲哭。見人輒怒詈欲搏。屈孟英過診。脉絃滑而數。面赤不瞑。苔色黃膩。胸下拒按。曰痰熱肝火為患耳。以菖蒲膽星旋赭連婁枳半合雪羹投之一劑而安。翼日寒熱復作。孟英曰。幸其體實。藥不可緩。庶免化瘥也。照方服五劑。果寒熱三作而遂痊。

蔡湘帆之女甫周歲。斷乳後患腹膨泄瀉。兒科以為疳也。遍治不愈。謂其將成慢驚。丐孟英視之。苔甚白滑。曰瓜果傷也。以生厚朴生蒼朮丁香柄雞腔脰五穀蟲陳皮苡仁木香黃連防風投之。服後連下十餘次而腹即消。次日竟不瀉而能安穀矣。聞者僉以為異。或云尤有異者。許子雙大令。愛宜姑。幼時患發熱神昏。幼科皆束手矣。孟英偶一望見。曰犀角證也。與以方。果投之而瘳。此案輯仁術志者失采。今子雙宦粵東。不能詢其詳矣。姑附其略于此。以識望而知之之神。

沈媪素患肝氣。初冬便瀉。醫藥勿瘥。所親吳馥齋。迓孟英診之。脈至絃梗。舌赤無津。香不知飢。脇腹時脹。乃風陽內熾。津液耗傷。香燥忌投。法宜濡潤。否將陰涸。毋畏甘涼。予甘草地黃麥冬阿膠枸杞。薏苡棟實。葳蕤烏梅。為劑。牡蠣一斤。甘爛水。煮濃湯煎藥。和入蕉漿服之。數日而瘳。已能安穀。忽然舌不能伸。心搖語蹇。不眠頭暈。面赤火升。仍速孟英視之。脈梗雖和。極其絃細。是陰液未復。木火失涵。以前方去薏棟烏梅。加人參龍眼肉。少佐黃連。授之而愈。

沈友聞令即厚栽。久患羸弱。馴致腹痛便瀉。惡穀形消。諸醫束手。求孟英圖之。脈虛絃而空。奕曰不可為矣。雖然。治之得法。尚可起榻。可虞者。其明年春令乎。爰以潞參。鼈甲。耆芍。甘檪。薏斛。木瓜。橘皮。為方。吞仲景烏梅丸。不旬日而便堅食進。又旬日即下樓而肌充矣。又其大令。即子槎之室。體素怯。夏間曾患久瀉。多劑溫補始瘳。忽發寒熱。肢麻頭痛。徹夜不眠。饋雜如飢。咽喉似阻。食飲難下。汗僅出于上焦。僉以為虛損將成。孟英持其脈。絃弱而數。視苔微黃滿膩。曰暑溼時瘧也。補藥烏可投耶。以茹滑。芩。連。桑。葉。紫。苑。銀。花。橘。皮。冬。瓜。子。杷。杷。葉。絲。瓜。絡。等。藥。蘆。根。湯。煎。服。數。劑。而。瘳。嗣與滋養善其後。既而子槎自上海歸。亦患瘧。孟英視之。暑溼挾痰也。予溫膽湯數服而愈。次年春杪。厚栽竟逝。

施瀛洲體豐色白。夏月在紹患瀉。醫進參朮桂附熟地。四神之類。略無寸效。季冬來

杭就診于孟英。其脈微弱。左手及右尺沉取有絃數之象。眩暈形消。舌色深紫。無苔不渴。納食腹脹。溲少而赤。瀉必腸鳴。中氣固虛。理應投補。但不可佐滋膩以滯中樞。而助其溜下之勢。又不宜雜燥熱以煽風陽。而壯其食氣之火。予參耆朮苳升柴苓澤香連為劑。吞通關丸。乃宣清升降補運兼施之法也。服之良效。決旬舌淡溲行。脹消暈止。惟大便未實耳。去苓澤升柴香連通關丸。加菟絲木瓜橘皮黃礬石脂白芍善後而瘳。

鴛湖吳君小漁。令寵。數年前因晚後。啖生菜而患便瀉。久治不愈。仲秋余視之。脈絃數。曰此非菜之罪也。乃土受木乘。而頻年溫補。益廣病機。頭痛帶多。腕疼食少。吐酸痰嗽。五熱不眠。無非八脈無權。風陽偏盛。投宣養清潛之法而愈。繼其令妹適岳氏者。久患帶下。去冬崩止。赤白並行。延今不已。卧榻數月。僉云無生理矣。余診脈甚滑數。面赤口乾。因問足冷乎。溲熱乎。耳鳴無寐乎。向來輒服溫補乎。皆曰然。幸能安穀。是藥病也。幸澀之不止。藥力尚有分勢也。投以大劑清熱堅陰之法。服數十劑。仲冬余復遊禾。已能踵厲就診矣。

秀水吳君小漁。年近七旬。平昔善飲。久患便瀉帶血。日夜十餘次。溺不單行。廣治罔效。聘余往視。脈爽而絃。用補中益氣湯去歸柴。加烏梅黃柏白芍茯苓。不十帖而痊。其季郎雅軒。素有失血之患。近由穹窿山歸。途次發熱。兼以咳逆見血。醫治兩旬。不

應。余診之。脉弦數。而上溢氣衝。則自覺血腥。喘汗睛紅。面鰲足冷。飢不能食。脇痛耳鳴。苔膩口乾。小溲短赤。寤不成寐。痰色甚濃。乃稟賦陰虧。水不涵木。心火內熾。肺金受戕。兼感客邪。胃濁不降。甚難措手。即欲辭歸。而虞君梅亭胡君春田力乞疏方。勉圖一二。爰以沙參五錢。蛤粉四錢。冬瓜子六錢。浮石茯苓石斛各三錢。桑皮二錢。竹筴枇杷葉各一錢五分。絲瓜絡桃仁各一錢。蘆根湯煎服。是清心肝以靖浮越之陽。肅肺胃而廓逗遛之熱也。一帖。脉色轉和。氣衝亦減。余留七日返棹。已熱退便行。能安眠食。惟不能慎口腹。戒忿怒。故痰嗽脇痛。未能盡蠲。踰二月。余遊開川。過禾。因喉痛復邀過診。仍是心肝之火上炎。為留三日。與龔萍江茂才內外協治而瘥。但病源匪淺。情性不柔。春令深時。恐興險浪。臨別與其友人餘姚岑君九鼎言之。以為左券。沈君雪江令媛。黎里徐少巖刑部之媳也。胎前患瀉。媿後不瘳。半載以來。諸藥莫效。余按脉弦數而尺滑。詢知帶盛口乾。腰痠咽痛。溲熱善噫。肢冷畏煩。乃肝熱而風行於胃。液走則陰血日虧。與白頭翁湯加餘糧石脂熟地龜版竹茹青蒿砂仁頻服而痊。七月中旬。余游樵李歸。道出梅涇。呂君慎菴拉視。沈則甫令正之恙。兩年前曾患帶下。嗣後便瀉不已。今夏更劇。每晨尤甚。後又腸鳴不飢不渴。畏熱無汗。胸悶時嘔。夜不成眠。形消色瘁。小溲通暢。脉爽微絃。經事漸稀。乃中虛木侮。生化無權。氣久虛而血將涸矣。若剛燥則助風陽。滋膩更增滑溜。議砥柱中流。迴狂瀾而鎮風輪。以潞黨

參山藥石脂餘糧各三錢。茯苓白芍各一錢五分。煨訶子橘皮各一錢。牡蠣八錢。烏梅肉炭八分。酒炒黃柏六分。熟附子炙甘草各五分。甘瀾水煎陳米湯。煮藥使濃厚。徐徐細呷。俾留戀中宮。不致直下為法。迨八月下旬。在曹靄山茂才處。晤則甫云。前方服至四帖。病即愈。今已色華能食矣。因以詩什芽茶為贈。次年冬。聞患寒熱亡。桐鄉馮詒齋廣文年二十七歲。自上年患癘。至今已十餘枚。皆破而不斂。肌肉漸削。迨季夏。漸形發熱。而納食阻膈。漫短便溲。氣逆嗽痰。咽喉疼痛。諸醫束手。秀水莊文芝階。薦余診之。脈數而左寸關兼弦大。是病由過擾心陽。兼傷謀慮。從前但從呆補。已成不治之證。近則吸受暑邪。猶日服滋填之劑。是以藥造病也。而詒齋一見傾心。堅留數日。因謂其令兄靜巖贊府曰。余僅許愈其新病也。以沙參改斛橘半蒿薇蛤殼浮石茯苓煎吞香連丸二劑。而痛瀉漸止。去香連加蟹甲。又二劑而熱退。改用參苓橘半苡蠟石英首烏象牙屑冬蟲草等出入為方。卧時另製噙化丸。以肅上焦痰滯。服四帖。已能起榻。眠食皆安。余遂歸。秋杪。聞其沒於奧江外科家。少年博學。惜哉。余郵輓一聯云。傾蓋相知。詎成永訣。著書未竟。遽赴修文。知渠方注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而即病也。其夫人即於秋杪起患赤痢。延至次年春杪。證已頻危。適余遊鴛湖。往視之。晝夜三四十行。沉斷肌消。少腹素有聚瘕。躍躍而動。氣衝胸下。絞痛難堪。仰不能眠。飢不能食。口乾舌絳。五熱溺無。頭項汗頻。音低色奪。脈來細數。右奩尺空。是

久積憂勞。兼傷哀痛。真陰素弱。豈可與常痢同觀。以沙參熟地黃連黃柏。白頭翁。秦皮。冬蟲夏草。枸杞。橘核。白薇。用藕。苡。燕。窩。煮湯煎藥。服二十劑。余遊瀛洲。轉禾復診。脉和痢減。安穀能眠。痛止溺行。面有華色。改用人參。熟地。龜板。歸身。黃連。黃柏。枸杞。白薇。薏苡。砂仁。以藕湯煎成。入阿膠烱服而愈。

瘧

海陽趙子升辛卯夏病瘧。急延孟英診之。曰暑熱為患耳。不可膠守於小柴胡也。與白虎湯等清者邪一啜而瘧。甲午秋范麗門患溫瘧。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痊之。丙申夏盛少雲病濕熱瘧。孟英以白虎加蒼朮湯而安。己亥夏子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二三帖後汗出昏厥。妄語遺溺。或謂其體質素虛。慮有脫變。勸服獨參湯。幸表弟壽者不敢遽進。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脈洪大滑數。曰陽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清熱。兼滋。葉同符。處竹葉石膏湯兩劑而瘳。庚子夏滇人黃肖農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投白虎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味吾室人患瘧瘧。孟英亦主是方而效。莊芝階中翰張安人年踰花甲。瘧熱甚熾。孟英審視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而安。聞者無不驚異。予謂如此數證。體分南北。質有壯衰。苟非識證之明。焉能藥與病相當。而用皆適宜哉。

癸巳秋余在婺患瘧。大為醫人所誤。初則表散。繼則滋補。延及月餘。肌肉盡削。寒熱

不休。且喜嘔惡食。溺赤畏冷。乃買棹旋杭。託孟英診視。曰足太陰濕瘧也。以金不換正氣散。三啜而安。然元氣為誤藥所傷。多方調補。甫得康健。次年秋復患瘧于藝友。人咸舉醫瘧。予概卻之。憶病情與前無異。即于篋中檢得孟英原方。按序三帖。病亦霍然。聞者無不稱歎。後歸里為孟英述而謝之。孟英曰瘧情如是。恐其按年而作。乃授崇土勝溼丸方。明年夏令。預服以堵禦之。迄秋果無恙。後竟不發矣。

石符生隨乃翁自蜀來浙。同時患瘧。醫者以小柴胡湯加薑桂投之不效。改用四獸休瘧等法。反致惡寒日甚。穀食不進。惟飲燒酒姜湯。圍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悶。喜以熱熨。猶覺冷氣上衝。頻吐粘稠痰沫。延至臘初。疲憊不堪。始憶及丙申之恙。訪孟英過診。脈沉而滑數。苔色黃膩。不渴。便溏溺赤。曰是途次所受之暑溼。失于清解。復以溫補之品。從而附益之。釀成痰飲。盤踞三焦。氣機為之阻塞。所以喜得熱熨。熱飲。氣衝反覺如冰。若不推測其所以然之故。而但知聞問在切脈之先。一聽氣冷。喜熱。無不以為真臟現獲。孰知病機善幻。理必合參。以脈形兼證竝究。則其為真熱假寒。自昭昭若揭矣。與大劑苦寒之藥。而以蘆朮湯煎。漸服。漸不畏寒。痰漸少。穀漸增。繼用甘涼善後。喬梓皆得安全。

汪吉哉久瘧不愈。醫謂元氣已虛。雜投溫補。漸至肌瘦內燔。口乾咳嗽。寢汗溺赤。飲食不甘。孟英視之曰。餘邪逗留血分也。與秦艽鱉甲散而瘳。其堂兄養餘亦患瘧數

月多醫療之罔效。肌瘦自汗。腰膝痠軟。不能稍坐。極其畏冷。孟英曰。此大虛證。胡反不補。猶以消導。是何居心。與參耆朮草熟地白芍五味杜仲山藥龍骨牡蠣桂枝大棗木瓜。服數十帖而起。

顧雲垞體豐年邁。患瘧于秋。脈芤而稍有歇止。孟英曰。芤者暑也。歇止者痰溼阻氣。

機之流行也。大忌溫補以助邪氣。及與清解蠲痰之法。病不少減。而大便帶血。孟英

曰。暑溼無形之氣。而平素多痰。邪反得以盤踞。頗似有形之病。清解不克勝其任。氣

血皆受其滋擾。必攻去其痰。使邪無依附而病自去。切勿以高年而畏峻藥。伊姪桂

生少府。亦精于醫者也。聞之極口稱是。遂以桃仁承氣湯加西洋參滑石苓連橘紅

貝母石斛為方。送礞石滾痰丸。乃即石甫孝廉云。此藥在他人必畏而不敢服。我昔

年曾患暑溼證。深悉溫補之不可輕試。况高明所見相同。更何疑乎。徑服二劑。下粘

痰。汚血甚多。瘧即不作。仍以清潤法善後而康。

九月間張春橋患瘧。寒少熱多。間二日而作。甫兩發。形即清瘦。孟英診曰。脈弦而細。

尺中甚數。疾作于子夜。口乾嗜飲。乃足少陰熱瘧也。兩發遽爾形消。胡可玩視。吾以

妙藥奉贈。可期即已。但請即服。不可商于人。而致生疑議也。方用元參生地知母丹

皮地骨皮天冬龜板茯苓石斛桑葉。春橋以向所心折。遂服之一劑。瘧即止。再以滋

陰善後而愈。予謂此證一帖而瘳。似乎輕易。但非真才實學。焉有此種妙治。設遇別

必別有外
可憑故直
為暑與痰
未有專視
之孔與歇
出而如是定
極良由識高
此方可謂峻
匪徒胆大

手。非溫補即提表。其禍可勝道哉。然天下之病。無論輕重。總貴初治得法。何致輕者重而重者危耶。奈世俗之情。必使輕者重而後轉安。始知醫藥之功。殊可歎也。按此證世人。但知其為三陰瘧。籠統治以溫補之法。從未聞有分經用藥者。今提出少陰二字。創立清涼之劑。用藥精當。取效敏捷。法似新奇。理自完足。所謂活人治活病。全以活潑運之也。可以啟人慧悟。垂作典型。

遂安余皆山貳尹。起復赴都。道出武林而患瘧。范某云。春寒所致。用辛溫散之。來某謂酒溼之病。治以五苓。且雜參歸姜棗之類。病乃日甚。旬日後。腕悶腹脹。便秘氣逆。躁渴自汗。昏瞽不瞑。亟迎孟英視之。曰。蘊溼固然。而溫風外襲。已從熱化。何必夏秋始有熱瘧耶。清解之法。十劑可安。服之果效。旬日徑瘳。

酷熱之際。瘧疾甚行。有儲麗波患此。陸某泥今歲寒水司天。溼土在泉。中運又從溼化。是以多瘧。率投平胃理中之法。漸至危殆。伊表兄徐和圃薦孟英視之。熱熾神昏。胸高氣逆。苔若姜黃。溺如赭赤。脈伏口渴。不食不便。曰。舍現病之暑熱。拘司氣而論治。謂之執死書以困活人。幸其體豐陰足。尚可救藥。然非白虎湯十劑不能愈也。和圃然之。遂以生石膏知母銀花枳貝黃連木通花粉茹苓杏斛海蛇竹葉等。相迭為方。服旬日。瘧果斷。

外甥莊迪。卿患瘧。大渴而喜熱飲。腕悶脈伏。苔膩欲嘔。孟英曰。蘊濕內盛。暑熱外侵。

法當清解。然脈證如是。乃痰阻氣道使然。清之無益。溫之助禁。宜以礞石滾痰丸先為開導。服後痰出甚多。脈即見弦滑而數。嘔止胸舒。苔形黃燥。與石膏知母連朴杏橘半枝滑斛葛蒲花粉等而安。

莊曉村芝階姊夫之姪孫也。館于金憲谷舍人家。病瘧。孟英曰。吸受暑熱。清滌即瘳。閱數日瘧作甚劇。目赤狂言。汗如雨下。居停大驚。聞脈涼劑。疑為藥誤。亟速孟英至。正在披狂莫制之時。按其脈洪滑無倫。視其舌深黃厚燥。心疑其另服他藥之故。而撲鼻吹來一陣姜棗氣。因詰曰。得無服姜棗湯乎。曰。恣飲三日矣。孟英即令取西瓜一枚。劈開任病者食之。方從白虎而生石膏用一兩六錢。病即霍然。踰六年以他疾亡。繼有陳仰山如君患瘧。孟英連與清暑法。病不少減。孟英疑亦姜棗湯所致。詢知果然。亟令屏絕。遂愈。餘如汪子覺魏雲裳胡秋叙等。暑瘧治案。皆以白虎化裁。案多不備載。錄此以備讀者之隅反焉。

何永昌者。孟英之輿人也。其妻病瘧。間二日而作。乃母曰。瘧不可服官料藥。徑服籤方。旬日後勢甚危。永昌乞孟英救之。脈沈細而數。尺為甚。口渴。目不欲張。兩腰收痛。宛如錐刺。寒少熱多。心慌不能把握。曰。異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陰之證。喻氏所謂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者。若病在別家。慮其未必我信。病在汝而求診于我。事非偶然也。汝母云。官料藥不可治瘧。此語出于何書。而藥別官私何人所創。既官料之勿服。

著邪入腎必
傷腎液故重
用滋陰之品
以救之

則私料更不可妄試矣。殊屬可嘆。然是證若延醫診非表散即溫補。不可謂非汝母之一得也。疏方元參八錢。龜板石斛各一兩。地骨皮六錢。知母五錢。桑葉金銀花各四錢。花粉三錢。丹皮二錢。今用大砂鍋煎而頻服。不必限劑。服三日。瘧斷而各恙皆減。粥食漸進。不勞餘藥而起。

周某患瘧。間二日而作。寒少熱多。醫謂老年三瘧。放手溫補。漸至香不進穀。所親李石泉孝廉。囑迎孟英診之。脈細硬如絃。毫無胃氣。右尺洪數。舌色光絳。大渴溺滴。曰此足少陰暑瘧也。廣服溫補。津液盡劫。欲以草木生之。事不及矣。世但知治瘧不善有三患。邪留肝絡則為瘧母。戕及脾元則為瘧鼓。耗乎腎陰則為瘧勞。而此證以藥助邪。邪將劫命。求轉三患亦不能得。所謂熱得補而更熾。陰受燥以速亡。陰愈亡則邪愈熾。何殊炮烙之刑。病者何辜。可慘可慘。踰日果歿。特錄以為戒。醫者鑑之。

姚小蘅大令患瘧。寒微熱甚。日作二次。汪某與柴胡藥二帖。勢遂劇。舌絳大渴。小溲全無。孟英曰。津欲涸矣。與西洋參生地知母花粉石斛麥冬。梔子百合竹葉投之。五劑而瘧止。越三載以他疾終。其蓬室同時患此。嘔吐脇痛。畏寒不渴。苔色微白。孟英與小柴胡湯三飲而瘳。

王耕藍室素患腕痛。近發寒熱。醫與溫補。漸至胸痞嘔呃。譫語神昏。舌絳面赤。足冷自汗。瘧仍不休。孟英用元參犀角石膏石菖蒲連翹杏仁貝母旋覆竹茹枇杷葉竹

此肝心鬱之證非瘧也

全先救溫補之誤而開鬱降氣化痰故亦愈

黃柿蒂竹瀝鬱金諸藥。化服萬氏牛黃清心丸。數服而愈。

潘祥行在外患瘧。買舟歸就孟英視曰。苔膩脈奩。伏邪所化。不與正瘧同科。風寒藥一味不可犯。姜棗一滴不可啜。與知芩橘半。滑朴杏斛。花粉省頭草。一劑而病若失。此等案極多。姑載一二。

陳足甫室。懷妊九月而患瘧。目不能瞑。口渴自汗。便溏氣短。醫進育陰清解法。數劑不應。改用小柴胡一帖。而咽疼舌黑。心頭絞痛。乃翁仰山聞之。疑其胎壞。延孟英過診曰。右脈洪滑。雖舌黑而胎固無恙也。病由伏暑。育陰嫌其滋膩。小柴胡乃正瘧之主方。古人謂為和劑。須知是傷寒之和劑。在溫暑等證。不特手足異經。而人參半夏姜棗皆不可輕用之藥。雖有黃芩之苦寒。而仲聖于傷寒之治。猶有渴者去半夏加括婁根之文。古人立方之嚴密。何後人不知體察耶。投以竹葉石膏湯。四劑瘧止。便秘口渴不休。與甘涼濡潤法數帖。忽腹鳴泄瀉。或疑寒涼所致。孟英曰。吾當以涼藥解之。人莫識其意。問難終朝。語多不備錄。果以白頭翁湯兩啜而愈。迨季秋晚後。發熱不蒸乳。惡露淡且少。家人欲用生化湯。孟英急止之曰。血去陰更傷。豈可妄疑瘀停而攻之。與西洋參生地茯苓石斛女貞旱蓮甘草為大劑。數日而安。繼因觸怒。少腹聚氣如癥。痠痛夜甚。人又疑為涼藥凝瘀所致。孟英力為辨析。與橘核橘葉橘絡

瘧亦分經而治。若陽明瘧。正以白虎湯為主劑。豈有專守一小柴胡而能愈病者。

帖後腹中雷鳴。周身汗出而痛止。人見其汗。慮為虛脫。急追孟英視之。曰。此氣行而病解矣。但脈形細數。陰津大傷。苔黃苦渴。亟宜潤補。奈樞機窒滯。滋膩難投。且以濡養八脈為法。服之各恙皆蠲。眠食漸適。緣平素多鬱。易犯痧氣。頻發腕痛。屢次反復。孟英竭力圖維。幸得轉危為安。漸投滋補而愈。

喬有南年三十九歲。患牝瘧二旬。醫治罔效。所親徐和圃疑為伏暑。迺孟英往診。脈微無神。倦臥奄奄。便秘半月。溺赤不飢。痰多口甘。稍呷米飲。必揉胸搥背而始下。苔色黑膩。而有蒙茸之象。乃曰。此精氣神三者交虛之證。不可與時行伏暑晚發同年而語也。幸前手之藥。法主運中。尚無大害。與參朮桂附沈香拌炒熟地鹿角石英菴杞歸茯苓仲棗仁菟絲山茱橘皮霞天麴胡桃肉等。出入為大劑。投十餘帖。寒後始有熱。而苔色乃退。口不作渴。甘痰亦日少。粥食漸加。即裁桂附白朮。加石斛。又服七劑。解黑燥大便甚多。凡不更衣者四旬二日矣。寒熱亦斷。安穀澹澄而竟愈。或謂先生嘗訾人溫補之非。何一旦放手而大用。孟英曰。溫補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廢也。第用較少耳。世之醫者。眼不識病。僅知此法。可以媚富貴之人。動手輒用。殺人無算。豈非將古人活世之方。翻為誤世之藥。可不痛恨耶。

陳媪患牝瘧月餘。腹脹便秘。嘔多不飢。口淡脈滑。孟英主連朴橘貝杏茹旋苑杞蒺為方。數劑即瘳。

此與前案虛實相反。正可對看。

蔣北甌二尹患瘧。醫與小柴胡平胃散而漸甚。繼以大劑溫補。勢頻于危。復用桂枝白虎。狂亂如故。所親董蘭初。延孟英視之。曰。暑瘧也。桂枝白虎用于起病之時。則妙矣。今為溫散補燥諸藥。助邪燥液。脈數無倫。汗渴不已。雖宜白虎。豈可監以桂枝。助熱耗津。而自掣其肘耶。因與大劑白虎。加花粉竹葉西洋參元參石斛。服之即安。至十餘帖。瘧始瘳。而舌尚無苔。渴猶不止。與甘涼濡潤。三十餘劑。始告痊。

周同甫患瘧多汗。醫恐其脫。與救逆湯而勢劇。孟英視之。曰。溼瘧耳。溼家多汗。無恐也。況口渴渴溺赤。溫補勿投。與清解藥漸安。繼而乃翁秋叔病。初服溫補病進。更醫知為伏暑。與藥數劑。熱果漸退。偶延孟英診之。尺中甚亂。因謂其姪赤霞曰。令叔之證。必不能起。吾不能藥也。已而果然。

廣孔愚司馬之大公子。仲秋間患瘧。寒少熱多。面目甚黃。苔膩大渴。腹脹溺赤。仍能納穀。且素嗜肥甘。不能搏節。孟英按其脈滑實而數。與承氣加知芩半貝翹連滑石石膏大腹花粉之類。二十餘劑而始愈。是膏梁挾暑濕熱之治也。

許叔超令大母患瘧。延孟英治之。脈絃滑而數。腕悶便秘。合目汗出口渴不饑。或慮高年欲脫。孟英曰。此溫補挾素盛之痰所化。補藥斷不可投。與知芩婁杏翹貝旋茹。連斛雪羹為方。服果漸效。

許氏婦患間瘧。寒少熱多。不饑大渴。善嘔無汗。脈滑而絃。孟英投白虎湯。加花粉柴

胡而愈。

海鹽周子因工於畫。體素弱。偶患間瘧。黃芩用首烏。薑甲。薑棗等藥。病日甚。加以參桂狂躁妄言。始延孟英視之。面赤舌絳。溲瀉便澹。渴飲汗多。脈形細數。是暑證也。與元參銀花知母。芩茹貝竹葉。荷桿蓮心。西瓜衣為劑。尋愈。

吳西澶患瘧。寒微熱甚。旬餘不愈。孟英診之。脈滑而長。疏大劑。白虎湯與之。渠兄瀛仲云。沈顧二君皆主是方。屢服無效。孟英索方閱之。湯雖白虎。而石膏既少。且煨。兼不去米。因謂其兄曰。湯雖同。君藥已重用。而去米加花粉竹茹等。其力不同科矣。瀛仲大悟。服之尋愈。此可以見服藥不可徒有湯頭之名也。

黃鼎如令堂。年七十七歲。季秋患間瘧。每發加劇。寒甚微而熱必昏。瘧舌不能伸。三發之後。人皆危之。孟英視之。顧赤目垂。鼻冷額頰微汗。苔色黃膩。舌根純紅。口渴痰多。不思粥飲。脈至絃數。重按少神。證屬伏暑挾痰。而陰虛陽越。先與茯苓薑甲。棟斛。茹貝。燕窩。藕兩劑。而顧紅頰汗皆蠲。繼佐參。瀝。薤。麥。杷。杷。葉。旋覆。去竹茹。茯苓。投三帖。而昏瘧不作。又去薤。棟。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瘧休。飲食漸加。居然告愈。方瘧勢披猖之際。鼎如上水。兩昆仲頗以為憂。延諸名家議治。有主人參。白虎湯者。有用犀角地黃湯者。有欲大劑溫補者。有執小柴胡加減者。賴孟英力排眾議。病家始有把握。與孟英意見相合者。何君新之也。慙。慙。參贊。與有功焉。

韓嫗年近花甲。患三瘧于仲冬。朱某主溫散。併以薑棗湯恣飲。旬日後粒米不粘。瘧至大吐。黃某以熱補進。勢益甚。又淡旬。孟英視之。胸中痞結如絆。苔黃苦渴。澁如熱湯。脈絃滑右甚。帶下如注。投小陷胸。合溫膽。加薤白。服後大吐膠痰。十餘日胸痞始消。改投甘涼。瘧亦漸罷。遞參滋陰。遂以霍然。

莊芝階舍人三令媳患搐搦。間日而作。孟英診脈絃數。泛泛欲嘔。口苦不飢。凜寒頭痛。汛事愆期。澁熱如火。乃厥陰暑瘧也。投以大劑犀羚元參。卮朮木通。知棟花粉。銀花之藥。數日而愈。

陳舜廷患瘧久不愈。其體素虧。醫皆束手。孟英視曰。舌絳無津。微寒澁赤。原屬春溫化瘧。體與病皆不是。小柴胡之例。過投溫散。熱熾陰傷。與竹葉石膏湯。撤熱存津而愈。

趙子善患瘧。畏冷不飢。孟英診之。脈滑數。苔黃澁赤。腕悶善嘔。投竹葉石膏湯加減。以清伏暑而瘳。

王一峯次郎患瘧。多服薑棗溫散之藥。因致壯熱耳聾。譫語殿屎。不寐昏狂。見人欲敲。顧聽泉從伏暑治亦不效。延至初冬。吳愛棠囑其求診于孟英。按脈皆滑。即以顧疏犀角等藥。內加葛蒲膽星竹瀝珍珠牛黃為劑。吞白金丸。一服即減。旬日霍然。繼其令堂發熱善嘔。頻吐黏沫。頭疼如劈。口苦耳聾。神識昏瞶。脈絃而數。乃伏暑挾內

案中所述多
溫瘧暑瘧故
治多涼解瘧
證多端寒熱
俱有不可執
一而論此證
亦溫瘧也

運樞機通經
絡益英用藥
秘訣無論用
補用清皆不
離此意細觀
各案自知

風之鴟張與犀角元參竹茹花粉知翹苓斛芎藭雪羹等藥七日而瘳。

高瑞生令弟瘳久不瘳形消不食醫謂虛也投補藥而更增自汗孟英診之鯀絃滑

腕下聚氣投小陷胸加竹茹旋枳以開痰結漸能納穀繼以清養病去肌充

聞氏婦孟夏患間瘳而妊身八月數發後熱熾昏沉腰疼欲墮張養之囑援于孟英

脈來洪滑且數苔色黃膩垢濁與黃芩知母竹茹竹葉銀花桑葉絲瓜絡石斛石膏

石菖蒲一劑而瘳。

朱佳木令尊患間瘳年踰七旬人頗憂之孟英切脈絃滑腕悶苔黃曰無恐也投清

熱滌痰藥數劑霍然。

余朗齋形瘦體弱患間日瘳寒少熱多二便澀滯腕膈悶極苔膩不渴孟英切脈緩

滑而上溢曰素稟雖陰虧而痰溼阻痺既不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涼潤礙

其樞機投以滑朴如旋通草枳杷葉葶藶鬱金蘭葉之方苔色漸退即去朴鬱加連

枳半夏胸悶漸開瘳亦減便乃暢再去滑半連枳加沙參石斛橘皮黃芩淡勻而愈

莊芝階舍人年七十矣患間瘳寒則戰慄熱則妄言孟英視之脈絃數而促苔黑口

乾是素有熱痰暑邪內伏予知母花粉元參石斛黃芩竹茹連翹海蛇蘆龍蓮子心

等藥數啜而瘳至仲冬因泛湖宴客感冒風邪痰嗽頭疼不飢寒慄自服羌蘇荊芥

藥二劑勢益甚而口渴無溺孟英切其脈與季秋無異但兼浮耳證屬風溫既服溫

散。所謂熱得風而更熾也。舌絳無津。亟宜清化。以桑葉枇杷葉。厄子知母。冬瓜子。元參。菊花。花粉。貝母。梨汁。為劑。投七。即減。旬日而瘥。

鎖容亭令姊。自太倉歸寧。即患時瘧。顧某一手清解。業已安設下榻矣。忽然氣逆。肢寒。神疲欲寐。耳聾舌蹇。香不知飢。大便仍行。別無痛苦。顧知其素患脫血。元氣久虛。改用參附等藥。勢愈劇。以為欲脫矣。所親吳久山。囑拉孟英圖之。切脈絃緩。視苔黃膩。乃胎之初孕。阻氣凝痰。窒礙樞機。治當宣豁。以石菖蒲。枳實。旋覆。半夏。黃連。茯苓。橘皮。葱白。海蛇。竹瀝。為方。投七。即效。三啜霍然。繼而久山令妹。為鎖繩先之室。患瘧而馴。致脫。瘧嘔。呢。鼻冷自汗。不食不眠。脈來歇止。醫者危之。孟英視之。亦痰為患耳。即以此方去葱蛇竹瀝。加薤白。芩仁。竹茹。投之。果驗。

朱生甫明經。令郎仲和。于六月初旬患瘧。寒少熱多。嘔渴痞悶。逆孟英視之。曰。曩曾屢患此病。證形大略相同。廣延名手治療。總難即愈。病輒經年。大受其累。聞君療瘧極神。不知能否于月內即瘥。孟英曰。何限之寬耶。余非神于此。蓋寒暑燥濕風五氣之感於人也。重則為傷寒。輕則為瘧疾。今所患者。暑濕之瘧也。清其暑濕。旬日可瘥。前此之纏綿歲月而不能已者。必是不分五氣之源流。徒以見瘧治瘧。而用柴胡。薑棗等風瘧之方。以致暑濕之邪。滋蔓難圖耳。茲以清暑化濕湯奉贈。放膽服之。不可商于人。恐其于五種傷寒未能辨晰。而泥少陽正瘧之法。以相爭也。仲和韙之。方用

石膏杏仁半夏厚朴知母竹葉。果八劑而安。既而梁甫之仲郎亦患瘧。孟英視曰。脈數舌絳。熱熾寒微。素質陰虧。暑邪為患也。更不可用瘧門套藥。予元參青蒿白微丹皮黃菊知母花粉銀花竹葉卮子。數劑而脈減。乃去青蒿丹皮加生地甘草。數服而瘳。

石北涯之大令媳患瘧。壯熱如焚。背微惡冷。汗多大渴。舌絳神煩。不食不眠。奄奄一息。亟迓孟英診之。脈細數而乳。知其陰分久虧。暑邪深入。遂予白虎湯去米。加西洋參元參犀角竹葉銀花石斛為方。六劑而愈。人皆聞而異之。孟英曰。見病治病耳。何異之有。然與見瘧治瘧而不治其所以瘧者。固有異焉。

韓正甫患瘧。越醫王某進以柴桂薑朴等藥。勢乃劇。所親何新之知為藥誤。改用清解而不效。始乞診于孟英。脈數而右更滑大搏指。胸悶不堪。澀赤而渴。苔極垢膩。以涼膈散去芒硝甘草。合雪羹加厚朴杏仁石膏半夏石菖蒲。投四帖。頻下宿垢。各恙皆減。改投輕清以滌餘邪。遂以向愈。其時渠兄貢甫之室。患瘧初起。肢麻且冷。口渴苔黃。眩脊善嘔。心煩無寐。孟英診曰。此亦暑濕為瘧。不可溫散者。而越醫勸服朮朴薑椒等藥。病家聞用溫化。恪信弗疑。二劑後嘔渴愈甚。經不當期而至。四肢終日不溫。汗頻出而熱不休。再邀孟英診之。脈漸伏。曰。此熱深厥深之謂也。溫燥熱補。切勿再服。病家不信。另招張某黃某會診。僉云陰暑。宜舍時從證。徑用薑附六君加萸桂。

沉香等藥服之。肢愈冷。藥愈重。八劑後。血脫如崩而逝。即以春間為貢甫所治之棺殮焉。豈非數已早定耶。故雖一家之中。同時之病。而疑信不同。死生判別。况春間貢甫之病。治有成效。尚蹈此轍。無怪乎未經日擊溫熱之害者。宜其以服涼解藥為可恥矣。繼有趙廉士表弟潘少梅喬梓同時患暑濕瘧。孟英咸與清化法。數劑皆愈。潘反生疑。謂病邪被涼藥遏伏。故瘧遽止。恐將來必有他患。孟英喟然曰。甚矣醫之不可為也。世人患瘧。苦無良治。纏綿不愈。習見不疑。余之治瘧則不然。但專力治其所以病。故瘧疾雖與傷寒同有五種之別。而受病究比傷寒為輕。苟治之如法。無有不數劑而愈者。設誤藥以遏其邪之出路。則苔不能化。溲不能澄。神不能清。食不能進矣。予自思之。其真愈乎。抑假愈乎。潘始恍然大悟而首肯焉。

新秋汪子與室寡居患瘧。范某壘進小柴胡法。昏熱皆厥。腹痛汗淋。人皆危之。乃祖朱椿年太史逆孟英往視。兩尺空數。左關絃寸溢。右寸關滑駛。曰。此真陰素虧。腹有聚氣。吸受暑熱。最忌升提。與元參西洋參百合竹葉蓮子心鼈甲牡蠣棟實小麥黃連等藥。兩劑而減。其族人謂瘧禁涼劑。而尺脈無根。苟非溫補。猝變可虞。母家不從。兩疑莫決。因請乩方服之。數日後勢復劇。苔漸黑。伊父朱次膺仍乞援于孟英。乃診脈更數于前。因于前法中加犀角兩帖而安。續以滋潛善其後而愈。

湯振甫患瘧于嘉興。醫知為暑。與清解法。轉為泄瀉。以為暑去而濕存。改用溫燥。瀉

益甚。而發熱不休。神氣昏瞶。因而束手。令其買棹旋杭。所親陳雪舫延孟英視之。苔黑面紅。胸間拒按。便如膠漆。小溲全無。譫妄耳聾。不眠善笑。脈則洪數而芤。予黃連黃蘗黃芩銀花石斛卮子棟實知母婁仁元參為方。綠豆煎清湯煮藥。調下神犀丹四劑。而胸次漸舒。稍啜稀粥。便色漸正。小溲亦通。乃去神犀棟檪。加生地石膏。服三日。熱淨神清。脈來柔緩。以甘涼養液十餘劑而瘳。大凡溫熱暑證。而大解溲泄者。正是熱邪下行。豈可誤投溫燥之藥。反助燎原之勢哉。同時一男子患感瀕危。浼孟英勸之神昏舌黑。瘰癧脈微。曰遲矣。此犀角地黃證。惜無人用。病家云陸某已屢用之矣。因索其方閱之。雖用犀角屑八分生地五錢。緣病者便溏。配以枳殼炒焦白朮三錢。孟英喟然曰。此方從無如此加減法。况清涼不敵溫燥。是徒有犀角地黃之名耳。古人治病。必放出路。茲反截其去路。良由學無理路。遂致人無生路。良可哀也。同門相簡哉。室患瘧。始則消散。繼則補中益氣。治之匝月。委靡不堪。腹中似有聚氣。時欲上衝。氣促心搖。汗多眩暈。左脇震躍。渴飲無眠。骨瘦如豺。醫皆束手。吾師趙菊齋先生拉孟英往診。脈絃細而數。按之不鼓。因謂相曰。不可再以瘧字橫于胸中。則旬日可安。若見其久瘳。而欲截之。且聞前醫謂令正初次患瘧為胎瘳。務令發透。不妨形瘦似鶴。此皆非余之所知也。夫一生不患瘧者有之矣。未聞先在胞中患過瘧疾而後生者也。若以初次患瘧為胎瘳。則他病之初患者。無不可以胎字冠之矣。何

以不聞有胎痢胎傷寒之名乎。因醫者治瘧而不知治其所以瘧。以致纏綿難愈者多。遂妄立胎瘧鬼瘧等名。以紿世俗。而自文其淺陋。今昔相沿。賢者不免。故世人又有瘧疾不可服官料藥之戒。其實藥亦何嘗有官私之別耶。服藥不當。皆能增病。不服藥為中醫。不僅為瘧疾而言也。今正素稟陰虧。感邪不重。過投消散。營液重虛。再升其陽。本實欲撥。補中益氣。原是成方。與證不宜。于體不合。即為毒藥。我儀圖之。介類潛陽。重鎮理怯。甘酸化液。厚味滋陰。大劑而投。膚功可奏。相極感服。如法服之。果未浹旬。霍然病已。方以西洋參熟地牡蠣紫石英龜板鼈甲枸杞當歸冬蟲夏草龍齒阿膠麥冬龍眼甘草蒲桃乾紅棗蓮子心小麥等。出入互用也。

吳曲城三令郎年未冠。患瘧。醫作食瘧暑瘧陰虛瘧治之。諸法不應。逆孟英視之。面色浮黃。便溏嘔惡。腕悶腹脹。溺少汗多。曰。溼瘧也。予枳朴苓滑蒼朮半夏為方。送服香連丸而愈。繼用六君子善其後。或云先生近輯溫熱經緯。力辨暑必兼溼之非。今年霉雨全無。夏至後酷熱亢旱。流金爍石。溼自何來。方歎先生析理之精。胡以此證是溼邪。大劑燥藥果然獲效。又何說歟。孟英曰。暑即天上之日。有何溼氣。人因畏暑貪涼。瓜果過度。雖無雨溼相雜。溼亦自內而生。所以暑每易于挾溼。而昧者遂指濕熱相合之病為暑證。殆由未見天日。故不識暑之真面目也。一笑。

蔣禮園令堂年七十三歲。患瘧。寒少熱多。時時自汗。咸慮其脫。議欲進補。孟英切脈

洪數而滑。舌絳口乾。是暑為病也。與清解法數劑而痊。

張六橋年踰七旬。素不耐病。新秋患瘧。託孟英籌速愈之方。曰易事耳。第寒少熱多。苔黃渴汗溺赤便秘。體厚多痰。杳不知飢。極其畏熱。其年雖耄。其證宜清。以大劑知芩連滑花粉竹茹厚朴石膏加雪羹投之。數劑而痊。康強如昔。

羅氏婦先患痰嗽。氣逆礙眠。後兼瘧痢並作。醫者僉云無法。浼人乞診于孟英。脈見滑數。口渴苔黃。不飢脘悶。溺似沸湯。曰無恐也。雖見三證。其實一病。蓋肺胃大腸一氣流通。暑伏肺經。始為痰嗽。失於清解。氣逆上奔。溫納妄投。胃樞塞滯。鬱遏成瘧。渴飲汗多。熱甚寒微。病情畢露。溫化再誤。轉入大腸。赤白稠黏。無非熱迫。不必見證治證。但治其暑。則源清流自潔矣。以葦莖湯加滑石黃芩竹茹石膏厚朴授之。不旬日而三證悉瘳。

朱生甫明經令郎萊雲之室。婉後月餘患間瘧。孟英脈之虛數而絃。頭疼腹痛。苔色甚薄。乳少善嘔。乃營虛而邪客少陽也。令郎斷乳。庶免蓐勞。劑以柴芩茹半棗棟延胡杷杷葉。二帖嘔止腹不痛。去棟實延胡。加當歸。四帖瘧罷能餐。而頭尚痛。再加杷菊服三劑。頭不疼。改用甘麥大棗加歸芍杷菊竹茹蒲桃乾藕調之。經行而愈。

陳氏婦季夏患瘧。寒微熱熾。舌紅不渴。而思啖瓜果。不飢不食。二便皆通。夜不成眠。汗多神憊。孟英審脈虛爽微數。雖屬暑瘧。邪不甚重。惟營陰久虧。不須重劑。誅罰無

辜。以西洋參知母芩茹白微麥冬西瓜翠衣為劑。果三啜而瘳。

胡氏婦患瘧。寒少熱多。自云陰分素虧。醫進清解涼營之藥多劑。其熱愈熾。改用養陰法。嘔惡煩躁。自欲投井。或謂今年中伏之時。風雨連朝。人須挾纊。有何暑熱。而多服涼劑。以致瘧來發躁。必屬虛火。擬以薑附治之。病者云。吾舌已脫液。陰將涸矣。堅不肯服。而請決于孟英。脈至滑數。右寸關更甚。視其舌淡白而光滑。儼似無苔。其實有苔如膜。滿包于舌也。證屬陰虛吸暑。兼以痰阻清陽。初治失于開泄耳。授葛如連半旋茯蘇枳杷杷葉為小劑。取其輕清開上也。兩服舌即露紅。嘔止受穀。瘧熱亦減。又兩服瘧竟罷。孟英曰。余亦初不料其若是之神也。隨以清養善後而安。

高某以陰虛之體而患瘧于暑月。久而不愈。馮黃二醫僉用補養矣。而杳不知飢。欲噫不暢。便溺艱澀。渴喜沸湯。孟英診脈緩澀不調。按其胸次堅而不柔。舌上滿布乾黃薄苔。曰。氣機鬱結。痰滯未行。如何遽投補劑。予葛貝旋婁蘇桔連半紫苑杷杷葉為方。四帖而愈。始從調養以善其後。嗣有王雨蒼仲郎之證。治與此畧同。

謝氏婦素體孱弱。亦屬陰虛暑瘧久延。舌色鮮赤。醫投養血。竟不見功。孟英視之曰。舌雖無苔。色絳而澤。此非脫液。乃液為痰隔而不能上布。故不生苔。如果脫液。詎能如是之鮮澤哉。蓋痰雖因火灼成。究是水液所結。其潮氣上騰。舌自不燥。與茹貝葛婁苓桔蛤粉杷杷葉等藥。痰果漸吐。三日後熱減。知飢。白苔漸布。改用養陰清熱而

瘳孟英嘗曰。臨證必先辨其病屬何因。繼必察其體性何似。更當審其有無宿恙。然後權其先後之宜。纔可用藥。自然手到病除。無杓鑿之不入矣。又曰。熱證有見白潤苔者。亦痰盛于中。潮氣上蒸也。此不可遽施涼潤。先宜開以辛通。而昧者但知苔色白潤為寒證之的據。遂不詳勘其兼證。而妄投溫散燥補。以誤事者多矣。附錄于此。學者識之。

陳德齋令姪緝庵患瘧。黃某連投小柴胡湯。漸至熱勢如長。撫之烙手。時當盛暑。帳幔不啟而不得汗。神情瞀亂。大渴苔黃。腕悶欲嘔。便秘溺赤。孟英按脈更滑而數。身面膚赤。乃暑濕挾痰。轉軛于中。氣機阻痺。宜予清宣劑。以葛如婁枳知滑苓連花粉。枇杷葉西瓜翠。服後痰即漸吐。異日瘧來有汗。病者卧于藤榻。身穿西洋布汗衫。短袴。其汗但出于衣。不遮蔽之處。孟英適至。診畢令裸其體。汗即徧出。熱亦尋退。方不加減。四劑瘧斷。更衣。胸舒安。穀。另以輕清肅滌餘邪而愈。世人不論天時。不究病因。但知蓋覆。以取汗者。宜于此案探討其未發之義。不可草草讀過也。

許子芍年甫冠。平素飲食不節。氣滯多痰。偶患時瘧。溺赤苔黃。脈至滑數。腕悶不飢。孟英投清解藥一劑。其門下醫者黃某云。瘧疾以小柴胡湯為主方。乃舍之不用。而以竹茹大寒之品。遏伏其邪。葛蒲散心之藥。耗損其神。此病雖輕。而藥已誤。恐有變證。病家聞而惑之。次日即服其方。病勢日進。輒云葛蒲散心。以致神氣不安。竹茹寒

滯以致邪不能解。小柴胡方內加入桂枝首烏等藥。狂熱尤甚。黃後薦招任某會診。交口以為開手一藥之誤。恐延虛脫。徑用生脈六味加龍牡杜仲續斷阿膠之類。服之。半月後病者目不能張。畏聞聲響。語出無音。身挺而重。不能轉側。略一動搖。則手足震掉。如撞鼓然。房中几案皆為撼簸。黃任二醫僉云。汗脫在即。舉家皇皇。其堂兄蘭嶼。夤夜拉孟英往視。脈甚絃疾。曰。病藥也。其何能脫。疏方以天竹黃竹茹竹葉竹瀝並用。病者聞而咋舌。謂一味竹茹釀成大病。一方四竹能不殺人。仍服任某補劑。以冀留人而再治病也。又旬日瘧徑不作。至時惟腦後之枕骨與兩足跟著席。身則反張如弓。如是數刻。則昏亂狂走。醫者誣為祟病。符醮水陸。大費不貲。而病如故。既而黃某疽發于背。任亦託病不出。所親陳雪舫力舉孟英。胸無畦畛。不妨再懇其挽救。病家計窮。始為諄請。脈仍絃疾。而左尤堅搏。且善啖。而腹脹如石矣。孟英曰。幸而便通。猶可無虞。以旋覆赭石葛蒲膽星枳實黃連青黛整塊硃砂兩許。合四竹為方。調服蘇合香丸一劑。而反張狂譫皆減。病者云。我今日如夢初醒。而精神自覺惘惘。次日仍用原方。調以玉樞丹。得瀉四次。腹脹遂減。反張狂譫悉蠲。惟至時尚有氣逆。肢掣耳。乃去玉樞丹。令吞送當歸龍薈丸。大便日瀉。胸腹漸柔。又服五劑。逆掣皆平。改用沙參丹參石英茯苓神白微卮子絲瓜絡貝母海蛇鳧茈等。清理善後而愈。孟冬已完。姻嗣其僕陳福。陡患身面如金。便血吐血。求孟英視之。身熱苔垢而肢冷手

紫脉至如絲。曰此急黃證而兼血溢于上下。即所謂瓜瓢瘧也。藥不及救。越日果亡。
黃某敦愛局。癆醫也。年踰六旬。忽患背疽。聞服參茸等藥七日而亡。夫背疽之股。何至如是之速。必是暑熱為患。而誤從溫托耳。○楊素圍大令。批仁術志云。硃砂不宜入煎劑。當生研少許調服。愚謂硃砂但忌火煉。不忌湯煎。且整塊而煎。僅取其氣。較研服其質者尤無弊也。○余嗣花印雪軒隨筆云。刑幕鄭春潭患秋感。發狂。諗語。嘔。右武若視之曰。非鬼也。病由其索命。乃索筆作遺囑。處分身後事。如是者數晝夜。山不又為談因果者。添一公案哉。子芍之證。亦猶是耳。

陳載陶年五十五歲。患瘧兩旬。始近孟英診之。脈不浮而絃滑且數。按之愈甚。苔色黃膩滿布。熱至大渴。極喜冷飲。小溲赤臭。熱時則點滴並痛。大解不行。間數日則略下稀水。是暑熱挾痰見證。疏清解法予之。及閱前醫之方。初則柴桂薑棗。嗣用參甘者。求首烏草果之類。溫補雜投。其瘧日甚。其發日遲。其補日峻。其口日渴。乃令熱時少飲西瓜汁一二杯。病者飲瓜汁而大快。輒恣飲一二椀。蓋謂其體厚陽虛。中氣不足。故溺赤而便稀水。又云暑是陰邪。熱自溼來。不可稍犯寒涼之藥。因仿景岳治陰虛傷寒以冷水與桂附並行之例。而令其服溫補以治瘧。少佐瓜汁以解渴也。噫。景岳此案之不可為訓。葉香巖發揮于前。魏玉橫辨謬于後。奚可尤而效之乎。治而勿愈。反責病人。過飲瓜汁使然。余謂此證。苟非日飲瓜汁一二椀。早以液涸痰膠。燎原莫救矣。病者聞而領之。服數劑。胸前赤班密布。瘧渴皆減。溲漸通。苔轉白。前醫云。再不溫補。恐其驟變。病者感之。仍服其藥。併加鹿茸附子。又旬餘。瘧如故而形瘦面鰲。

氣衝乾嗽。白糜滿舌。言蹇無眠。醫者皇皇。病家戚戚。復延孟英視之。脈仍數。曰邪較衰矣。西瓜汁之功也。陰受劫矣。溫補之力也。極早回頭。尚堪登岸。爰以西洋生地。甘草石斛。白石英。葳蕤。麥冬。黃連。阿膠。牛膝。為方。併令熬薑汁飲之。五劑而瘧罷嗽蠲。得眠安穀。苔亦全退。但舌紅口辣。溲亦不清。前方去連膝。加歸杞。服八劑。始解堅燥。黑矢而愈。然病者喜溫補。既愈仍囑前醫善後。故舌紅口辣。與胸前斑點。久不能消。直至冬令。孟英力勸停藥。始漸除也。有朱湘槎者。與載陶年相若。體相似也。秋杪自越。患瘧旋杭。屢藥不應。遲孟英視之。面赤腕悶。二便不行。熱則謔言。苔焦口渴。予小陷胸湯。加菖茹。梔翹。花粉。竹葉等藥。羣謂肥人之體。慮虛其陽。不敢服此涼劑。治載陶之前醫。迎合主見。大投溫補。載陶偶見孟英而述之。孟英曰。湘槎殆矣。此時恐無西瓜汁以救藥誤也。旬日後果狂躁而亡。其未亡前一日。人已昏狂。畢某診云。暑熱內陷。意欲挽救。投以犀角等藥一帖。故前醫于陳證。則攘為溫補之功。于朱證。則卸為犀角之罪。蓋明知溫補易售。可以避罪徼功。故樂操其術。而不肯改絃易轍也。後載陶令兄詰堂喬梓。同時患瘧。因前車之鑑。雖汗多。嬾語。酷類虛象。不敢從補。均依孟英作暑溼內伏治而愈。

陳雪舫令郎小舫。年甫冠。人極清癯。偶患瘧。醫與柴葛。羗防數帖。遂不飢不寐。胸膈阻塞。湯水不能下嚥。壯熱神疲。汗出不解。二便悶澀。舌絳。齦疼。齒縫血流。凝結于脣。

孟英持其脉細而數。有下厥上竭之勢。而肺未肅清。宜用輕劑。以葦莖冬瓜子紫苑元參通草枇杷葉旋覆滑石婁皮西瓜翠衣為方。數啜而安。嗣用養陰西洋參不過一錢。生地不過三錢。緣其稟賦極弱。不但攻散難堪。即滋培稍重。亦痞悶而不能運也。者求之類。更難畧試。故量體裁衣。乃用藥之首務也。

董茂清患瘧。脉爽腕脹。手紫面黃。便秘溺紅。苔膩而渴。孟英曰。暑溼挾穢。氣阻于募原。用菖朴橘半夏滑苓翹婁枳銀花加雪羹出入為方。服五劑便瀉。知飢瘧休而愈。陳芷溥主政患瘧。附腫便溏。痰多食少。時欲嘔吐。間有振聲。孟英取其脉微弱而絃。不渴無苔。小溲不赤。乃中虛寒溼為患也。方以六君去甘草。加桂枝苡仁白芍吳萸。投劑即減。半月而愈。

沈陶安寒熱初作。醫用溫散藥。即眩暈不安。延孟英視之。舌絳無苔。大渴多汗。瘧則寒微熱甚。發時欬嗽兼嘔。溺少不飢。脉洪且數。清癯之體。陰分素虧。而伏暑化瘧也。予知芩茹貝花粉白微銀花元參枇杷葉紫苑冬瓜子等藥出入為方。服後連解赤糞。瘧即遞輕。不半月而愈。乃兄秋粟賈子蘇。因八月初五日上海寇警。吳門震恐。遂踉蹌旋里。迨十七日忽發瘧。但熱無寒。汗多昏譫。脉亦洪數。嘔嗽溺頻。麴蘗素狀。體豐痰滯。孟英即以治陶安法佐以開痰治之。溏解頻行。其色皆赤。伏邪雖有去路。緣心陽過擾。譫渴不休。加犀角竹葉蓮子心之類。至月杪診時。適大戰大汗之際。其家

疑為有祟。方在禳禱。鏡鼓喧闐。病者神氣更不安恬。孟英令將醮壇移遠。併灌以神犀丹一丸。其家問此證何不用石膏。孟英曰。藥有定性。病無定形。况旬日以來。苔退將淨。瘧即可罷。何必石膏。次日乃叔蘭谷另邀一醫視之。方雖相似。而迎合主人之意。加入石膏三錢。冰糖四錢。粳米一兩。連進兩帖。左脇即痞脹不堪。按之如枳。杳不思穀。病者悔恨云。月杪大汗之後。吾瘧已休。何以更醫。致生痞脹。仍逐孟英診之。脈來澀滯。苔復膩黃。因詢曾服滋膩之藥乎。陶安始述其所以。孟英曰。石膏為治暑良藥。吾非不善用者。因此證不止肺胃二經受暑。心肝二經皆有所病。故不用也。且內挾痰溼者。雖當用亦必佐以宣化之品。辛丑夏家筓伯茂才患瘧。初起誤服此公石膏兩劑。腹遽脹。延成瘧鼓。幾至不起。後服多劑。桂附及金液丹而始愈。蓋此公但見其瘧至晴赤。裸衣狂走。而不研察其病情也。余究其因。遽云瘧發時。其熱自下而上。比之心頭。即覺昏冒。且口不渴而惡涼飲。乃溼上甚為熱之證。彼時若以蒼朮同用。則溼熱之邪一齊同解。奚至延鼓哉。賢昆仲之瘧熱亦自下而上。係挾肝陽上升。故熱升則必嘔噉。而令兄更有伏痰。故余劑中多用連夏菖蒲滑石之類以化之。今瘧罷熱去之後。痰溼未清。石膏已誤。再佐糖米之甘緩。俾膩塞而不行。苟不急為宣導。則鼓脹之萌也。遂以婁薤菖枳連夏旋橘陳實延胡鷄金雪羹之類。出入互用。至二十劑。痞始泯然。粥食遞加。苔亦退盡。而竟不更衣。改用參歸杞芍橘半茯苓首烏。斂

甲等藥十劑。大解始下。堅黑異常。連解數日始淨。隨予峻補善後而痊。秋粟之室。懷妊九月。加以憂勞。九月初七日患瘧間作。寒熱之時。胎痛上竄。或下墜腰疼。更兼痰嗽帶下。口渴無苔。其勢甚危。孟英但于清解之中。加葱白蘇梗投之。連下赤矢。痛勢遞減。第瘧雖漸殺。至期必兩發。病者苦之。孟英曰。愈機也。毋憂焉。果決旬而愈。復苦腕痛嘔吐。勺水不納。藥亦不受。授以藕汁蘆根汁梨汁少加生薑汁和入薔薇露。枇杷葉露香櫟露。徐徐呷之。漸瘳。嗣予滋養藥加黃檗服之而愈。迨冬至分。媿甚快健。又秋粟令即十歲。陶安令愛八歲俱患間瘧。愈慮胎瘳難療。孟英曰。無是理也。小兒內無七情。苟能慎飲食。較大人易治焉。劑以清解。旬日瘳。

施玉林之姪順老。患瘧失治。自頭至足。龐然浮腫。洩亦便澹。不飢痰嗽。孟英授杏朴橘半蘇滑桑皮通草銀花冬瓜皮蘆朮為方。服六劑瘳愈。腫消便堅。洩暢而善飯矣。沙沛生齋尹令堂年五十七歲。體素弱而多怫鬱。秋間患瘳于諸醫。醫治未效。冬初來杭。謝某疊進溫補。其勢孔亟。寒微熱熾。昏澹惡瘳。目不識人。舌絳無液。苔色黃燥。便秘不行。延孟英視之。脉洪滑右甚。左手兼絃。乃痰熱深蟠。內風煽動也。予知母花粉婁仁竹茹各三錢。佐以卮微翹貝橘紅蓮心。一飲而更衣。洩暢胸次較寬。痰嗽口糜。且知頭暈。乃去知母花粉婁翹。加沙參沙麥冬野薔薇露。次日瘳來甚減。糜退口乾。神德音低。津虛痰滯也。去沙參仁枇杷葉薔薇露。加知母花粉各一錢五分。甘草

五分。和入藕汁一杯。服二帖。瘧至甚微。口乾倦卧。脈則右虛左數。用養氣充津蠲痰清熱法。西洋參鹽橘紅歸甘杞斛冬茯苓麩和入藕汁。服兩帖。瘧休神爽。咽痛唇糜。飢不能餐。餘燄內燃也。去杞斛甘草。加生地牛膝。四劑後。咽唇皆愈。神憊嬾言。仍加杞子甘草。服二劑。胃氣漸甦。口猶少液。因涉嗔怒。暮有微熱。膚腫欲嘔。口乾便秘。即去地冬麩杞甘膝。加連棟蒺藜石英絲瓜絡冬瓜皮。一啜熱去嘔蠲而腹猶脹。去西洋參歸身冬瓜皮石英黃連。加沙參旋芍延胡香附藕。一劑脹消。而口淡便秘。飢不能餐。改用西洋參木瓜銀花延胡蒺藜歸芍斛為方。投七而便行。三啜而腫盡消。始予高麗參紫石英橘半歸冬菖茹牡蠣調養。續去菖半。加杞地鼈甲而愈。嗣因登園跌仆而發寒熱。周身骨痛。會陰穴起一瘰甚疼。乃以高麗參骨碎補合歡木瓜杜仲絲瓜絡鹿角霜首烏鼈甲杞檠歸甘苡膝茯苓等出入為方。外用葱白杵爛。蜜調傅患處。七日而痊。

沛生令庶母亦在越患瘧。來杭後孟英視之。脫悶欲嘔。汗多頭重。脈來絃數。苔色膩黃。乃餘邪逗留。兼挾肝鬱。以枳朴苓半茹斛婁菖加蘇葉炒黃連投之。痰涎大吐。邪已外越。脫脹口乾。寒熱復作。乃去朴半而加芫翹。吐猶不止。聚氣上衝。渴飲無眠。筋應便秘。改用金鈴子散合雪羹。加旋赭茹半薑汁炒梔子蘇葉炒黃連。一飲而嘔渴減。氣下行。即去金鈴子散旋赭。加沙參歸斛。服五劑。各恙皆安。神憊汗多。為用沙參

歸斛苓橘卮連茹藕二帖。又因嘔怒左脇作脹。苦渴不飢。暮熱便秘。于前方加紫芍金鈴子散。一吸脇脹即舒。惟氣衝口苦。飢不能餐。自汗耳鳴。頭左筋惕。改投沙參當歸鱉甲石英竹茹牡蠣蒺藜菊花絲瓜絡。服旬餘。眠食皆適。但暮則火升。口乾易汗。去蒺藜絲瓜絡。加黃連麥冬合甘麥大棗湯。服決旬。經行腰痛。頭震耳鳴。八脉久虧也。調養奇經以善後而康。

四弟婦懷娠臨月。西甫起病。之次日即患瘧。因弟病日劇。不免憂勞。至第五日孟英視之。脈欲離經。腰疼腹墜。伏暑化瘧。將挽之微。以梔豉蘇歸苓連茹半知母葱白服兩帖而產。產後瘧來頗減。惡露不行。腹不脹疼。不飢而渴。投卮滑微茹澤蘭丹參通草桃仁芫蔚藥一劑。惡露即行。而狂言不寐。面紅口渴。人皆危之。蓋杭諺有云。夫病妻懷孕。鐵船過海難逃命。未產先縈憂懼。既挽血去火矣。故晝夜輒以鐵船沉海云云。孟英于前方去澤蘭通草加琥珀菖蒲膽星燈薪。和以童叟投之一飲。神識漸清。再劑即安睡矣。去琥珀菖星桃仁燈草芫蔚。加知母麥冬甘草沙參枇杷葉。衝入藕汁一杯。三服解赤矢而苔退。瘧亦減而嗽痰。改用沙參枇杷葉冬瓜子甘斛卮微如翹兩帖。嗽減猶渴而身痛。去卮微枇杷葉加歸貝鱉甲四帖而瘧罷。眠食咸安。調養至彌月。即出房矣。

德清徐子瑞令正。屢次墮胎。復多憂鬱。汎行之際。患瘧經止。而兩耳驟聾。雖對面疾

呼亦不聞也。不飢不渴。不語不眠。便秘遺溺。仰面靜卧而已。惟熱至則昏譫欲厥。乃父沈悅亭謂其熱入血室。拉孟英視之。脉滑數而右大。按之皆虛。兩尺尤甚。胸下拒按。曰。此下元虛損。故耳聾若是。即精脫之徵。豈可因汎遽止而輒通其血乎。然氣鬱痰凝。苔色白膩。上焦邪實。補且緩商。先予小陷胸合蠲飲六神湯加雪羹開痰行氣。悅亭遵之。三服便通。胸不拒按。苔化黃色。瘧即較輕。改以沙參歸斛鉅半翹苓芎橘甘芫五劑瘧止。漸思飲食。二便皆調。兩耳仍聾。脉形細弱。乃用大劑培養藥。蓋後而愈。

仲冬余遊姑蘇。有長洲朱姓。患久瘧。求診面腫目黃。聲音不爽。溲赤腹脹。脉滑而弦。濕熱蘊隆。失禱宣解。苔膩無汗。食少痰多。與清化方。囑其慎口腹。戒甜膩。渠云此間名手。皆曰藥餌之外。須日飲糖湯。庶久瘧易愈。余曰。渠但知表散。可以發汗解邪。糖湯可以和中已瘧。而愈散愈不解。愈和愈不已者。是執死法以限活病也。再信其言。必成瘧臟。病人聞之悚然。亟服余方數帖。得汗而愈。

秀水董君枯槁之夫人。余於秋仲。偶診其脉。知其八脉久虧。積勞多鬱。故指下虛弦而濇。寒熱時形。虛火易升。少眠善悸。性又畏藥。不肯節勞。至冬令證類三瘧。余以病未能往視。來信云。桐鄉傳一妙方治三瘧。效驗如神。方用甜茶半夏各二錢。川貝栝柳各三錢。橘皮甘草各一錢五分。乾姜一錢。木香五分。凡八味。已服三帖而瘳。余即

函復云。此乃劫劑。僅可以治寒濕飲邪為患之實證。設虛證熱證。服之雖愈。必為後患。故抄傳單方。最非易事。若好仁不好學。功過恐不相敵也。既而病果復作。較甚於前。余與呂君慎菴同議鎮養柔潛之法。始得漸愈。後聞服此方者。率多反覆。乃郎味清茂才深佩余之先見云。

前月中旬。余過濮院。有香海寺前一婦。患三瘧。求診。面白唇紅。舌絳而渴。寒微熱盛。漫短便艱。汛事先期。不眠脉數。乃暑邪侵營也。與元參丹皮知薇蒿梔花粉鮮斛竹葉之方。至八月下旬。再遊其地。渠復求視云。前方服即病減。至二十劑而痊。乃予以為病後須服補藥。纔四帖。瘧復作。遂不敢再進。余謂此必溫補方也。閱之果然。仍授清化之劑。五服而瘳。

山妻懷孕四月。患間。瘧腹痛。便溲汗多嘔悶。乃痰氣內滯。風暑外侵。脉滑而弦。與枳桔蘇連柴芩芎夏三劑而瘳。大女馥宜患微寒熱熾。每發於夜。汛不當期而至。口渴便閉。目眩多汗。米飲不沾。暑熱為瘧也。脉洪數。以知芩橘半蒿薇鮮斛元參梔子花粉服六劑。而熱汗大半。去蒿半加西洋參麥冬竹茹枇杷葉又六劑。而便行瘧止。隨去元參鮮斛加歸身調之而愈。季傑弟遷室之瘧。日輕夜重。少腹覺有塊上衝。則嘔嗽並作。杳不進穀。余遊禾歸。已交八日矣。脉奘以澀。是肝鬱於內。暑侵其外也。用芩夏翹滑葛蛤蘇連旋橘絲瓜絡服六帖。諸恙霍然。隨與清養善後。仲秋二十八日。余

遊濮院歸。是夜又陡患霍亂。腹痛異常。余起診其脉。細數而弦。肢冷畏寒。蓋覆甚厚。詢其口不渴。而瀉亦不熱。惟小溲全無。吐者極苦。舌色甚赤。乃新涼束暑也。玉樞丹。絳雪灌之。皆不受。瀉至四五次。始覺漸熱。而口大渴。仍不受飲。語言微蹇。余令搗生藕汁徐灌之。漸能受。隨以苓連改棟梔斛桑葉煎服。痛即減。吐瀉亦止。次日知飢。略受食。神憊已極。筋絡痠疼。與清養法而痊。

秋杪山妻懷孕已七月。又患瘧。醫從清解不應。半月後轉為間作。時余卧病省垣。家人恐添憂慮。初不我聞。延至匝月。病漸瀕危。錢君意山管君芝山。放棹迎余。扶病歸來。診脉奩滑。而尺帶虛弦。凡瘧至一時之先。必大渴。背麻腕悶。既熱則頭疼。腰足腫脹。寒不過一時。而熱有七八時之久。骨瘦如豺。肌膚甲錯。便堅溲澀。心悸無眠。目不見人。苔光無液。乃真陰素虧。水不涵木。風陽內熾。耗血傷津。兼挾勞傷。而吸秋熱。熱茗頻啜。米飯惡沾。腰痛而胎動不安。勢已十分險惡。遂與西洋參元參知薇萸菖。麥梔甘桑葉竹瀝兩劑。嗽痰甚多。渴悶稍減。去桑菊梔萸。加橘紅八分。蘇葉五分。蔥白兩莖。又兩劑。瘧止。吐痰更多。舌色漸潤。去元參知薇。加冬瓜子茯苓蛤壳。一劑。嗽雖減。而左脇時疼。乃用北沙參熟地麥冬萸仁棟實石菖蒲絲瓜絡十大功勞。藕以養陰柔木。而清痰熱。服之甚妥。然目雖能視。而早晨必昏卧如迷。遂增熟地加白薇。歸身一帖。寒熱陡作。面赤氣衝。或咎補早。瘧復。余曰非也。此不耐歸身之竄動耳。即

噤口痢虛熱
在胃也補虛
則凝熱清熱
則妨虛茲又
加以食積尤
為棘手須看
其用藥圓到
處

去此一味。加葱白蒲桃乾。服之果愈。隨去葱白加甘草石斛兩帖。嗽大減。胃漸和。更
衣較潤。惟手心如烙。兩足不溫。乃易沙參以西洋參。去薑棗而加生牡蠣一兩。鹽水
炒。橘紅一錢。二帖足漸溫。疾漸濃。而腰痛脇痛未已。又加酒炒知母一錢。兩帖痰出
極多。昏卧始減。惟納食如噎。火降即飢。舌辣脘乾。小溲尚熱。改用西洋參二地。二冬
二至。知柏牡蠣十大功勞。少佐砂仁為劑。服六帖各恙皆已。能起榻。而骸爽脘乾。神
猶貿貿。即以此方加白芍木瓜石菖蒲熬膏。服至冬至後。神氣始爽而痊。

痢

金愿谷舍人次郎魁官。九月間患五色痢。日下數十行。七八日來。口噤不納。腹痛呻
吟。危在旦夕矣。有主人參以補之者。有主生軍以蕩之者。舉家皇皇。不知所措。孟英
視之曰。暑挾食耳。誤服熱藥矣。攻補皆不可施也。輕清取之。可以愈焉。以北沙參黃
連鮮蓮子梔子黃芩枳杷葉石斛扁豆銀花桔梗山查神麴滑石為方。其家以為病
深藥淡。恐不濟事。西席莊曉村云。縱使藥不勝病。而議論極是。定不致加病也。竭力
贊其居。停投之。覆杯即安。旬日而起。予聞孟英嘗曰。蓮子最補胃氣。而鎮虛逆。若反
胃。由于胃虛而氣衝不納者。但日以乾蓮子細嚼而咽之。勝于他藥多矣。凡胃氣薄
弱者。常服玉芝丸。能令人肥健。至痢證噤口。皆是熱邪傷其胃中清和之氣。故以黃
連苦泄其邪。即仗蓮子甘鎮其胃。今肆中石蓮皆偽。味苦反能傷胃。切不可用。惟鮮

蓮子煎之清香不渾。鎮胃之功獨勝。如無鮮蓮。則乾蓮亦可用。或產蓮之地。湖池中淘得入水不腐之老蓮。即古所謂真石蓮也。昔人治噤口痢多用此。然可不必拘泥。庶免作偽之人。以贗亂真。反致用而無效。徒使病不即愈也。

附 玉芝丸 孟英

猪脂一具。治淨。以蓮子去心入脂內。水煎糜爛。收乾搗為丸服。

朱某患痢於越。表散蕩滌滋膩等藥。備嘗之矣。勢瀕於危。始返杭。乞孟英診之。神氣昏沈。耳聾腕悶。口乾身熱。環臍硬痛異常。晝夜下五色者數十行。小溲瀉痛。四肢抽搐。時時暈厥。曰此暑溼之邪。失于清解。表散蕩滌。正氣傷殘。而邪乃傳入厥陰。再以滋膩之品補而錮之。遂成牢不可拔之勢。正虛邪實。危險極矣。與白頭翁湯加棟實。茯苓連梔芍銀花石斛桑葉橘葉羚羊角牡蠣海蛇蠶甲雞內金等藥。大劑頻灌。一帖而抽厥減半。四帖而抽厥始息。旬日後便色始正。溲漸清長。粥食漸進。半月後臍間之硬始得盡消。改用養陰調理踰月而康。

汪左泉病滯下。晝夜數十行。而即日須補歲考遺才。浼孟英商速愈之策。切脈絃滑苔黃滿布。曰易事耳。重用芩連。佐以查朴。送服青麟丸四錢。投七而痊。畧無他恙。陳晝三病滯下。某進通因通用法。痛泄無度。嘔惡不納。汗出息微。脈弱眩暈。孟英曰。近多伏暑之痢。此獨非其證也。元將脫矣。急投大劑溫補。脈候漸安。一月後甫得健。

復。

高若舟之庶母。年踰花甲。體豐善瀉。張某向用參朮取効。今秋患白痢。張謂寒溼滯中。仍與理中加減。病遂日增。因疑老年火衰。蒸變無權。前藥中復加附子。白痢果減。而腹脹且疼。不食不溺。噦逆發熱。勢已危殆。始迓孟英視之。脈沈而滑數梗梗。曰暑熱未清。得無補藥早投乎。與芩連杏朴。芩連杏朴。滑棟銀花海蛇。雞內金之類。一劑溺行痛減。而痢下仍白。其女為屠西園之室。乃云向服補藥。白痢已止。今服涼藥。白痢復作。蓋病本久寒。涼藥不可再用矣。孟英曰。言頗近理。使他醫聞之。必改溫補。但病機隱伏。測識匪易。前此之止。非邪淨而止之。乃血得補而不行之止。邪氣止而不行。是以痛脹欲死。夫強止其痢。遽截其瘧。猶之乎新產後妄澀其惡露也。世人但知惡露之宜通。而不知間有不可妄通者。但知瘧痢之當止。而不知邪未去而強止之。其害較不止為尤甚也。今邪未清滌。而以溫補藥壅塞其流行之道。以致邪不能出。逆而上衝。噦不能食。此痢證之所畏。吾以通降涼潤之劑。搜邪掃濁。惟恐其去之不速。胡反以白痢復作為憂。豈欲留此垢滯於腹中。冀得化脂膏而填空隙。故若是之寶惜而不願其去耶。幸若舟深信。竟從孟英議。尋愈。

十八澗徐有堂室病痢。醫作寒溼治。廣服溫補之藥。痢出覺冷。遂謂沈寒。改投燥熱。半月後發熱無溺。口渴不飢。腹痛且脹。巔痛不眠。翁嘉順囑其求診于孟英。察脈絃。

通達之論醫
所宜知

細沈取甚數。舌絳無津。肌肉盡削。是暑熱膠錮。陰氣受燻。與北沙參肉蓯蓉芍藥
芍銀花桑葉丹皮阿膠合白頭翁湯為劑。次日各患皆減。痢出反熱。有堂不解問故。
孟英曰。熱證誤投熱藥。熱結而大便不行者有之。或熱勢奔迫而泄瀉如火者有之。
若誤服熱藥而痢出反冷者。殊不多見也。無怪醫者指為久伏之沈寒。吾以脈證參
之。顯為暑熱。然暑熱之邪。本無形質。其為滯下也。必挾身中有形之垢濁。故治之
道。最忌補瀆壅滯之品。設誤用之。則邪得補而愈熾。濁被壅而愈塞。耗其真液之灌
溉。阻其正氣之流行。液耗則出艱。氣阻則覺冷。大凡有形之邪。皆能阻氣機之周流。
如痰盛于中。胸頭覺冷。積滯于府。臍下欲熨之類。皆非真冷。人不易識。吾曾治愈多
人矣。徐極數服。仍識育陰滌熱。病果漸瘳。

莊芝階舍人之外孫汪震官。春前陡患赤痢。孟英診之。脈滑數而沈。面赤苔黃。手足
冷過肘膝。當臍鞭痛小溲濇。少伏熱為病也。與大劑芩連芩連梔棟滑石丹皮砂仁延胡
查麴銀花草決明等藥。兩服手足漸溫。而脚背紅腫起。如蒲桃大。一二十枚。四服
後腹痛減。苔退而渴。於原方去查麴砂仁。加白頭翁赤芍海蛇。旬日後痢色轉白。而
腿筋抽痛。乃去丹皮滑石赤芍。加雞金橘紅生苡石斛。兩服痛止。溲長糞色亦正。脚
庖潰黃水而平。殺食遂安。改用養胃陰清餘熱之法而愈。聞孟英治此證。每劑銀花

此輩步步合
法特少一番
蕩滌之功故
覺少延時日
耳然涼劑已
畏其寒若加
蕩滌之品必
不敢服此治
病之所以難
也

輒兩許。尚須半月而瘳。設病在他家。馬能如此恪信。苟遇別手。斷無如此重劑。況在

冬春之交。誠古所未有之痢案。後人恐難企及。

王葦塘患滯下。醫投枳朴枳查之藥。數服後肢冷自汗。杳不進穀。腕悶腹痛。小溲牽疼。舉家皇皇。孟英視脈細澹。舌絳無津。是高年陰虧。伏暑傷液。況平昔茹素。胃汁不充。加以燥熱之藥。津何以堪。因與沙參銀花茯苓白芍石斛木瓜甘草棟實扁豆花鮮稻頭。數劑痛悶漸去。汗止肢溫。乃加生地阿膠麥冬柿餅蒲桃乾等以滋之。居然而痢止餐加。惟舌色至匝月始津潤復常。陰液之難充也如此。

沈綬齋令堂患滯下。色白。醫與溫運。病勢日劇。腹脹昏瞶。湯飲不下。孟英診為伏暑。用芩連滑朴等藥。沈疑高年。且素患腕痛。豈可輒用苦寒。孟英再四剖陳。始服半劑。病果大減。不數帖即愈。按此等症甚多。奈執迷不悟者。雖剴切言之。不能解其惑。亦可哀也已。

一叟患滯下。色白不黏。不飢不渴。腹微痛而不脹。孟英切脈遲微。進大劑真武湯加參而愈。

程秋霞之子患腦漏肺移熱于肝醫與辛夷方蒼耳所載不遇如此之藥。漸有寒熱。改用柴葛羌防數帖。遂致寒熱日發數次。神昏自汗。勢甚可危。孟英用竹葉石膏湯新清神氣一劑。寒熱退而神清。進粥。繼以甘涼清肅。復投滋潤填陰。旬日而愈。

朱浚宣令堂患滯下。醫聞色白。而與升提溫補。旬日後肢冷自汗。液脫肛墜。羣醫束

手慮其虛脫。因浼濮樹堂乞診于孟英。曰藥誤耳。與大劑行氣瀉痰清熱之藥。果漸吐痰而痢愈。又其令弟同時患此。五色並見。神昏肢搐。大渴莖腫。腹痛夜熱。危險異常。孟英察脈細數。與白頭翁湯。加犀角生地銀花石斛棟實延胡芩連滑石丹皮木通甘草稍等藥。三帖後熱退神清。溺行搐止。乃去犀角草稍丹皮滑石木通。加砂仁拌炒熟地山查炭。服之漸安。半月而愈。

孫渭川年踰七旬。脈象六陰。按之如無。偶患音嘶痰嗽。舌絳無津。孟英用甘涼清潤法。音開而嗽不已。仍與前藥。轉為滯下。色醬溺赤。臍旁堅硬。按之趑趑。舌猶枯絳。渴飲不飢。人皆危之。孟英曰。腸熱由府而出。痢不足慮。第高年陰液難充。不能含涼潤為方。苟犯溫燥。其敗可必。幸渠家平素恪信。竟服犀角地黃知母銀花菴蓉花粉麥冬白芍石斛棟實等藥十餘劑。痢止而臍旁柔軟。因去犀角。加西洋參。又服兩旬。始解燥矢而溲澈胃甦。又服半月。復得暢解。舌亦潤澤而愈。

盛犀林廣文之僕患血痢。自秋徂冬。半年罔效。孟英察脈細弱而口乾。腰膝痠疼。與鹿角霜菴蓉枸杞杜仲菟絲續斷血餘木瓜石脂砂仁末炒熟地黃十餘劑而痊。

丙午春。高漢芳患滯下。色醬。日數十行。年已七十七歲。自去秋以來。漸形疲憊。即服補藥。馴致見痢。黃某選用溫補。勢乃劇。延孟英診之。右脈弦細。乳遲。口渴溲濇。時時面赤自汗。乃吸受暑邪。誤作虛治。幸其所稟極堅。尚能轉痢。一誤再誤。邪愈盛而正

反虛矣。以白頭翁湯加參朮銀花芩芍棟斛延胡。二劑即減。五劑而安。繼與調補。竟得霍然。後三載。以他疾終。

葉晝三姪女適朱氏。上年四月分娩。七月患赤痢。其家謂產後之病。不敢服藥。延至今春。肌消膝爽。見食欲嘔。晝三迓孟英診之。左細。右滑數。伏暑為病。幸未誤藥。與沙參陳蒼米歸芍續斷木瓜扁豆連斛石蓮荷蒂柿蒂枇杷葉橘皮為方。送駐車丸而愈。

孫心言以七十之年患滯下。胡某知為暑熱。以清麟丸下之。治頗不謬。繼則連投朮朴夏葛等藥。漸至咽疼口糜。呃忒噤口。諸醫進補。其勢孔亟。伊塔童秋門迓孟英診之。右脈滑數上溢。身熱面赤。溲濇無眠。體厚痰多。時欲出汗。在痢疾門中。固為危候。第以脈證參之。豈是陽虛欲脫。實由升散溫燥之劑。燂其陰液。肺胃之氣窒塞而不能下行也。與大劑肅清之藥。一劑知。二劑已。隨以生津藥溉之。痢亦尋愈。按此等痢。呃古書未載。而治法懸殊。世人但守成法。不知變通。治而不愈。諉之證危。況屬年高病家。亦不之咎也。孰知有此隨時而中之妙法耶。

曹泳之二尹。將赴代理昌化任。而瘧痢竝作。寒少熱多。滯下五色。逆孟英視之。面垢苔黃。乾嘔口渴。痛脹溺赤。汗出神疲。脈至洪數不清。與大劑芩連滑朴。知母花粉銀花石膏連翹竹茹等藥。投七即減。三服而起。

吳爾純八月下旬患滯下。腹痛異常。伊外祖許仲廉延孟英往診。形瘦脈數而弦。口渴音微溺澀。乃陰分極虛。肝陽熾盛。伏暑為痢。治法不但與寒痢迥異。即與他人之伏暑成痢者亦當分別用藥也。與白頭翁湯亦治伏暑成痢加知母。花粉。銀花。丹皮。金鈴。延胡。沙參。芩。連服之。次日復視。痢減音開。而右腹疼脹拒按。為加冬瓜子。烏藥。鼠矢。三劑而消滯下亦愈。惟薄暮火升。面赤自汗。重加介類此方漏及陰虛潛陽而痊。

謝再華請孟英治乍浦人滯下證。晝夜百餘行。不飢不渴。而欲嘔腹痛。上及于心胸。切其脈頗平和。是寒溼也。與時行暑溼痢大相逕庭。投薑桂萸朴之劑。數服霍然。王瘦石夫人患滯下。腹痛微嘔。不飢口苦。溲短耳鳴。孟英診曰。脈見細弱之形。肌無華澤之色。況不行而早斷。舌紫黯以無津。是素質陰虧。情懷悒鬱。二陽默熾。五液潛消。雖吸暑邪。莫投套藥。予白頭翁湯加雪羹。銀花。卮子。棟實。數劑而減。繼去雪羹。加生地。茯苓。柿餅。藕汁而安。改授甘麥大棗加西洋參。生地。茯苓。竹茹。歸芍。蒲桃。乾。而以藕湯煎服。調養體質以痊。

潘聖徵于仲冬患感。至十四日退熱之後。杳不知飢。羣醫雜治。迨季冬下旬。轉為滯下五色。骯腫裂血。溲澀口乾。始延孟英診之。右脈絃細而數。右絃滑而空。苔色黃膩。根焦。時或自汗。乃氣液兩竭。熱毒逗留之象。必從前過服溫補之藥。否則熱退在十四日之期。何至延今五十餘朝。而見證若是之棘手哉。其弟鴻軒云。此番之病。補藥

不過二三劑。惟仲秋患瘧時。醫謂其苔白體豐。云是寒溼。嘗餌附桂數十劑。且日飲燒酒耳。孟英曰。此即釀病之具矣。治病且難。何況有如許之藥毒內伏。更將何法以生之耶。堅不立方。其家必欲求藥。以期扶持度歲。孟英曰。是則可也。以白頭翁湯。加銀花綠豆歸身白芍陳米燕根蘭葉藕為劑。而以補中益氣大料。蒸露代水煎藥。服後焦苔漸退。糞色亦正。舉家喜出望外。復丐孟英圖之。柰脈無轉色。遂力辭之。又沈聽松。齋尹太夫人。季秋患瘧。孟英嘗往診之。曰。伏暑所化。且體屬陽強。而多痰火。切勿畏虛。輒從溫補。柰病者期于速愈。廣徵醫療。或以為證屬三陰。或謂是子母瘧。或指為老年胎瘧。眾楚交咻。病不能愈。延至季冬。亦轉為痢。且膚腫腎瘡。口糜舌疱。諸醫束手。復請診于孟英。脈與潘同。不可救藥。

王雨蒼室仲秋患滯下。治兩旬而罔效。何新之薦孟英往視。脈來絃數而滑。腹墜腰疼。溲少口乾。面紅煩躁。知飢能食。夜不成眠。而滯下赤白。從無糞色相兼。及至更衣。又極艱澀。略無痢色相雜。通補溫涼。服皆不應。稍投升舉。氣塞于胸。詢其月事。因痢愆期。孟英曰。此病不在腸中也。能食便堅。府氣並不窒滯。陰虛木旺。營液因而旁溢。緣衝任隸于陽明。平人氣血循經。各行其度。豈有衝任之血液。可從大腸而出之理乎。然天地雖有定位。山澤可以通氣。周身脈絡。原自貫穿。挹彼注茲。風陽所煽。猶之交腸證糞。從前陰而出。舉一反三。病機可悟。何極歎服。爰以烏鯽蕒根阿膠鮑魚蒞

蒼枸杞柏子仁黃蘗銀花藕為劑。一服即減。不旬而瘥。續參熟地當歸龜板鹿霜善後而愈。鮑魚淡乾魚也。諸魚皆可為之。然以石首魚為勝。俗謂白鮑是也。惟台州三弊。其誤用鮑魚者。蓋失攷也。

朱生甫明經以花甲之年。偶在嘉興患滯下甚劇。急買棹旋杭。集諸醫議治。許敬齋宗景岳。謂痢必本于寒溼。主乾薑桂朴以溫化。洪石生尚東垣。聞其向患脫肛。主清暑益氣以舉陷。或云素善飲而有鼻衄。血熱陰虧。既受暑邪。宜玉女法以兩清。或云痢必有積。不必問其餘。宜大黃歸枳以蕩滌。聚訟紛紜。乃郎仲和等不知所從。而質諸孟英。診畢遂問此證何當用何藥。曰此滯下證之最難治者也。痢初作即不能起于榻。而五色並見。噤口不食。非暑熱之深受。一何至于此極耶。滿面紅光。鼻赤尤甚。肺熱素熾。暑火燦金。故水溼化源。溺少而澀。此不可以溫燥再劫其津也。肢掣無眠。合目謔語。時時煩燥。視物不明。畏熱喜風。口乾易汗。陽氣浮越。暑漸侵營。故苔雖膩黃。尖紅根黑。此不可以升散再擾其陽也。胸次不舒。飲水欲噎。欲噎不達。欲噎不能。莖縮易噴。時有惡夢。肝多怫鬱。痰阻清陽。故升降不調。中樞室滯。此不可以滋澀再礙其機也。非尋常之痢。病僅在府。可以推蕩以為功也。參之于脈。右寸關緩滑而寸較抑。左則絃洪而數兼上溢。故知其氣鬱痰凝。暑火深受。風陽內動。久耗心營。所幸兩尺皆平。身無大熱。如能治之中肯。儘可無虞。仲和出諸方云。然則此皆不可服。

乎曰。咸治痢之法也。惜尊翁之症。不能合于此藥耳。若尊翁之恙。見證雖太錯雜。而責重在于肝經。肝屬厥陰。風火內寄。故此經之痢。宜柔宜涼。忌剛忌溫。以肝為角木。龍性難馴。變化飛騰。病機莫測。但使風陽靖息。庶幾險浪不興。縱有別脈未清。自可徐為疏瀹也。仲和聞而心折。力懇圖維。于是以仲聖白頭翁湯為主方。加石菖蒲川貝母竹茹開痰舒鬱。以調其氣。犀角銀花竹葉涼血息風。以清其心。冬瓜蔗梢鳧茈海蛇煮湯煎藥。以清胃熱而生津。化府氣而濯垢。吞送滋腎丸三十粒。引肝火迅速下行。服後諸恙遞減。糞色漸見。痰果頻吐。神氣亦安。既而粥食日增。夜眠恬適。始去犀角雪羹滋腎丸。加西洋參阿膠以復其津液。迨痢淨而時有血隨糞下。為加鴉膽仁。以龍眼肉包而吞之。果止。惟腸鳴氣泄稀糞隨流。肛墜難收。脈亦弦爽。知其病去而正虛也。改用三奇散而安。繼予氣血交培善後。仍佐蠲痰舒鬱。康健較勝曩時。蓋併其積年宿疾而去之也。故生甫謝孟英詩五排結句云。不因施上藥。那得挽沈疴。魄磊從今盡。先生始緩和。

朱飭庵孝廉年未三旬。自都中奔喪回杭。患滯下赤白。腹不甚痛。而奔迫異常。能食溺長。醫治罔效。孟英脈之。虛絃而爽。曰。此不可以常痢視也。以三奇散加歸芍。送香連丸而愈。

濮樹堂患滯下。醫者以其脈弱體虛。第三日即參補養。延至匝月。痛痢不減。穀食不

思肌瘦如豺。面浮足腫。口乾舌絳。嬾語音低。氣短汗多。略難轉側。諸醫無策。始迓孟英診之。曰初起脈微弱。為暑之本象。今按之尚數。乃陰液已傷。渴飲無苔。豈容溫補。澁赤而痛。胡可酸收。見證雖危。治不可紊。為定白頭翁湯加西洋參。乾地黃。炙草。白芍。麥冬。阿膠。酒炒銀花之劑。以水露煮。陳倉米湯煎藥。羣議以為藥太涼潤。不可輕試。孟英曰。此厥陰證。而胃液已傷。幸而脈未空。數浮絃。亟予養陰清熱。庶可圖功。若徒議藥不議病。縱有一片婆心。未免好仁不好學矣。病者憶及乙巳之病。深信不疑。遂服之一劑。知六劑而痢淨。古潤知飢。澁通得睡。第便溏腹痛。日必兩行。左齧赤腫而疼。外塗以玉樞丹。內治以三奇散。加潞參。炙草。薏仁。扁豆。雞胫。黃檗。橘皮。吞香連丸。旬餘而浮腫消。大便堅。舌苔生。起于榻而口腹不節。發熱口乾。乃食復也。按法治之。熱退。至七日始更衣。因囑其加意珍攝。俾易康痊。李家務紛繁。既愈。即不能靜養。神機曲運。心氣渙散不收。液涸津枯。而前功盡墮。惜哉。然此案自可傳也。

陳誦芬令堂。年越古稀。精神素旺。滯下數月。病日以劇。所親蔣策勳。囑延孟英圖之。已粒米不納。雖啜飲而咽膈阻塞。唇舌皆紫。痰中帶血。吐之甚艱。日夜更衣數十次。稀糞挾以赤垢。若欲小溲。必令人重按肛門。始能涓滴而出。熱如沸湯。脈則左手絃洪。澀數而上溢。奕滑而大。按之無神。孟英曰。此證本滯下。良由七情鬱結。木土相乘。醫謂高年。輒投溫補。釀成危證。藥不可為。誦芬云。先生之言是也。家慈因春間壹聞

江南之警。心甚惶皇。舉家遷避。飲食頓減。夏初旋里。似已稍安。六月間患瀉。飲食又減。屢進參朮熟地附桂炮薑之劑。竟無寸效。惟望鼎力斡旋是幸。孟英曰。上不能納。下不能分。中氣無權。營津兩匱。既承下問。姑擬一方。僅許小瘥。不能奏績也。誦芬從之。服後即思粥食。小溲單行。再求轉方。孟英堅不承手。果至季秋而沒。其方乃沙參冬瓜子絲瓜絡蘆根紫苑菖蒲竹茹通草薏仁枇杷葉陳倉米以水露煎服也。顧鐵舟贊府精于醫者也。目擊其一服而進粥溲行。因歎曰。仙方也。惜遇之不早。命矣夫。項君香圃患赤痢瀕危。其親莊媚仙少府。拉余往視。脈細不飢。口乾舌絳。形消色瘁。不寐溺無。未中醫者。以其素耽麴蘖。輒進苦燥滲利之藥。而不聞景岳云。酒之為害。陰虛者飲之。則傷陰也。沉病因暑熱不夾溼邪。溫燥過投。陰液有立涸之虞。余將旋里。為定西洋參生地甘草銀花石斛麥冬生白芍扁豆花枳椇子藕汁一方。冬瓜湯煎。令其恣服。次年春。余往禾。候莊芝階先生之疾。有一人來拜謝。面如重棗。素昧生平。甚訝之。媚山曰。即香圃也。面色素赤。上年因病危而色脫。故先生不識耳。承惠之方。服十餘帖而愈。今又善飲如昔矣。

斑

胡李權令郎珍官。右顧偶發紫斑一塊。時當季冬。孟英以犀角石膏涼解之藥。二三帖後。始發熱。斑漸透。犀角服二十帖始撤。素有目疾。餘熱復從目發。令以石膏藥久

服。居然漸愈。且能食肌充。略無他患。聞者莫不異之。

胡孟紳乃弟季權。同時患黑斑苔穢。脈渾氣粗面垢。孟英即以涼膈散投之。大解得行。腕亦不悶。斑皆透綻。脈顯滑數而洪。遂與大劑涼潤清肅之藥。直俟其旬日外大解不瀉。藥始緩投。復又沈臥不醒。人皆疑之。孟英曰。痰熱尚熾也。仍投大劑數帖。果頻吐膠痰。累日而眠食漸安。是役也。當雨病披猖之際。舉家皇皇。他醫或以前證為神不守舍。議投溫補。後證則以為必敗。聞者無不危之。賴季權之夫人。獨具卓識。任賢不貳。孟英始無掣肘之慮。而咸得收功也。

姚祿皆在金陵。適遇大水。繼而回杭。逢次酷熱患感。頗某診為溼邪。與桂枝葛根藥三帖。病乃劇。趙笛樓知其誤治。連用清解。因見藍斑。不肯承手。迺孟英視之。脈細數而體瘦。平昔陰虧。熱邪藉風藥而披猖。營液得溫燥而乾涸。斑色既紺。危險萬分。勉投大劑石膏。知母。白薇。卮子。青蒿。丹皮。竹葉。竹瀝。童叟之藥。調以神犀丹。三服大解。下如膠漆。斑色漸退。而昏狂遺溺。大渴不已。仍與前方。調以紫雪。數劑熱退神清。而言出無倫。猶如夢譫。或慮其成癩。孟英曰。痰留包絡也。與犀角。菖蒲。元參。鼈甲。花粉。竹茹。黃連。生地。木通。甘草。為方。調以真珠牛黃。始得漸安。改投存陰。調理而愈。

仁和戴君文叔。令媛年十二。患風斑。睛赤。服升散藥數帖。忽覺胸次不舒。飲食下咽。

余診脈弦而數。夜不成眠。目赤未蠲。苔黃口苦。是發斑不由外感。乃穉質陰虧。風陽上越。助以溫散。厥少陡升。肅降無權。因而吐逆。以連柏橘半梔苑茹旋海蛇。少加蘇葉煎送。當歸龍薈丸一劑。知。二劑已。

梅溪蔣君寶齋令堂。自上年夏秋間。患痢之後。神疲少寐。不能起床。醫謂其虛。率投補藥。馴至驚疑善悸。煩燥讜言。脇痛巔疼。耳鳴咽痛。凜寒暮熱。大汗如淋。暈厥時形。愈補愈殆。李君蒼雨邀余診之。脈弦滑而數。白睛微紅。而眼眶如墨。舌絳無苔。因問胸悶乎。曰悶甚。便秘乎。曰秘甚。溺熱乎。曰熱甚。豈非氣鬱而痰凝。痰阻而氣痺。肺胃無以肅降。肝胆併力上升。濁不下行。風自火出。雖年踰五旬。陰血不足。而上中室塞。首要通陽。為處小陷胸。加菖蘆旋如苓枳郁李仁。群醫謂是猛劑。無不咋舌。寶齋云。鎮補滋斂。業已備嘗。不但無功。病反日劇。且服之。果一劑知。三劑安。已而余有會垣之遊。前醫謂病既去。復進守補月餘。仍便秘不眠。胸痞躁亂。加以發斑腹痛。人皆危之時。余在禾中。函乞往視。仍用前法加減。合雪羹投數劑。連得大解。率皆堅燥。改與柔養。更衣漸暢。粥食漸增。以潛鎮舒養之劑善其後。

痘疫 附爛喉

上年秋燥冬煖。略無霜雪。河井並涸。吾杭自九月間起。天花流行。十不救五。小兒之殤于是者。日以百計。孟英曰。此痘疫也。治法當與常痘有異。惜幼科未之察耳。且天

令發泄。不主閉藏。入春恐多喉患。特刊加味三豆飲方。俾未曾佈痘者。預服免患。將出者。恣飲冀輕。又勸人頻服青龍白虎湯。以杜春來喉恙。不料其言果應。三春不雨。喉症甚多。醫者猶不悟其致病之因。僅知發散。正如火上添油。孟英胸有成竹。一以仲聖白虎湯為救焚主劑。若已及于營分者。用晉三犀角地黄湯。相機加減。又刊青龍白虎湯暨錫類散方。廣為印送。賴此以活者。不可勝數。

附 加味三豆飲

生綠豆 生黃豆 生黑大豆 或用生白扁豆亦可 生甘草 金銀花 水煎服

孟英原刻自注云。古方三豆飲。為痘診始終可服之妙藥。未出時常服。痘可使稀。將出時急服。重可冀輕。已出時恣服。逆可轉順。盡出時頻服。毒可易清。俗傳種痘是密室烘花。更有初生小兒。于十八日內服藥。令其出痘之法。是握苗助長。此等矯揉造作。陰受其害者。古今來不知幾恆河沙數矣。至于種種稀痘之方。皆無義意。或以毒藥損人元氣。或以穢物致生別恙。慎勿為其所惑。惟此方藥極簡易。性最平和。味不惡劣。易辨易服。不必論其體質。久服無弊。誠盡善盡美之王道藥也。杭人惑于患痘不食豆之說。甚屬可鄙。今特辨明。冀人醒悟。凡小兒能啜飲後。即以此藥日日代茶。誠保赤之首章焉。原方用赤豆。性燥傷陰。予以黑大豆易之。更有補陰之續。雖燥令燥體。皆無礙。

矣。再益銀花甘草。而化毒之功尤勝。或疑銀花性涼。似難久用。不知三豆皆穀也。性能實脾。得銀花以濟之。更覺沖和。況小兒體稟純陽。極宜此甘涼補陰之味。豈特稀痘。尤能明目消疳。不生瘡癩泄瀉等病。其功未能殫述也。

附 青龍白虎湯

橄欖 生蘆根 水煎服

孟英自注云。此予自制方也。橄欖色青。清足厥陰內寄之火風。而靖其上騰之醜。蘆根色白。化手太陰外來之燥熱。而肅其下行之氣。合而為劑。消經絡留滯之痰。解膏粱魚麪之毒。用以代茶。則龍馴虎伏。藏府清和。豈但喉病之可免耶。且二味處處皆有。人人可服。物異功優。久任無弊。實能弭未形之患。勿以平淡而忽諸。

附 錫類散

象牙屑焙 真珠各三 飛淨青黛六 梅花冰片三 壁錢二十個
俗名喜兒窠木板上有者

物 西牛黃 人指甲各五厘 男病用女病用 分別配之

共研極細粉。吹患處。流出惡涎即愈。○孟英自注云。此專治爛喉痧疹之神方也。尤鶴年附載于金匱翼云。張符瑞傳此方以救人而得子。故予名之曰錫類散。

段春木之室爛喉。內外科治之束手。姚雪蕉孝廉薦孟英視之。骨瘦如柴。肌熱如烙。勅疾阻于咽喉。不能咯吐。須以紙帛攪而曳之。患處紅腫白腐。齟色皆糜。米飲不沾。汛事非期而至。按其脈左細數。右絃滑。曰此陰虧之體。伏火之病。失于清降。擾及于營。先以犀角地黃湯清營分。而調妄行之血。續與白虎湯加西洋參等。肅氣道而瀉燎原之火。外用錫類散。掃痰腐而消惡毒。繼投甘潤藥。蠲餘熱而充津液。日以向安。月餘而起。

吳雨峯明府家。孺兒科為其仲郎所出之兩孫種痘。下苗二三日。發熱咽疼。醫以為痘之將形也。投以升透之藥。赤斑似錦。咽喉爛如焚。半月之間。閭家傳染。諸醫莫敢入其室。孟英往診時。見其三郎耕有。四郎小峯尚未病。亟曰。已病者固當圖治。未病者尤宜防患。傳以青龍白虎湯代茶恣飲。竟得無恙。其令閩洪宜人及仲媳。皆為之治愈。此外如其長媳。其令愛。其三孫。其僕。其探病之女戚。殞于是病者七人馬。時雨峯築巖兩喬梓。咸宜于外。仲郎亦幕遊江右。不料因種痘而釀此家禍。益信孟英勸人勿種痘之說為可訓也。

種痘之法以人巧而奪天工原屬妙法但須慎于擇時若疫氣流行之時感其氣者尚有腫頰爛喉之酷况又加以痘毒耶此乃醫之不明未可盡歸咎于種痘也

潘洪疇託兒醫為其仲郎春波所出之孫種痘。下苗三日。即咽喉痛。醫與升散藥發熱。斑爛七朝。而天春波及其弟祥衍。皆染其病。春波之證。顧聽泉治而愈矣。祥衍之恙。咽喉爛至于舌。胸膈痞塞不通。牙關緊澹。小溲淋痛。口流紫黑血塊。人皆謂其臟腑

變證雖多不
外肺胃二經
積熱得其主
腦尚非難愈
之證

涼藥未輟而
忽見如此之
證即不按脈

爛馬。孟英視之曰。惡血毒涎。正欲其出。吹以錫類散。用梳承其口。流出涎血甚多。咽
喉牙環胸膈。皆得漸舒。投以犀角地黃湯。加元參銀花童溺搗汁竹黃花粉貝母石
菖蒲之類。漸以向安。繼與生津填補而痊。

趙子循患喉痺。渠叔笛樓用大劑生軍下之。而藥不能入。孟英以錫類散吹之。即開。
與白虎法而瘥。

陳書伯庶常令弟保和。年未冠。患失音咽痛。孟英與犀羚石膏元參豆根牛蒡射干
等大劑清肅之藥。音開而咽糜。吹以錫類散。糜愈而疹點滿布。左目及耳後皆腫。方
中加以鮮菊葉二兩。疹愈痰嗽不已。仍主前法。服三十餘帖而痊。此證脈滑且數。口
大渴。初終未曾誤藥。故能愈。其庶母同時患喉糜。而頭偏左痛。心悸欲嘔。壯熱煩燥。
脈弦細數。孟英曰。此兼陰虧風動也。初以犀羚元參菊花丹參梔子桑葉馬勃投之。
外吹錫類散。咽愈熱退。續用二至二冬生地石英菴蓉龜板茯苓滋陰潛陽而瘳。又
其二令妹亦患喉疹。況事適行。四肢痠痛。略難舉動。氣塞於咽。孟英診脈絃滑。以犀
羚旋菴茹貝兒鈴牛蒡射干豆根花粉銀花海蛇竹瀝絲瓜絡等。出入為方。兼吹錫
類散而瘥。

周鶴亭令郎。年甫五齡。痘後月餘。清涼藥尚未輟。忽發壯熱。幼科治之勢益張。肢痺
面赤。嘔吐苔黃。渴而溺清。時或昏厥。證交六日。其外祖何新之。邀孟英診之。脈甚絃

亦可知為新
感邪矣

宜降而反升
之宜其病之
增劇矣

此大實之證
故治宜如此
予見一小兒
出痘自始至
終參茸不輟
於口稍停其
藥即慨然不
振正與此案
相對待可見
用寒用熱皆
宜隨證變通
不可執一而
論也

洪滑數。心下拒按。便閉汗多。投小陷胸。加石膏。知母。花粉。竹葉。枇杷葉。貝母。雪羹。二劑。各恙皆減。瘦赤便行。繼與清養而安。

許安卿患咽痛。瘍科黃秀元連與升散之藥。延及齟腫。牙關不開。舌不出齒。自汗脈澀。絕穀瀕危。其族兄辛泉。逆孟英往勘。即洗去滿頸敷藥。而以菊葉搗塗。吹以錫類散。煎犀羚元參射干馬勃。危貝山豆根等藥灌之。數日始痊。

胡韻梅年已踰冠。因夜坐感寒。患頭疼惡冷。嘔吐肢冷。孟英視之曰。舌絳脈數。斑疹之候。斷非受寒也。幸胡平昔欽信。遂與清透藥服之。次日點形圓綻。細詢果未出痘。但火勢甚熾。恐其惑于俗論。囑請專科王蔚文會診。所見略同。一路清涼。自起發至落茄。毫不雜一味溫升攻托之藥。而滿身密布。形色粗紫。漿濃茄黑。便閉不飢。渴無一息之停。苟不如是用藥。其能免乎。此建中瑣言之所以有功于世也。

瘡疹

溽暑之令。瘡疹盛行。幼科僅知套藥。升柴防葛亂施。殆亦疫癘之病。造化默行其殺運歟。陳仰山家患此者十餘人。其長郎書芾。孝廉之女。勢最劇。以瘡甫出。而汛至也。醫者卻走。始延孟英視之。脈滑而數。舌絳大渴。面赤失音。不食便瀉。曰。此由發散太過。火盛風熾。氣血兩燔。氣分之邪。由瀉而略泄。其燄營分之熱。由汛而稍解。其焚。豈可畏其脫陷。妄投止澀耶。與西洋參石膏。知母。麥冬。犀角。生地。連翹。甘草。石斛。丹皮。

肝亦先標後本之法
病不甚重治亦合法而難收捷效者以陰虛之體不勝溫熱之氣也此即四損不可正治之例設治不如法則危矣

桑葉竹葉大劑投之。三日而愈。養陰善後。遂以漸安。其餘或輕或重。孟英一以清解而痊。

濮東明令孫女。素稟陰虛。時發夜熱。少餐不寐。仲夏患^熱感發疹。況不當期而至。孟英用犀羚知貝石膏生地卮翹花粉甘草竹葉蘆根等藥。疹透神清。唯鼻^熱燥^熱異常。吸氣入喉。辣痛難忍。甚至肢冷。復于方中加元參竹茹菊葉荷桿。各患始減。而心忡吐沫徹夜不眠。渴汗便瀉。改投西洋參生地麥冬小麥竹葉黃連真珠百合貝母石斛牡蠣龜板蔗汁諸藥而愈。李秋適姚益齋為室。

胡季權子珍官。甫六歲。目患內障。繼則夜熱痰嗽。小溲過多。醫作童損治。服滋補數月。病日以甚。孟英持脈右大口渴苔黃。曰伏熱在肺。法當清解。及詳詰其因。始言病起疳後。蓋餘熱未淨。而投補太早。與滑石知母花粉桑葉茅根枇杷葉蘆根冬瓜子杏仁。服二劑。偏身發出斑塊。又二劑。斑退苔化。乃去滑石。加沙參餌之。其熱頭面先退。次退四肢。以及胸背。又數日。甫退于腹。人皆詫其熱退之異。孟英謂熱伏既久。復為半年之補藥。風滯于其間。焉能一旦盡滌。其勢必漸清而漸去也。熱退既淨。溺亦有節。痰嗽遮^遮。餐加肌潤。而內障亦漸除矣。德清蔡初泉。陡發寒熱。咽痛大渴。腕悶舌絳。孟英診脈甚數。徑投大劑犀羚元參丹皮桑卮銀花花粉翹莠之藥。服後偏身發疹。而熱退知飢矣。

為陽邪乃胃溼熱所散令其盡散不宜驟用
法至麻黃元為禁劇何元科之憤憤
治疹原以清肺為第一義

此大實證也非峻攻不愈

仲夏瘡疹流行。幼科執用套藥。天札實多。有王子能參軍所親楚人劉某僅一子甫五齡。陸某見其瘡點不綻。連進檉柳等藥。壯熱無汗。面赤靜臥。二便不行。參軍聞其殆。延孟英視之。投犀羚白虎湯而轉機。陸某力阻石膏不可再餌。仍進溫散。以至氣喘痰升。復加麻黃八分。欲圖定喘。而喘汗瀕危。二便復秘。再懇孟英救之。投白虎加西洋參竹葉而愈。繼有房氏子亦為陸某誤用溫散致劇。痰喘便秘。口渴神昏。洩碧肢瘰。孟英與大劑白虎湯。加犀角元參竹葉木通調紫雪。四帖而始安。

李新畬仲郎。瘡未齊而痰嗽氣喘。苔色白滑。小溲不赤。或主犀角地黃湯加紫雪服而不效。延孟英診之。右脈洪滑而口渴。乃天時酷熱。暑邪薄肺。挾其素有之痰而阻其治節。所以氣機不行。而疹不能達。苔不能化。溺不能赤也。溫散大忌。涼血亦非。與竹葉石膏湯。合葦莖加杏苑旋杷海石。投之。氣平疹透。苔退色紅。小溲亦赤。數日而愈。

徐艮生室。年四十餘。于酷暑之時患瘡。所親沈悅亭連與清解。不能殺其勢。為邀孟英視之。體厚痰多。脈甚滑數。揚擲譫妄。舌絳面赤。渴飲便瀉。乃與大劑白虎加犀角元參銀花花粉貝母竹黃竹葉竹茹竹瀝。送滾痰丸。服後大便下如膠漆。脈證漸和。數日後去丸藥。其勢復劇。甚至發厥。仍加丸藥乃平。如是者三次。險浪始息。悅亭復以白金丸滌其膈下留痰。續用甘涼濡潤法。充津液而搜餘熱。漸以告愈。

溫散惟宜于
傷寒何可亂
投且既已見
疹則肺胃之
熱已現於外
矣與柴胡湯
有何干涉此
醫直是不通

朱敦書令愛患感。醫投溫散。服二劑。遍身麻瘡。汛事適來。醫進小柴胡湯。遂狂妄莫制。乞援於孟英。脈至洪滑。絃數。目赤苔黃。大渴不寐。是瘡因溫邪而發。所以起病至今。時時大汗。何必再攻其表。汎行為熱迫於營。胡反以薑棗溫之。參紫升之。宜其燎原而不可遏也。與大劑犀角元參生地石膏知母花粉銀花竹葉貝母白薇。以清衛涼營。服後即眠。久而未醒。或疑為昏沈也。俗情可哂屢為呼喚。病者驚寤。即令家人啟窗。易服穿襪梳髮。告別父母云。欲往花神廟。歸位人莫能攔。舉家痛哭。急迓孟英復視。脈象依然。囑其家靜守勿哭。仍以前方加重。和以竹瀝童溲。灌下即安。繼用養陰清熱而愈。

韓石甫大令令正。患感發疹。沈悅亭治以清解。熱漸退而神氣不爽。舌黑難伸。太息便秘。胸次拒按。脈弦緩而滑。投涼膈散。加知母花粉枳實竹茹。一帖而苔即退。黃再服而黑矢下。神氣清。即以向愈。

朱敦書令正患感。吳某與表藥二帖。發出赤疹。神氣漸昏。葉某知其素患耳聾目障。為陰虛之體。改用犀角地黄湯二劑。而遺溺瘕厥。始延孟英視之。曰。雖形瘦陰虧。邪易擾營。幸非溼盛之軀。尚可設法。但心下拒按。呃逆便閉。是痰熱尚阻氣分。誤服升提。每成結胸。地黃滋滯。實為禁藥。今人臨證不能詳審。往往用非所當用。本年敗證甚多。余每見神未全昏。便不甚悶。惟胸前痞結。不可救藥而死者。皆升提之誤進。或

滋滯之早投也。石北涯在旁聞之歎曰。無怪乎君素以犀角地黃湯奏奇績。而他人效尤屢偵事。豈非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耶。于是以犀角元參茹貝旋婁杞苑白前菖蒲為方。調紫雪兩服。呃逆止。神漸清。而咽疼口渴。乃去紫雪前菖。加射干山豆根。知母花粉。吹以錫類散。二日咽喉即愈。胸次漸舒。疹回熱退。去犀角紫苑射干豆根。加銀花卮子竹葉海蛇鳧苈。漸安眠食。唯大解久不行。孟英曰。腹無痛苦。虛體祇宜潤養。佐以從蓉麻仁當歸生地等藥。多服而下。遂愈。

湯西膝年逾花甲。感證初起。周身膚赤。滿口苔黃。頭痛腰疼。便溏澀痛。伊親家何新之診為險候。囑延孟英診之。脈見絃細而爽。乃陰虛勞倦。溼溫毒重之證。清解之中。須寓存陰。以犀角羚羊苓茹銀翹桑葦通草蘭葉為方。煎以冬瓜湯。服之遍身赤疹。而左眼胞忽腫。右臂痠疼不舉。耳聾神不清爽。亟以元參丹皮菊花卮子桑枝絲瓜絡石斛竹葉煎調神犀丹為劑。偶邀瘍科視外患。亦知病因溼熱。連進木通等藥。脈更細弱。神益昏憊。飲食不進。溼澀愈疼。新之以為難挽矣。孟英曰。急救陰液。尚可轉機。援復脈湯去薑桂麻仁。易西洋參。加知母花粉竹葉蔗漿灌之。一劑神甦。脈起。再服。苔退知飢。三啜身涼。溺暢。六帖後膚蛻安眠。目開舌潤。或疑甘柔滑膩之藥。何以能清溼熱。孟英曰。陰虛內熱之人。蘊溼易于化火。火能燍液。濡布無權。頻溉甘涼。津回氣達。徒知利溼。陰氣先亡。須脈證詳參。法難執一也。又服數劑後。忽然肢腫。偏發風

塊。瘙癢異常。或又疑證之有變也。孟英曰。此陰液充而餘邪自尋出路耳。與輕清藥數帖。果瘥。

喘嗽

美政關毛內使。年逾花甲。而患喘嗽。醫與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澀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吸鴉片烟。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聞。吾當為世人道破機關。不致誤墮火坑者。再為積薪貯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罌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澀。而又產于南夷之熱地。煎晒以成土。熬煎而為膏。吸其烟時。還須火煉。燥熱毒烈。不亞于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熱傷陰之明驗哉。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麴蘖之性雖烈。然人飲之。則質仍化水。故陰虛者飲之。則傷陰。陽虛者飲之。則傷陽。景岳論之詳矣。若阿片雖具水土之質。而性從火變。且人吸之。則質化為烟。純乎火之氣。燄直行清道。燦人津液。故吸烟之後。口必作渴。久吸則津枯液竭。精血源窮。而宗筋失潤。人因見其陽痿也。不察其所以痿之故。遂指阿片為性冷之物。抑何愚耶。凡吸阿片烟而醉者。以陳醬少許。淪湯服即醒。若熬烟時少著以鹽。即渙散不凝膏。吸時舌上預舐以鹽。則不成癮。雖癮深者。但令舐鹽而吸。則癮自斷。豈非潤下之精。能制炎上之毒乎。

孟英治其令叔高年痰嗽。喘逆礙臥。肢冷顴紅。飲食不進。與真武湯而安。無藏陽證例治法

夏間顧聽泉邀孟英視其所親屠綠堂之恙。孟英曰。陰生可慮。果于夏至前五日而卒。屠之五令郎患痰嗽者數年。近因悲哀病作。徐某見其嗽甚則吐也。投以參朮之劑。病益甚。閏七月十七夜。綠堂忽示夢云。汝病須延孟英診視。服溫養藥可愈。覺而異之。即迓過診。孟英曰。此陰虛勞嗽。嗽久而衝氣不納。則嘔吐。非胃寒也。經言勞者溫之。亦溫養之謂。非可以溫補施之者。病者見案。更為驚歎。始以父夢告馬。孟英亦為之肅然。方用西洋參熟地滋陰降氣茯苓氣加冬以須編乃盛茯苓良法坎非版外壯者紫石可英用姜可凝可杷可杷可葉可橘可皮可服之果安。予謂凡事皆可以感天地格鬼神。況醫為性命之學耶。即此一案。可以知孟英之手眼通天。非幸獲虛名者所能仰望也。

合觀二案其人必陰虛肺燥之質故用藥如此

石誦義室。久患痰嗽。諸醫藥之勿瘳。孟英切其脈曰。非傷風也。與北沙參熟地百合麥冬貝母紫苑從蓉枇杷葉鹽水炒橘皮燕窩一劑。知數劑已。初秋又患腕痛。上及肩尖。向以為肝氣。輒服破削之品。孟英曰。亦非也。以砂仁炒熟地炙橘紅棟實延胡。枸杞當歸茯苓桑甚蒺藜為方。服之良效。繼即受孕矣。

鄰人汪氏婦之父王叟。仲秋患痰嗽不食。氣喘不臥。囊縮便秘。心搖搖不能把握。勢極可危。伊女浼家慈招孟英救之。曰。根蒂欲脫耳。非病也。以八味地黃湯去丹澤合生脈。加紫石英青鉛龍牡胡桃肉棟實從蓉投之。大解行而諸恙減。乃去從蓉麥冬。

服旬日以瘳。初冬卻可亭患痰嗽。面浮微喘。醫謂年踰花甲。總屬下部虛寒。進以溫補納氣之藥。喘嗽日甚。口涎自流。莖囊漸腫。兩腿腫硬至踵。不能稍立。開口則喘逆欲死。不敢發言。頭仰則咳。嗆咽疼。不容略臥。痰色黃濃帶血。小溲微黃而長。許芷卿薦孟英視之。脈形絃滑有力。曰此高年孤陽熾於內。時令燥火薄其外。外病或可圖治。真陰未必能復。且平昔便如羊矢。津液素乾。再投溫補。如火益熱矣。乃以白虎湯合瀉白散。加西洋參貝母花粉黃芩大劑投之。并用北梨搗汁。頻飲潤喉。以緩其上。潛之火。數帖後勢漸減。改投葦莖湯合清燥救肺湯。加海蛇蛤壳青黛竹瀝勃臍為方。旬日外梨已用及百斤而喘始息。繼加坎版鼈甲犀角。而以猪肉病者服湯代水煎藥。大滋其陰。而潛其陽。火始下行。小溲亦如蘇木汁。而諸證悉平。下部之腫。隨病遞消。一月已來。共用梨二百餘斤矣。適大雪祁寒。更衣時略感冷風。腹中微痛。自啜姜糖湯兩碗。而喘嗽復作。口乾咽痛。大渴舌破。仍不能眠。復用前方。以綠豆煎清湯代水煮藥。始漸向安。孟英謂其乃郎步梅曰。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今尊翁津液久虧。陽氣獨治。病雖去矣。陰精非藥石所能繼續。況年逾六秩。長不勝消。治病已竭人謀。引年且希夫眷。予以脈察之。終屬可虞。毋謂治法不周。贈言不早。致有他日之疑。成敗之論也。

葉晝三患咳逆上氣。頭偏左痛。口渴不飢。便瀉如水。王瘦石薦孟英視之。曰此肝陰

胃汁交虛。時令燥邪外薄。與育陰息風清燥滋液之法。日以漸安。服及兩月。大解反形乾結而痊。

鮑繼仲患哮。每發于冬。醫作虛寒治更劇。孟英診之。脈滑苔厚。溺赤痰濃。與知母花粉冬瓜子杏貝茯苓滑石卮子石斛而安。孫渭川令姪亦患此。氣逆欲死。孟英視之。口渴頭汗。二便不行。徑與生石膏橘貝桂苓知母花粉杏苑海蛇等藥而愈。一耳姓回婦病瘳。自以為寒。頻飲燒酒。不但病加。更兼嘔吐泄瀉。兩脚筋掣。既不能臥。又不能坐。孟英診曰。苦口而渴乎。瀉出如火乎。小溲不行乎。痰黏且靱乎。病者云。誠如君言。想受寒太重始然。孟英曰。汝何愚耶。見證如是。猶謂受寒。設遇他醫。必然承教。況當此小寒之候。而哮喘與霍亂。世俗無不硬指為寒者。誤投姜附。汝命休矣。與北沙參生薏苡冬瓜子絲瓜絡竹茹石斛枇杷葉貝母知母卮子蘆根橄欖海蛇蘆蘆汁為方。一劑知。二劑已。

許守存久患痰嗽。孟英主滋水舒肝法。以陰虧而兼鬱也。業已向愈。所親某亦涉獵醫書。謂滋陰藥不可過服。投以溫補。已而咳嗽復作。漸至咽痛。冬初又延診于孟英。曰。六脈皆數。見于水令。其不能春乎。果驗。世人不辨證之陰陽。但論藥之涼熱。因而債事者多矣。

鄭姬患咳嗽。自覺痰從腰下而起。吐出甚冷。醫作腎虛水泛治。漸至咽喉阻塞。飲食

此證明明虛
其何以作虛
虛台不致蓋
及
補古人所未
而無弊真可
伏痰斯有利
品搜絡中之
輕清通透之
用今孟英以
咳人多不敢
愈但其法太
無熱可束則
下之使冬時
先以深痰九
法于未寒時
而發古人治
寒束故應時
至於肺絡也
至冬則熱為
哮證乃熱痰

虛寒乃此人
之本體而痰
咳乃新受之
外邪不治其
邪而專補其
虛則邪無出
路以致積補
生熱此古胎
之所以黃膩
也孟英以清
熱化痰為治
尚是一半治
病一半治藥
誤也

礙進。即勉強咽之。而胸次梗不能下。便溏洩頻。無一人不從虛論。孟英診曰。脈雖不
甚有力。右部微有絃滑。苔色黃膩。豈屬虛證。以葶藶湯合雪羹。加貝母。知母。花粉。竹
茹。麥冬。枇杷葉。柿蒂等藥。進十餘劑而痊。

邵奕堂室。以花甲之年。仲冬患喘嗽。藥之罔效。坐而不能臥者旬日矣。乞診于孟英。
邵述病原云。每進參湯。則喘稍定。雖服補劑。仍易出汗。慮其欲脫。及察脈絃滑。右甚。
孟英曰。甚矣。望聞問切之難。不可胸無權衡也。此證當憑脈設治。參湯切勿沾唇。以
括蕞薤白。旋覆蘇子。花粉杏仁。蛤壳茯苓。青黛海蛇為方。而以竹瀝。龍井汁和服。投七
即減。十餘帖全愈。同時有石媪者。患此極相似。脈見虛絃細滑。孟英于沙參蛤壳旋
覆杏仁。蘇子貝母。桂枝茯苓中。重加熟地而瘳。所謂病同體異。難執成方也。

王致青。齋尹令正。患痰喘。胡某進補腎納氣。及二陳三子諸方。證瀕於危。顧鼻庵參
軍。令延孟英診之。脈沈而澀。體冷自汗。宛似虛脫之證。惟二便不通。腕悶苔膩。是痰
熱為補藥所遏。一身之氣機窒痺而不行也。與蕞薤旋豬杏貝。危菀兜鈴海蛇竹瀝
等以開降。覆杯即減。再服而安。

王滙涵室。年踰六旬。久患痰嗽。食減形消。夜不能眠。寢汗舌絳。廣服補劑。病日以增。
孟英視之曰。固虛證之當補者。想未分經辨證。而圖圖顛頂。翻與證悖。是以無功。投
以熟地。茯苓。坎板。胡桃。百合。石英。茯苓。冬蟲。夏草等藥。一劑知。旬日愈。以其左脈弦

細而虛。右尺寸皆數。為陰虧氣不潛納之候。及閱前服方。果雜用耆朮以助氣。二陳故紙附桂等以劫陰也。宜乎愈補而愈劇矣。

李華甫令正。患頭震。孟英脈之絃滑。乃肝經鬱怒火升也。投當歸龍薈丸而瘥。然不能懲忿。其病屢發之後。更兼溺悶腹脹。喘汗欲絕。亟邀孟英視之。脈甚絃澀。口苦苔黃。舌色紫黯。沉雖不愆。內有痰滯也。以雪羹加金鈴旋覆。厄子滑石。桃仁芫蔚。車前子木通。仍吞龍薈丸。外以田贏大蒜車前草。搗貼臍下。服後果先下黑血。溲即隨通。繼而更衣。糞色亦黑。遂愈。

周光遠無疾而逝。其母夫人年踰七旬。遭此慘痛。漸生咳嗽。氣逆痰鹹。夜多漩溺。口苦不飢。孟英曰。根蒂虛而兼佛鬱也。與沙參甘草滋陰麥冬解鬱熟地滋陰龜板滋陰石斛貝母蛤壳小麥大棗而安。迨夏間吸暑而患腹痛滯下。小溲熱澀。其嗽復作。脈仍虛絃。略加與數。但於前方增滑石。吞香連丸而瘳。因平昔畏藥。既愈即停。至仲秋嗽又作。惟口不苦而能食。因於前方去沙參。加高麗參五味石英牛膝熬膏。頻服而痊。十月下旬。天氣驟冷。陡患吐瀉腹痛。肢冷音嘶。急邀孟英視之。脈微為寒邪直中。亟與大劑理中。加吳萸橘皮杜仲故紙石脂餘糧而瘳。其夫人亦因悲鬱而患崩漏。面黃腹脹。寢食皆廢。孟英用龜板海螵蛸女貞旱蓮貝母柏葉青蒿白薇小麥茯苓藕肉蓮子心而康。

因不兼外
故加五味
膝等藥徑
其本若少
外邪者斷
可用

次年夏。其母夫人患溫邪痰嗽。腕悶汗多。孟英投石膏竹茹知母花粉旋覆貝母婁

仁紫苑等藥三十劑而愈。聞者無不歎異。

謝某患嗽。臥難偏左。孟英切其脈。右寸與滑。曰此肺虛而痰貯於絡。以葦莖絲瓜絡生蛤粉貝母冬瓜子茯苓歲時杜杷葉燕窩梨肉投之果愈。

古方書云。喘無善證。喘而且汗。尤屬可危。潘肯堂室仲冬陡患氣喘。醫治日劇。何新之診其脈無常候。囑請孟英質馬孟英曰。兩氣口之脈皆肺經所主。今肺為痰壅。氣不流行。虛促雖形。未必即為虛諦。況年甫三旬。平時善飯。病起於暴。苔膩痰濃。縱有足冷面紅。不飢不寐自汗等證。無非痰阻樞機。有升無降耳。遂與石膏黃芩知母花粉旋覆赭石婁仁通草海蛇竹瀝煎汁梨汁等藥一劑。知三劑平。乃去二石。加元參杏仁。服旬日而安。俟其痰嗽全蠲。始用沙參地黃麥冬等。以滋陰善後。

顧仙槎年越古稀。仲冬偶患痰嗽。服表散藥數帖。氣喘如奔。欲臥而不能着枕。欲食而不能吸納。痰欲出而氣不能吐。便欲行而氣不能送。日夜危坐。躁汗時形。其壻家請孟英視之。按脈虛洪豁大。而舌色乾絳。澁赤點滴。證屬陰虧。忌投剛燥。與西洋參熟地從蓉枸杞婁仁麥冬牛膝茯苓白芍冬蟲夏草青鉛為大劑。以猪肉煮清湯煎服。果韌痰漸活。堅矢下行。眠食亦安。遞以告愈。

諸暨張某者。有跛疾。業點翠。終日坐。而三四年來行數十武。即喘不能已。別無他苦。飲食如常。醫咸謂虛。頻補不應。詣孟英視之。曰久坐不勞。行氣遲滯。痰凝久伏。故為

此患脈緩而滑。豈為虛象。授雪羹合小陷胸加竹筴旋覆海石杏仁半夏服之。果吐多痰而愈。

高雋生孝廉令堂患痰嗽。服傷風而喘汗欲脫。孟英予人參茯苓甘草桂枝白石英半夏牡蠣胡桃仁冬蟲夏草而瘳。以其年近五旬。衝任不足。雖素有飲邪。而悲哀勞瘁之餘。經事忽行。一投表散。氣即隨而上逆。故用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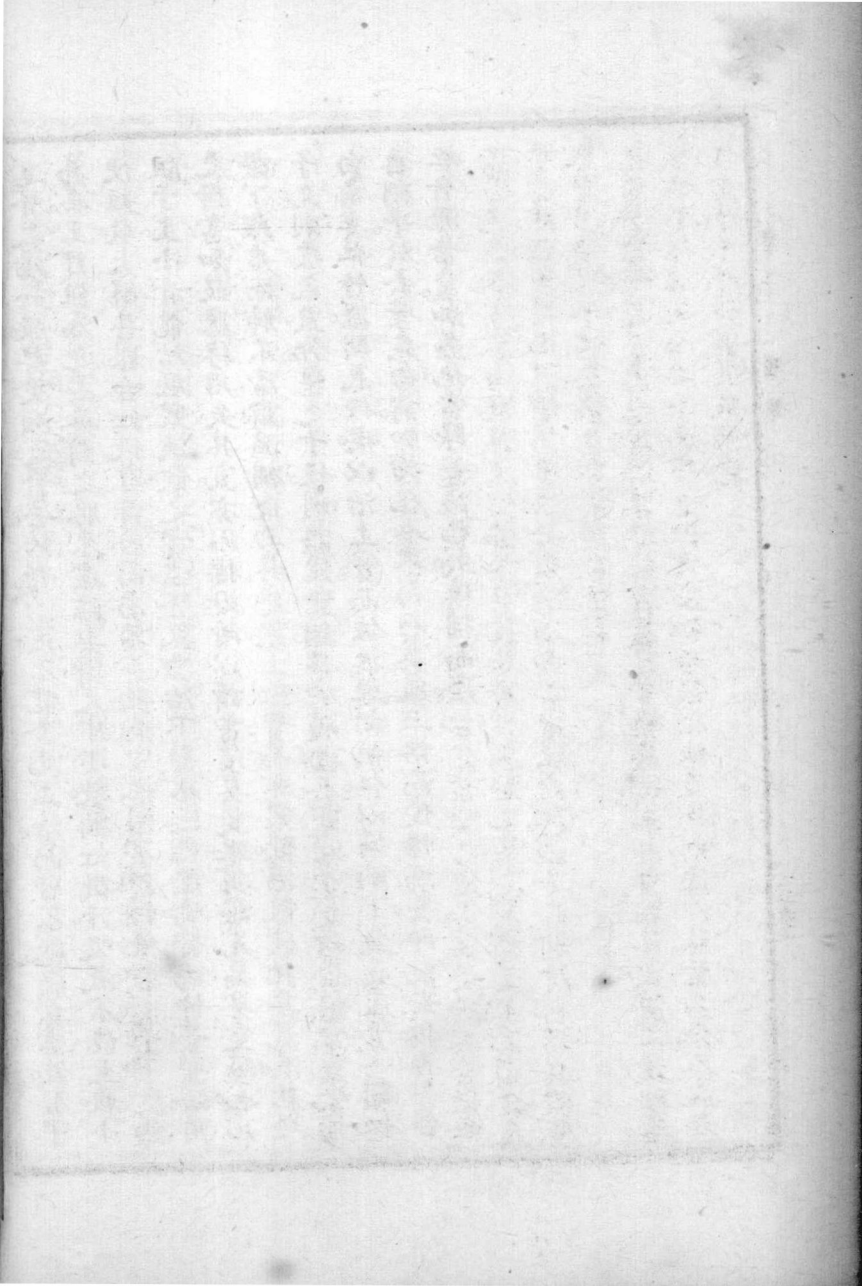
一機匠久患寒熱。兼以痰嗽。形消肌削。人皆以勞怯治之。久而不愈。或囑其就診于孟英。脈絃緩而大。畏冷異常。動即氣逆。時欲出汗。暮熱從骨髓中出。痰色綠而且臭。便堅溺赤。曰痰火為患耳。誤投補藥矣。以葦莖湯合雪羹加白微花粉旋覆蛤殼。服二十劑。體健加餐。其病如失。

趙菊齋外孫華穎官。易患痰嗽。幼科治之。漸至發熱。口渴便瀉。汗多煩哭。以為將成慢驚。參入溫補。日以加劇。孟英視之曰肺熱也。投葦莖湯加滑石黃芩枇杷葉桑葉地骨皮。旬日而愈。

五舍弟樹廷。時患喘逆。初冬尤甚。稍食甜物。其病即發。孟英察脈遲弱。苔黃垢而不渴。指冷肢痠。乃中虛痰溼內盛也。授參朮蒼朮旋半薤朴杏仁生薑之劑。服後痰果大吐。氣亦漸平。嗣以六君去甘草。加當歸木香調補而痊。

壬子春。沈峻揚年五十七歲。素患痰嗽。年前顧某與小青龍湯一劑。喘逆漸甚。汪某

進腎氣湯一服。勢更瀕危。醫云。治實治虛。不能舍此二法。而皆不應。病真藥假。不可為矣。王月鉏。嚙迎孟英圖之。脈來虛絃。與滑。尺中小數。顴紅微汗。吸氣不能。至腹。小便短數。大解甚艱。舌紅微有黃苔。而渴不多飲。胸中痞悶不舒。白根蒂虛于下。痰熱阻于上。小青龍治風寒挾飲之實喘。腎氣湯治下部水泛之虛喘。皆為仲景聖法。用之得當。如鼓應桴。用失其宜。亦同操刃。所以讀書須具隻眼。辨證尤要具隻眼也。此證下雖虛而肺不清肅。溫補反助其壅塞。上雖實而非寒飲。溫散徒耗其氣液。耗之于先。則虛氣益奔。壅之于後。則熱痰愈錮。其加病也。不亦宜乎。爰以杏仁葦莖紫苑白前。晏仁竹瀝。開氣行痰。以治上實。而佐茯苓胡桃仁。以攝納下焦之虛陽。一劑。知再劑。平。旋去紫苑白前。加枸杞麥冬白石英。服三帖。而便暢溺長。即能安穀。再去杏仁竹瀝葦莖。加熟地當歸。薏苡巴戟。填補而痊。



分類 王子孟英醫案 卷二

青浦陸士諤編校

嘔吐

朱某患嘔吐。諸藥不效。甚至大小便秘。糞從口出。臭不可當。自問不起矣。孟英上者下用代赭旋覆湯之法。其甚巧。加蜣螂蟲服之而愈。

陳芟裳之太夫人。陡患嘔吐。徹夜不止。次早延孟英診之。自述因寒而致。孟英知芟裳進場家無主藥之人。若明言屬熱。必致畏藥不服矣。漫應曰固寒也。而疏方則芩連梔棟。以大苦寒為劑。投之良愈。

趙子善令愛。患發熱嘔吐。口渴便秘。而年甫三齡。不能自言病苦。孟英視其舌微絳而苔色乾黃。因與海蛇鼠矢竹茹知母花粉杏仁斛之藥。二劑果下。未化宿食。色醬粘膩。設投俗尚溫燥消導法。必致陰竭而亡。繼往維揚。孟英臨別贈言。謂其體質勿宜溫補。次年偶病。果為參朮殞命。惜哉。

蘭谿吳氏婦。盛夏患惡阻。洪某進旋覆薑桂等藥。而壯熱神昏。腰疼欲墮。二便秘瀆。嘔吐不休。鯀數而洪子危。芩連棟竹茹知母銀花綠豆為劑。佐以蘇葉二分。冬瓜煮湯煎藥。下嚙即安。數服而愈。

吳菜園患發熱嘔吐。莖縮腹痛。孟英診脈絃戛而數。苔色膩黃。曰熱伏厥陰也。與棟實通草。卮蓮。茹。斛。絲。瓜。絡。一劑。知。數劑。愈。

潘媪久患痛吐。多藥莫痊。孟英視之。脈絃勁而數。曰口苦而渴乎。大便不暢乎。小溲如沸乎。病者云誠然。第冷氣時衝。欲嘔不暢。渴喜飲沸。吐沫極酸。總由積寒深重耳。孟英曰。因此諒諸醫必用溫燥之藥矣。須知氣衝覺冷者。熱極似寒。渴欲飲沸者。飲邪內踞。吐沫作酸者。曲直所化。其病在絡。故吐之不易。方以茹。旋。卮。棟。杷。葉。絲。瓜。絡。木。通。生。薑。衣。海。蛇。鳧。苾。蘇。葉。炒。黃。連。煎。吞。當。歸。龍。薈。丸。一劑。知。五劑。愈。

噫

予素患噫氣。凡體稍不適。其病即至。既響且多。勢不可遏。戊子冬發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此陽氣式微。而濁陰上逆也。先服理中湯一劑。隨以旋覆代赭湯投之。遂愈。嗣後每發。如法服之。輒效。後來發亦漸輕。今已不甚發矣。予聞孟英常云。此仲聖妙方。藥極平淡。奈世人畏不敢用。殊可陋也。

袁某患噫聲聞于鄰。俞某與理中湯。暨旋覆代赭湯皆不效。孟英診之。尺中虛大。乃詰之曰。爾覺氣自少腹上衝乎。病者云誠然。孟英曰。此病在下焦。用胡桃肉。故紙。韭子。菟絲。小茴。鹿角霜。枸杞。當歸。茯苓。覆盆。龍齒。牡蠣。服一劑。其衝氣即至喉而止。不作聲為噫矣。再劑寂然。多服竟愈。

許太常溟生之夫人。患腿痛而素多噫氣。若指頭一搓。或眉間一抹。其噫即不已。向以為虛。在都時服補劑。竟不能愈。冬間旋里。孟英診脈絃滑。乃痰阻于絡氣不得宣也。以絲瓜絡竹茹旋復橋絡羚羊茯苓豆卷金鈴柿蒂海蛇葶薺藕為方。吞當歸龍薈丸而安。其媳為阮芸臺太傅之女孫。在都因喪子悲哀。患發厥。屢服補劑。以致恍惚。或疑為娠。孟英曰。脈雖絃數以滑。乃痰挾風陽而為厥也。與大劑蠲痰息風舒鬱清營之劑。漸以獲愈。

呢

一老人霍亂後。目閉呢忒。醫謂脫陷在即。與桂附回陽之藥。業已煎矣。適孟英至。詢知溺赤口乾。診得脈形爽數。而藥香撲鼻。即曰。此藥中有肉桂。叟勿服也。服之必死。迫令將藥傾潑。而與肅肺清胃之劑。果得漸安。

黃履吉截瘧後患浮腫。趙某聞其體素虛。切其脈絃細。遂用溫補。馴致呢忒不休。氣衝礙臥。飲食不進。勢瀕于危。請孟英決其及返。餘杭否。孟英曰。脈雖絃細而有力。子必誤服溫補矣。肯服吾藥。猶可無恐。因與括婁薤白合小陷胸橘皮竹茹湯加柿蒂旋覆蘇子香附赤石紫苑杞葉為方。四劑而瘳。

陳笠塘年近花甲。于初冬時偶從梯半一跌。遂發寒熱。痰多效逆。沈辛甫作虛痰類中挾風溫治。熱退便行。而痰逆不休。且兼呢忒。改從清肅鎮攝。其呢日甚。因拉孟英

商之。診脈左絃澀不調。右兼爽滑。察其呃。時有微甚而有欲呃不爽之象。詢其噴嚏。久不作矣。曰此氣鬱于肝。欲升而不能升。痰阻于肺。欲降而不能降之證也。補攝之品。咸在禁例。以柴胡枳殼石菖蒲紫蘇薤白婁仁竹茹橘皮白前為劑。覆杯而減。再劑而安。

錢某患感。醫治旬日。漸致神昏癡。大便泄瀉。以其體素弱而吸洋烟也。胥束手矣。始丐診于孟英。左脈絃爽。右則虛大而滑。汗出不解。目瞽耳聾。謔語漫紅。時時呃逆。心下拒按。舌不能伸。斡齒視苔。滿黃微燥。曰溫邪雖陷。氣分未清。裏氣雖虛。伏痰內盛。幸瀉數次。邪勢稍衰。先予人參牡蠣犀角元參竹葉竹茹銀花石斛枇杷葉川貝母蓮子心為劑。調服萬氏清心丸一顆。目明熱退。呃減舌伸。臂顯赤斑。夜亦能寐。詰朝去參蠟牛黃丸。如竹瀝桑枝絲瓜絡。痰果大吐。癡痰即平。再去犀元桑枝。加紫苑海蛇。呃止胸舒。苔色漸退。稀糜漸進。耳聽略聰。再去竹葉蓮心紫苑。加沙參花粉。服五帖而下堅矢。嗣投調養而安。

脹

許某于醉飽後。腹中脹悶。大解不行。自恃強壯。仍飲酒食肉。二日後腹痛。猶疑為寒。又飲火酒。兼吸洋烟。併小溲而不通矣。繼而大渴引飲。飲而即吐。而起居如常也。四朝走懇孟英診之。脈促歇止。滿舌黃苔。極其穢膩。而體豐肉顫。證頗可危。因婉言告

之曰。不過停食耳。且飲山查神麴湯可也。午後始覺指冷倦怠。尚能坐輪出城。到家氣逆。夜分痰升。比曉胸腹額上俱脹裂而死。蓋知下之不及。故不與藥也。

許仲筠患腹痛不饑。醫與參朮薑附諸藥。疼脹日加。水飲不沾。沈沈如寐。孟英診脈絃細。苔色黃膩。投以枳椇萸連卮棟香附蒺藜延胡等藥。二劑便行脈起。苔退知饑而愈。

吳醞香大令四令媳。時患腹脹減餐。牙宣骹痛。久治不效。肌肉漸消。孟英診脈。絃細而數。肝氣雖滯。而陰虛營熱。豈辛通溫運之可投耶。以烏梅黃連棟芍卮子木瓜首烏鼈甲茹貝。服之果愈。繼與甘潤滋填。肌充胃旺。沉準脈和。積歲沈疴。宛然若失。吳誦青室年近五旬。天癸已絕。偶患腹脹。局醫黃某。知其體素羸也。投以腎氣湯。而寒熱漸作。改從建中法。旬日後病劇而崩。愈補愈甚。乞援於孟英。脈洪而數。渴飲苔黃。是吸受暑邪。得溫補而血下漏也。與犀角元參茅根柏葉卮棟知斛花粉白薇等藥。數劑始安。續加生地二至二冬。滋養而愈。次年患病。仍為誤藥而殞。

宋氏婦患感。反覆已經向痊。忽然腹脹上至心下。氣喘便瀉溺閉。湯飲不能下嚥。自汗不能倚息。家人皇皇。且極貧不能延診。走乞孟英擬方挽救。因以桂枝石膏旋赭杏朴芩半黃連通草為劑。果覆杯而病若失。張養之目擊。數為神治。

何氏婦年未四旬。于庚戌冬患腹脹善嘔。或云寒凝氣滯。宜吸雅片煙以溫運之。及

煙癩既成。而病如故。或云冷積也。莫妙于蒜。往夏遂以蒜杵如泥。徧塗脊骨。名曰水灸。灸後起疱痛潰。骨蒸減餐。其脹反加。經乃漸斷。招越醫莊某治之。云勞損也。進以溫補。病乃日甚。復邀張鳳喈。包次橋。姚益齋諸人視之。僉云勞損已成。或補陰。或補陽。服至冬令。便瀉不飢。骨立形消。卧牀不起。今春請神方于各壇。皆云不治。其夫因蒲艾田薦于許信臣學使。隨任廣東。家無主意。束手待斃而已。蒲聞而憐之。為屈孟英一診。以決危期之遲速。初無求愈之心也。切其脈絃細數。循其尺索刺粗。舌絳無津。飲而不食。兩脰腫痛。攣不能伸。痰多善怒。腹脹堅高。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晝夜殿屎。愁容黎瘁。小溲短澀。而如沸。大便秘日瀉十餘行。脈色相參。萬分棘手。惟目光炯炯。音朗神清。是精氣神之本實未撥。病雖造于極中之極。卻非虛損之末傳也。殆由木土相凌。為嘔為脹。洋烟提澀其氣。益令疏泄無權。蒜灸劫耗其陰。更使鬱攸內燠。進以溫補。徒為壯火豎熾。而涸其津。溉以滋填。反致運化無權。而釀為瀉。固之澀之。煞費苦心。余謂賴有此瀉。尚堪消受。許多補劑。縱臨證心粗。不詢其瀉出之熱。而且膩。豈有腎虛脾敗之瀉。可以久不安穀而延之至今乎。夫人氣以成形耳。法天行健。本無一息之停。而性主疎泄者肝也。職司敷布者肺也。權衡出納者胃也。運化精微者脾也。咸以氣為用者也。肝氣不疎。則鬱而為火。肺氣不肅。則津結成痰。胃氣不通。則廢其容納。脾氣不達。則滯其樞機。一氣偶愆。即能成病。推諸外感。理亦相同。

如酷暑嚴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盡關乎老少強弱也。以身中之氣。有愆有不愆也。愆則邪留著。而為病。不愆則氣默運。而潛消。調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內傷諸病。無餘蘊矣。今氣愆其道。津液不行。血無化源。人日枯瘁。率投補藥。更阻氣機。是不調其愆。而反錮其疾也。疾日錮。腹愈脹。氣日愆。血愈枯。或以為乾血勞。或以為單腹脹。然汎斷于腹脹半年之後。是氣愆而致血無以化。非血病而成脹矣。既脹而馴致。肢腫筋攣。不可謂之單脹矣。腫處裂有血紋。堅如鱗甲。顯為熱壅。不屬虛寒。借箸而籌。氣行則熱自泄。首重調愆。展以輕清。忌投剛燥。熱泄則液自生。佐以養血。須避滋膩。宜取流通。徐洄溪所謂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勿以藥太平淡。而疑其不足以去病也。艾田云。薛一瓢謂人須修到半个神仙身分。才可當得名醫二字。聆君妙論。不愧名醫。于是以沙參竹茹絲瓜絡銀花棟實枇杷葉冬瓜皮黃檗當歸麥冬枸杞白芍出入為方。用水露煮葦莖藕湯煎藥。服四劑。脈柔洩暢。瀉減餐加。乃參以西洋參生地黃連花粉薏苡子之類。又六劑。舌色漸淡。脛腫漸消。服至匝月。忽然周身汗出溱溱。而腫脹皆退。舌亦津潤。皮膚漸蛻。肌肉漸生。足亦能伸。便溺有節。竝不另授峻補。兩月後可策杖而行矣。天時漸熱。服藥已久。以虎潛丸方熬為膏。用藕粉搜搗成丸。因丸劑皆藥之渣質。脾運殊艱。孟英凡治陰虛須滋補者。悉熬取其精華。而以可為佐使者和之為丸。不但藥力較優。亦且餌之易化。如法服

至長夏。健步經通。遂以康復。艾田云。此證人不能治。神亦不能治。君竟能肉白骨而生之。不僅半个神仙。殆人而仙者耶。抑仙而降為人者耶。

水露以甜水貯甌。蒸取其露。宜臨時蒸用。取其有升

降之機而養津液也。一名甌。汗水。停久則失性矣。

余雖挈眷回籍。而會垣戚友。未能忽然置之。故時往廬焉。今六月初二日。刺船返里。欲避暑。月應酬之繁也。嗣因亢旱河涸。舟楫不通。或以肩輿相招。余畏長途而卻之。中秋後。河漸通。乃二十夜夢先慈。以不必進省為訓。初謂心有所憶也。至九月下旬。欲展墓於皋亭山。因赴杭視弟妹。舟人忘備白米。強啖冬春米飯一餐。遂腹脹不飢。越日抵廬。身漸發熱。徐君亞枝為余多劑清化。至十六日始解。極堅燥矢。解後大渴喜飲。少頃則傾囊而吐。吐則氣自少。腹上湧。味極酸苦。甚至吐蛭。趙君笛樓診云。十六日不食。中已大虛。一解之後。更無砥柱。故肝木乘而衝侮也。投參苓椒梅萸連橘。半茹薑等四劑。吐止。稍進飲食。然飢肉削盡。寐則肢惕。而稍一展動。則絡痛異常。大解必旬日一行。極其艱澀。扶病而歸。兩跗皆腫。自知虛不易復。而性不受藥。遂啖肥濃。至冬杪腫消。而大便始潤。津液易奪而難復。如此。且稍或煩勞。即作寒熱。至次年三月。各恙始休。而步履如常。惟肌肉不能復舊。以脾主四肢。胃主肌肉。而束骨利機關也。余脾胃素弱。故畏藥如虎。稍有惡劣之氣者。飲之即吐。若吞丸藥。則不能尅化。

飯之氣亦所素畏。偶食之。甌小。而未有如此

之劇者。嗣後不敢略試矣。且深悔不遵先慈母夢示。遂息影窮鄉。不復扁省。乃不知者。徑目余為神仙中人。蓋余能安其癡也。而吳越之間。亦未嘗不偶遊焉。次年夏。遊武林。晤許貫之茂才。見其令媛環姑。患疔膨聚氣。云起於桐鄉外家。食冬春米飯也。可見人之脾胃。有同於我者矣。

盛澤王西泉丈仲郎。巽齋刑部夫人。年未四旬。而十八年前。誕子之後。沉即不行。醫以為虛。頻年溫補。略無小效。董味青茂才。囑就余診。脉弦滑而體甚豐。乃氣鬱生熱。熱燥津液。以成痰。痰復阻其氣道。不能化血。以流行。以致行度愆期。腹形脹痛。肢背不舒。骨疼寐惕。渴不欲飲。聞或吐酸。二便不宣。苔黃口苦。皆風陽浮動。治節橫斜之故也。與沙參蛤粉各四錢。絲瓜絡石菖蒲各一錢。紫苑仙夏旋覆蒺藜各一錢五分。茯苓三錢。丹參二錢。黃連四分。海蛇四兩。鳧茈一兩。服十餘劑。來轉方云。脹痛蠲而腹背皆舒。夜寐安而二便亦暢。酸水不吐。痰出已鬆。是肝已漸柔。惟食少無味。骨節痠疼。右甚。乃陽明虛無。以束骨利機關也。擬通養法。參鬚石菖蒲各一錢。茯苓神絡石各三錢。葱苡四錢。仙夏竹茹各一錢五分。木瓜八分。薑汁炒黃連三分。十大功勞一兩。仲冬招余往遊。復視。則諸恙皆安。惟右髻尚疼耳。即於通養方內。加黃柏仙靈脾服之。遂愈。

腫

脈至細數則陰竭陽亢不拘何病均忌此脈而虛勞為尤甚

鍾耀輝年踰花甲。在都患腫。起自腎囊。氣逆便溏。諸治不效。急買車返杭。託所親謝金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微而弱。詢其溺清且長。曰都中所服。其五苓八正耶。抑腎氣五皮也。鍾云誠如君言。徧嘗之矣。而病反日劇者何哉。孟英曰。此土虛不制水也。云理中加茯苓附子之症也通利無功。滋陰亦謬。法宜補土勝溼。與大劑參朮。果即向安。越八載以他疾終。

一男子患喉痺。專科治之甫愈。而通身腫勢日甚。醫者驚走。孟英診之曰。病藥也。投附子理中湯。數劑而痊。予謂喉痺治以寒涼。法原不謬。而藥過于病。翻成溫補之證。是病于藥也。非病于病也。嘗聞孟英云。病于病而死者十之三。病于藥而死者十之七。以予觀之。誠非激論也。吁可歎已。

王小谷體厚善飲。偶患氣逆。多醫咸從虛治。漸至一身盡腫。酷肖回春錄所載康副轉之證。因懇治於孟英。脈甚細數。舌絳無津。聞有讖語。乃真陰欲匱。外候雖較輕於康。然不能收績矣。再四求疏方。與西洋參元參二地二冬。知母花粉。茹貝竹瀝。蔥鬚等藥。三劑而囊腫全消。舉家忻幸。孟英以脈象依然。堅辭不肯承手。尋果不起。

石北涯令正。久患齟齬。漸至身面浮腫。或以為虛。或以為溼。病日以劇。氣逆不饑。孟英察脈。左洪數。右絃滑。陰分雖虛。先當清其肺胃之疾。熱者投白虎。加沙參花粉。冬瓜皮。枇杷葉。厄子。竹茹。蘆根。服之腫即消。繼佐滋陰。齟齬亦止。

一嫗患面目肢體浮腫。便溏腹脹。腸鳴時痛。飲食日減。醫與理中腎氣多劑。病日劇。

而束手矣。始丐孟英診焉。按脈絃細。沉之帶數。舌絳口乾。腫處赤痛。溺少而熱。乃陰虛肝熱。鬱火無從宣泄而成此病。火愈鬱則氣愈脹。氣愈脹則津愈枯。再服溫燥。如火益熱矣。授白頭翁湯加棟實銀花元參丹皮綠豆皮卮子冬瓜皮數劑。證減知飢。漸佐養血充津之品而愈。前此諸醫謂其山居久受濕蒸。且病起霉雨之時。而又便溲脈細。遂不察其兼證。而羣指為寒濕也。嗣有黃梅溪令堂。患證類此。而燥熱之藥服之更多。肌削津枯。脈無胃氣。邀孟英往勘。不遑救藥矣。

馬翠庭。齏尹令寵。患兩腋疼痛。便溲不渴。醫進蒼朮木瓜草薺獨活等藥。其病日甚。不食不眠。筋製欲厥。孟英切其脈絃滑而數。詢其溺極熱如沸。曰非寒溼也。肝火為患耳。便瀉是土受木乘。不渴乃內有伏痰。予卮檠苓蓮茹棟通草半夏蠶砂絲瓜絡為方。一劑知。二劑已。

方氏婦。勞傷挾感。業已治愈。服補藥數劑。漸形浮腫。或謂邪未淨而補之早也。用消導清解法。皆不應。且兼咳逆。碍眠。便溲澀澀。又謂腎氣不納。改從滋填。其勢益增。遂束手矣。况余視之。脈浮無汗。尺靜經行。既非根帶之虛。亦豈邪留誤補。殆愈後復感風邪。肺氣阻痺。水津失布。所謂皮水證也。與香薷杏仁紫蘇橘皮兜鈴射干紫菀通草蔥白天泉水蘆火煎服。覆杯而愈。

沈雪江。光祿年五十歲。於客臘偶患頭暈。既而右手足麻木。醫進再造丸九十餘顆。

漸至攣曲不伸。針藥無效。仲春余遊樵李。吳門李君雨村招往視之。手足亦腫而疼。便堅澀赤。口乾舌絳。準頭一瘰。磊然。脉象弦滑而數。平時屢有鼻衄。肝陽易動。曲運神機。體質性情。陰虛火盛。風自火出。燦液成疾。竄入絡中。則為是證。初起若以竹瀝一味灌之。可以漸愈。乃溫補率投。遂成錮疾。幸而病在經絡。停補尚可延年。苟欲望有轉機。必用清通宣泄。擬方三劑。腫痛稍瘥。議者謂藥太清涼。多服恐妨脾胃。更醫復進溫補。併雨村亦不延診矣。迨四月中旬。大便忽秘。飲食不思。半月餘。更衣極艱。滯而解後。胸次愈形窒塞。遂不食。然參藥不輟也。至五月十八日。復解燥矢。仍不思食。勉強啜粥。輒嘔吐。次日轉為滯下。色如魚腦。日數十行。醫謂有出無入。脾胃兩敗矣。溫補方再加固澀之品。遂鼻衄如注。且有成塊成條之堅。靛紫血。自喉間涌出。雖米飲不能下嚥。小溲澀滯不行。時欲呷茶以潤口。或云已傳關格。無藥可施。而引火歸元之法。愈用愈劇。諸醫無策。眷屬皇皇。業辦後事矣。乃弟雲峰待詔。余春日所囑。况人聘余往援。二十四日。余抵禾。見其面色枯黧。牙關緊而舌不出齒。脉至右滑左弦。細數皆上溢。而尺不應指。胸悶溺澀。陽宜通而不通。是滋膩阻塞氣道也。血溢下利。陰宜守而不守。是溫燥灼燥營液也。吾先慈所謂人身如敬器。滿則必覆。半年蠻補。填滿胃中。設不傾筐倒篋而出。亦必塞死。豈可不加揣測。而誤認為神機化滅之出入廢。關開不禁之下利。陰盛格陽之吐衄。而再施鎮納堵截之藥哉。古云上部有

脉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今火熾上炎。鼻血大流。湯水不能下咽。有升無降。與吐何殊。况見證雖危。而呼吸不促。稍能安寐。皆是未絕之生機。考古下利而渴者。屬厥陰。白頭翁湯主之。滯下不食者為噤口。參連湯主之。余合而用之。加石菖蒲宣氣通陽。石斛茅根生津涼血。一服而利減其半。次日去連柏加元參犀角童便專治其血。一服血漸少。利漸止。然離絡之血不可不使之出。未動之血亟當使其各安於位。故以西洋參丹參麥冬茯苓菖蒲石斛小麥竹葉梔子甘草稍燕窩等出入三劑。血既止。牙關漸開。苔色黃膩。啜飲必拍膈。始得下行。因參以小陷胸法數劑。自覺身體略輕。手腕稍舒。改清肅肺胃。展氣化以克津。苔漸退。渴亦減。脉較平。守至閏月二十二日。尺脉滑動。於方中加肉苁蓉麻仁二味。夜間即解。堅黑燥矢。而漸能進粥。隨去麻苁加生地。服至六月初七日。口始不渴而喫飲。繼因過飲西瓜汁。大便溏瀉。復延余往。以六君去朮草加苡藿數帖而安。隨去藿加首烏絡石石斛十大功勞。服二十劑。漸能起坐。右腿可以屈伸。但爽而無力耳。中秋後。又邀余往。則胃氣已復。右指已伸。皮膚色澤。而右臂未能動。右頰猶覺木硬。是絡中之痰未淨。肝藏之風易生。氣血之灌溉流行。因有所阻碍。而不能貫注也。以養血息風蠲痰宣氣之方。加竹瀝為嚮導。服後足漸能立。十月閒食蟹過多。大解泄瀉。余以六君加藕木香蘇葉調愈。嗣余遊盛湖轉禾。適交至節。而天暝不藏。又因勞怒陡發頭暈嘔吐痰涎。目閉不言。不

食不便。舉家無措。醫者率主首烏牡蠣等滋攝之治。余脉之弦而緩。是中虛不能禦木。故內風上僭。陰柔之品。徒滯中樞。不可服也。仍用六君。去甘草加菖蒲黃連旋覆花薑皮鉤藤。三帖霍然。小寒後余遊姑蘇轉禾。又因天暖而發。鼻衄。改換養陰潛陽法而瘳。次年春季出門。因不節勞。至端陽復中而逝。

賢倡橋朱君蘭坡令堂。年已六旬。素患跗踵。夏季患瘧轉痢。痢止而腹之疼脹不休。漸至腕悶面浮。一身俱腫。徧治罔效。卧牀百日。後事皆備。聞余遊禾。諄乞一診。左極弦細。右弱如無。舌赤無津。呻吟嘔沫。不眠不食。溲短目眇。係肝旺之體。中土受傷。運化無權。氣液兩竭。如何措手。勉盡人謀。方用參鬚石菖蒲仙夏各一錢。石斛冬瓜皮建蘭葉各三錢。竹茹一錢五分。薑汁炒川連四分。陳米湯煎服。詰朝蘭坡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已轉機矣。求再診。余往視。面浮已減。病者驟然曰。胸腹中舒服多矣。故不呻吟。且進稀粥。按脉略起。遂於原方加冬蟲夏草一錢。烏梅肉炭四分。服後連得大解。色醬而夾蠕蠕之蟲。盈萬腹之疼脹遂蠲。肢腫亦消。舌潤進粥。又邀余診。色脉皆和。喜出望外。初亦不知其蟲病也。所用連梅不過為泄熱生津柔肝和胃之計。竟能暗合病情。殆蘭坡孝心感格。故危險至是。可以一二劑取效。謹誌之以見重證。不可輕棄。而余微幸成功。實深慚慙。將返棹留與善後方。惟加燕窩根意。以白蒲桃。

陳芟裳患淋久不愈。延至溽暑。邀孟英診之曰。易事耳。與補中益氣湯而愈。其子荷官。病痞積腹脹。發熱乾噎。善食黃瘦。使溇溺赤。兒科藥廣服無功。已將絕望矣。孟英聞而憐之曰。吾于幼科雖未討論。姑贈一方。或有生機也。以黃連白芍牡蠣鼈甲雞肫皮五穀蟲霞天麴木瓜山查棟實橘皮桔梗旋覆厄子丹皮等藥投之。一劑知旬餘愈。

高若舟偶患腹脹。醫投溫運。漸至有形如痞。時欲衝逆吐酸。益信為虛寒之疾。溫補之藥備嘗。飲食日減。其痞日增。肌肉漸消。卧榻半載。甲辰春。迺孟英診脈沉絃而爽滑。大解不暢。小溲渾短。苔色黃膩。乃肝鬱氣結。鬱則生熱。補則凝痰。與厄棟莫連元胡烏藥旋枳雞金鼈甲如橘芩夏等藥。服之證雖遞減。時發寒熱。四肢痠痛。或疑為瘧。孟英曰。此氣機宣達。鬱熱外泄。病之出路。豈可截乎。參以秦光柴胡豆卷羚羊蠶砂桑枝之類。迎而導之。人皆疑久病元虛。藥過涼散。而若舟堅信不疑。孟英識定不惑。寒熱漸息。攻衝亦止。按其腹尚堅硬。時以龍蒼滾痰丸緩導之。飲食遞加。漸次向愈。若舟善作隸。因集詩品書一聯以贈孟英云。古鏡照神。是有真宰。明漪絕底。如見道心。蓋頌其隔垣之視也。

朱念民患泄瀉。自謂春寒偶薄。而飲燒酒。次日轉為滯下。左腹起一痞塊。痢時絞痛。

異常。孟英曰。陰虛木燥侮胃為泄。誤飲火酒。怒木愈張。非寒也。亟屏辛溫之物。用白頭翁湯加苓。棟。卮。連。海。蛇。銀。花。草。決。明。枳。椀。子。綠。豆。皮。十餘劑而愈。

王士乾室素多鬱怒。氣聚于腹。上攻腕痛。旋發旋安。花甲外病益甚。醫治益劇。李西園薦孟英視之曰。此非人間之藥所能療矣。辭不與方。其夫子及壻環乞手援。孟英曰。既爾。吾當盡力以冀延可也。然腹中聚氣為瘕。攻痛嘔吐。原屬于肝。第病已三十載。從前服藥。諒不外乎溫補一途。如近服道遙散。最劫肝陰。理中湯。極傷胃液。名雖療疾。實則助桀。人但知嘔吐為寒。而未識風陽內煽。水自沸騰。專于爐內添薪。津液漸形涸竭。奈醫者猶云。水已不吐。病似漸輕。是不察其水已吐盡。僅能噉逆空嘔。所以不能納穀。便秘不行。脈絃無胃。舌痿難伸。蘊隆蟲蟲。何所措手。可謂女人亦有孤陽之病矣。勉以西洋參肉。從蓉。麥冬。歲。蕤。生。白芍。石斛。竹茹。柏子霜。紫石英。為方。豬肉煮湯煎藥。和入青蔗漿。人乳。服後嘔噦皆止。人以為轉機。孟英曰。譬草木乾枯已久。驟加灌溉。枝葉似轉青葱。奈根荻槁矣。生氣不存。亦何益耶。繼而糜粥漸進。頗思肉味。其家更喜以為有望。孟英曰。且看解後何如。越數日大便頗暢。殊若相安。亟迂復診。孟英曰。枉費苦心矣。脈不柔。和舌不潤澤。雖穀進便行。而生津化液之源已絕。藥石馬能于無中生有哉。夏至後果殞。

王天成牙行一婦。年五十餘。初患左目赤漸至發熱。醫投溫散。便泄而厥。進以補劑。

少腹宿癥攻痛勢極危殆。馬孟英診之。脈甚絃。舌絳而渴。與從蓉橘核當歸元胡。龜板石英螻蛸茯苓梔棟萸連數服而安。踰年以他病卒。

蔡西齋令正。腹有聚氣。時欲攻衝。醫者以為下部虛寒。進以溫補攝納。如桂附沉香。蘆巴故紙吳萸之類。愈服愈劇。酷暑之時。其發益橫。日厥數十次。醫皆望而卻走。乃迎孟英視之。脈數舌絳。面赤睛紅。溺如沸湯。渴同奔驥。少腹拒按。飢不能餐。曰事急矣。緩劑恐無速效。令以豆腐皮包紫雪一錢。另用海蛇鳧芷煎濃湯。俟冷吞下。取其芳香清散之性。直達病所也。服後腹如雷鳴。渾身大汗。小溲如注。宛似嬰兒墜地。腹中為之一空。其病已如失矣。繼有許梅生八令愛。患痛屢日。筋掣神迷。肢冷息微。脈伏脣紫。多藥無效。孟英亦以此藥灌之而甦。

蔣禮園三令弟拜楓。自去年瘧後。左脇聚氣不消。時時竄痛。疑為瘧母。孟英脈之。絃。奕且滑。曰非瘧母也。予旋覆海石竹茹絲瓜絡絳屑蔥白蛤殼鳧此海蛇為方。十餘劑而刈其根。

高魯川三令愛。為外科姚仰餘令郎杏村之室。年三十五歲。自去年仲夏患痢。白少赤多。晝夜一二十行。或有溏糞相雜。醫治日殆。延至今冬。經斷半年。脇腹聚塊。時時上竄。宛如蟲行。癢至于咽。食壓始下。腹脹腰腫。脣白口糜。舌絳無津。耳鳴巔痛。略有乾噎。渴飲汗頻。熱淚常流。溺短而熱。善嘔多勞。暮熱無眠。心似懸旌。屢發昏暈。痢門

與蟲門方藥。徧試無功。舍病而補法備施。亦無寸效。僉云不能過冬至。棺衾咸備。無生望矣。杏村之僚婿蔣禮園。黃上水交薦孟英圖之。脈至左絃數上溢。尺中滑大。按之細弱。右手更滑。略兼絃數。診畢謂杏村曰。令正幸能安穀。得以久延。然下痢至五百日。喉膈辣燥。陰液固已耗傷。而尺膚淖澤。脂膏未剝。其中蓋別有故焉。腹中之塊。痢前曾有乎。痢後始起乎。杏村云起于痢前。然則前此曾有產育乎。云去年二月間。分娩艱難。胞已糜碎。生而未育。曰是矣。此實似痢而非痢也。夫胞衣糜碎。必有收拾未盡。而遺留于腹中者。惡露雖行。此物未去。沾濡血氣。結塊漸成。阻礙衝任之常道。而衝任二脈。皆隸陽明。月事既不能循度。以時下。遂另闢捷徑。旁灌于陽明。致赤白之物。悉由穀道而出。宛如痢疾。據云。姘期向在中旬。故每月此時。痢必加甚。仍與月汛相符。雖改途易轍而行。尚是應去之血。所以痢至年半。尺膚猶不至枯瘁也。且其痢由腰脊痠楚而下。顯非腸胃之本病。緣病起夏月。正痢疾流行之候。病者自云患痢。醫者何暇他求。通之澀之舉之填之。無非腸胃之藥。不但未切于病情。抑且更廣其病機。試思腸胃之痢。必脂膏削盡。而後經枯。則焉能納食如常。而充肌膚耶。然非謂不必治其痢也。欲治痢。必治其所以痢。則當治衝任。必治衝任之所以病。則當去其遺留之物。遺留之物去。則衝任二脈遵道而行。月事如期。痢亦自愈。第物留已將

挾濕熱之氣所化。此但為本身血氣所凝。似是而非。判分霄壤。况此物早已脫帶。不過應去而未去。欲出而不能。開通衝任二脈。其物自下。不比腸覃石痕。有牢不可拔之勢。必用毒藥以攻之者。爰以烏鯽鮑魚苗根龜鼈甲血餘車前子菴蔚子藕汁為初方。衆見方案。僉云舍垂危之病而不顧。乃遠推將及兩年之產後。而指為未經人道之怪證。不但迂遠穿鑿。未免立異矜奇。疑不敢從。蔣禮園令弟敬堂云。徐洞溪批葉案。以十年九年之病。仍標產後為大不然。謂產後過百日而起病者。不作產後看。舉世皆以為定評。余讀孟英所輯葉案瑕瑜。謂案中所云十年九年者。乃病從產後起。延至于今而屢發也。否則脹瀉浮腫。何必遠推多載之前。而隸于產後耶。更有新產之後。其病不因產育所致者。雖在百日之內。亦不可謂之產後病。僅可云病于產後耳。此證崩雖起于百日之外。塊早形于兩月之前。因流溯源。正是治病必求其本也。今人之病。何必古書盡載。此醫之所以不易為。而辨證之所以為最難也。聽其議論。具有根柢。竝非捕風捉影之談。况藥極平和。又非毒劑。似與久病元虛無礙。他醫既皆束手。盍從其計求生。具囑仰餘勿改其方。于是羣議始息。服兩劑後。病者忽覺糞從前陰而出。大駭。急視之。乃血裏一物。頭大尾小。形如魚鰾。而有口。剖之甚韌。血滿其中。衆始詫為神治。而病者汗暈不支。孟英即與人參龍骨牡蠣茯苓麥冬甘草小麥紅棗為方。服數劑。神氣安爽。始知臍下之塊已落。而左脇下者猶存。然上竅之

勢向亦臍下為甚。竄勢既減。痢亦漸稀。改用白頭翁湯。加阿膠甘草小麥紅棗吞仲景烏梅丸。和肝脾之相賊。養營液而息風。旬日後頭目漸清。腫消脹減。復以初方合金匱旋覆花湯。服四劑。又下一物。較前差小。而脇塊乃消。竄癢悉罷。痢亦徑止。惟溺熱便澹。口猶辣渴。心搖易汗。腰痠無眠。煩躁火升。脈形虛豁。乃陰火內熾。脾受木乘。營液久傷。浮陽不斂也。投歸耆建中湯去薑。加黃檗烏梅龍骨牡蠣小麥。以羊肉湯煎送下。交泰丸一錢。脈證雖覺漸和。惟病久元虛。屢生枝節。孟英堅持此法。不過隨機略為進退而已。而旁觀者議論紛紛。因囑邀王筮伯會診。筮伯亦主是法。浮言乃息。服至匝月。喉間漸生甘液。而各恙遞平。又匝月。甘液布及舌尖。而滿口皆潤。次年二月中旬。經至肌充而愈。適吳楚之警。遂輟藥。迨仲冬患瘡。誤用藥水洗之。致毒內陷而殞。惜哉。文泰丸係黃連桂心研末為丸

吳曲城仲郎偶患少腹堅脹。左脇聚氣。羣醫見其面黃。作暑濕治。攻補雜施。兩月弗效。孟英視脈絃澀。溺赤便艱。口苦不飢。肢冷形瘦。曰非外因也。肝鬱耳。予旋覆花湯合金鈴子散。口雪羹竹茹青皮白芍煎。吞當歸龍薈丸。八劑而病如失矣。

沛生令寵平素陰虛肝旺。而腹有聚癥。時脹時疼。初冬患瘧。苔黑口乾。孟英脈左絃數而洪。右滑數而溢。初以卮朮合金鈴子散雪羹加元參白微竹茹。服四帖。疼脹皆

兩帖後汎行腰痛。口渴少餐。氣鬱營虛。兼有痰滯也。去蛤殼。加旋覆冬瓜子花粉。兩帖而更衣乃暢。然猶腕悶不飢。汎少且黑。口渴頭疼。瘧亦未罷。乃去石英旋覆。加卮滑枳實。四劑各恙皆安。瘧猶未斷。以歸從甘杞橘半婁苓竹茹花粉。少佐桂枝調其營衛。奈病者因口苦而惡粥食。嗜啖甘酸。病既曲折。邪益留戀。此方服至半月而瘧始休。惟宿瘕時痛。肛痔便難。口苦吞酸。神疲寢汗。去苓桂甘草花粉。加鼈甲烏鱗骨白芍。延胡仙靈脾。出入調補而瘥。

邱氏婦年四十餘。患少腹瘕聚。時欲上衝。昏暈而厥。卧榻數月。足冷面紅。夜不成寐。諸治不應。余按脉虛細而弦。口乾無液。與大劑一貫煎。覆杯即愈。人咸詫異。稱神。余却愧鈔來墨卷也。

崇明刑幕吳江史。勵齋令正。久患少腹聚瘕。時欲攻痛。羞明心悸。汎速帶頻。向服補藥。交夏發之更劇。醫用膠艾湯加參朮苳茸峻補。痛益難支。遂成暈厥。不眠不食。業已四朝。屈余視之。脉來弦滑。苔黃苦渴。溺熱便難。與沙參石英龜版鼈甲。薑薇苳藥。鱗蛇茹葛一飲。而病如失。眠食皆安。贈以清養柔潛而別。

硤石鎮蔣寅昉。大理令正。久患少腹聚氣。時或上衝於胸。而為脫痛。時或下墜。而為脹腫。帶多汎速。腹脹胸悶。口膩不渴。便雖澹而欲解不行。必啖鹽而始暢。皆為脾虛。率進補劑。病日以甚。迎余診之。脉弦滑。以梔苓葛枳連夏茹。旋雪羹清肝熱。以豁痰。

滯氣果下行。至足而胸腹漸舒。

九月初旬。蔣君寅昉。招余治其令兄仲卿孝廉夫人之病。年五十九歲。平素操持。腹有聚氣。腕痛時作。大便秘澇。半月以來。身熱耳聾。病瀉不食。胸中痞塞。痰靛如膠。口膩欲嘔。神情憊甚。脈來虛弦而爽。舌苔黃膩無津。乃營津久耗。氣鬱不舒。雖挾容邪。過頭清散。以致本實欲撥也。與參苓橘半萸薤茹連葛斛燕窩枇杷葉。用水露煎服。三帖後。瀉止痰稀。胸寬進粥。醫見苔退舌紅。驚為脫液。仲卿復邀余往視。乃病退之象也。舌上無津。前案已述。今脈漸轉。如何反為詫慮。於前方去萸薤連半。加歸地麥冬。藕服之而愈。

疾

朱恆山久患胸痞多疾。諸藥罔瘳。孟英診曰。清陽之氣不司旋運也。與參耆苓朮之劑。豁然頓愈。因極欽服。後數年果以汗脫。聞其垂危之際。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橫三指。右手伸一指加于上。作王字狀以示家人。有會其意者。急追孟英至。而他醫之中風藥早灌入矣。遂以長逝。癸卯冬至前一日。管大中丞亦是氣從溺脫。當以參附挽回者。及孟英至而痰藥痧藥風藥灌之偏矣。脈僅若蛛絲。過指孟英堅不與方。須臾而卒。

丁酉中秋夜。牙行張鑑錄。年踰花甲。卒仆于地。急延孟英脈之。弦滑而大。曰痰氣食

祛痰清熱滋
陰鎮驚力量

甚大此必本
虛標實者故
其方如此

此是熱痰伏

相併而逆于上也。先以烏梅擦開牙關。橫一竹箸于口。灌以淡鹽姜湯。隨入鷲翎探之。吐出痰食。太息一聲而甦。次與調氣和中而愈。後數年以他疾終。此案雖無奇。而辨證之明。不可不錄。

張養之令姪女。患汎愆而飲食漸減。于某與通經藥。服之尤惡穀。請孟英診之。脈緩滑。曰此痰氣凝滯。經隧不宣。病由安坐不勞。法以豁痰流氣。勿投血藥。經自流通。于某聞而笑曰。其人從不吐痰。血有病而妄治其氣。脹病可立待也。及服孟英藥。果漸吐痰而病遂愈。養之大為折服。予謂世人頭痛治頭。腳疼療腳。偶中而愈。貪為己功。誤藥而亡。寃將奚白。此寓意草之所以首列議病之訓也。孟英深得力于喻氏。故其議病。迥出凡流。要知識見之超。總由讀書而得。雖然。人存政舉。未易言也。

張養之所親李某。戊冬醉飲夜歸。為查段巡員所嚇。神志即以漸昏。治之罔效。至于不避親疎。裸衣笑罵。力大無制。糞穢不知。已夏延孟英視之。用石菖蒲遠志龍齒龜板犀角羚羊角元參丹參知藥。卮子龍胆草枳實黃連竹黃竹瀝石膏赭石黑鉛鐵落出入為方。十餘帖吐瀉膠痰甚多。繼與磁珠丸。漸以向愈。

一祝叟年近古稀。已亥春赴席。忽仆地痰涌。肢強眼斜。舌蹇不語。外科王瑞芝薦孟英視之。投六君子加蠍其詳稍其詳羚羊角胆星石菖蒲竹瀝姜汁而瘳。孫午泉進士患哮喘。痰多氣逆。不能著枕。服溫散滋納藥皆不效。孟英與北沙參桂枝

子肺絡故用藥如此

茯苓貝母花粉杏仁冬瓜仁絲瓜絡枇杷葉旋覆海石蛤壳等藥覆杯即卧數日而痊。

一 軀患右腰痛脹欲搥多藥不效孟英視其形雖羸瘦而脈滑痰多苔黃舌絳曰體虛病實溫補非宜苟不攻去其疾徒以疲藥因循則病益實體益虛糜帑勞師養成寇患豈治病之道哉先以雪羹加竹茹棟實綠萼梅杏仁花粉橘紅茯苓旋覆花送控涎丹服後果下膠痰三進而病若失嗣與調補獲痊。

沈某患脫痛嘔吐二便秘瀉諸治不效請孟英視之脈絃與苔黃膩曰此飲證也豈沈酒于酒乎沈云素不飲酒性嗜茶耳然恐茶寒致病向以武彝紅葉熬濃而飲諒無害焉孟英曰茶雖涼而味清氣降性不停留惟蒸過為紅味變甘濁全失肅清之氣遂為釀疾之媒較彼麴蘖殆一間耳醫者不察僅知嘔吐為寒姜芡沈附不特與病相反抑且更煽風陽欲藉風騰但升不降是以上不能納下不得通宛似關格然非陰枯陽結之候以連棟卮苓旋覆竹茹枇杷葉橘半苓澤蛤壳荷莖生姜衣為方送服震靈丹數劑而平匝月而起。

此上有停飲下元虛寒故用藥如此

康康侯司馬令郎爾九在玉環署中患心中自汗氣短面赤霎時溲溺數十次澄澈如水醫僉謂虛補之日劇乃來省就孟英診焉左寸關數右絃滑心下似阻因作痰火阻氣心熱移肺治用蛤殼黃連枳實棟實旋覆花粉橘紅杏仁百合絲瓜絡冬瓜

予室人患疾
飲腦痛二十
年矣初則畏
寒喜熱頗宜
健脾利氣之
品至甲辰冬
服神木丸一
料夙患頓損
漸不畏寒已
酉冬因氣惱
而復病誤服
遊山散錢許
勢遂披猖得
孟英診視始

予海蛇勃臍竹茹竹瀝梨汁等出入為方服之良愈而司馬為職守所羈嘗患恙函請孟英診視者再四竟不克往繼聞司馬于冬仲竟卒于甌乃知病而得遇良手原非偶然前歲遇而今歲不能致豈非命也耶

金葉仙大令病其媳到股以進因無效也悲哀欲絕遂發熱胡某治以傷寒藥而神迷自汗驚惕畏冷改換補藥乃氣逆不進水穀矣孟英視之七情有傷痰因火迫堵塞空靈之所也與沙參元參丹麥丹皮茯苓冬連翹竹茹竹葉蓮心小麥加以川貝母一兩投之數劑而瘥

定州楊素園明府宰宜黃吏治有聲精于醫學其夫人多病自治不痊毘陵吳子和囑其函懇醞香屈孟英診視而孟英因母老急欲旋里堅辭不往即據來信所述病狀擬方立案云細閱病原證延二十餘年始因啖杏生冷傷乎胃陽肝木乘虛遂患脇疼掣掣身軀素厚溼盛為痰溫藥相投是其效也馴致積溫成熟反助風陽消燦胃津漸形瘦削而痰飲者本水穀之悍氣緣肝升太過胃降無權另闢窠囊據為山險初則氣滯以停飲繼則飲蟠而氣阻氣既阻痺血亦愆其行度積以為痰前此神朮丸控涎丹之滌飲丹參飲桃核承氣之逐血皆為傑構已無遁情迨延久元虛即其氣滯而實者亦將轉為散漫而無把握矣是以氣升火浮顴紅面腫氣降火息黃瘦日增苟情志不怡病必陡發以肝為剛臟在志為怒血不濡養性愈恇張胃土屬

漸就安痊但
痰飲未能盡
除每日須按
摩數百下嗷
氣數十口方
覺稍快否則
胸痞異常二
使恒秘而使
出仍不乾燥
偶有時二便
通調則為之
體適者終日
正內經所謂
得後與氣則
快然而衰也
明明疾飲之
證持以陰血
久虧既不任
香燥而氣機
素滯又不利
滋填遂至莫
可為計安得
孟英常加於
視而盡劑其
根株耶

陽宜通宜降。通則不痛。六腑以通為用。更衣得暢。體覺寬舒。是其徵也。體已虛。病似實。虛則虛于胃之液。實則實于肝之陽。中虛原欲納食。而肝逆虬擾欲嘔。吐出之水。已見黑色。似屬胃底之濁陰。風鼓波瀾。翻空向上。勢難再攻。承示鯀至兩關中取似形鼓指。重按杳然。詎為細故。際此春令。正鳶飛魚躍之時。仰屋圖維。參徹土綱繆之議。是否有當。仰就斤繩。

沙參八錢鮮竹茹四錢川椒紅二分烏梅肉炭六分茯苓三錢旋覆三錢金鈴肉二錢柿蒂十箇仙半

夏錢一分淡肉茯苓五分吳萸湯炒黃連四分冬蟲夏草一分

另用炙龜版各四兩漂淡陳海蛇二兩鳧朮一兩赭石四錢先煮清湯代水煎

藥正明四十

右擬方案。來差星夜費回。于十六日到宜。素園讀案狂喜。以為洞見臟腑。必欲孟英一診。以冀霍然。遂夤夜備輿。專丁持函。求孟英暫緩歸期。醞香篤于賓誼。再四勸駕。併囑四令。即季眉偕行。孟英迫于情不可卻。二十二日抵宜署。初診案云。證踰二十年。右脇聚氣。有升無降。飲阻不宣。嘔逆減餐。亦將半載。二便非攻不暢。容色改換。不常吐苦吞酸。苔黃舌絳。渴喜冷飲。畏食甘甜。甘能緩中。冷堪沃熱。病機于此。逗露根深難即蠲除。標實本虛。求痊匪易。據述鯀亦屢遷。似無定象。夫既流善幻。顯屬于痰。茲按鯀左緩滑。右與遲。兩尺有根。不甚絃澀。是汎愆因乎氣阻。尚非陰血之枯。春令

肝木乘權。胃土久受戕尅。病已入絡。法貴緩通。通則不痛。腑以通為補。法雖時變。不能舍通字以圖功。布鼓雷門。諸希教正。

沙參錢八鮮竹茹錢四青黛分五旋覆錢三酒炒黃連分六白前錢一生白蔞錢三紫苑錢一海石錢五

川棟肉錢三川貝兩一黑厄錢三

另以生蛤粉生冬瓜子蘆根蘆朮各一兩。絲瓜絡五錢。漂蛇二兩。柿蒂十箇。先煮

湯代水煎藥。葱鬚二分。後下

再診左脈如昨。兼絃。右寸亦轉緩滑。中腕氣漸下降。二便欲解不行。蓋升降愆常。樞機窒澀。由乎風陽浮動。治節橫斜。肺既不主肅清。一身之氣皆滯也。輕可去實。先廓上游。

前方去海石。加括婁三錢。枳實一錢。

三診脈來較靜。小洩漸行。雖未更衣。已能安穀。濁則下降。導以清通。

前方去貝棟。加歸尾錢半。桃仁十粒。送服導水丸十粒。

四診。體涼便滯。氣少下趨。顏面時紅。火炎上僭。兩脇較熱。絡聚痰瘀。疊授清宣。更衣

色黑。噫氣漸罷。酸水不嘔。納穀頗增。脈稍和緩。法仍緩導。冀刈根株。

前方去枳實歸尾。減導水丸五粒。

五診。各恙皆減。眠食漸安。火猶易升。頭疼面赤。頰瘦結核。脇熱未蠲。脈漸柔和。且參

清養。

前方去白前青黛紫苑黃連。加銀花貝母黃菊丹參陳細茶橄欖。六診積痰下降。頸核漸平。舌紫口乾。卯辰熱僭。陰虛木旺。氣道尚未肅清。養血靖風。自可使其向愈。

前方去陳茶葱鬚。加石斛。

留贈善後方。便色轉正用此

沙參錢八冬虫夏草錢二女貞錢三丹參錢三鮮竹茹錢四川斛錢五鹽水泡橘紅分八黃菊錢三

旋覆錢三黑卮錢三川貝錢四金鈴肉錢半

另以炙鼈甲漂蛇各一兩。葦莖二兩。絲瓜絡五錢。煮湯代水煎藥。

又諸恙盡瘳用此滋養

前方去橘紅菊花金鈴卮子旋覆。加石英沙蒺藜苓各三錢。茯苓當歸各錢半。湯引去葦莖。加炙坎版一兩。藕二兩。

鮑繼仲于季春望日。忽然發冷而喘。汗欲厥。速孟英視之。鯀沉絃而粟滑帶數。是素患痰飲。必誤服溫補所致也。家人始述去冬服胡某腎氣湯。頗若相安。至今久不吐痰矣。孟英曰。病在肺。肺氣展布。痰始能行。雖屬久病。與少陰水泛迥殊。辨證不明。何可妄治。初服頗若相安者。方中附桂剛猛。直往無前。痰亦不得不為之辟易。又得地

黃等厚濁下趨之品。迴護其跋扈跳梁之性。然暴戾之氣久而必露。柔膩之質。反阻樞機。治節不伸。二便溇少。痰無出路。愈伏愈多。一朝卒發。遂壅塞于清陽升降之路。是以危險如斯。須知與少陰虛喘。判分霄壤。切勿畏虛妄補。投以薤白枳杏旋橘。橘半苑如蘆根蛤粉雪羹之劑。而平繼與肅清肺氣而滌留痰。匝月始愈。

朱紺雲令正去年晚後。自乳而月事仍行。至仲冬乳少。沉愆。咸以為妊也。既而右脇筋絆作疼。漸及肩背。醫投平肝藥。痛益甚。改用補劑。遂嗽痰帶血。人皆以為損矣。廣服溫補。其病日增。延至仲春。卧榻已匝月。羣醫束手。始求診于孟英。面赤足冷。時時出汗。食減無眠。脈來右寸溢。關尺滑而微數。左手絃而帶滑。舌赤而潤。微有白苔。氣逆口渴。所吐之血。淡紅而夾痰涎。大解溇。小溲短且熱。曰衝為血海而隸于陽明。自乳而蚌不爽期者。血本有餘也。因陽明經氣為痰所阻。而不能流通輸布。致經斷乳少。痰血膠輻而為絡痺。竅痛。醫者不為分導下行。病無出路。以致逆而上溢。再投補劑。氣愈窒塞。在山過顛。夫豈水之性哉。予葦莖湯加茜根海螵蛸旋覆滑石竹茹海蛇為劑。和藕汁童溺服。以肅肺通胃導氣化痰而領血下行。覆杯即愈。旬餘汎至。不勞培補。尋即受孕。此證不遇孟英。必至補死。而人亦但知其死于虛勞也。服藥可不慎耶。

朱仲和令正。向于晚後陡患瘧厥。多醫以圖。廣服補劑。其人雖起。厥疾弗廖。再產亦

然延已數載。安之若素。孟英聞之。嘗謂仲和曰。將來受孕。宜預藥以痊之。今冬懷妊。病發益頻。遂邀過診。脈甚絃滑。厥前必先作脹。更衣得瀉始舒。巔頂時疼。飲食不減。曰。肝風挾痰為患耳。仲和云。肝風則良。是痰則從來未吐。曰。惟其不吐。所以為患。沈堯封謂胎前病痰證。居半。產時痰涎不下。諸病叢生。醫者未知此理。徒知產後為虛。痰處絡中。如何自吐。亦幸而痰在絡中。補之不為大害。不過錮之愈深耳。豈可以不見痰面。遂云無痰乎。爰授蠲飲六神湯。合雪羹。加婁仁。竹瀝。服三十劑。病果漸愈。次年婉後安然。知病根已拔矣。

勞傷

東垣云。中年以後。已行降令。清陽易陷。升舉為宜。吾師趙菊齋先生。年踰花甲。偶因奔走之勞。肛翻患痔。小溲不行。醫者擬用補中益氣。及腎氣丸等法。孟英按其脈。與滑而數。苔色膩滯。此平昔喜飲。溼熱內蘊。奔走過勞。邪乃下注。想由強忍其肚墜之勢。以致膀胱氣阻。澀澀不通。既非真火無權。亦詎清陽下陷。師聞而歎曰。論證如見。肺肝雖我自言。無此明切也。方以車前通草烏藥延胡。卮子橘核金鈴子澤瀉海金沙。調膀胱之氣化。而滲水。服之。溲即漸行。改用防風地榆丹皮銀花荊芥槐蕊石斛黃連當歸。清血分之熱。而導溼。肛痔亦平。設不辨證。而服升提溫補之方。則氣愈窒塞。濁亦上行。況在高年。告危極易也。

乾薑辛溫故用之以回陽氣若併此不得則令壯盛人以氣呵之亦可救倉卒之變

孫氏子患肢痠寢汗溺赤脫食減口乾或疑為損孟英按脈緩大苔色微黃乃勞力火升內兼濕熱也以沙參竹茹甘草梢小麥石斛棟實絲瓜絡綠萼梅建蘭葉帶露桑葉為方送服松石猪肚丸旬日而愈嗣有任氏女校書患帶諸藥罔瘳孟英視曰脈奕數而長非虛也宜猪肚丸清其溼火服匝月病良已

脫

甲申夏子於登廁時忽然體冷汗出氣怯神疲孟英視之曰陽氣欲脫也卒不及得藥適有三年女佩薑一塊約重四五錢急煎而灌之即安後用培補藥率以參耆朮草為主蓋氣分偏虛也

無棣張柳吟封翁於乙未夏偕令嗣恆齋刺史赴滇南任道出武林其家人鄭九者封翁寵人之弟也途次抱恙抵杭日招越醫陳六順診治服藥後汗出昏狂精流欲脫封翁大駭躬詣孟英以希挽救孟英切其脈既數且亂沈取極細乃語封翁曰此證頗危生機僅存一綫亦斯人之陰分素虧不可竟謂附桂之罪也封翁聞言大悅曰長者也不斥前手之非以自伐不以見證之險而要譽相見恨晚遂定忘年之交彼此盡吐生平始知封翁最喜談醫岐黃之言無所不覽惟不肯為人勘病亦慎重之意耳于是孟英以元參知蘗桑枝龍牡生地白芍甘草百合石斛梔子鹽水炒淡豆豉為大劑灌之下咽即安次日去梔豉甘草加龜板鱉甲鹽水炒橘紅十餘帖而

康。

胡秋叙于酷熱時偶有不適。醫以柴葛香薷散之。反惡寒胸痞。更醫用枳朴檳榔以瀉之。勢日劇。延孟英視之。自汗不收。肢背極冷。奄奄一息。脈微無神。曰稟賦素虧。陽氣欲脫。此必誤認表證使然。與救逆湯加參耆服之。漸安。繼以補氣生津。調理匝月而痊。

溫敬齋令正。九月間忽然四肢麻木。頭暈汗淋。尋不能言。目垂遺溺。渾身膚冷。急請孟英視之。脈微弱如無。乃虛風內動。陽浮欲脫也。先令煮水以待藥。與東洋參黃耆龍牡桂枝甘草茯苓木瓜附子九味煎數沸。隨陸續灌之。未終劑。人漸甦。蓋恐稍緩則藥不能追也。

葉茂哉年三旬餘。寒熱時形。身振多汗。醫從瘧治。數日而危。速孟英視之。脈微欲脫。語難出聲。舌光無苔。筋惕肉瞤。亟宜救逆。合建中湯灌之。覆杯即愈。續服多劑。培補而安。

陰虛

有患陰虛火炎者。面赤非戴陽證如飲酒之態。孟英主一味元參湯。其效若神。而屢試皆驗。豎人葉殿和庚寅秋患感。旬日甚陰場之象後汗出昏瞶。醫皆束手。乃甥余薇垣浼孟英勸之。曰此真陰素虧。過服升散。與仲聖比誤發例少陰汗同例。下竭則上厥。豈得引亡陽為比。而

元參能滋水以制火。獨用則力厚。取效倍捷。

眼前道理而人多不悟一經括出便成名論此與之針治虛損者同一悖謬

以附桂速其斃耶。以元參地黃知母甘草白芍黃連茯苓小麥龜板鼈甲牡蠣驢皮膠為大劑投之得愈。

湖墅張春橋素稟不堅頭眩腦鳴頻服溫補藥甚覺畏冷人皆謂其體偏于寒也辛丑春始請孟英診之脈甚數曰陰虧也溫補非宜改服滋水培元之劑頗為有效夏間或勸以灸火云可以除百病蓋未知灼艾之可以除百病者謂可除寒濕凝滯陽氣不能宣通之證非謂內傷外感一切之病皆可灸而除之也故仲景有微數之脈慎不可灸之訓正以艾火大能傷陰也灸後數日即寒少熱多宛如瘧疾醫者以為脾寒病投以溫散日以滋甚春橋知藥治未符堅不肯服乃父與之詢其故漫曰要兒服藥須延王先生診視與之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滑數倍加曰陰虛之體內熱自生灸之以艾火氣內攻時當溽暑天熱外燥三者相交陰何以堪再投溫散如火益熱當從瘧瘧治專以甘寒息熱則陰津不至枯涸而寒熱不攻自去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竟不用一分表散藥而治愈。

甌鎮孫總戎令郎楚樓自鎮江來浙主于石北涯家途次即患寒熱如瘧脇痛痰嗽北涯見其面鰲形瘦頗以為憂即延醫與診醫謂秋瘧與疏散方北涯猶疑其藥不勝病復邀孟英視之曰陰虧也勿從瘧治以葦莖湯加北沙參熟地桑葉丹皮海石旋覆貝母枇杷葉為劑北涯見用熟地大為駭然孟英曰君慮彼藥之不勝病吾恐

此病之不勝藥。贈此肅肺潤燥。滋腎清肝之法。病必自安。楚樓聞之。歎曰。妙手也。所論深合病情。前在姑蘇。服疏散藥。甚不相合。居停無疑。我服王公之藥矣。果數日而痊。踰旬即東渡赴甌去。

蕭某素患痰多。常服六君子湯。偶延孟英診之。脈細數而兼絃滑。曰。六君亟當屏絕。病由陰虧火盛。津液受灼而成痰。須服壯水之劑。庶可杜患將來。蕭因向吸鴉片煙。自疑虛寒。滋陰不敢頻服。繼患咽痛。專科治而不效。仍乞診于孟英。因謂曰。早從吾策。奚至是耶。此陰虛于下。陽浮于上。喉科藥不可試也。大劑育陰潛陽。其痛日瘥。而喉膠皆形白腐。孟英曰。吸煙既久。毒氣薰蒸之故耳。令吹錫類散。始得漸退。愈後復患滯下。孟英曰。今秋痢雖盛行。而此獨異于人。切勿以痢藥治之。蓋大便津液。結為痰飲。釀以煙毒。薰成喉患。吾以燃犀之照。而投激濁揚清之治。病雖愈矣。內蘊之痰濁尚多。奈向來為溫補藥所禁。錮于腸胃。曲折之間。而不得出。今廣投壯水之劑。不啻決江河而滌陳莖。豈可與時行暑熱之痢同年而語耶。治不易法。食不減餐。日數十行。精神反加。踰月之後。大解始正。計服甘涼約二百劑。肌肉復充。痰患若失。吳芸閣因壯年時患微瘡。過服寒涼之藥。瘡雖愈。陽氣傷殘。虛寒病起。改投溫補。如金液丹大造丸之類。始得獲安。奈醫者昧于藥為補偏救弊而設。漫無節制。率以為

腸瘕無溫補
內托之法

清其上游而
下流自清亦
喻氏法也

患進以芩姜朮桂湯多劑。勢益劇。且洩漸少。而色綠如胆汁。醫皆不能明其故。延孟英診之。脈絃鞭無情。曰。從前寒藥戕陽。今則熱藥竭陰矣。胃中津液。皆灼燂以為痰。五臟咸失所養。而見證如上。水源欲絕。小洩自然漸少。木火內焚。乃露東方之色。與章虛谷所治暑結厥陰。用來復丹攻其邪。從溺出。而見深碧之色者。彼實此虛。判分天壤。恐和緩再來。亦難為力矣。尋果殁。

石芷御驟患腹脹。旬日後臍間出膿。外科視為腸瘕。與溫補內托之藥。遂咳嗽不眠。

腹中絞痛異常。痰色紅綠。大便不行。乃延孟英商之。脈絃細以數。舌絳而大渴。曰。察

脈候是真陰大虛之證。者朮歸桂。皆為禁劑。以甘露飲加西洋參花粉貝母杏仁冬

瓜子投之。痰咳即安。外科謂此恙最忌泄瀉潤藥。不宜多服。孟英曰。陰虛液燥。津不

易生。雖求其瀉。不可得也。惡可拘泥一偏。而不知通變哉。仍以前法去杏仁花粉。加

知母百合合歡為方。并囑其另邀老醫朱萬年敷治其外。如法施之。果漸向安。久之

當臍痂落。如小兒蛻臍帶狀。臍內新肉瑩然而愈。

董曉書今正。素患腕痛。甚至暈厥。今秋病腰疼腿木。胸悶氣逆。不能卧。胡某進溫補

藥而喘汗欲脫。香不思穀。孟英切脈。虛細中兼有絃滑。舌絳而渴。乃陰虛挾痰耳。與

沙參滋陰調肝而不膩法欲利痰而不燥此孟英獨得之秘茯苓木瓜石斛蛤殼蒺藜石莖茯苓紫苑杏仁棟實首烏牛膝諸藥。旬日而安。繼加熟地黃服之全愈。

張與之令堂。久患痰嗽。眠臥。素不投補藥。孟英偶持其脈。曰。非補不可。與大劑熟地藥。一飲而睡。與之曰。吾母有十七載不能服熟地矣。君何所見而重用。頗投。孟英曰。脈細痰鹹。陰虛水泛。非此不為功。從前服之增病者。想必雜以參朮之助氣。昔人云。勿執一藥以論方。故處方者。貴于用藥之恰當病情。而取舍得宜也。

顧雲蘿令正。久患腳氣。屢治屢發。馴致周身筋掣。上及於巔。齟痛指麻。腰痠目眩。口乾食少。夜不成眠。孟英察其脈。芤而絃數。真陰大虧。骸雖痛。從無赤腫之形。腳氣藥豈徒無益而已。與二地二冬二至。知藥桑菊。梔棟。蒿薇。龜板。鼈甲。藕等藥。服之各恙漸減。蓋因平素帶下太甚。陰液漏泄。而筋骨失其濡養也。故治病須澄源以潔流。秋間以海螵蛸粉。魚鰾。黃蘗。阿膠為丸。服之全愈。

薛氏醫案。每以補中益氣湯。與地黃丸並用為治。雖虛不遠之賢。亦或效尤。其實非用藥之法也。如果清陽下陷。而當升舉者。則地黃丸之陰凝滯膩。非所宜也。設屬真陰不足。當用滋填者。則升柴之耗散不可投也。自相矛盾。紀律毫無。然上下分治。原有矩矱。屠敬思素屬陰虧。久患痰嗽。動即氣逆。夜不能眠。頻服滋潛。納食漸減。稍沾厚味。嘔腐吞酸。孟英視脈左絃而微數。右則爽滑兼絃。水常泛濫。土失隄防。肝木過升。肺金少降。良由久投滋膩。溼濁內蟠。無益于下焦。反礙乎中運。左強右弱。升降

水以清肝。以黨參白朮枳實菖蒲半夏茯苓橘皮黃連蒺藜生晒研末。竹瀝為丸。午服培中土而消痰。暮吞威喜丸。肅上源以化濁。三焦分治。各恙皆安。悉用丸劑者。避湯藥之助痰溼耳。

咸豐紀元冬十月。別人忽患頭痛。偏左為甚。醫治日劇。延半月。痛及頸項。頗車始艱于步。繼艱于食。馴致舌強語蹇。目閉神蒙。呼之弗應。日夜沉睡如木偶焉。醫者察其舌黑。灌犀角牛黃紫雪之類。竝無小效。扶乩求仙。藥亦類是。乃兄周雨禾云。此證非孟英先生不能救。吾當踵其門而求之。及先生來視。曰。苔雖黑而邊猶白。潤。脣雖焦而齒色尚津。非熱證也。投藥如匙開鎖。數日霍然。緣識數語。竝錄方案如左。用表再生之大德。而垂為後學之津梁云。仁和蔣寅謹識。

真陰素虧。兩番半產。兼以勞瘁。內風陡升。病起頭疼。左偏筋掣。旬日不語。二便不行。不食脣焦。苔黑邊白。胸腹柔爽。神氣不昏。脈至絃緩。竝不洪數。此非熱邪內陷。乃陰虛痰滯機緘。宜予清宣。勿投寒膩。轉其關鍵。可許漸瘳。十月二十五日初診。

石菖蒲 麩炒枳實 仙制半夏 鹽水泡橘紅各一錢 鮮竹茹四錢 旋覆花

茯苓 當歸各三錢 陳膽星八分 鈎藤五錢 竹瀝一杯 生薑汁三小匙和服

蘇合香丸塗于心下。以舒氣鬱。

舌稍出齒。未能全伸。苔稍轉黃。小溲較暢。羞明頭痛。顯屬風升。咽膈不舒。痰凝氣

阻。本虛標實。脈栗且絃。不可峻攻。法先開泄。二十六日再診

前方去膽星半夏茯苓加枸杞三錢。淡從蓉一錢。婁仁五錢。

舌能出齒。小溲漸行。神識稍清。苔猶灰滯。頭疼似減。語未出聲。脈至虛絃。右兼微弱。本虛標實。難授峻攻。開養兼參。庶無他變。二十七日三診

前方去枳實旋覆鉤藤竹瀝薑汁。加參鬚一錢。麥冬三錢。遠志七分。老蟬一對。淡海蛇一兩。鳧苴三個。

稍能出語。尚未有聲。舌色淡紅。苔猶灰膩。毫不作渴。非熱可知。脈栗以遲。不食不便。宜參溫煦。以豁凝痰。二十八日四診

前方去雪羹。加酒炒黃連肉桂心各五分。

苔漸化而舌漸出。語稍吐而尚無音。頭痛未蠲。略思粥食。胃氣漸動。肝火未平。久不更衣。脈仍絃奩。徐為疏淪。法主溫通。二十九日五診

前方去麥冬。加麻仁四錢。野薔薇露二兩。和服。

連投溫養。神氣漸清。語亦有聲。頭猶左痛。苔退未淨。大解不行。左脈微遲。法當補血。血充風息。府氣自行。十一月初一日六診

前方去遠志菖蒲老蟬。加天麻一錢。白芍二錢。桑葢三錢。

脈已漸起。尚未更衣。濁未下行。語猶錯亂。時或頭痛。寐則夢多。濡導下行。且為先

授初二日七診

前方去天麻桑甚。加牛膝三錢。生首烏四錢。柏子仁二錢。

雖已知飢。未得大解。肝無宣泄。時欲上衝。陰分久虧。豈容妄下。素傷思慮。肝鬱神

虛。脈爽而遲。語言錯亂。法當養正。通鎮相參。初三日八診

前方去白芍首烏。加紫石英四錢。砂仁末炒熟地六錢。遠志七分。菖蒲五分。

大解已行。竝不黑燥。肝猶未戢。乘胃腕疼。幸已加餐。可從鎮息。初四日九診

參鬚 仙半夏錢各一 砂仁末炒熟地錢八 牡蠣錢六 紫石英錢四 歸身錢三

枸杞錢二 淡從蓉錢五分 川棟肉錢一 酒炒黃連分三 桂心調五分帖

復得大解。苔退餐加。肝血久虧。筋無所養。頭疼腕痛。掣悸不安。柔養滋潛。內風自

息。初七日十診

前方去半夏連棟。加炙草橘餅各一錢。烏梅肉八分。四帖。

神氣漸振。安穀耳鳴。脈弱口乾。面無華色。積虛未復。平補是投。十一日十一診

前方去桂心橘餅烏梅。加龜板六錢。麥冬蒲桃乾各三錢。十帖後汎至體康

而愈矣。

胡某素患耳鳴。且吸亞片。時服補藥。漸至食減痰多。舌上起灰黃厚膩之苔者三年矣。多醫莫愈。孟英脈之弦細爽滑。曰陰虧真于下。痰熱阻于上耳。以西洋參菖蒲遠

志麥冬竹茹從蓉歸身石英牡蠣冬蟲夏草少加黃連服之不半月痰少餐加舌苔盡退。三年之病遂以霍然。

王炳華之媳屢次墮胎。人漸尪羸。月事亂行。其色甚淡。醫謂虛也。大投補劑。其瘦日甚。食少帶多。遂加桂附。五心如烙。面浮效逆。痰壅礙眠。大渴喜嘔。醫皆束手。始請孟英脈之。兩尺虛奩。左寸關絃數。右兼浮滑。乃陰虛火炎也。然下焦之陰雖虛。而痰火實于上焦。古人治內傷于虛處求實。治外感于實處求虛。乃用藥之矩矱也。爰以沙參竹茹冬瓜子蘆筍枇杷葉冬蟲夏草石英紫苑從蓉旋覆為方。兩劑即能寐。五六劑嗽止餐加。乃去紫苑旋覆沙參。加西洋參歸身黃檗。服五劑熱減帶稀。口和能食。再去蘆筍冬瓜子枇杷葉。加熟地枸杞烏鰂骨服之而愈。又吳氏婦陡患咳嗽。痰不甚多。不能著枕者旬日矣。神極委頓。孟英察脈虛數。授枸杞從蓉歸身石英龜板牡蠣冬蟲夏草麥冬牛膝胡桃肉之劑。覆杯而病若失。

舜傳之舅嫂。因用力拔針。而患指痛。內外雜治。漸至痛偏一身。卧榻不起。食少形消。余診之。脈細而數。口乾舌絳。乃營陰大虧。無以營養筋骨。豈可因拔針起病。遂以為外傷而妄投燥烈之藥乎。宜其病日以甚也。以集靈膏加減為方而愈。

損

張養之令正。飲食如常。而肌膚消瘦。叙症詳明信事如期。而紫淡不恆。兩腓發熱。而別處仍和。

孟英善用甘
寒投之此證
尤宜

面色青黃。而隱隱有黑氣。儼似虛寒。多藥不效。始逆孟英診之。脈似虛細。而沈分略形絃滑。曰此陽明有餘。少陰不足。土燥水涸。仲聖有急下存陰之法。然彼外感也。有餘之邪。可以直瀉。此內傷也。無形之熱。宜以甘寒。義雖同而藥則異也。贈以西洋參。生地。生白芍。生石膏。知藥。苓。梔。麥。冬。花粉。棟。實。丹。皮。木。通。天。冬。諸品。服至數斤。黑氣退而肌漸充。腓熱去而經亦調矣。

戊戌春。張雨農司馬。必欲孟英再赴環山。孟英因其受病之深。且公事掣肘。心境不能泰然。誠非葯石之可以為力也。固辭不往。司馬泫然哀懇。但冀偕行旋署。則任君去留可耳。並囑趙蘭舟再四代陳曲悃。孟英感其情。同舟渡江。次剡溪。司馬談及體氣羸憊情形。孟英忽曰。公其久不作嚏乎。司馬曰。誠然有年矣。此曷故也。孟英曰。是陽氣之不宣布也。古惟仲景論及之。然未立治法。今擬鄙方奉贈。博公一嚏如何。司馬稱善。遂以高麗人參。乾薑。五味。石菖蒲。酒炒。薤白。半夏。橘皮。紫菀。桔梗。甘草。為劑。舟行抵嶧。登陸取藥。煎而服之。駕輿以行。未及三十里。司馬命從人詣孟英車前報曰。已得嚏矣。其用藥之妙如此。

朱氏婦。素畏藥。雖極淡之品。服之即吐。近患晡寒夜熱。寢汗咽乾。咳嗽脇疼。月餘後。漸至減餐。經少。肌削神疲。始迓孟英診之。左手絃而數。右部濡且弱。曰既多悒鬱。又善思慮。所謂病發心脾是也。而平昔畏藥。豈可強藥再戕其胃。誠大窘事。再四思維。

以甘草小麥紅棗藕四味。令其煮湯頻飲。勿輟。病者嘗藥大喜。徑日夜服之。踰旬復診。脈證大減。其家請更方。孟英曰。毋庸。此本仲聖治藏燥之妙劑。吾以紅棗易大棗。取其色赤補心。氣香悅胃。加藕以舒鬱怡情。合之甘麥。並能益氣養血。潤燥緩急。雖若平淡無奇。而非惡劣損胃之比。不妨久任。胡可以果子藥而忽之哉。恪守兩月。病果霍然。

余某年三十餘。發熱數日。醫投涼解之法。遂嘔吐自汗。肢冷神疲。亟延孟英診之。脈微弱。曰。內傷也。豈可視同伏暑而一概治之。徑不詳辨其證耶。與黃耆建中去飴加龍骨生薑茯苓橘皮。投劑即安。續加參朮。踰旬而愈。

陳氏婦素無病。晚後甚健。乳極多而善飯。六月初形忽遽瘦。猶疑天熱使然。漸至減餐。所親徐麗生囑延孟英視之。脈細數。舌光絳。曰。急勞也。無以藥為。夫乳者血之所化也。乳之多寡。可徵血之盛衰。茲乳溢過中。與草木將枯。精華盡發于外者何異。即今斷乳亦不及矣。其家聞之。尚未深信。即日斷乳服藥。及秋而逝。

張慈齋室。自春間半產後發熱。有時。迄于季秋。廣服滋陰之藥。竟不能愈。其大父陳靄山延孟英診脈。按之豁然。投當歸補血湯而熱退。繼以小建中愈之。

胡季權令正許子雙之女弟也。初於乙巳患乳房結核。外科雜投溫補。核漸增而疼脹日甚。馴致形消。沉愆。夜熱減餐。骨痠於床。孟英診曰。鬱損情懷。徒補奚益。初以蠲

亦下虛而誤
補其上者應
補之證補不
如法尚且致
害況不應補
而補者乎

痰開鬱之劑。吞當歸龍薈丸。痛脹遞減。熱退能餐。月事乃行。改投虎潛。加減法。服半
年餘而起。凡前後計用川貝母七八斤。他藥稱是。今春因哭母悲哀。陡然發厥。與甘
麥大棗。加龍牡。龜鼈磁硃。金箔龍眼。而安。沈辛甫善軒岐之學。其令正體素弱。而勤
于操作。年踰四秩。凡事過多。兼以便溲。冷汗氣逆。參耆屢進。病日以危。孟英診曰。心
脾之脈。尚有根。猶可望也。與龍骨牡蠣。龜板鼈甲。海螵蛸。石英石脂。餘糧。熟地。茯苓。
為方。一劑轉機。漸以向愈。

董哲卿二尹。令正。胎前患嗽。晚後不痊。漸至寢汗減餐。頭疼口燥。奄奄而卧。略難起
坐。孟英診脈。虛絃。五數。視舌光赤無苔。曰。此頭疼口燥。乃陽升無液使然。豈可從外
感治。是衝氣上逆之嗽。初非傷風之證也。與從蓉。石英。龜板。茯苓。冬虫。夏草。牡蠣。稽
豆衣。甘草。小麥。紅棗。藕。數帖。嗽減餐加。頭疼不作。加以熟地。服之遂愈。

錢聞遠。自春間。偶患痰嗽。醫投蘇葛。而失音。更醫大劑滋補。漸致飲水則噎。久延愈
劇。邀孟英診曰。左寸動數。尺細。關絃。右則澀。乃心陽過擾。而暗耗營陰。肺金受燥。清
肅不行。水失化源。根無陰庇。左升太過。右降無權。氣之經度既乖。血之絡隧亦痺。飲
水則噎。是其據也。金遇火而伏。其可慮乎。繼而瘀血果吐。納食稍舒。老醫嚴少眉。以
為可治。竭力圖維。仍殞于伏。

高石泉。仲媳。骨小肉脆。質本素虛。冬間。偶涉煩勞。不飢不寐。心無把握。夜汗耳鳴。馮

某連進滋陰法。病日甚。孟英察其左寸甚動。兩關絃滑。苔色膩黃。乃心肝之火內燔。胃府之氣不降。陰虧固其本病。滋填未可為非。然必升降先調。而後補之有益。授鹽水炒黃連石菖蒲元參丹參卮子石斛小麥知母麥冬竹葉蓮子心等藥。服之即應。續予女貞旱蓮牡蠣龜板地黃善後而瘥。室女多抑鬱。乾嗽為火鬱。夫人而知之者。王杞庭之姊。年踰標梅。陡患乾嗽。無一息之停。目不交睫。服藥無功。求孟英診焉。兩脈上溢。左兼絃細。口渴無苔。乃真陰久虛。風陽上僭。衝嗽不已。厥脫堪虞。授牡蠣龜板鼈甲石莖菴蓉茯苓熟地歸身牛膝冬虫夏草胡桃肉之方。藥甫煎。果欲厥。亟灌之即寐。次日黃昏。猶發寒瘧。仍灌前藥。至第三夜。僅有寢汗而已。四劑後諸恙不作。眠食就安。設此等潛陽鎮逆之方。遲投一二日。變恐不可知矣。况作鬱治。而再用開泄之品耶。故辨證為醫家第一要務也。

古人補腎不
如補脾補脾
不如補腎之
說均有至理
而用違其宜
亦均足致敗
此醫所以首
責認證也

謝譚香體屬久虛。初冬患嗽。痰減食。適孟英丁艱。邀施某視之。云是腎氣不納。命火無權。疊進腎氣湯月餘。遂致嘔惡便澹。不飢無溺。乃束手以為必敗矣。季冬仍延孟英診之。脈甚絃爽。苔膩舌紅。乃中虛而健運失職。誤投滋膩。更滯樞機。附桂之剛。徒增肝橫。予黨參白朮茯苓澤瀉橘皮半夏竹茹卮子薏苡蒺藜藜蘭葉柿蒂之劑。培中泄木。行水蠲痰。旬日而愈。

幾大。昂昂。後改。多醫莫台。斬至廢寢忘餐。察寒乍熱。經停形瘦。心悸耳鳴。滋補填

陰轉兼便泄。孟英視脈虛絀緩大。而氣短嬌言。卧榻不支。動即自汗。曰。固虛也。然非滋陰藥所宜。予參耆龍牡桂苓甘芍冬蟲夏草錫饒大劑。服旬日而安。繼去龍牡。加歸杞服二十劑。況至而康。病者欲常服補藥。孟英止之曰。病痊體健。何以藥為。吾先慈嘗云。人如敬器。虛則敬。中則正。滿則覆。世之過服補劑。致招盈滿之災者。比比焉。可不鑒哉。

許子厚令庶母。年未四旬。患晡熱。發于上焦。心悸頭疼。腰痠腰痠。飢不欲食。暮則目如盲而無所覩。時或腹脹。自汗帶多。孟英脈之絃細而弱。氣短不足以息。舌赤無苔。曰。此營血大虧。不可作暑治也。授人參熟地棗仁枸杞歸身麥冬烏鰂骨牡蠣龜板。疾藜芍藥杜仲羊藿等藥。數十劑而康復如常。

許蘭喫令正。正月中旬。偶食蒸餅。即覺腹中攻痛。而寒熱間作。以為瘧也。請孟英診之。脈絃爽而微數。曰。此不可以瘧論。緣營素虧。往歲愈後。少于調補。仍當濡養奇經。蓋陽維為病。亦能作寒熱。而入脈隸于肝腎。溫腎涼肝。病即霍然矣。授以茯苓枸杞。當歸白微青蒿茯苓竹茹鼈甲棟實藟。數帖果愈。迨二月中旬。其病復作。舉家僉以為瘧。或云必前次早補。留邪未去使然。而蘭喫遠出家。無主議之人。孟英曰。前次愈之太易。我之罪也。不為善後。誰之過歟。如信我言。指日可瘳。第須多服培養之劑。保無後患。于是仍服前藥。亦數劑而安。續以集靈膏去牛膝。加羊藿阿膠當歸黃蘗免。

絲從蓉蒲桃乾熬膏服之。竟不再發。

李健伯夫人因傷情志而患心跳。服藥數月。大解漸澹。氣逆不眠。面紅易汗。卧榻不起。勢已瀕危。其次壻余朗齋。浼孟英診之。堅辭不治。其長壻瞿羹齋力懇設法。且云婦翁遊楚。須春節旋里。縱使不治。亦須妙藥稽延時日。孟英曰。是則可也。立案云。此本鬱痰證。緣謀慮傷肝。營陰久耗。風陽獨熾。燦液成痰。痰因火動。跳躍如舂。若心為君主之官。苟一跳動。即無生理。焉能淹纏至此乎。但鬱痰之病。人多不識。廣服溫補。陰液將枯。脈至右寸關雖滑。而別部虛絃。與數。指下無情。養液開痰。不過暫作緩兵之計。一交春令。更將何物以奉其生。莫謂贈言之不詳。姑順人情。而予藥。方用西洋參貝母竹茹麥冬茯神丹參從蓉薏苡紫石英蛤殼等。服之痰果漸吐。火降汗收。納穀能眠。胸次舒適。而舌色光絳。津液毫無。改授集靈膏法。扶至健伯歸。因謂其兩壻曰。我輩之心盡矣。春節後終虞瘵厥之變也。已而果然。

仁和彭君芝亭之三令媛。年甫踰笄。自去秋患痰嗽。內熱漸至。汎愆減食。咽爛音嘶。肌瘦便澹。不眠心悸。丁巳正月下旬。專人迎余往視。左脈細粟而數。寸尤甚。右尺洪數。寸關不耐尋按。蓋燥邪薄肺。初失肅清。陰分素虧。源流兩涸。今胃氣已敗。萬物發蟄之時。如何過去。其二令媛深請醫理。極以為然。適卽位西樞部持蔣大理之函。相召。余即解纜。嗣接趙君笛樓信云。彭女果歿於驚蟄前三日。抑何脈之神耶。余曰亦

冬蓋死象已見也。後竟歿於立冬之時。今年二月診莊丈芝階脈。謂其文孫崑仙少君云。恐難過夏。而立夏前三日竟逝。十月初遊武林。訪家瘦石兄。切其脈。尺中微露浮弦。即謂其子曰。春令可虞。亦於次年驚蟄日。無疾而終。脈之可憑者如是。而竟有不可憑者。此其所以為微妙之學乎。

鬱

許康侯令堂。初夏患坐卧不安。飢不能食。食則滯膈。欲噫不宣。善恐畏煩。少眠形瘦。便艱溲短。多藥莫瘳。孟英按脈。絃細而滑。乃七情怫鬱。五火燥痰。誤認為虛。妄投補藥。氣機窒塞。升降失常。面赤痰黃。宜先清展。方用旋覆菖蒲紫苑白前竹茹茯苓黃連半夏枳杷葉蘭葉。不旬而眠食皆安。為去前四味。加沙參歸身紫石英麥冬調養而痊。

沈峻揚令妹。年踰五旬。體素瘦弱。不能寐者數夜。證遂瀕危。乃兄延孟英視之。目張不能闔。淚則常流。口閉不能閉。舌不能伸。語難出聲。苔黃不渴。飲不下嚥。足冷不溫。筋癆而疼。胸膈板悶。溲少便秘。身鞭不柔。脈則絃細。裏澀。重按如無。或疑中暑。或慮虛脫。孟英曰。身不發熱。神又不昏。非中暑也。二便艱澀。咽膈阻悶。非脫證也。殆由情志鬱結。怒木直升。痰亦隨之。堵塞華蓋。故治節不行。脈道不利也。誤進補藥。其死可

必但宜宣肺。氣行自愈。方用紫菀白前兜鈴射干菖蒲枇杷葉絲瓜絡白豆蔻果一劑。知四劑瘳。

驚

凡心腎不交之人多不能仰臥以仰則腎氣不能上承而心氣愈浮也

卻魚竹給諫。起居飲食如常。惟僅能側卧。畧難仰卧。仰而寤。無恙也。稍一合眼。則驚竄而醒。雖再側眠。亦徹夜不得寐矣。多年莫能治。孟英以三才合枕中丹加黃連肉桂服之。良效。其長郎子菴。久患痰多。胸膈滿悶。連年發癩。藥之罔效。孟英脈之曰。氣分偏虛。痰飲阻其清陽之旋運。宜法天之健以為方。則大氣自強。而流行不息。胸次乃廓然如太空矣。與六君去甘草。加黃耆桂枝薤白婁仁石菖蒲蒺藜旋覆。服之滿悶漸舒。癩亦不發矣。周菊生令正。患少腹痠墜。小溲頻數而疼。醫投通利不效。繼以升提溫補。諸法備試。至于不食不寐。大解不行。口渴不敢飲水。聞聲即生驚悸。孟英脈之曰。厥陰為病也。不可徒治其太陽。先與鹹苦以泄其熱。續用甘潤以滋其陰。毫不犯通滲之藥而愈。一圃人詣孟英泣請救命。詰其所以。云家住清泰門內馬婆巷。因本年二月十五日卯刻。雷從地奮。火藥局適當其衝。墻垣廡宇。一震泯然。雖不傷人。而附近民房。撼搖如簸。其時妻在睡中驚醒。即覺氣不舒暢。半載以來。漸至食減形消。神疲沉少。惟卧

仍是治肝之法

温病誤補未
有能生者孟
英獨出手眼
實發前人所未發

用水通精當
凡心經蘊熱

英許之。往見婦卧于榻。神色言動固若無恙。診畢病人云。君欲觀我之疾也。坐而起。果即面赤如火。氣息如奔。似不能接續者。苟登圍溲便。必賁逆欲死。前所服藥。破氣行血。和肝補肺。運脾納腎。清火安神。諸法具備。輒如水投石。孟英仿喻氏治厥巔疾之法用藥。一劑知。旬餘愈。

楊某方作事。不知背後有人潛立。回顧失驚。遂不言不食。不寐不便。別無他苦。孟英按脈沈絃。以石菖蒲遠志琥珀胆星旋貝竹黃杏仁省頭草羚羊角為劑。化服蘇合香丸二帖。大解行而啜粥。夜得寐而能言。復與調氣寧神蠲飲藥。數日霍然。

章養雲室患感。適遇粹驚。黃包二醫。皆主温補。乃至昏譫瘕厥。勢極危殆。棺衾咸備。

無生望矣。所親陳仰山聞之。謂云。去秋顧奏雲之恙。僅存一息。得孟英救愈。子盍圖

之章。遂求診于孟英。證交三十八日。脈至細數無倫。兩手拘攣。宛如角弓之反張。痰

升自汗。渴飲苔黃。面赤臀穿。晝夜不能合眼。先與犀羚貝斛元參連翹。知母花粉胆

星牛黃鼈甲珍珠竹黃竹葉竹瀝竹茹為方。三劑。兩手漸柔。汗亦漸收。又五劑。熱退

痰降。脈較和。而自言自答。日夜不休。乃去羚斛珠黃。加西洋參生地。大塊硃砂。兩許。

服之。聒絮不減。或疑為癩。似有搖惑之意。孟英恐其再誤。囑邀許芷卿商之。芷卿極

言治法之絲絲入扣。復于方中加青黛龍牡。服二劑。仍喋喋不已。孟英苦思數四。徑

于前方加木通一錢。投七即效。次日病者自語。前此小溲業已通暢。不甚覺熱。昨藥

用犀角黃連
等藥必兼木
通其效乃捷
以能引心經
之熱從小腸
出也

服後似有一團熱氣從心頭直趨于下。由溺而泄。從此神氣安謐。粥食漸加。兩腿能動。大解亦堅。忽咽腫大痛。水飲不下。孟英曰。餘火上炎也。仍與前方。更吹錫類散而安。惟腎瘡未斂。腿痛不已。乃下焦氣血傷殘。改用參耆歸芍生地合歡山藥麥冬牛膝石斛木瓜桑枝藕肉。數服痛止餐加。又與峻補生肌而愈。

杭城溫元帥。例于五月十六日出巡。遣瘦有魏氏女者。家住橫河橋之北。會過其門。將及天曉。適有帶髮頭陀。由門前趨過。瞥見之大為驚駭。注目視之。知為僧也。遂亦釋然。而次日即不知飢。眩暈便秘。醫謂神虛投補數帖。反致時欲昏厥。更醫作中風治。勢益甚。旬日後。孟英持其脈絃伏而滑。胸腹無脹悶之苦。旬餘不更衣。是驚則氣亂。挾痰逆升。正仲聖所謂諸厥應下者。應下其痰與氣也。以旋藪卮連雪羹棟貝金箔竹瀝煎汁為方。并以鉄器燒紅淬醋。令吸其氣。二劑厥止。旬日而痊。

王瘦石稟屬陰虧。卒聞驚嚇之聲。而氣逆肢冷。自汗息微。速孟英視之。身面皆青綠之色。脈沈絃而細。乃素傷憂慮。而風陽陡動也。與牡蠣四兩。鼈甲二兩。蛤殼一兩。石英五錢。龍齒小麥辰砂麥冬。茯神貝母竹茹為方。一劑知。二劑已。續以滋養而瘳。

顧媪因比鄰失火。幾焚其廬。驚嚇之餘。不能起榻。脇痛偏右。便秘神瞽。身面發黃。醫云濕熱治之罔效。乞診孟英。脈澀而絃。按之甚硬。曰此因驚恐氣結不行所致。予沙參桑葉卮子絲瓜絡冬瓜子葶藶枇杷葉旋覆蔥鬚竹茹。數劑而痊。

凡陰虛之體
血不足以養
肝則肝陽易
僭用大劑鎮
逆養陰開鬱
法治絲絲入
扣宜乎應手
軌效也

博

太倉陸竹琴令正。陵患心悸。肢冷如冰。其子皇皇。浼吳江程勉耘懇援于孟英。察其脈浮絃而數。視其舌尖赤無苔。乃陰虛陽越。煎厥根萌。予元參二至三甲龍齒石英生地牛膝茯神連子心而愈。

哭

康爾九令正患沉愆。而致左脇疼脹。口苦吞酸。不飢不寐。洩熱便難。時時欲哭。乃尊馬翠庭。醮尹延孟英診之。左甚絃數。以雪羹湯吞龍薈丸。經行如墨而膠。繼因思鄉念切。久斷家書。心若懸旌。似無把握。火升面赤。汗出肢涼。乃父皇皇。亟邀孟英視之。左寸關絃數。尺中如無。乃陰虛木火上亢也。以元參黃連牡蠣麥冬生地甘草女貞旱蓮百合石英小麥紅棗為劑。引以青鹽一分。覆杯而愈。

狂

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納妾。雖露其情。而子孫以其耄且瞽也。不敢從。因此漸病狂惑。羣醫咸謂神志不足。廣投熱補之藥。愈服愈劇。始延孟英診之。脈勁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無制。曰此稟賦過強。陽氣偏盛。姑勿論其脈證。即起病一端。概可見矣。如果命門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興此念頭。醫見其老。輒疑其虛。須知根本不堅實者。不能享長年。既享大壽。其得于天者必厚。況人年五十。陰氣先衰。徐靈胎所

皆余友彭香
林患此證醫
雖知其虛而
治不如法竟
以不起今讀
此案彌增惋
歎

謂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陰盡火炎。萬物皆然。去冬吾治邵可亭。孤陽喘逆。壯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飲。灌至二百餘斤。即梨汁也。病已漸平。僅誤于兩瓊薑湯。前功盡墮。可見陰難充長。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參戟河車等藥服之已久。更將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極之陽乎。尋果不起。

江某年三十餘。忽兩目發赤。牙齦腫痛。漸致狂妄。奔走罵人。不避親長。其父皇皇求孟英診之。脈大而數。重按虛散。與東洋參熟地黃辰砂磁石龍齒菖蒲棗仁琥珀肉桂金箔龍眼肉為劑。投七即安。翼日能課徒矣。

王月鋤令媳于廟見時。忽目偏左視。揚手妄言。諸親駭然。詰其婢媵。素無此恙。速孟英視之。脈絃滑而微數。苔黃腕悶。蓋時雖春暮。天氣酷熱。兼以勞則火升。挾其素有之痰。而使然也。與犀羚卮朮翹元參丹參薄荷花粉送礞石滾痰丸。三服而痰下神清。改投清養。遂愈。次年即誕子。

一婦患證年餘。藥治罔效。初夏延孟英視之。發熱甚于未申。足冷須以火烘。痰嗽苔黃。間有讖語。渴飲無汗。亟令撤去火盆。以生附子搗貼湧泉穴。且囑恣啖梨蔗。方用人參白虎湯投之。七帖而年餘之熱盡退。繼與養陰藥而瘳。

費伯元分司。患煩躁不眠。醫見其苔白也。投以溫藥。因而狂妄痲癡。多方不應。余薦孟英視之。左脈絃細而數。右爽滑。乃陰虛之體。心火熾。肝氣動。而痰盛於中也。先以

甲二至磁硃潛其陽甘麥大棗緩其急地黃麥冬養其陰漸次康復
朱養心後人名大鏞者新婚後神呆目瞪言語失倫或疑其體弱神怯與鎮補安神
諸藥馴致善飢善怒罵詈如狂其族兄已生邀孟英診之右脈洪滑與犀角石膏菖
蒲胆星竹瀝知母吞礞石滾痰丸而愈其大父患四肢冷顫常服溫補延久不痊孟
英切其脈絃而緩曰非虛也與通絡方吞指迷茯苓丸而瘥

藜砧遠出婦病如狂似屬七情而亦有不盡然者有陳氏婦患此月餘巫醫屢易所
費既鉅厥疾日增孟英切其脈絃而數能食便行氣每上衝腹時痛脹詢其月事云
病起況後繼多白帶孟英曰病因如是而晝則明了夜多妄言酷似熱入血室之候
徑從瘀血治可也予桃仁紅花犀角菖蒲膽星旋覆赭石丹參琥珀蔥白之劑兩服
而瘀血果行神情爽慧繼去桃仁紅花加當歸元參服數劑而瘳

陳氏婦年踰四旬媿後忽然發狂時值秋熱甚烈或以為受熱移之清涼之所勢不
減或以為痰投以通血之藥而不效金顧二醫皆為虛火進以大劑溫補則狂莫能
制或云痰也灌以牛黃丸亦不應浼孟英視之切脈絃數頭痛睛紅胸腹皆舒身不
發熱乃陰虛而肝陽陡動也先灌童溲勢即減劑以三甲二至丹參石英生地菊花
牛膝藕用金歸同煎一飲而病若失愈後詢之果因弄瓦而拂其意耳

陸渭川令媳患感。適遇姘期醫治數日。經止而昏狂陡作。改從熱入血室治。轉為瘕厥。不省人事。所親沈雨階為延孟英診之。脈絃奕而虛滑。氣逆面青。牙關不開。遺溺便閉。令按胸次。堅鞭如杵。此冬溫尚在氣分。如果熱入血室。何至晝亦昏迷。良由素多怫鬱。氣滯痰凝。用柴胡則肝氣愈升。攻瘀血則誅伐無過。予小陷胸合蠲飲六神湯加竹瀝。調服牛黃至寶丹一顆。外以蘇合丸塗于心下。痰即涌出。胸次漸柔。厥醒能言。脈較有力。次日仍用前方。調萬氏清心丸一粒。果下痰矢。漸啜稀糜。改授肅清數日而愈。續有顧某陡患昏狂。苔黃便閉。卧則身挺。汗出五心。醫云熱入膈中。宜透斑疹。治之加劇。孟英診脈絃緩不鼓。身無大熱。小溲清長的。非外感。乃心虛膽怯。疑慮憂愁。情志不怡。鬱痰堵竅也。以蠲飲六神湯合雪羹加竹葉蓮子心竹瀝。服二劑狂止。自言腹脹而頭偏左痛。仍以前方吞當歸龍薈丸。大解始下。改用清火養心化痰舒鬱之法而愈。

癩

朱君慶雨次郎。夙有癩證。因勞傷之後。發冷吐酸。不飢神憊。服藥數劑。遂致故疾日作數次。醫者術窮。余脈之。弦細若伏。而肢冷如冰。苔白如砂。涎沫頻吐。頭疼而暈。重裹不知溫。是熱深厥深。誤投熱藥。而飲邪內盛。故熱邪隱伏不顯也。詢其小溲果甚赤。以導痰湯去草合雪羹。加芩連梔茹木通煎。吞當歸龍薈丸。覆杯而愈。

疑懼

顧昇庵參軍之仲郎。久患多疑善恐。不出房者數年矣。食則不肯與人共案。卧則須人防護。寡言善笑。時或遺精。多醫廣藥。畧無寸效。孟英切脈脈與證合甚滑數。與元參丹參竹黃竹茹丹皮黃連花粉梔子海蛇勃膈為劑。送服當歸龍薈丸。四帖即能出署觀劇。遊淨慈而登吳山。參軍大喜。以為神治。次年為之配室。

己酉春。胡孟紳山長患疑。坐卧不安。如畏人捕。自知為痰。餌白金丸吐之。汗出頭面。神躁妄聞。孟英切其脈。絃滑洪數。不為指撓。投石膏竹茹枳實黃連旋覆花粉膽星石菖蒲。加雪羹竹瀝童溲。吞礞石滾痰丸。下其痰火。連得大解。夜分較安。惟不能斷酒。為加綠豆銀花枳椇子。吞當歸龍薈丸。旬餘脈證漸平。神氣亦靜。尚多疑懼。改授犀角元參丹皮竹葉竹茹貝母百合丹參蓮心豬膽汁炒棗仁鹽水炒黃連。吞枕中丹。以清包絡肝膽之有餘。而調神志。又旬日各恙皆蠲。即能拈韻。繼與十味溫膽法善其後。

洪張伯孝廉令弟蘇仲。鄉試後。自以場作不愜于懷。快快數日。漸以發熱。醫作伏暑治。日形困頓。嫩語音低。神情恍惚。稍合眼。輒以文有疵累。如何中式云云。屢服牛黃犀角等藥。竟無寸效。延孟英視之。時時出汗。不飢溺少。舌絳口乾。切脈虛爽。以數曰。此心火外浮也。昔賢惟王損菴論之獨詳。今人罕讀其書。每與溫暑逆傳證混淆。施

治。夫心猶鏡也。彼熱邪內陷。襲入心包。則霧障塵蒙之象也。故可磨之使明。是為實證。今心陽過擾。火動神浮。乃銅質將鎔之候也。法宜堅之使凝。是為虛證。良由陰分素虧。心營易耗。功名念切。慮落孫山。病屬內傷。似乎外感。大忌發表。更禁寒涼。又非東垣補中益氣之例。無怪醫者為之技窘也。而有藥治病。無藥移情。余有一言。可廣其意。文之不自愜于懷者。安知不中試官之意乎。且禍盈福謙。易之道也。嘗見自命不凡者。偏不易售。而自視歛然之士。恒于意外得之。即此一端。吾可以其中也。病者聞之。極為怡曠。服藥後。各恙漸安。半月而愈。及榜發。果獲雋。僉云藥既神妙。而慧吐齒牙。竟成吉懺。仁言仁術。醫道通仙。可予孟英信之矣。其方則甘草乾地黃麥冬枸杞鹽水炒黃連紫石英龜板龍齒珍珠也。迨季冬。兩孝廉將北上。其母夫人陡病恍忽。孟英往診。曰。高年素多憂慮。而別離在即。神倏飛揚。縱有仙丹。亦難救藥。另邀他醫視之。皆云冬溫。須過十四日。及旬而沒。神氣不昏。始信孟英鏡質消鎔。與塵蒙霧障有殊也。

張友三室。去春受孕後。忽夢見其亡妹。而妹之亡也。由于媿難。心惡之。因囑婢媪輩。廣購墮胎藥餌服。卒無驗。冬間媿子後。亦無恙。自疑多餌墮胎藥。元氣必傷。召朱某治之。述其故。朱即迎合其意。而斷為大虛之候。且云苟不極早補救。恐延辱損。病者

怒刻刻怕死。哭笑不常。脈至左部絃數。右手沉滑。曰此鬱疾證。誤補致劇也。與上年李健伯令正之病情極相類。第彼已年衰而傷于憂思謀慮。是為虛鬱。此年壯體堅而成于驚疑惑懼。是為實鬱。虛鬱不為舒養而輒投溫補。則鬱者愈鬱。而虛者愈虛。實鬱不為通泄而誤施溫補。則鬱不能開而反露虛象。所謂大實有羸狀也。醫者但云補藥日投。虛象日著。不知虛象日形。病機日錮。彼豈故釀其病而使之深耶。亦是一片仁心。無如藥與病相僻而馳。蓋即好仁不好學之謂耳。余非好翻人案。恐不為此忠告。未必肯舍補藥而從余議也。病者聞之大悟。即授小陷胸合雪羹。加菖蒲。雞白竹茹。知母。卮子。枳實。旋藪。出入為方。吞當歸龍薈丸。三劑後。婁仁每帖用至八錢。而大解始行。各恙乃減。半月後。心頭之春杵始得全休。改用清肅濡養之法。調理匝月。況至而痊。

秀水嚴小亭令正。五十八歲。因數年前。家有訟事。屢遭驚嚇。而起疑病。自欲吞金。雖已衣不敢用鈕扣。併時繫手足。即夫媳兒孫。皆屏絕不許入房。云恐自摘他人之衣。扣環飾咽下也。僅留一媪。在室服侍。而飲食起居如常人。醫皆謂其神虛。率投鎮補。今秋患右髀青紫腫痛。牙齦臭腐。季秋延余視之。脈弦滑而數。曰此病不在心而在膽。故能記憶往事。而善謀慮。豈可指為神志不足乎。膽熱則善疑。愈補則熱愈熾。熾

極則傳於胃。胃熱蘊隆。乃成青靨。牙疳也。錮疾已六七年。宜先治其新病。以菖蒲。星石膏。膽草。知母。元參。銀花。梔子。白薇。竹茹。黃連。煎調。玉樞丹。併令購白馬乳飲之。六劑而病減。半月新病愈。仲冬。余又遊禾。復診脈較平。而膽亦稍和。蓋白馬乳善清膽胃之熱也。

內風

朱慶雲室年六十六歲。初發熱。即舌赤無津。錢丁任顧諸醫。胥云高年液少。津涸堪憂。甘潤之方。連投八劑。馴致神倦耳聾。不飲不食。沉沉欲寐。呢忒面紅。勢已瀕危。徐德生囑其延孟英圖之。審其脈絃滑而數。視其舌絳而捫之甚燥。然體豐呼吸不調。呢聲亦不暢達。合脈證與體而論之。雖無腕悶拒按之候。確是肝陽內熾。痰阻樞機。液不上承。非津涸也。劑以小陷胸湯。加茹薤。旋菖。枇杷葉。蘇葉。一飲而夜得微汗。身熱即退。次日痰嗽大作。舌滑流涎。病家詫曰奇矣。許多潤藥。求其潤而愈燥。何以此劑一投而反津津若是耶。殆仙丹矣。三帖後更衣呢止。痰嗽亦減。漸進稀粥。改用沙參。紫苑。苡斛。歸茹。麥冬。瓜子。服數帖。洩暢餐加。而覺肢麻頭暈。予參耆歸芍橘半熟地。天麻石英牛膝茯苓桑枝。補虛息風化痰而健。

曹氏婦孀居而操家政。人極精幹。患恙旬餘。諸醫以為冬溫而多藥罔瘥。勢瀕于危。

發暈。乃肝腎素虧。心陽內亢。原非感證。藥誤已深。縱是冬溫。亦不可妄施柴葛。况足冷面赤。非渾身發熱之比也。既耗其氣。更燠其營。陰火潛燃。治宜鎮息。方以參蠶連芍。茹冬棟斛丹參小麥龜板鼈甲。煎吞磁硃丸。一飲脹消。餘證不減。去棟芍龜板鼈甲。加龍齒銀花導赤散。三服暈止便堅。小溲亦暢。略安寢食。再去銀花木通磁硃丸。加知礬紅棗紫石英而麥冬以硃砂染。兩帖火降足和。舌色漸潤。又兩帖汗嗽皆減。心下始涼。乃易生地以熟地滋補而瘳。

癸丑孟春。陳舜廷自甯波旋杭。近孟英診視。云去冬患痰嗽。彼處醫家初以疏散。繼則建中。諸藥備嘗。日漸羸困。左脇躍躍跳動。胸次癢如蟲行。舌素無苔。食不甘味。嗽甚則汗。夜不安眠。痰色清稀。便溲澀短。恐成肺痿。惟君圖之。孟英診曰。病始肺傷于燥。治節不行。體質素屬陰虧。風陽內煽。燠其津液。故右脈爽滑而虛。溫以辛甘。致左脈浮絃且數。雖非肺痿。而上下交虛。治先保液息風。續宜壯水。可奏膚功。徒化痰理嗽。見病治病。有何益乎。爰以沙參葦莖冬瓜子絲瓜絡竹茹肅肺氣。甘草石斛燕窩生津液。冬蟲夏草石莖牡蠣息風陽。投劑即嗽減能眠。旬日後去冬子石斛。加歸身麥冬茯苓。服數帖兩脈較和。餐加瀟暢。再去牡蠣甘草絲瓜絡。加熟地鹽橘紅。十餘劑各恙皆安。以高麗參易沙參。善後而康。

孟夏許芷卿偶自按脈。左寸如無。招他醫診之。僉云心散。舉家驚懼。已亦皇皇。屈孟英視之。曰勞心而兼痰火之鬱。故脈伏耳。其火升而面赤。不寐脇鳴。乃驚駭激動肝膽之陽。勃然升越。非本病也。予人參黃連菖蒲紫石英小麥冬蓮子心紅棗竹葉甘草為方。一劑知。二劑已。

石北涯之大令媳。忽患多言不寐。面赤火升。汗出心搖。倉皇欲死。孟英察脈虛絃小數。乃賦質陰虧。將交春令。虛陽浮動。有鳶飛魚躍之虞。亟以人參龍齒牡蠣石英甘草百合小麥竹葉紅棗青鹽水炒黃連為劑。引以鷄子黃。投也。即安。續加熟地阿膠滋填而愈。

乙卯冬初。余挈眷回籍。卜居淳溪。秀水呂君慎若。邀余遊新塍。視屠舜傳之女適張氏者。據云病起產後。延至五年。久卧於牀。勢成癱瘓。廣服補劑。迄不見功。及入室視之。病者尚著單衣。貼身僅鋪草席。而窗戶盡扃。因詢畏熱而喜暗乎。曰然。按脈絃而滑。執燭照之。面有赤色。苔甚黃膩。復詢其胸悶氣升乎。洩熱易汗乎。亦曰然。且汛事仍行。飢不能食。耳鳴頭暈。骸乘痰多。病不在於血分。雖起自產後。而根株實不在是。細詰之。始云未嫁之前。宿有氣升眩暈之疾。於今已十載矣。余曰是也。此固風陽內熾。搏液成痰之證。因挽而血大去。故發之較劇。醫者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遂以為產後之虛。溫補率投。升逆愈甚。下虛上實。致不能行。與清火降痰之劑。而別曰氣得下。

謝君再華之室。偶患齒痛。日以加甚。至第五日。知余遊武林。拉往視之。已呻吟欲絕。渾身肉顫。按脉不能準。問病不能答。苔色不能察。惟欲以冷物貼痛處。余諦思良久。令以淡鹽湯下滋腎丸三錢。外以坎宮錠塗痛處。吳茱萸末醋調貼涌泉穴。次日復診。已談笑自若。如常作針術矣。向余致謝曰。昨夜一飲即寐。而病如失。真仙丹也。余曰。昨日大窘。若非素知為肝陽內熾之體。幾無措手。今火雖降。脉尚弦數。宜用滋潛善後。以一貫煎方囑其熬膏服之。遂不復發。

仁和胡次瑤孝廉。北上未歸。其令正於仲夏陡患肢麻昏暈。速余往視。面微紅。音低神憊。睛微赤。舌苔微黃。足微冷。身微汗。胸微悶。脉微弦。乃本元素薄。謀慮縈思。心火上炎。內風隨以上僭也。不可誤以為痧閉。而妄投香燥辛散之品。以人參龍蠟葛連石英麥冬小麥竹葉蓮子心為方。兩服而愈。尋與平補。以善其後。

不寐

錢塘姚歐亭大令宰崇明。其夫人自上年九月以來。夜不成寐。僉以為神虛也。補藥頻投。漸不起榻。頭重如覆。善悻便難。肢汗而心內如焚。多言溺暢畏煩。而腹中時脹。偏治無功。其西席張君心鋤屢信。專丁邀診。余不得辭。初夏乘桴往視。左寸關弦大而數。右稍和而兼滑。口不作渴。舌尖獨紅。乃憂思謀慮。擾動心肝之陽。而中挾痰飲。

火鬱不宣。溫補更助風陽。滋膩尤增痰滯。至鹿茸為透生巔頂之物。用於此證。猶舟行逆風。而扯滿其帆也。明粉為芒硝所鍊。投以通便。是認為陽明之竇秘也。今脹能安穀。顯非府實。不過胃降無權。肝無疎泄。乃無形之氣秘耳。遂以參連旋枳半芍蛤。如郁李麻仁鳧訖海蛇。兩服即寐。且覺口苦溺熱。余曰。此火鬱外泄之徵也。去蛤壳加梔子。便行脈減。脈亦漸柔。再去麻郁雪羹。加石英柏子仁茯苓橘皮小麥連子。心紅棗核。三帖各恙皆安。去石英梔子加冬蟲夏草鱉甲為善後。余即挂帆歸矣。然不能靜攝。季夏漸又少眠。復遣丁諄請。余畏熱不行。命門人張笏山茂才即渠西席之子也診。遵前法而治。遂以告愈。

不語

書賈陳南橋患冬溫。數日後譫妄不眠。所親任殿華竭力清解。熱退便行。忽然不語。因近孟英視之。入房見其危坐于榻。面無病容。兩目開闔自如。呼之不聞不答。若無知識者。按脈左寸細數無倫。尺中微細如絲。乃腎陰素傷。心陽過擾。真水下竭。真火將熄。縱有神丹。不能接續。吾師趙菊齋先生暨許少卿皆在座。僉云。渠有八旬老父。一歲孤兒。盍忍恣然。勉為設法。如犀角紫雪之類。以圖萬一。不亦可乎。孟英曰。此非痰滯于絡。亦非熱傳手少陰。適從高孫兩家來。併此為三敗證。余一日而遇之。皆無藥可用。不敢立方。平素不畏火證。君輩共知。稍有可為。毋勞諄囑也。既而果近。

能出語。旋梳。多醫治之。僉以為虛。廣服補劑。遂減餐少寐。頻吐痰涎。畏風怕煩。洩短使閉。況愆帶盛。以為不能過冬至矣。適余遊武林。趙君菊齋囑其邀診。脈象弦數而滑。面白唇紅。目光炯炯。而眉蹙。苔黃。羞明。乳裂。既非瘡證。又非失音。強使出一二字。則艱澀異常。搖手點頭。或以筆代口。又無妄見。亦非祟病。余諦審之。謂其必起於驚恐。而痰涎阻於竅隧。病者領之。以起病時。為一大瓶墮地。乍聞其聲。而一嚇也。遂與清心肝胆胃之法。加舒絡滌痰開鬱之品。服後各恙漸減。眠食漸安。丙辰春。余復視之。仍卧于床。仍不出語。按鈕氏續脈鼠魂一條。與此相似。彼特神其說耳。然余竟不能治之。使語。殊深抱愧。錄之以質高明。戊午季秋。復遊武林。往診。尚如故。聞其仍服補劑。因力勸阻。而贈以清肺通絡滌痰之品。製丸噙化。服至次年春。仲。徧身發疹。頻吐穢痰。語能漸出。乃蘊結外解。從此肅清。可期奏績。初論尚不甚爽。

類中

徐夢香年近六旬。患手顫不能握管。孟英以通補息風藥。吞指迷茯苓丸而安。仲秋類中。遺溺痰升。昏瞽妄言。汗多面赤。急延孟英視之。脈浮弦洪滑。蓋吸受熱邪。而連日適服參湯也。與羚羊角石菖蒲連翹。梔子桑葉菊花棟斛。知母花粉竹瀝銀花蒿薇等藥。一劑知。二劑神清。乃去羚羊。加茹貝滑石。投之。下利赤白如膿垢者數日。始

知饑納穀。漸以調理而愈。匝月即能作畫。季秋仍暮遊江右。

癱瘓

徐月巖室。患周身麻木。四肢癱瘓。口苦而渴。痰冷如冰。氣逆欲嘔。汎愆腹脹。頻飲極熱姜湯。似乎暢適。深秋延至季冬。服藥不愈。孟英診脈沈絃而數。曰溺熱如火乎。間有發厥乎。病者唯唯。遂以雪羹旋楮尾棟茹斛知母花粉桑枝羚羊橄欖蛤殼為方。送下當歸龍薈丸。服之遞效。二十劑即能起榻。乃去鈴赭。加西洋參生地菴蓉藕。投之漸愈。

鄭芷塘令岳母年踰花甲。仲春患右手足不遂。舌蹇不語。面赤便秘。醫與疏風不效。第四日延診于孟英。右洪滑。左絃數。為陽明府實之候。疏石菖蒲胆星知母花粉枳實。妻仁秦艸旋覆麻仁竹瀝為方。或慮便瀉欲脫。置不敢用。而不知古人中藏宜下之藏字。乃府字之偽。柯氏云。讀書無眼。病人無命。此之謂也。延至二旬。病勢危急。芷

塘澆童秋門復懇孟英視之。苔裂舌絳。米飲不沾。腹脹息粗。陰津欲竭。非急下不可。

也。即以前方加大黃四錢。絞汁服連下黑矢五次。舌蹇頓減。漸啜稀糜。乃去大黃加

西洋參生地麥冬丹皮薄荷。服五劑。復更衣。語言乃清。專用甘涼充津滌熱。又旬日

舌色始淡。納穀如常。改以滋陰。漸收全績。踰三載聞以他疾終。

趙秋幹進士。去秋患左半不遂。伊弟笛樓。暨高弟許芷卿茂才。主清熱獨痰。治之未

龍蒼滾痰二丸相間而投。二丸各用斤許。證始向愈。今春出房。眠食已復。而素嗜厚味。不戒肥甘。孟夏其病陡發。孟英診之。脈形滑駛如蛇。斷其不起。秋初果歿。

賴炳也。令堂年近古稀。患左半不遂。醫與再造丸暨補劑。服二旬。病如故。孟英按脈絃緩而滑。顴赤苔黃。音微舌塞。便澀無痰。曰此痰中也。伏而未化。與犀羚茹貝葛夏花粉知母白微豆卷桑枝絲瓜絡等藥。服三劑而苔化。音漸清朗。六七劑腿知痛。痰漸吐。便亦通。既而腿痛難忍。其熱如烙。孟英令塗葱蜜以吸其熱。痛果漸止。半月後眠食漸安。二旬外。手能握。月餘可扶掖以行矣。

蟲

一賣酒人姓陸。極窘而又遭顛沛。久而患一異疾。形消善痒。蟲從皮膚而出。搔之蠕蠕。醫治莫效。孟英診曰。悲哀勞苦。陽氣受傷。麴蘖浸淫。乃從蟲化。與補氣藥加杉木桑枝而愈。

結胸

魏翎谷浼孟英視其郁甥之病。熱踰半月。自胸次脹及少腹。痛而不可撫摩。便秘溺赤。舌黑口乾。自汗煩躁。六脈絃強無胃。曰此恙酷似傷寒大結胸證。結胸煩躁。無藥可治。越二日便行而歿。孟英曰。傷寒之邪在表。誤下則邪陷而成結胸。未經誤下。不

溫病忌誤汗

不忌誤下以汗則津涸而熱益熾下則熱勢可藉以少減也

為結胸。溫熱之邪在裏。逆傳於心包而誤汗。則內閉似外脫。順傳於胃府而誤汗。則盤踞而結胸。前人但云誤汗劫奪胃汁而未及於結胸者。因結胸證不多見耳。然亦不可不知也。故謹識之。郁病初起。某醫用葛根一劑。繼則胡某之柴葛羌防十餘劑。釀成是證。

關格

此證即葉氏所謂下竭上結之候也。葉氏雖有方案。亦未知果能取效否。不知古名家遇此當作何治法。方書中這無及者。孟英此案已是開人不敢開之口。至其悉當病情與否則殊未敢輕論也。

王雪山于上年誤餌透土丹之時。孟英診治向愈。即囑其常飲柿餅湯。以杜關格於將來。迨今四月間。形體日瘦。張某進以導溼疏風補氣之藥。孟英偶見之。力勸其溫補莫投。且以凡物遇火則乾癆。得滋則肥潤為譬。雪山深韙之。奈為張某輩朝夕虛言所眩。仍服補劑。延至秋間。始延孟英視之。脇痛畏風。周身絡脹。時欲敲朴。食少便難。日晡微有寒熱。脈來絃澀而數。右寸關絃。要以滑是升。降之令久。室痰邪壅於隧絡。關格之勢將成。再四求治。與沙參。茹貝。薇。蒿。旋。斛。厄。棟。蘭。草。杷。杷。葉。絲。瓜。絡。冬。瓜。子。蘆。根。茅。根。等。出入為方。服之寒熱既蠲。脇痛亦減。雪山大喜。復請診之。脈頗轉和。第肝陰久為謀慮所傷。最怕情志不怡。必生枝節。小愈奚足為恃。囑其另邀明眼圖之。渠即招沈辛甫。顧聽泉。吳卯君。任心柏。諸君商之。方案皆與孟英相合。雪山轉懇孟英設法。且云。讀君之案。洞徹病情。微幸成全。足感再生之德。即使無效。我亦瞑目而亡。孟英感其言。殫竭心力。以圖久延。無如嗔怒繫思。諸多根觸。頻有轉關。屢生枝

節大便必極槌背尻而始解。上則吐痰惡穀。果成關格之候。肩至伊子旋杭。感於讞言。翻以竹茹竹瀝為藥。性太涼。而以不用溫補為謗。求其方。徑以麻黃細辛鹿角等藥投之。遂至舌色乾紫。津涸而亡。不知者未免以成敗論。所謂道高謗多。然柿餅湯投于年餘未病之前。其卓見已不可及。而見危受命。勉力圖維。腸熱心孤。更可欽也。特采其案。以為世之有識者鑒焉。

暈眩

一老廣文。俸滿來省。驗看患眩暈。醫謂上虛。進以參耆等藥。因而不食不便。煩躁氣逆。孟英診曰。下虛之證。誤補其上。氣分實而不降。先當治藥。然後療病。與卮莛芩桔枳橘苑貝。一劑粥進便行。嗣用滋陰息風法而愈。

王雪山令媳。患心悸眩暈。廣服補劑。初若甚效。繼乃日劇。時時出汗。肢冷息微。氣逆欲脫。灌以參湯。稍有把握。延踰半載。大費不貲。莊之階舍人。令延孟英診視。脈沈絃且滑。舌絳而有黃膩之苔。口苦澁熱。汎事仍行。病屬痰熱。軫轆。誤補則氣機壅塞。與大劑清熱滌痰藥。吞當歸龍薈丸服之。漸以向安。仲夏即受孕。次年二月誕一子。惜其娠後停藥。去痰未盡。婉後復患心悸暈不眠。氣短不饑。或作產後血虛治不效。仍請孟英視之。脈極滑數。曰病根未刈也。與蠲痰清氣法果應。

比邱尼心能。體厚蹣跚。偶患眩悸。醫以為虛。久服溫補。漸至發腫不飢。仲夏延孟英

視之脈甚弦滑。舌色光絳。主清痰熱。盡撤補藥。彼不之信。仍服八味等方。至季夏再
屈孟英診之。脈數七至。眠食盡廢。不可救藥矣。果及秋而茶毘。

胡秋穀令愛。年甫笄。往歲患眩暈。孟英切其脈作滑。痰治。服一二劑未愈。更醫謂虛。

進以補藥頗效。渠信為實然。今冬復病。徑服補藥半月後。眠食皆廢。聞聲驚惕。寒顫

自汗。肢冷如冰。以為久虛欲脫。乞援於孟英。脈極細數。目赤便秘。胸下痞塞如枳。力

辨其非虛證。蓋痰飲為患。乍補每若相安。具隻眼者。始不為病所欺也。投以旋楮茹

貝蛤殼花粉桑扈婁蘆連枳等藥。數服即安。而暈不能止。乃去楮蘆婁枳。加元參菊

花二至三甲之類。服匝月始能起榻。

曹稼梅令愛。患眩暈脫痛。筋掣吐酸。渴飲不饑。咽中如有炙臠。朱某與溫胃藥。病日

劇。孟英診脈。弦滑。和肝開鬱清痰投如貝萸連旋楮扈棟枳鬱雪羹之藥。十餘劑始愈。

王瘦石令郎遲生。年未冠而體甚弱。夜夢中忽如魘如驚。肢搖目眩。雖多燃燈燭。總

然黑暗。醒後納食如常。月一二發。乃父以為憂而商於孟英。脈之弦細而澀。曰真陰

不足。肝膽火炎所致耳。令服神犀一月。病遂不發。繼與西洋參二地二冬三甲黃連

阿膠甘草小麥紅棗熬膏服之。竟刈其根。踰年完姻。癸丑己生子矣。

厥

秋初家慈猝仆于地。急延孟英診之。脈浮絃以滑。用羚羊角胆星牡蠣石菖蒲丹參

痰火為患十
人常居八九
而醫書所載
皆治寒痰之
法十投而十
不效。今得孟
英大開治熱
痰之法。真可
謂獨標精義
矣。

茯苓鈎藤桑葉貝母橘紅蒺藜等。以順氣蠲痰息風降火而痊。癸卯春前數日忽作欠伸而厥。孟英切脈微弱而絛。曰病雖與前相似而證則異矣。以高麗參白朮何首烏山茱萸枸杞桑葢石斛牛膝蒺藜橘紅牡蠣等鎮補攝納以瘳。予謂此等證安危在呼吸之間。觀前後卒仆數案。可見其辨證之神。雖古人不多讓。况世俗之所謂醫乎。家慈兩次類中。予皆遠出。微孟英吾將焉活。感銘五內。聊識數言。惟願讀是書者體其濟世之心。臨證得能如是。將胥天下之沉痾而盡起矣。

牙行王炳華室。夏患臂痛。孫某曰風也。服參耆歸芍數帖。臂稍愈而腕痛。孫曰寒也。加以附桂。痛不止而漸覺痰多。孫曰肝腎不足也。重用熟地枸杞。令其多服。取效不料愈服愈劇。漸至昏厥。孫尚以為藥力之未到。病體之久虛。前方復為加重。甚而時時發厥。始請孟英診之。脈沉而有絛滑且數之象。乃謂炳華曰。此由過投溫補。引動肝風。煽其津液為痰。痰復乘風而上。此暈厥之由來也。餘波則奔流經絡。四肢因而抽搐。陽氣盡逆于上。宜乎鼻塞面浮。濁氣不能下達。是以便滯不飢。炳華曰神見也。溫補藥服幾三月矣。不知尚可救乎。孟英曰。勿疑吾藥。猶有望焉。遂與大劑甘寒息風化飲。佐以涼苦泄熱清肝。厥果漸止。各恙遞蠲。兩月後康復如常。予偶於舊書中檢得無名氏鈔本一冊。所錄多岐黃之言。內一條云。附桂回陽。在一二帖之間。萬一誤投。害亦立至。功過不掩。其性之毒熱也。概可見矣。奈世人不知藥為治病而設。徒

以貪生畏死之念。橫於胸中。遂不暇顧及體之有病無病。病之在表在裏。但聞溫補之藥。無不欣然樂從者。模稜之輩。趨競存心。知其死於溫補而無怨悔也。乃衣鉢相傳。不必察其體病脈證之千頭萬緒。僅以溫補之品二十餘味。相迭為用。即成一媚世之方。且託足金匱之門。摹擬腎氣之變。蓋知熟地之陰柔。可縛附桂之剛猛。誤投不至即敗。偶中又可邀功。包藏禍心。文姦飾詐。何異新莽比周公。子雲學孔聖哉。人以其貌古人而口聖賢也。多深信而不疑。迨積薪既厚。突火頓燃。雖來爛額焦頭之客。其不至於焚身者幸矣。較彼孟浪之徒。誤投純陽藥。致人頃刻流血而死者。其罪當加十等。誅心之論。救世之言。知我罪我不遑計焉。孟英見之。拜讀千過。且曰。勸漢學以欺世。由來久矣。徐靈胎之論。無此透徹。可與退之原道文並峙。當致其姓字。於仲景先師廟內。建護聖祠以祀之。予謂孟英如此稱許。則其可傳也。奚疑。故附刊此案之後。以證王氏婦溫補藥服及三月。即所謂陰柔束縛剛猛之故。致人受其愚而不覺者。後之人可以鑑矣。

孟英治其令弟季傑之遼室。因夜間未寐。侵晨飲酒解寒。適見人爭評。即覺心跳欲吐。家人疑其醉也。而欲吐不出。氣即逆奔如喘。且肢麻手握。語言難出。又疑為急痧。而欲刺之。孟英聞而視之。脈象絃駛。曰。夜坐陽升。飲醇則肝陽益浮。見人爭評。是驚

則氣更上逆。不可刺也。灌以蘇合香凡一顆。下咽即瘥。

此當是痰閉
氣結之故蘇
合凡辛香通
氣故愈若是
肝浮氣逆益
以香竅之樂
安能愈乎

沈新予令岳母。陡患昏厥。速孟英視之。病者樓居。酷熱如蒸。因曰。此陰虛肝陽素熾之體。暑邪吸入包絡。亟宜移榻清涼之地。隨以紫雪丹一錢。新汲水調下。可安。而病者自言手足已受縲縛。堅不肯移。家人驚以為祟。聞而束手。孟英督令移之。如法灌藥。果即帖然。

朱湘槎令即留耕。忽於飽食後大吐而厥。冷汗息微。急延孟英視之。厥甫回而腹痛異常。口極苦渴。二便不行。脈來絃緩。乃痰滯而熱伏厥陰。肝氣無從疎泄也。投雪羹。厄棟元胡。旋蓉。黃連。橘核。旋覆。竹茹。煎汁之藥。一劑痛減。再服便行而愈。張伯虎紀。網李貴。患感數日。忽然昏厥。比沿途追求。孟英往視。業已薄暮。主人謂自朝至此。一息奄奄。恐不及灌藥矣。實不便屈診。孟英曰。余既來。且視之。見其面色灰黯。戴眼口開。按其脈尚不絕。與菖蒲。胆星。竹茹。旋覆等為劑。和入童溺。調以牛黃至寶丹。灌之。覆杯而起。

諸血

范慶簪年踰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婺驟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雖向來咳嗽陰虧。陰藥切不可服。然非格陽吐血。附桂更為禁劑。乃以潞參。耆朮。苓草。山藥。扁豆。橘皮。木瓜。酒炒芍藥為方。五帖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驢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子。龍骨。牡蠣。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

年以他疾終。

卽子受令壺患吐血。肌膚枯澀。口渴脈虛大。孟英曰。氣分之陰虧也。溫補既非。滋填亦謬。以參耆二冬知母百合萎蕤石斛桑葉枇杷葉投之而愈。

鄭某吐血盈椀。孟英脈之。右關洪滑。自汗口渴。稍一動搖。血即上溢。人皆慮其脫。意欲補之。孟英曰。如脫惟我是問。與白虎湯加西洋參大黃炭一劑霍然。

顧石甫宰婁縣患恙。醫治日劇。解任歸。求診於孟英。脈見左寸如鉤。曰。病不能夏矣。許子雙適至。聞而疑之。謂此證氣逆血溢。腹脹囊腫。宛似上年康康侯之疾。若以外象觀之。似較輕焉。胡彼可愈而此勿治耶。孟英曰。彼為邪氣之壅塞。脈雖怪而搏指不撓。證實脈亦實也。此為真氣之散漫。脈來瞥瞥如羹上肥。而左寸如鉤。是心之真藏見矣。壅塞可以流通。散漫不能收拾。客邪草木能攻。神病刀圭莫濟。證雖相似。病判天淵。縱有神丹。終無裨也。季春果歿。

孫氏女年將及笄。久患齒衄。多醫莫療。孟英診曰。六脈緩滑。天癸將至耳。與丹參生

地桃仁牛膝茯苓白薇滑石芫蔚子一劑知。數日愈。尋即起。汎略無他患。

鎖某弱冠吐血。楊醫連進歸脾湯。吐益甚。孟英視之。面有紅光。脈形豁大。因問曰。足冷乎。探之果熱。遂與六味地黃湯送飯。丸肉桂心一錢。覆杯而愈。

孫執中於春前四日。忽患鼻衄如注。諸法莫塞。夤夜請孟英視之。脈絃而數。曰。冬煥

用補亦要用得其宜方能奏效非一味蠻補即能愈疾也案中諸法可以為法

此虛火上炎之證歸脾中參耆性皆上升故吐益甚易以引火歸

氣泄天令不主閉藏今晚雷聲大振人身應之肝陽乃動血亦隨而上溢不可以其體肥頭汗畏虛脫而進溫補也投以元參生地犀角牡蠣知母生白芍牛膝茯苓側柏葉童溺諸藥一劑知二劑已既而脇痛流乳人皆異之孟英與甘露飲加女貞旱蓮龜板鼈甲牡蠣而瘳

一男子患便血醫投溫補血雖止而反泄瀉浮腫延及半年孟英診之脈數舌絳曰此病原濕熱溫補翻傷陰液與苓連厄芍桑葉丹皮銀花石斛棟實冬瓜皮鼈甲鷄金等藥旬餘而愈

丁未春金朗然令堂陡吐狂血肢冷自汗孟英切脈絃澀察血紫黯乃肝鬱凝瘀也證雖可愈復發難瘳與丹參丹皮茺蔚旋覆苓厄柏葉鬱金海蛇之方覆杯果愈然不能懲念踰二年復吐竟不起

戊申元旦陳秋槎參軍大便驟下黑血數升血為熱迫而妄行繼即大吐鮮紅之血而汗出神昏肢冷

搖擗躁亂妄言速孟英至舉家跪泣救命察其脈左在陰分右在氣分左手如無右絃奕按之數以六十

八歲之年僉慮其脫參湯煎就將欲灌之孟英急止勿服曰高年陰分久虧肝血大去而風陽陡動殆由忿怒兼服熱藥所致耳其夫人云日來頗有鬱怒熱藥則未服也惟冬間久服薑棗湯且飲都中藥燒酒一瓶耳孟英曰是矣以西洋參犀角生地銀花綠豆厄子元參茯苓羚羊茅根為劑衝入熱童溲灌之外以燒鐵淬醋令吸其

氣龍牡研粉撲汗。生附子搗貼湧泉穴。引納浮陽。兩服血止。左脈漸起。又加以龜板介以潛。鼈甲服三帖。神氣始清。各恙漸息。稍能啜粥。乃去犀角。加麥冬。天冬。女貞。早蓮。投之。眠食日安。半月後。始解黑燥矢。兩旬外。便溺之色皆正。與滋補藥調痊。仍充撫轅巡捕。矍鑠如常。秋間赴任紹興。酉秋以他疾終。

蒲艾田年踰花甲。陡患鼻衄。諸法不能止。速孟英救之。面色黑黯而有紅光。脈絃洪而芤。詢知冬間廣服助陽藥。是熱亢陰虛之證。與大劑犀角元參茅根女貞早蓮石斛茯苓澤瀉。天冬知母投之。而安。續予滋陰藥。填補而康。

沈悅亭令正齒衄。五日不止。去血已多。諸方不應。孟英脈之絃滑上溢。投犀角澤蘭元參旋覆生地花粉茯苓牛膝桃仁澤瀉而安。既而詢其經事。本月果已愆期。蓋即逆行之候也。繼用滋陰清熱。乃漸康復。

謝再華室素患肝厥。孟英于癸卯歲授藥一劑。六載安然。今夏偶患齒衄。繼漸鼻腐。頭痛汎阻。徹夜無眠。蓋秦某作格陽證治。進以腎氣湯數服。而致劇也。孟英與大劑神犀湯加知檉。旬日而瘳。

王子能參軍令正。久患吐血。醫不能愈。延孟英視之。脈絃滑而搏指。右手較甚。渴喜冷飲。米穀礙于下嚥。小溲如沸。夜不成眠。久服滋陰。毫無寸效。孟英以葶藶湯合雪羹。加石膏知母花粉枇杷葉竹茹旋覆滑石梨汁。大劑投三十劑而痊。繼而參軍旋

徐靈胎批葉
案云使血無
至十餘年
惟痔血則有
之今使血三
十餘年不問
可知為痔血
矣徐氏惟未
嘗出方孟英
此紫足為程
式

省。患久積憂勞。真陰欲匱。竟難救藥。尋果仙遊。

便血至三十餘年。且已形瘦腰疼。嗽痰氣逆。似乎溫補之法矣。而嘉定沈醞書患此。瀕危。求孟英以決歸程之及否。比按脈絃數。視舌苔黃。詢溺短赤。曰痔血也。殆誤於溫補矣。肯服吾藥。旬日可瘳。醞書欣感。力排眾論。徑服其方。果不旬而愈。方用葶藶合白頭翁湯。加枇杷葉旋覆花側柏葉藕。是肅肺祛痰清肝涼血互用也。

孟英治其令弟季傑之蓬室。懷妊患嗽。嗽則鼻衄如噴。憎寒乍熱。口渴頭疼。右脈洪數。授白虎湯合蔥豉投之。而瘳。或云時已隆冬。何以徑投白虎。孟英曰脈證如是。當用是劑。况今年自夏徂冬。亢旱不雨。寒雖外束。伏熱蘊隆。此即麻杏甘膏之變法耳。關琴楚令孫少西。年三十四歲。素善飲。夏間已患著枕即嗽。諱而不言。家人未之知也。迨秋發熱。嘔吐腹痛。伊父母以為痧也。諸痧藥遍投之。尋即氣衝咳嗽。血湧如泉。不能稍動。動即氣湧血溢。沈某但知其素稟陰虧。遽從滋補。服後益劇。遲孟英診焉。脈絃洪而數。曰雖屬陰虛。但飲醇積熱于內。暑火外侵。而加以治痧丹丸。無不香竄燥烈。誠如火益熱矣。亟當清解客熱。昔孫東宿治族姪明之一案。與此略同。必俟熱退血止。再為滋養。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病家素畏涼藥。而滋補又不應。遂求此方服之。藥甚離奇。併木鬘麝香亦信而不疑。旬日後血已吐盡。氣逆如奔。不寐形消。汗多熱壯。再乞診于孟英。已不可救藥矣。

秀水懷某三十五歲。自春前偶失血一日。嗣即頻發。所吐漸多。延至季冬。聘余往視。左脉虛絃而數。右更大氣逆自汗。足冷面紅。夜不成眠。食不甘味。音低神憊。時欲嘔酸。此由心境不怡。肝多怫鬱。而脉候如斯。有氣散血竭之虞。堅欲返棹。然既邀余至。不得不勉寫一方。聊慰其意。而病者強作解事。反以所疏舒鬱之品為不然。執意要用五味山萸薑桂之類。性情剛愎。此病之所由來。而執迷不悟。更為速死之道矣。既而其妻出診。脉至絃細。頂癰頭疼。心悸帶多。不飢五熱。亦是水虧木旺。退而謂其所親曰。茲二人何鬱之深耶。始知其無子欲買妾。而妻不許。遂以反目成病。及病成。而妻乃憂悔交縈。因亦致疾。此與曩視省垣顧金城之病同。因家擁鉅資。故壯年即慮無子。亦可謂欲速不達矣。而愚婦不知大計。徑為一妒字。以致潰敗決裂。此時雖亟為置妾。亦無濟矣。即以身殉。亦何益乎。錄之以垂炯戒。

一少年久患內熱。鼻衄齟宣。溺赤便艱。睛紅口渴。熱象畢露。因陽萎經年。醫者但知為陽虛之證。而不知有因熱而萎之病。遂進溫補。其熱愈熾。父母不知。為之畢姻。少年大窘。求治於余。脉滑而數。曰無傷也。與元參丹皮知柏薇梔石菖蒲絲瓜絡沙參蛤壳竹茹服六劑。來報昨夜忽然夢遺。余曰。此鬱熱泄而陽事通矣。已而果然。

諸痛

金某久患脘痛。按之澆澆有聲。便閉溲赤。口渴苔黃。香不知飢。絕粒五日。諸藥下咽。

此肝氣挾痰
欲上逆也

素嗜瓜果胃
腸入傷故于
平肝滌飲之
中加參以扶
胃氣

此初病必
係血虛不足
以養肝因妄
服溫補以致
積痰蘊熱膠
固不聞孟英
治法亦是救
藥誤為多愈
後必繼以滋
養血液之藥
方收全功
此亦後血為
熱毒所耗不
足以養肝也
與前證大略
相同持未受

傾吐無餘。孟英察脉沉弱而絃。用海蛇、葶藶、各四兩煮湯飲之。裡不吐痛亦大減。繼以此湯煎高麗參、黃連、棟實、延胡、芎藭、石斛、竹茹、柿蒂等藥。送服當歸龍薈丸。旬日而安。續與春澤湯調補收績。蓋其人善飲而嗜瓜果以成疾也。

單小園巡檢。患右脇痛。醫與溫運藥。病益甚。至于音瘖不能出聲。仰卧不能反側。坐起則氣逆如奔。便溺不行。湯飲不進者已三日矣。孟英診其脈沉而絃。與旋覆、赭石、薤白、婁仁、連夏、茹貝、枳實、紫苑、加雪羹服之。一劑知。數劑愈。

一婦患帶下腰疼。足心如烙。不能移步。孟英投大劑甘露飲而瘳。

某媪年六十餘。患腰腿串痛。聞響聲即兩腿筋掣不可耐。日必二三十次。臥榻數載。諸藥罔效。孟英察脉沉絃。苔膩便秘。亦廣服溫補而致病日劇也。與雪羹、葶藶、胆星、橘絡、竹瀝、絲瓜、絡、吞礞石、滾痰丸。及當歸龍薈丸。四劑大瀉數十次。其韌異常。筋掣

即已。乃去二丸。加卮連、羊霍。服六劑。即健飯而可扶掖以行矣。

姚令與令郎。瘡後兩腿筋掣。臥則更痛。幼科作風治而愈劇。孟英以犀角、生地、木通、豆卷、葳蕤、桑枝、丹皮、卮子、絲瓜、絡。投之而效。

徐氏婦重身而患四肢疼痛。不可屈伸。藥之罔效。或疑為癱瘓。任殿華令其舍專科而質于孟英。診曰暑熱入于隧絡耳。吾室人曾患此。余以桑枝、竹葉、扁豆、葉、絲瓜、絡、羚羊、豆、卷、知母、黃芩、白薇、卮子者。照方服之。果即得愈。

溫補之累耳
吳人士醫驗
錄有寒中經
路之證與此
正相對待可
見病證有寒
即有熱不可
執一而論也
所現諸證俱
屬痰熱與絃
數之脉相合
但與則根抵
不堅初方乃
急則治標之
法次方乃顧
及根本亦不
易之次第也

吳澹門年踰花甲。素患脘痛。以為虛寒。輒服溫補。久而益劇。孟英診曰。肝火宜清。彼不之信。延至仲夏。形已消瘦。倏然浮腫。脇背刺痛。氣逆不眠。心辣如焚。善嘔畏熱。大便時瀉。飲食下噤。即吐。諸醫束手。乃懇治於孟英。脈絃奕而數。與竹茹黃連枇杷葉。知母。厄棟。旋楮等藥而吐止。飲食雖進。各恙未已。投大劑沙參生地龜板鼈甲女貞。早蓮桑葉丹皮銀花茅根筍貝知柏枳杷葉菊花等藥。出入為方。二三十劑後。周身發疥瘡而腫漸消。右耳出粘稠膿水而瀉止。此諸經之伏熱。得以宣泄也。仍以此藥令其久服。迨秋始愈。冬間能出門矣。

陳春湖令郎子莊。體素弱。季秋患腹痛自汗。肢冷息微。咸謂元虛欲脫。孟英診之。脈雖沉伏難尋。而苔色黃膩。口乾溺赤。當從證也。與連棟棟厄元胡蠶砂醒頭草等藥。而康。次年患感。復誤死於補。又夏醞泉延孟英視錢姬。腹痛欲絕。證因見絃滑之脈。與當歸龍薈丸而安。

朱湘槎令媳。患小溲澀痛。醫與滲利。反發熱頭疼。不饑口渴。夜不成眠。孟英診之。脈細數。乃陰虛肝鬱。化熱生風。津液已燦。豈容再利。與白薇厄子金鈴知母花粉紫苑。麥冬石斛菊花。服之即愈。其姪新泉之室。懷娠患痢。醫投溫燥止澀。腹痛甚。而偏身發黃。飲食不思。孟英視之。暑濕也。與芩連銀花茅根桑葉厄棟竹葉茵陳冬瓜皮而愈。吳醞香大令仲媳。汛愆而崩之後。脘痛發厥。自汗肢冷。孟英脈之。細而絃滑。口苦便

凡藥中用硃砂者宜另研沖服不可同入煎劑

乃漸下。厥亦止。再加金鈴延胡。旋菴鼠矢。服之而愈。迨季冬。因卒驚發。狂笑罵不避親疎。孟英察脈。絃滑而數。與犀羚元參丹皮丹參。子菖蒲竹葉。鼈甲竹瀝。吞當歸龍薈丸。息風陽以滌痰熱。果數劑而安。然平時喜服補藥。或有眩暈。不知為風痰內動。益疑為元氣大虛。孟英嘗諫阻之。而彼不能從。至次年季春。因傷感而狂證陡發。毀器登高。更甚於昔。孟英視之。苔黑大渴。與前方加真珠牛黃服之。苔色轉黃。絃滑之脈略減。而狂莫可制。改以石膏硃砂鐵落菖蒲青黛。知母胆星。鼈甲金鈴。旋覆元參。竹瀝為大劑。送礞石滾痰丸。四服而平。繼而腳氣大發。腹痛便秘。上衝於心。肢冷汗出。昏暈欲厥。與連棟。厄茹。小麥百合。旋貝。元胡。烏藥。雪羹。石英。鼠矢。黃柏。藕等藥而安。

謝譜香素屬陰虧。情志抑鬱。因遠行持重而患效逆。左脇刺痛。寸步難移。杳不知饑。臥難著枕。延孟英診之。脈象絃細。更數。苔膩痰粘。便難澀少。乃腎氣不納。肝氣不舒。肺氣不清。胃氣不降。投以沙參。枇杷葉。茹貝。旋厄。龜板。鼈甲。絲瓜。冬瓜。子青。鉛白。前金鈴。藕肉。而以熟地湯煎服。數劑而平。繼漸滋填向愈。

張月波令弟。陡患腹痛。適飽啖羊肉麵條之後。醫皆以為食滯。連進消導。痛甚而渴。得飲大吐。二便不行。又疑寒結。疊投燥熱。其病益加。呻吟欲絕。已四日矣。孟英視之。

蛛絃數。苔乾微黃。按腹不堅。以海蛇一斤。鳧茈一斤。煎湯頻灌。果不吐。令將餘湯煎。卮連棟斛茹芩杞杷葉。知母延胡柿蒂。旋覆為劑。吞龍薈丸。投七而洩。行痛減。次日更衣而愈。

謝譜香素體陰虛。忽患環跳穴痛。始而下及左骹。繼而移于右骹。甚至兩足轉筋。上衝于腹間。或痛自乳起。下注于脾。日夜呼號。肢冷自汗。略難反側。醫見其血不華色。輒投補劑。迨仲春孟英自江西歸。診脉絃爽微滑。畏熱知飢。洩亦便堅。舌紅不渴。乃陰虛而痰氣滯于厥陰也。以菴菴鼠矢竹茹絲瓜絡橘核茴香湯炒當歸。吳萸湯炒黃連。川椒湯炒烏梅。延胡湯炒棟實。海蛇鳧茈為劑。一服即減。數啜而安。繼與虎潛加秦艽而起。

莊芝階舍人令愛。孀居在室。陡患氣衝欲厥。腕痛莫當。自服沉香吳萸等藥。病益劇。而嘔吐發熱。略有微寒。孟英按蛛絃滑且數。苔色滑膩微黃。而渴喜冷飲。便秘洩熱。眠食皆廢。是伏痰內盛。肝逆上升。而兼吸受暑熱也。予吳萸水炒黃連枳實竹茹括婁石膏旋覆。石知母半夏雪羹。服二劑。吐止痛減。五劑熱退而解。猶不暢。旬日始得豁然。乃去石膏知母旋覆。調之而愈。

儒醫何新之素患腕痛。每日必吐水數缶。始舒暢。吐後啖麩食肉。如湯沃雪。第不能喫飯者十餘年矣。季秋痛吐益甚。飲食不進。平肝通絡。諸治不瘳。人極委頓。屈孟英

視之脈絳滑而爽。曰中虛停飲也。以六君去甘草加桂枝厚朴牽牛服之。積飲果下。痛亦漸休。吐止餐加。精神稍振。乃去牽朴。加附子白芍薤仁與之。遂愈。且能喫飯。病者謂既能喫飯。善後藥不肯多服。迨仲冬中旬出門診疾。驟與嚴寒。歸即痛作。連服荔香散數日而逝。蓋中氣素虛者。不可專用香散之藥也。

許蘭嶼令正。自夏間半產後患感證。雖已治愈。而腰腹左痛時作。多醫雜治。其痛日增。食減汎愆。卧床不起。黃某謂諸藥無功。惟有腎氣湯先固其根本。頻服之。痛益劇。且痛作之時。則帶下如注。黃謂顯係真火無權。附桂復為加重。遂至痛無停晷。呻吟欲絕。陳春湖囑迎孟英診之。左關尺絳數無倫。形消舌赤。徹夜無眠。是腎陰大虧。肝陽極熾。營液耗奪。八脈交虛之證也。用龜板烏鱔莖蓉枸杞歸身棟實竹茹白微黃藥絲瓜絡蒲桃乾藕為方。一劑知。數劑已。續加熟地阿膠。調理月餘。經行而愈。孫位申陡患喉偏左痛。下及乳房。神疲欲臥。動即凜寒。速孟英視之。脈絳細以爽。苔薄白。口不渴。痰多且靱。溺赤不飢。是暑濕內伏。而肝鬱不舒。且陰分素虧。復傷勞倦也。昔人之清暑益氣湯。藿香正氣丸。皆是成法。設誤投之。悉為戈戟。幸病家深信不疑。旁無掣肘。予射干兜鈴婁殼通草滑石竹茹絲瓜絡冬瓜子枇杷葉荷桿。極輕清之藥一劑。即吐膠痰數碗。汗出周身。喉痛較鬆。凜寒亦罷。而身痛微熱。苔色轉黃。去射干兜鈴。加卮子豆卷服之。熱退痛減。再去滑石豆卷。加石斛沙參野薷薇露投之。

知飢啜粥。諸恙悉安。嗣用養陰充液而愈。

乙巳秋拙荆年三十二歲。忽患四肢痠痛。早晚尤甚。初謂其平素勞瘁所致。已而日劇。延醫治之。以為痛風。服藥不效。單方鍼灸。無不徧試。至冬令漸難行走。次年春山陰俞某作虛風治。用參朮熟地桂附等藥。文恐太熱。減去附子。服十餘劑。遂手足拘攣。不能屈伸。日夜號痛。如受炮烙。眠食皆廢。痰執如石。皮膚燥裂。鱗起如松。至夏更加兩腋腫核。陰戶瘡糜。痛不可支。業師顧聽泉先生。荆人之舅氏也。求其援手。云兩脈絃數。舌絳無津。况汎斷半年。破胭脫肉。經言九候雖調。猶屬不治。危殆若此。不能過夏至矣。因請孟英先生救之。先生來視。曰。營分素虧。陰液盡燬。幸病在經絡。猶可圖治。第恐成廢耳。授以西洋參元參生地天冬麥冬知母花粉銀花甘草葳蕤石斛絲瓜絡等藥。出入為劑。用竹瀝梨蔗諸汁和服。酷暑之時。則加生石膏西瓜汁。文遵方恪服。計燒漚之竹四五十竿。榨漿之蔗七八十枝。搗汁之梨五六十斤。絞汁之瓜三四十枚。果痛漸以減。瘡漸以平。膚漸以蛻。食漸以增。仍漚以涼潤生津。兼佐熟地枸杞歸身之類。服至兩載。月事乃行。又半年。肌肉漸充。手足亦能舒展。聞者無不驚異。今則形神如昔。步履雖未能如常。已可坐轎出門。是證也。不遇先生。必致夭枉。既銘諸心。復錄之以為後人鑑。錢塘張文輝月卿謹識。

為難治。孟英令人于初起時。即用廣東羊皮金貼之。甚效。然此等佳藥。前未收輯。今張君聞有三編之輯。附錄于此。益信遺珠不少也。

許蘭嶼令正素屬陰虧。舌常脫液。季秋患脫下。疼脹得食愈甚。映及脇背。宛如鍼刺。稍合眼則心掣動而驚寤。自按痛處則涌水苦辣。渴不欲飲。澁少神疲。自疑停食。服查麴而益劇。孟英視脈絃奕。曰此停食也。飲停則液不能上。故口渴而飲即水也。內有停水。故不喜飲。其舌上脫液。雖屬陰虛。亦由飲隔。寐即心掣者。水凌火也。得食痛加者。過其流也。以苓澤橘半旋蛤連蛇加生薑衣投之。澁行得睡。惟晚食則脫下猶疼。疼即心熱如火。且面赤頭痛。肢冷腰痠。必俟脫間食下。則諸恙皆平。孟英曰。此停飲雖竭而肝火升也。宜參潛養為治矣。改授沙參菴歸竹筴棟檪石決明絲瓜絡薑汁炒卮子。少佐生黃連。服之遂愈。

症

金元章年踰七旬。久患疝厥。每病于冬。以為寒也。服熱藥而暫愈。終不能霍然。孟英診曰。脾胃雖寒。肝陽內感。徒服剛烈。焉能中肯。以參朮枸杞菴蓉茴香當歸羌絲鹿角霜桂茯苓棟實黃連吳萸橘核等藥為方服之。今數年無恙矣。

便濁

呂慎菴云。余于去冬行路過勞。兩足劇痛。調治至今年春杪似覺小效。而陰頭覺冷。因食牛骨髓以冀收功。遂患便濁。莖中梗澀。時欲小溲。腰脊板痛。俯不能仰。清心益腎之品。備嘗無效。秋初托舟直詣潛齋請診。孟英先生曰。膽經鬱火未清。所服牛髓。

壅氣助火。是猶適燕而南其指矣。爰定沙參、銀直生地、淡當歸、女貞、早蓮、鹽川、檠、酒龍、膽、生薏仁、川棟肉、絲瓜、絡、甘草、梢、砂仁、柏子霜、十劑。溺澀已減。腰足猶疼。請改方。先生以沙參、生地、淡歸、身、絡、石、柏子霜、三、淡、菴、蓉、肉、酒、川、檠、川、棟、肉、鮮、竹、筍、藕、汁、和、服、為、劑、亦、服、十、數、帖、證、去、八、九、而、小、溲、猶、渾、有、穢、氣。先生令以虎潛丸料熬成膏。藕粉和杵為丸。服至三料。小溲清暢。粗健如常。是證也。歷半載有餘。屢訪前輩證治。未有毅然直指病源如先生者。獲痊後銘感無既。隔垣之視。允宜垂世。敢贅數言。以備采輯。

遺精

此陽浮于上。陰孤于下。故非滋陰。清精所能治。仲景桂枝龍骨牡蠣湯能調和陰。一少年驟患遺精。數日後形肉大脫。連服滋陰清精之藥如水投石。孟英與桂枝湯加參耆龍牡。服下即效。匝月而瘳。

屠某患夢遺。久治不愈。耳出膿水。目淚難開。肩脇胸背痠疼。微有寒熱。食減神疲。孟英察脈左絃數。右虛乘。以三才封髓加龍牡黃耆桑丹芎藭。旬日而瘳。父某久患寒熱。精遺自汗。能食神疲。肌肉漸瘦。詣孟英診之。脈大微絃。予黃耆建中加參歸龍牡而瘳。

便秘

沈東屏年逾八秩。患腹脹便秘。孟英診曰。老年脈實。天畀獨厚。證屬陽結。法宜清火。

與西洋參石膏白芍知母花粉桑皮杏仁橘皮枳壳甘草送更衣丸四劑而愈。設投別藥勢必遷延而敗。人亦謂其天年之得盡。斷不料其藥治之誤也。後四年始歿。夏間汪相筠明府。因食肉病脹。醫謂老年氣弱火衰。輒投溫補。直至腹如抱瓮。始延孟英視之。彌留已極。不可救藥矣。

張孟臯少府令堂。年踰古稀。患氣逆殿屎。燥煩不寐。孟英切鯀滑寶。且便秘面赤。舌絳痰多。以承氣湯下之霍然。踰年以他疾終。

黃履吉患痛吐。孟英已為治愈。仲冬復發。他醫藥之。已七日不進穀矣。二便秘澀。形肉遽消。再託孟英診之。與旋楮筇苓萸連柿蒂棟實延胡等藥。一劑知。三劑愈。

畢方來室。患痰嗽礙眠。醫與補攝。而至涕淚全無。耳閉不饑。二便澀滯。乾嗽無痰。氣逆自汗。孟英切鯀。右寸沉滑。左手細數而絃。乃高年陰虧。溫邪在肺。未經清化。率為

補藥所錮。宜開其痺而通其胃。與婁薤紫苑兜鈴杏仁冬瓜子甘桔旋茹之劑。而安亦少善後之法踰二年以他疾終。

運糧千總馬香谷。患溺秘欲死。所親趙春山司馬。延孟英視之。鯀堅體厚。口渴苔黃。投知藥厄棟犀苑婁茹之藥。送當歸龍薈丸而瘳。竟不復發。

阮範書明府令正。患腹痛欲厥。醫見其體甚弱也。與鎮逆通補之法。而勢日甚。孟英察鯀絃數左溢。是因忿怒而肝陽勃升也。便秘不饑。口苦而渴。與雪羹厄棟旋絳元

胡丹皮茹貝。下左金丸而愈。踰年以他疾歿于任所。

吳徽容太史令堂。患痰嗽喘逆。便秘不眠。微熱不饑。口乾畏熱。年踰六旬。多藥勿痊。孟英切其脈。右寸關絃滑而浮。左關尺細。與無神。是陰虛於下。痰實於上。微兼客熱也。攻補皆難偏任。與茹貝旋斛浮石蘆根冬瓜子枇杷葉杏仁花粉為劑。而以熟地泡湯煎服。則濁藥輕投。清上滋下。是一舉兩全之策也。投匕果應。再服而大便秘。漸次調養。獲瘳。戊春患感證。比孟英自江西歸。已不能治矣。

海鹽任斐庭。館於闕琴楚家。季夏患感。黃某聞其身熱而時有微寒也。進以薑黃柴棗等藥。數帖熱愈。壯而二便不行。更醫連用滲利之劑。初服澀略通。既而益秘。居停以為憂。始延孟英視焉。證交十四日。骨瘦如豺。脈絃細而澀。舌色光紫。滿布白糜。夜不成眠。渴不多飲。粒米不進。少腹拒按。勢將喘逆。雖屬下證。而形脈如斯。法難直授。

外治法甚安

先令取大田贏一枝。鮮車前草一握。大蒜六瓣。共搗爛。加麝香少許。卷餅下水分穴。

方以元參紫苑卮子知母花粉海蛇鳧苈菴蓉牛膝天冬為劑。加鮮地黃汁服之。其夜小溲即行。氣平略寐。又兩劑。大解始下。退熱而漸進稀糜。乃去雪羹卮苈菴蓉膠地黃汁。加西洋參麥冬石斛乾生地竹茹銀花等藥。又服十餘劑。凡三解黑矢。而舌色復于紅潤。眠食漸安而起矣。

高氏婦因戒鴉片而服外洋丸藥。諸無所苦。惟便閉不通。醫治兩月。迄不能下。且仍

安穀而面赤。脹欲挑。每以銀鉞嵌入齒縫而拔出之時。銀色已如煤黑。孟英診。脈滑數。予犀角石膏硝黃升麻蜣螂為劑。和以鮮銀花汁一杯。服後夜間登園三四行。而病去及半。再予清解化毒而痊。

屠小蘇令正。自乳經停。泛泛欲吐。或疑為妊。所親高嘯琴進以養陰之藥。漸致時有微熱。腕悶不飢。氣逆嗽痰。卧難著枕。二便秘澀。耳閉汗頻。孟英。咳之虛。與而澀。曰。根蒂素虧。經停乳少。血之不足。泛泛欲嘔。肝乘于胃。率投滋膩。窒滯不行。略受風邪。無從解散。氣機痺塞。九竅不和。先以蔥豉通草射干兜鈴杏仁婁殼枇杷葉白菴開上。兩劑熱退。次用小陷胸合雪羹加竹茹旋覆白前紫苑宣中。三劑便行安穀。繼予冬蟲夏草菴蓉當歸枸杞麥冬紫石英棟實熟地牛膝滋下而瘳。

全愈谷中翰患便秘。廣服潤劑。糞黑而堅如彈丸。必旬餘始一更衣。極其艱澀。孟英診脈遲。與。舌潤不渴。小溲甚多。乃久患痺證。坐卧不安。健運迂遲。法宜補氣。俾液濡布。所謂中氣足。則便溺如常矣。非涼潤藥所能治也。予大劑參朮橘半。加旋覆花以旋轉中樞。鷄脛胫以宣通大腸之氣。鷄不溺而糞易下也。更仿金匱穀實之例。佐血餘菴蓉俾為流通府氣之先導。如法服之。數日即解。且較暢潤。至三十劑其病若失。吳奏雲三令郎甫八齡。愚感。幼科治以清解弗瘥。迺孟英視之。腕悶便秘。曰。氣機未展耳。投小陷胸加紫苑通草杏仁服三劑。先戰汗而解。尋更衣以愈。當戰解之時。家

人不知。詫為將脫。欲煎參湯灌之。孟英適至。阻其勿服。既而其婦弟陳某之病略相似。亦用此法而痊。

王子菴令堂年已古稀。患便秘不舒。時欲拏掙。汗出頭暈。醫謂其肝氣素滯。輒與麻仁丸等藥。其勢孔亟。伊婿陳載陶屈孟英診之。脈虛絃而弱。是虛風秘結。予人參菴蓉當歸柏子仁冬蟲夏草白芍枸杞棟實胡桃仁數帖而痊。次年秋患腕痞疼脹。醫者率進溫補香燥之藥。馴致形消舌絳。氣結津枯。始延孟英視之。不及救矣。

管君芝山。拉余治其表嫂吳媪。年五十五歲。上年仲夏患瘡二十餘日。愈後小溲迄未通暢。已成錮疾。今秋分後。溺秘不行。醫療旬餘。溫如薑桂烏藥。涼如梔芩黃柏。利如木通滑石。皆不效。甚有用益智等以澀之者。漸至腰腹皆脹。而拒按。胸高臍腫。不飢不食。大便不通。小便略滴幾點。熱痛異常。舌絳無津。渴喜沸飲。而不敢多啜。以增脹滿。呻吟待斃。脈奕而微。乃陰虛氣化無權也。以沙參熟地連萸芩澤麥冬紫苑牛膝車前加附子一錢。桂心五分。煎成冷服。一周時。溺出桶許。而大便隨行。進粥得眠。口苦而喜涼飲。即去附子桂連萸芩膝。加知柏芍藥砂仁。數帖而起。緣境窘不復調理。錮疾聞猶存也。

角里街怡昌燭舖蘇姬年已六旬。偶患腹痛。醫謂寒也。進以熱劑。痛漸劇。而腹脹便閉。按之甚堅。又以為腸癰。攻之而愈痛。遂絕粒不眠。呼吸將絕。挽余視之。脈滑而數。

娠孕之脈最為難憑。有初娠即現于脈者。有三四月始現于脈者。有始終不現者。此與千脈者。此與憑脈斷證。有時可憑。有時不足。恐同一至理。予嘗以此質之孟英。孟英亦以為然。可見其學問人必不恃虛言以眩世也。

舌絳苔黃。口臭溺無熱。阻氣也。以雪羹煎湯。調益。日以雪羹湯送。當歸龍薈丸三錢。便行溺暢。隨以輕清藥數帖而痊。

妊娠

孟英邃于醫學。從不侈談脈理。足以見其欲然不自足也。而脈理之最不易切者。莫如妊娠。予聞孟英於乙未春。診黃履吉室人之脈。曰。妊也。是月天癸猶來。人皆不以為然。次月仍轉。但不多耳。復邀孟英診之。曰。果妊也。汎不斷者。陰胎之血有餘耳。踰月汎復行。覺更少矣。人猶以為妄也。四月後。經始停。娠亦顯。婉如期。人始服其見老。丙申夏。滿洲某選粵東鹽場。攜眷之任。過浙主于李雲臺家。請孟英視其如君之恙。孟英診曰。非病也。熊羆入夢矣。某頗不信。謂經甫停。何以遽斷為孕。而又必其為男乎。反生言過其實之疑。既而某延雲臺入幕。偕赴粵。任次年雲臺于家書中。述及居停果得子。深歎孟英指妙。予荆人久無孕。辛丑秋汎事偶愆。孟英一診。即以妊斷。且以男許。次夏果舉一子。惜不育耳。邵魚竹給諫仲媳懷妊。孟英于寅春初診。即許抱孫。秋杪果應。表弟胡壽者。室偶有小忿。經事濇少。腰腹微脹。自以為怒氣所滯也。延孟英診之。切其脈。曰。懷麟矣。初猶疑之。既而始信。卯春果弄璋。吳雲階室。年四十餘。寅秋汎斷。其腹日脹。醫謂病也。治之罔效。迨孟英診之。孕也。彼猶不自信。乃腹中漸動。始服其言。至期產一女。癸秋孟英治石誦義室。腕痛甫愈。適汎逾期。即曰。娠矣。既

肝主疏泄。腎主閉藏。兩尺浮而不沉。是腎失其閉藏之職矣。左寸關絃。是肝木太過。獨行其疏泄之權矣。填補腎陰。即以涵養肝木。加黃柏之苦。以堅之。蟾蜍之澀。以固之。用藥如法。故收效倍捷。

而果日形著。其指下之神妙如此。金晚香令媳。半產後。營分不攝。淋漓數月。治之勿瘳。孟英於夏季診視。兩尺皆浮。左寸關絃。與三甲二至二地。蒿薇柏葉。螮蝥黃蘗為方。服之漸愈。仲秋診其脈。即斷受孕。渠謂懷娠必無病矣。而不知病久初痊。正須培養。雖即受孕。涵養無權。果至仲冬而胎墮矣。

仁術志者。海豐張君柳吟所題孟英之醫案也。吾師趙菊齋先生暨莊舍人芝階為之序。余以未與其事。深以為歎。秋間偶過孟英。適有陳姓者牽羊來謝。孟英頗疑之。其人曰。三月間次媳患時感。而氣逆不能眠。醫皆畏卻。特延君診。甫按脈云。甚滑疾。是為娠象。用藥必須顧及。此時次媳於去秋晚後。月事尚未一行。君為此言。闔家未嘗不竊笑也。迨疾漸平。哺兒之乳亦不覺少。雖自問亦斷非孕。至六月間腹漸脹。方謂有病。不料昨日倏產一孫。舉家敬服高明。故來致謝耳。孟英因謂余云。昨診魏子恆之室亦妊也。諸醫作虛損治。脈雖虛微。而滑象仍形。病家深不以吾言為然者。緣病人之女兒二人。皆死於虛勞也。然其伯仲之證。吾皆診焉。今已十餘年矣。猶憶伯宇於闕氏未嫁而卒。證非不治。亦為藥誤。病中閱吾方案。極為折服。且曰。先生來暮。儂不能起矣。前此延致諸名家。徒曰虛證宜補。而不治其所以虛。方則群聚補藥。必以地黃為之冠。雖有參耆亦列於後。即使用藥不乖。而陽生陰長。氣為血帥。

孟英諸案大
抵救溫補之
失故寒涼為
多然斟酌盡
善不以苦寒
傷生氣則非
他人所能學

間名醫吳穎昭先生之女孫也。尤為惋惜。仲適於陳少宰少府的條損證。若季者因
其家懷先入之見。遂致醫人迎合悞事。豈不可歎。迨秋仲果聞魏氏分娩。母子皆亡。
方歎孟英之卓見為不可及也。爰采秋冬諸案之治法。不同於尋常者。而絲成一卷
云。

孫位申室。平昔陰虛肝滯。痛脹少餐。暮熱形消。咽疼喉癢。不生育者九年矣。往歲汎
愆。人皆謂將不起。而孟英切其脈尚不細。膚猶淖澤。許籌帶病延年之策。果月事仍
行。而諸恙皆緩。且能作勞。惟飯食日不過合米。今秋延孟英往診云。經自三月至今
未轉。一切舊恙。彌見其增。君術雖仁。恐難再延其算矣。及舉脈絃滑左甚。遽曰。豈僅
可延其算哉。且有熊羆入夢矣。其家聞之。駭異。迫季冬果得一子。頗快而健。

胎前產後。疑似極多。號曰專科。尚難措手。陳肖岩孝廉媳。屠仲如之女也。汎愆一度。
次月仍行。方疑其病也。孟英診曰。尺雖小弱。來去緩和。是娠也。繼而果然。仲如今弟
子綠之室。輕事稍遲。孟英偶診。亦以孕斷。尋驗。甫三月。患胎漏。適孟英丁內艱。遂不
克保而墮。墮後惡露雖行。而寒熱頭疼。時或自汗。且覺冷自心中出。醫謂類瘧。與溫
化之藥。病日甚。交八日。孟英始出門。即延診之。脈來沉實而數。舌色紫黯。乃瘀血為
患耳。予桃仁澤蘭山查茺蔚旋覆紅花丹參通草琥珀蛤殼絲瓜絡之劑。服後腹大

痛下瘀血如肺者一枝。次日諸恙較減。乳汁大流。再以前方去通草。加麥蘗投之。服後腹仍痛。復下瘀塊。纍纍。而諸恙若失。或問先生嘗言產後腹無痛苦者。不可妄行其血。此證惡露已行。腹無疼痛。何以斷為瘀阻。而再行其血耶。孟英曰。正產如瓜熟蒂落。諸經蔭胎之血。貫串流通。苟有瘀停。必形痛脹。墮胎如癰瘍未熟。強擠其膿。尚有未化之根。不能一齊盡出。所以胎雖墮而諸經蔭胎之血。萃而未浚。淺者雖出。深者尚留。况是血旺之軀。加以溫升之藥。挽其順流之路。窒其欲出之機。未到腹中。脹疼奚作。吾以循經通絡。宣氣行瘀之法。導使下行。故出路始通。而後腹痛瘳。來然必有脈可徵。非謂凡屬墮胎皆有是證也。

張氏婦先于四月間。患嘔吐。醫以為寒。疊進薑藜之藥。致血溢自汗。丐孟英診之。脈甚滑。按之不絕。舌光無苔。曰孕也。詢其經事。果愆兩度。予沙參。枇杷葉。生地。蘆根。連蘇。旋斛之劑。而安。仲冬舉一男。胎前即患痰嗽。娩後招專科治之。服四物湯。增損多劑。而氣逆礙眠。嗽則汗出。便溏遺溺。口渴不飢。再乞援于孟英。脈洪大。按之虛。與授沙參。石英。黃耆。薏仁。甘草。牡蠣。石斛。茯苓。小麥。紅棗。冬蟲。夏草之方。兩帖而汗收。安穀。四帖而渴減。便堅。旬餘遂愈。

馮益三。令正。工年春。汛偶愆。頗露虛象。群賢咸以為損。余診為孕。秋季果舉一男。至丁巳春初。產踰三。以不自乳。汛亦未行。偶感客邪。醫療半月。漸至不飢不食。氣

自少腹上衝。似有聚癥。嘔惡腹痛。面黃形瘦。溲熱便澹。口渴帶多。面浮咳逆。僉云已成葶損。復延余診。脈滑而弦。遂以孕斷。與沙參蘇葉桑皮冬瓜皮黃芩枳殼石菖蒲白薇槁核棟實煎香連丸三服。霍然。後聞六月中旬產一女甚快。

調經

吳馥齋令姪。稟質素弱。幼時鳳山診之。許其不秀。癸巳失其怙恃。情懷悒悒。凡事漸愆。寢食皆廢。肌瘦骨酸。勢極可畏。孟英以高麗參甘以暖之益水炒黃連苦以降之甘草以散之小麥紅棗百合良法也茯苓牡蠣白芍菴覆花新絳等治之。各恙漸已。繼參歸地滋陰。康強竟勝于昔。赤山埠李氏女。素稟怯弱。春間汛事不行。脇腹聚氣如癥。減餐肌削。屢服溫通之藥。至孟秋加以微寒壯熱。醫仍作經閉治。勢頻于危。乃母託伊表兄林豫堂措辦後事。豫堂特請孟英一診以決之。孟英切其脈時。壯熱烙指。汗出如雨。其汗珠落于衾枕上。微有粉紅色。乃曰虛損是其本也。急則治標之法今暑熱熾盛。先當治其容邪。庶可希冀。疎白虎湯。加西洋參元參竹葉荷桿桑葉。及何醫至。一籌莫展。聞孟英主白虎湯。乃謂其母曰。危險至此。尚可服石膏乎。且本草於石膏條下致戒云。血虛胃弱者禁用。豈彼未之知也。豫堂毅然曰。我主藥。與其束手待斃。盍從孟英死裏求生之路耶。遂服二帖。熱果退。汗漸收。改用甘涼清餘熱。日以向安。繼與調氣養營陰。宿癥亦消。培補至仲冬。汛至而痊。次年適孫夔伯之弟。

壬寅春邵小埤室患汛愆。釋醫診以為妊。廣服保胎藥。漸至腹脹跗腫。氣逆凝臥。飲食不進。入夏延孟英視之。曰。血虛氣滯。誤補成脹也。先以黃連厚朴山查雞內金橘皮大腹皮枳實茯苓梔子棟實杏仁紫苑旋覆等藥。少佐參朮服之。氣機旋運。脹去食安。漸入滋陰養血之治。數月經行而愈。

趙聽樵室。高若舟之妹也。去冬偶患脫痛。黃某治之。漸增頭疼眩暈氣逆嘔吐痰多。不寐便澹不食經事不行。始謂其虛。三月後又疑為娠。諸藥偏試。病日以進。若舟延

孟英。脈之左絃而數。右滑以駛。曰。病藥耳。旬餘可瘳。趙疑大病小視。不服其方。越半月病者頸軟頭難舉。醫謂天柱已倒。勢無望矣。若舟聞之。復懇援於孟英。疎方仍是

前診之法。趙問此病。諸醫束手。大劑補藥尚無寸效。而君兩次用藥。皆極清淡。雖分兩頗重。亦焉能有濟乎。孟英曰。子何愚耶。藥惟對證。乃克愈病。病未去而補之。是助

桀也。病日加而補益峻。是速死也。原彼初意。非欲以藥殺人。總緣醫理未明。世故先熟。不須辨證。補可媚人。病家雖死不怨。醫者至老無聞。一唱百和。孰能挽此頽風。令

壺體質雖豐。而陰虛有素。是以木少水涵。肝陽偏盛。上侮于胃。則為脫痛。斯時投以

酸苦泄肝甘涼養胃。數日而愈矣。乃溫補妄施。油添火上。肺津胃液。灼燼無餘。怒木

直升。樞機窒塞。水飲入胃。疑結為痰。雖見證多端。皆氣失下降。豈可指眠食廢以為勞。月汛夾而為妊耶。予以大劑輕淡之品。肅清氣道。俾一身治節之令。肝胆逆升之

脫痛。而過投香。燻亦

先珠其滯以

俱肝氣橫逆
之證其發于
汎期者肝失
所養也孟英
先平肝驅痰
而後養血柔

正而妄以硝黃傷正氣。所謂藥貴對證。而重病有輕取之法。非敢藐視人命。故將疲藥塞膏也。趙極感悟。投匕即效。踰旬果安。又一月經至。嗣與滋養。康復如常。越二載

又病。復惑于黃某。而孟英之功盡墮。惜哉。

趙聽樵令妹。每汎肝氣逆至。則腹脹嘔吐。腰脊痠疼。兩腿腫痛。筋掣腕疼。甚至瘕厥。多藥不

效。孟英以金鈴子散合左金加二陳竹茹枳實桂苓。數劑而愈。續用菴蓉菟絲淫羊

杜仲桑甚木瓜續斷香附歸芍茵棟調之。汎至如期。略無痛苦。初冬適楊子樸。尋即

受孕。

里中張君雪沂。令正三十七歲。於乙巳年。患經行腹痛。醫進膠艾湯。多劑痛乃日盛。

而加以嘔吐。迄今十載。諸藥備嘗。適年經至。益頻。痛勢益劇。滿牀亂滾。聲徹比鄰。乞

余診之。脈絃滑而數。曰。巔痛口渴乎。帶多腰痛乎。汎色紫黑乎。病者驚以為神。慘容

為之一展。余謂雪沂曰。此證不但溫燥膩補不可用。即四物湯亦在禁例。宜乎徧訪

女科。而竟無一效也。與芩連施。膽茹柏蒿薇烏賊。茅根藕為劑。服至下月經行。即不

吐。痛亦大減。此等藥服踰半載。各恙悉蠲。

錢塘張君篋伯。令郎韻梅。茂才之室。自去年夏間。晚後。雖不自乳。經亦未行。方疑其

勞也。四月間。患感冒。醫進升散藥。遂腹膨氣逆。肢痠欲厥。或又疑其娠也。延余診之。脈

絃巔痛。乃營虛肝鬱。微挾客邪。誤投提表耳。以清解輕宣之品數劑而愈。繼參養榮。月事亦至。人皆詫為神治。其實非大病也。

管君幼齋。令正。汛停七月。至仲秋。經行不多。腹乃微脹。繼則胸悶不飢。身有寒熱。呂某以桂枝黃連等藥。進而痞悶轉加。二便不行。口糜而渴。得飲即吐。夜不能寐。五內如焚。余診之。脈絃。而細。面赤足冷。神憊不支。是營陰素虧。氣機多鬱。鬱久生熱。辛燥忌投。授沙參。蘆薈。梔。茹。旋。芎。冬。瓜。子。杷。杷。葉。二劑。而燥。矢。行。胸。腹。舒。知。飢。吐。止。繼以宣養而瘥。其汛停良由血不足。非有血不行而阻也。

王西翁令孫芝生。茂才室。久患汛行太速。頭痛神疲。形瘦內煩。渴喜熱飲。納食滯膈。絡脹少眠。脈至爽滑。虛絃。腰痠而有赤塊。甚痛。乃陰虧水不涵木。風陽內熾。氣鬱痰凝。議宣養清潛互用法。沙參六錢。鱉甲八錢。首烏三錢。茯苓。菊花各二錢。梔。炭。竹。茹。桑葉各一錢五分。白薇。黃柏。絲瓜絡各一錢。以藕二兩。十大功勞一兩。煮湯煎藥。外用葱白杵爛。蜜調塗。腰上赤塊。仲冬復視。煩減能眠。汛行較緩。頭疼。腰塊均已漸瘥。乃與通補柔潛之劑。後信來服之甚效。

張寶商室。患凜寒乍熱。咳逆形消面赤。少餐經遲。眩暈。醫投補劑。盜汗帶頻。咸謂不能過春矣。余診之。脈絃滑而數。本非虛勞。無須補藥。乃肝陽內盛。搏液成痰。阻塞氣機。法宜清展。以元參。丹參。紫苑。白薇。青蒿。黃柏。石菖蒲。菊花。竹茹。竹葉為方。每服送

當歸龍薈丸一分。二十劑。遂健如初。
楓涇程笙伯令正。半產之後。汎事先期。淋漓不斷。時見痛脹。齟齬減餐。苦渴苔黃。蛛
絃而數。頻服補劑。久不能瘳。余投沙參龜板製香附絲瓜絡茹陳菖蒲蒿梔薇藥藕
十餘帖。次月經即調。復來求診。與以柔養善其後。

淋帶

管授青翁李郎蓉舫之室。初冬患寒熱。耳聾胸悶。便秘。帶下如注。嘔渴不眠。粒米不
沾者旬餘矣。人皆危之。余按脈絃數。舌絳無苔。氣逆面紅。自求速死。此肝鬱深沈。木
火內燠。耗津阻氣。出入無權。小柴胡湯逍遙散。皆貌合而神離。誤施必然決裂。此辨
證用藥之所以難也。幸其喬梓深信。遂以小陷胸加菖茹旋覆梔芩。蘆根湯煎服一
帖。胸漸舒。氣漸平。再服稍寐。三服嘔止進粥。五劑便行瀉暢。寒熱亦休。苔布知飢。始
改柔養而痊。

娼女榮瑛就診於余。自述本良家子。十四歲而天癸至。二十二歲而適人。二十五歲
初產。但覺腰腹微痠。子即墮地。三十二歲再產亦爾。茲又嫁二夫。向不自乳。而產育
漸頓。分婉漸慢。今春誕子為第十胎。腹痛踰四時而生。在他人猶以為極快。而我已
覺漸徐。且年雖五十。天癸不衰。錮疾全無。向不服藥。素有微帶。近年全無。惟每日吐
痰。別無他苦。恐此後有難產之虞。求為設法。余聞而訝之。其貌雖不甚都。而粉黛不

施風致孀然。肌膚尚似三十許人。真尤物也。始信鷄皮三少之說為不誣。按脈六部皆緩滑而長。左寸關帶絃數。是聰明有壽之徵。故年愈長而氣愈固。是以分娩漸慢也。向有帶而近有痰。以左寸關合之火搏其液而不下趨也。囑以六君子加減為常服之方。設再孕。至七八月。以東胎飲頻服。可期易娩。渠聞之忻然。受方而去。錄之以見賦體之奇。

卽氏婦崩後淋帶。五內如焚。溲熱口乾。不飢。腕悶腰疼。肌削。卧榻呻吟。頭暈耳鳴。夜不能寐。脈來細數。少腹不舒。滋補雜投。皆不見效。余以菖蒲沙參斛柏薇苓蛤壳冬瓜子藕十大功勞。先為清展。服五帖。熱退渴解。腕舒安穀。且能起坐。夜亦能眠。其氣機已調暢矣。參入潛陽養血而痊。

胎前

局醫黃秀元之與人韓名諒者。有兒婦重身患熱病。局中諸醫。皆慮胎墮。率以補血為方。旬日後勢已垂危。浼人求孟英診之。曰胎早腐矣。宜急下之。或可冀幸。若欲保胎。則吾不知也。其家力懇疎方。遂以調胃承氣合犀角地黃湯。加西洋參麥冬。知母石斛牛膝投之。胎落果已臭爛。而神氣即清。熱亦漸緩。次與西洋參元參生地。知母麥冬丹參丹皮茯苓山查石斛豆卷茺蔚琥珀等藥調之。粥食日加。旬日而愈。滿洲少婦。懷娠漏血。醫投補藥漏如故。間或不漏則吐血。延踰二載。腹中漸動。孕已

通達之論凡
病俱宜如此
看

無疑然血久溢于上下。甚至納食即吐。多醫不能治。孟英診之。脈滑數有力。是氣實而血熱也。證不屬虛。補藥反能助病。愈補愈漏。胎無血蔭而不長。其所以不墮者。氣分堅實耳。與大劑清營藥。血溢遂止。而稀沫頻吐。得飲即嘔。口渴心忡。氣短似促。乃用西洋參麥冬。知母石斛。枇杷葉竹茹柿蒂生白芍木瓜。重加烏梅投之。覆杯即安。次日能喫飯矣。

朱砥齋司李之夫人。屢患半產。每懷妊。服保胎藥。卒無效。今秋受孕後病。孟英視之。盡屏溫補。純與清肺。或詰其故。曰胎之不固。或由元氣之弱者。宜補正。或由病氣之侵者。宜治病。今右寸脈滑大搏指。吾治其病。正所以保其胎。苟不知其所以然。而徒以俗尚保胎之藥投之。則肺氣愈壅。效逆愈感。震動胞系。其胎必墮矣。朱極欽佩服之良效。次年夏。誕子甚茁壯。

李華甫繼室。娠三月而崩。孟英按脈絃洪而數。與大劑生地銀花茅根柏葉青蒿白薇黃芩續斷驢皮膠藕節胎髮灰海螵蛸而安。奈不能安佚。越數日胎墮復崩。孟英于前方去後六味。加犀角竹茹元參為治。或謂胎前宜涼。產後則否。乃招專科暨蕭山竹林寺僧治之。咸用溫藥。且熱暴崩宜補。服藥數劑。虛象日著。時時汗出昏暈。畏聞人聲。嬾言息微。不食不眠。間有呃忒。崩仍不止。皆束手待斃矣。復邀孟英視之。曰此執死書以治活病也。夫血因熱而崩。胎因崩而墮。豈胎墮之後。熱即化為寒乎。參

朮姜桂梭灰五味之類。溫補酸澀。既助其熱。血益奔流。又窒其氣。津亦潛消。致現以上諸證。或不知。而苔黃黑燥。豈不見乎。因與犀角石膏元參知母花粉竹瀝麥冬銀花梔子石斛旋覆青蒿白薇等大劑投之。神氣漸清。旬日後。各恙始平。繼去犀角加生地。服兩月全愈。

徐氏婦懷妊患病。醫投溫補。胸腹痛極。昏厥。咽糜。水飲礙下。孟英診之。脈洪數。舌絳燥。亟吹錫類散。灌以犀角元參海蛇。鎔貝梔苑知斛豆根射干銀花棟實諸藥。胎下已朽。咽腹之疾隨愈。續用甘涼清熱存津調之。

汪氏婦自孟秋患病之後。大解溏泄未愈。已而懷娠。恐其墮也。投補不輟。延至仲冬。兩目赤障滿遮。氣逆礙眠。腕疼拒按。痰嗽不食。苦渴無溺。屈孟英診之。脈甚滑數。曰。此溫補所釀之疾也。夫秋間滯下。原屬暑濕熱為病。既失清解。逗留而為溏泄。受孕以來。業經四月。慮其墮而補益峻。將肺胃下行之令。皆挽以逆升。是以胸次堵塞而疼喘嗽不能卧。又恐其上喘下泄而脫也。補之愈力。治節盡廢。澁閉不饑。濁氣壅至清竅。兩目之所以蒙障而翳也。與沙參蛤殼枇杷葉冬瓜子海石旋覆蘇子杏仁黃連枳實海蛇黃芩梔子重加貝母。服二劑。即知饑下榻。目能睹物矣。

葉承恩室。懷妊患感。昏譫不眠。善嘔便閉。汗出不解。脈瀉口乾。乃營陰素虧。邪熱內熾。以元參石膏知芩茹貝銀花枇杷薇棟斛。投數帖而愈。

養之。延孟英診之。脈滑數而溢。與小陷胸加旋薤石膏知梔茹杏腹皮蘇子竹瀝海蛇大劑。投旬日而愈。設用輕淺之方。焉克有濟耶。

朱次膺令正。姪後偶有微寒微熱。醫與解散藥一劑。遂神疲自汗。不食不眠。泛泛欲嘔。時時欲暈。肢麻且顛。氣欲上衝。舌赤微苔。溺頻腕痛。便溏不暢。日不欲張。心悸嬾言。欲噫不達。孟英察其脈。虛絃顛數。曰此陰虛素虧。憂愁勞瘁之餘。血從下奪。八脈交虛。正所謂陽維為病苦寒熱。陰維為病苦心痛也。豈可以有寒熱而即從瘧治哉。授以龜板鹿角霜當歸枸杞白微紫石英甘草大棗小麥牡蠣。數劑而安。嗣與熟地棗仁當歸杞子麥冬棟實苡仁黃連壯水和肝而愈。

蔣敬堂令正。懷妊九月。忽患胎上撞心。面浮痰塞。四肢搖擗。神氣昏瞽。亟延孟英視之。予紫蘇芎藭半夏枳實茯苓橘皮羚羊鈎藤旋覆赭石為劑。服後即舉一男。母子皆安而愈。同時聞幼科王蔚文令媳妊已臨月。患證亦爾。治不如法。不產而亡。朱達士令正。懷妊八月。腕痛便溏。跗腫腰疼。頻吐綠水。溫補不效。孟英診之。脈顛而絃。舌絳無液。口乾少寐。形瘦神疲。木土相乘。陰液大耗。雖宜培養。燥烈禁施。以參連歸斛杜仲靈脾冬蟲夏草蘗橘茹英為劑。果各恙遞安。腕舒瀉止。加以熟地。舌漸生津而愈。

臨產

一少婦分晚。胞水早破。胎澀不能下。俗謂之澀漿生。催生藥遍試不應。孟英令買鮮豬肉一二斤。洗淨切大塊。急火煎湯。吹去浮油。恣飲之。即產。母子皆生。且云豬為水畜。其肉最腴。大補腎陰而生津液。予嘗用治腎水枯涸之消渴。陰虛陽越之喘嗽。並著奇效。仲聖治少陰咽痛。用豬膚。亦取其補陰虛而戢浮陽也。後賢不察。反指為有毒之物。汪訥菴非之是矣。惟外感初愈。及虛寒滑瀉濕感生痰之證。概不可食。以其滋膩更甚于阿膠。熟地龍眼也。然豬以浙產者為良。北豬不堪用。吾杭燥肉鮓。即豬皮為之。可以致遠。入藥尤為簡當。不必泥于皮與膚之字面。而穿鑿以誇考據也。錢希敏室坐草二日。既未分晚。忽患小便不通。勢甚亟。乃速孟英視之。脈至滑數。睛赤口乾。以為熱結膀胱。氣不化達。予車前子滑石血餘括婁知母。厄子牛膝紫苑紫草為大劑投之。是通溺催生互用之法。服後澀仍不行。徑產一男。既而胞下。滿其中。始知兒出胞後。頻飲湯水。盡貯其中也。孟英曰。此證古所未聞。余雖初不料其如此。然非開泄導下。則兒不即晚。吉凶未可知矣。而折肱漫錄云。孕婦將產。如患小便不通。乃脾氣虛弱不能勝胞。故胞下墜。壓塞膀胱使然。宜重劑白朮大健其脾。則胞舉而小便自通者。正與此證虛實相對待。想其脈必有虛微之象也。施秋濤室。仲冬分晚。因前歲初產艱難。穩婆妄施毒手。嚙而出之。自懷憂懼。產周時

不下。舉家皇皇。穩婆以為奇貨可居。力贊仍喚原手相助。竟仍前例索謝而去。孟英聞之惻然。謂其乃尊趙菊齋曰。難產自古有之。莊公寤生。見于左傳。故先生如達不所不副。詩人以為異徵。然先生難而後生易。理之常也。晚嫁者尤可必焉。但亦有雖晚嫁而初產不難者。非晚嫁而初產雖易。繼產反難者。或頻產皆易。間有一次甚難者。有一生所產皆易。一生所產皆難者。此或由稟賦之不齊。或由人事之所召。未可以一例論也。諺云。十个孩兒十樣生。至哉言乎。若得兒身順下。縱稽時日。不必驚惶。安心靜俟可耳。會稽施圃生茂才誕時。其母產十三日而始下。母子皆安。世俗不知此理。稍覺不易。先自慌張。凶惡穩婆故為恫嚇。使人不敢不從其計。要取重價。操及嚮生。索謝去後。產母隨以告殞者有之。奈貿易者不知墮彼術中。尚誇其手段之高。忍心害理。慘莫慘于此矣。設果胎不能下。自有因證調治諸法。即胎死腹中。亦有可下之藥。自古方書未聞有嚮割之刑。加諸投生之嬰兒者。惟有一種羸形女子。交骨如環。不能開坼。名鎖子骨。能受孕而不能產。如懷妊必以娩難亡。此乃異稟。千萬人中不得其一二者。如尋常可開之交骨。斷無不能娩之理也。菊齋聞而浩歎。產後患乾噎不飢。少眠善夢。口乾溺數。繼發寒熱。孟英診曰。幸體氣堅實。不過因驚懼而感冬溫耳。與白薇卮子丹參竹茹茯苓青黛蛤殼枇杷葉豆豉葱白投之而安。數日後寒熱又作。仍投前方。覆杯即愈。繼去葱豉。加百合石斛知母。服之各恙皆痊。孟英又

曰。羸形為五不可孕之一。方書誤作螺者非也。蓋驢與馬交則生羸。純牝如牡。其交骨如環無端。不能孕育。體純陰。性極馴。而善走勝于驢馬。然亦馬之屬也。故易曰坤為馬。行地無疆。利牝馬之貞。皆取象于此也。人賦此形而不能安其貞。則厄于媿矣。秋濤聞之。方疑其室之羸形也。迨癸丑冬。產一子。竟無恙。始悔前此為穩婆所愚也。

產後

朱氏婦產後惡露不行。而宿哮頓發。專是科者不能下手。孟英以丹參桃仁貝母茯苓滑石花粉桂枝通草蛤壳苡仁紫苑山查絲瓜子菴蔚子旋覆琥珀出入為方。三日而愈。

姚氏婦產後昏譫汗厥。肌膚浮腫。醫投補虛破血。祛崇安神之藥。皆不能治。舉家惶怖。轉延孟英診焉。詢知惡露仍行。曰。此證醫家必以為奇病。其實易愈也。昔金尚陶先生曾治一人。與此相似。載於沈堯夫女科輯要中。方用石菖蒲胆星旋覆茯苓橘紅半夏麴名蠲飲六神湯。凡產後惡露行而昏譫者。多屬痰飲。不可悞投攻補。此湯最著神效。如方服之良愈。

夏間牙行倪懷周室。新產數日。泄瀉自汗。嘔吐不納。專科謂犯三禁。不敢肩任。孟英診脈。虛微欲絕。證極可虞。宜急補之。遲不及矣。用東洋參著朮龍牡酒炒白芍桑枝

木瓜扁豆茯苓橘皮紫石英黑豆投之。四劑漸以向安。予謂新產後用參著大補而。又當盛夏之時。非有真知灼見者不能也。誠以天下之病。千變萬化。原無一定之治。奈耳食之徒。惟知執死方以治活病。豈非造孽無窮。亦何苦人人皆欲為醫。而自取罪戾耳。

庚子春戴氏婦產後惡露不多。用山查益母草酒煎。連服數日。遂發熱自汗。口渴不飢。眩暈欲脫。徹夜不眠。孟英視之曰。此稟屬陰虧。血已隨胎而去。雖惡露甚少。但無脹痛之苦者。不可妄投藥餌。酒煎益母山查。不特傷陰。且能散氣。而汗泄口乾。津液有立竭之勢。即仲聖所謂無陽也。蓋人身天真之氣。謂之陽。陽根于津。陰化于液。津液既奪。則陽氣無根而眩暈。陰血不生而無寐。若補氣養陰。則舍本求末。氣血不能生津液也。惟有澄源潔流。使津液充而氣血自復。庶可無憂。以西洋參生黃耆龍骨牡蠣萆薢百合甘草麥冬生薏苡生扁豆石斛木瓜桑葉蔗漿投之一劑。即安。數日而愈。後以滋填陰分。服之乃健。

予荆人。晚後惡露不行。或勸服生化湯。適孟英在顧。診曰。陰虛內熱。天令炎蒸。雖赤沙糖不可服也。以生地丹參丹皮豆卷茺蔚子茯苓桃仁山查卮子澤蘭琥珀投之。即效。且無別恙而易健。可見體質不齊。藥難概用。况其致病之因不一。病機傳變無窮。語云量體裁衣。而治病者可不辨證而施治耶。孟英嘗曰。凡產後世俗多尚生化

不寒不燥真
陰虛血滯者
之良劑

通人之論無
論寒熱藥
用不得當皆
足候人不可
不知

湯。是以一定之死方。療萬人之活病。體寒者固為妙法。若血熱之人。或兼感溫熱之氣者。而一概投之。驟則變證蜂起。緩則葶損漸成。人但知產後之常有。而不知半由生化湯之厲階。此風最勝于越。方本傳于越之錢氏。自景岳采八八陣。遂致流播四海。人之陰受其害者。數百年矣。從無一人能議其非。今特為此長夜之燈。冀後人不致永遠冥行。或可稍補于世。但景岳最偏于溫補。而獨于產後一門。力辨丹溪大補氣血為主之非。可謂此老之一隙微明。惜猶泥于產後宜溫之謬說。蓋由未入仲聖之官牆也。

張鄭封室。婉後即發熱。服生化湯二帖。熱益熾而發赤疹。顧聽泉診之。即與清解三劑。不應。欲進犀角地黃湯。而恐病家之扭于產後以生疑也。乃拉孟英質之。診其脈絃滑而數。面赤熱燥。胸悶善悲。肢腫而疼。兩肘白泡如扁豆大者數十顆。舌上亦有一顆。痛礙食飲。大便不解。已旬日矣。曰此不但胎前伏暑。且有蘊毒。而悞服生化湯以助其虐。幸初手即用清解。尚不致于昏陷。犀角地黃。極是治法。猶恐不能勝任。乃與聽泉商加西洋參滑石知母銀花花粉人中白婁仁竹黃貝母桑葉梔子為劑。其所親曰高明。斷為熱證。何以病者雖渴而喜熱飲耶。孟英曰。此方中所以多用痰藥也。凡胸中有熱痰阻礙氣機者。每如是。不可以其向不吐痰。而疑吾言之妄也。若因此而指為寒證。則禍不旋踵矣。進四帖始得大解。頻吐稠痰。而各恙皆減。飲食漸加。

凡痰飲內感
之人服寒熱
藥皆如石投
水人皆以為
稟賦之異不
知皆痰飲為
患也

孟英曰。病勢雖穩。餘熱尚熾。苟不亟為清滌。而遽投補益。猶有奪損之虞。其母家果疑藥過寒涼。必欲招專科調治。幸將前方示彼。尚不妄施溫補。然隔靴搔痒。紀律全無。旬日後餘火復燃。鄭封堅懇孟英設法。仍用甘寒療之。周身膚蛻如蛇皮。爪甲更新。其病之再生也可知。繼與滋補真陰而起。

翁嘉順室。婉後發熱。竹林寺僧治之不應。溫龔二醫。皆主生化湯加減。病益劇。請孟英診之。脈奕滑微數。曰素體陰虧。熱自內生。新產血去。是以發熱。惟謔妄昏瞽。最是嚇醫之證。渴喜熱飲。宛似虛寒之據。宜其猜風寒而表散。疑瘀血以攻通。帖帖炮姜。人人桃桂。陰愈受劫。病乃日加。幸而痰飲內感。津液未致涸竭。與蠲飲六神湯去橘半。加西洋參生地花粉竹筴知母生白芍為劑。數日而瘳。逾旬復發熱。或疑涼藥之弊。或謂產褥成勞。眾楚咻之。病漸進矣。其小姑適吳氏者。向役于冥曹。俗謂之活無常。偶來探病。忽仆地而僵。口中喃喃。或問汝嫂病何如。答云須服王先生藥。人皆異之。次日仍乞診于孟英。曰脈浮數而絃。是風溫也。與前病異。便瀉無溺。肺熱所迫。大渴無苔。胃汁受燻。亟與天生建中湯頓灌。即蔗汁也。藥主大劑甘涼。果得津回舌潤。漸以痊可。

施氏婦產後四肢串痛。藥治罔效。醫謂其成癱瘓矣。延已踰月。丐孟英視之。膏藥徧貼。呻吟不息。脈數而洪。舌絳大渴。曰此非風濕為病。膏藥亟為搗去。近日服藥。諒皆

溫補祛風之劑。營血耗傷。內風欲動。勢將弄假成真。且吾向見其體豐血旺。何以晚後遽患斯疾。必生化湯砂糖酒之類所釀耳。其父倪某目雖瞽聞而笑云。君誠天醫也。小女服過生化湯二帖。赤沙糖八斤。從此漸病。不識尚可起廢圖全否。孟英曰。幸其體足于陰。恢復尚易。若陰虛血少之人而蹈此轍。雖不即死。難免不成蓐損。因投大劑涼潤壯水之藥。一劑知旬日安。匝月起。

慎氏婦產後腹脹泄瀉。面浮足腫。醫與滲濕溫補。月餘不效。疑為蓐損。孟英視之。舌色如常。小溲通暢。宛似氣虛之證。惟脈至梗澀。毫無微弱之形。因與丹參滑石澤蘭茯苓芫蔚蛤壳桃仁海蛇五靈脂豆卷數服即瘥。

吳馥齋室。新產後嘔吐不止。湯水不能下咽。頭痛痰多。苔色白滑。孟英用蘇梗橘半

吳萸茯苓旋覆姜皮柿蒂紫石英竹茹一劑知二劑已。

陸厚甫室。陳芷溲主事之女也。產後經旬。偶發脫痛。專用與溫補藥。因寒熱氣逆。自

汗不寐。登固不能解。而卧則稀水自流。口渴善嘔。杏不納穀。僉云不起矣。乃父速孟

英診之。脈絃數而滑。曰本屬陰虧。肝陽侮胃。誤投溫補。澀滯之劑。氣機全不下降。以

致諸證蠱起。醫者見而卻走。是未明其故也。與沙參竹茹棟實延胡卮連橘貝杏斛

枇杷葉為肅肺以和肝胃法。覆杯即安。但少腹隱隱作痛。于前方去杏貝竹茹。加知

母花粉茯苓白芍橘核海蛇。乃解宿垢而瘳。

此痰欲挾

脫痛何以投溫補。不問可知。其。候矣

陰虛肝失血。茶放陽。獨咸

產後肝血。大虧所以。陰虛

此脫痛之根

有是病則有是藥不拘拘於產後之元虛此明醫之所以異於庸醫也

方遵古法並不驚人特讀立齋景岳書者見之未免吃驚耳不意浙省名手扭於溫補

全亞伯廷尉篋室產後惡露不行渴瀉疲多孟英以北沙參滑石生薏苡生扁豆蛤殼豆卷石斛竹茹枇杷葉琥珀茯苓等藥數劑而愈

何新之令愛適湯氏孟冬分娩次日便瀉一次即發熱癰厥譫語昏狂舉家皇皇乃翁邀孟英審之脈絃滑惡露仍行曰此胎前伏暑乘新產血虛痰滯而發也與大劑犀羚元參竹葉知母花粉梔棟銀花投之偏身得赤疹而癰止神清乃翁隨以清肅調之而愈

高祿卿室吳濂仲之妹也孟夏分娩發熱初疑蒸乳數日不退產科治之知挾溫邪進以清解而大便溏泄遂改溫燥其泄不減另招張某視之因謂專科誤用婁仁所致與參耆薑木鹿角肉果等藥泄瀉愈甚連服之熱壯神昏汗出不止勢頻於危醜香孝廉徐夫人病者之從母也心慈似佛有子十人皆已出聞其殆夤夜命四郎季眉請援於孟英按脈洪數七至口渴苔黃洞瀉如火小溲不行因謂季眉曰病猶可治第藥太驚人未必敢服季眉堅欲求方且云在此監服乃疏白頭翁湯加石膏犀角銀花知母花粉竹葉梔棟桑葉與之次日復診脈證較減仍用前方而病家群譁以為產後最忌寒涼况洞泄數日乎仍招張某商之張謂幸我屢投溫補在前否則昨藥下嚙頃刻亡陽復定耆朮之方業已煎矣所親張芷舟孝廉聞之飛告於醜香處汾伯昆季即馳至病家幸未入口奪殘傾之索孟英方煎而督灌且屬群季輪流

如此真不能
不歸咎於景
岳五齋諸公
矣

守視免致再投別藥。孟英感其情誼，快舒所長，大劑涼解，服至七帖，瀉全止，熱盡退，乃去白頭翁湯，加生地、元參、鉅貝，服半月，始解黑色燥矢，而眠食漸安。第府藏之邪，雖已清滌，而從前溫補，將熱邪壅滯於膜絡之間者，復發數癰於胸乳之間。孟英令其恪守前法，復入蒲公、英絲、瓜絡、橘葉、菊葉等藥，服至百劑，始告全愈。而天癸亦至。孟英曰：世俗泥於產後宜溫之謬說，况兼泄瀉，即使溫補而死，病家不怨，醫者無憾也。或具隻眼，其誰信之？此證苟非汾伯、昆仲篤信於平時，而力排衆論於危難之間，余雖見到不疑，亦惡能有濟耶？余嘗曰：病不易識，尤不易患，醫不易薦，尤不易任，藥不易用，尤不易服。誠宇宙間第一難事也。而世人淺視之，可不悲哉！

魏西林令姪女，晚後惡露延至兩月，繼聞乃翁條珊主政及兩弟卒於京，悲哀不釋，而為乾嗽吐血，頭痛偏左，不飢不食，不眠不便，渴飲而澀，必間日一行。久治不效。孟英切脈虛絃豁大，與麥冬、大棗，加熟地、首烏、鱉甲二至、菊花、旋覆、芍藥、貝母、麻仁、青鹽等藥，服後脈漸斂，血亦止。七八劑，頭疼始息。旬日後，便行安穀，踰年接樞，悲慟血復溢，誤投溫補而亡。

氣虛不同

翁嘉順令正，晚後陰戶墜下一物，形色如柿，多方療之不收。第三日始求治於孟英，令以澤蘭葉二兩煎濃湯薰而溫洗，隨以海螵蛸五倍子等分研細粉糝之，果即收。上繼而惡露不行，白帶時下，乳汁全無，兩腋作痛，又求方以通之。孟英曰：此血虛也。

乳與惡露雖無。其腹必不脹。前證亦屬大虛。合而論之。毋庸診視。因與黃芪當歸甘草生地杜仲大棗糯米脂麻藕濃煎羊肉湯煮藥。服後乳汁漸充。久服乃健。

陳書伯太史令弟婦。挽後三日發熱汗多。苔黃眩悸。孟英切脈。絃細虛數。乃營陰素虧。酷熱外燠。風陽浮動。瘰癧之前也。予元參白薇青蒿生地小麥稽豆衣石斛鱉甲竹葉兩劑。熱退。知飢。悸汗不止。去蒿薇加龍牡蓮心龜板石英而安。繼又暑風外襲。壯熱如焚。渴飲不飢。覩物盡赤。改授白虎加西洋參竹葉蓮桿一啜而瘳。仍與鎮攝滋潛善其後而愈。

顧氏婦半產後。因喫飯脫痛。人以為停食也。進以消導。痛甚發熱。卧則右脇筋掣難忍。孟英曰。此非發散攻消可療。予旋覆絲瓜絡冬瓜子蓮桿葦莖竹茹貝母枇杷葉蘭葉通草為方。一劑知。二劑已。

趙子循室。挽後服生化湯二帖。更因驚嚇。三朝發熱。連投四物六合等湯。病日以甚。半月後始延孟英診之。脈象左絃急。右洪滑數。苔黃大渴。謔語嗽痰。惡露仍行。唇齒乾燥。是因陰虛之體。血去過多。木火上浮。酷暑外燠。津液大耗。兼有伏痰之候也。亟與營衛兩清。冀免他變。而母家極畏石膏。堅不與服。越三日勢益劇。計無所施。子循之叔笛樓與其表兄許芷卿。徑以白虎加減投之。證有轉機。翼日再遵孟英會同笛樓暨其舅氏許吉齋山長。協商妥治。咸是王議。且以西瓜汁助其藥力。熱始日漸下。

仍是陰血大
虛故變證如
此非蓋由於
風邪也

行二便如火。又數日漸安粥食。神氣亦清。起坐梳頭。夜能靜寐。然熱蘊太久。下焦患癰。膿雖即潰。陰液漏傷。脈復空數浮大。便泄善噎。口乾多夢。皆木少水涵。燥津侮胃之見證也。孟英與笛樓商以白頭翁湯加龍骨三甲甘草木瓜。以育陰潛陽。餘糧石脂丸中加梅連以息風鎮胃。果得瘡口膿乾。餐加瀉止。脈柔熱淨。苔退神怡。正須善後。甫授滋填。不期酷熱兼旬。甘霖忽降。總開徹夜。復感風邪。身熱微寒。鼻流清涕。而陰液久奪。外患未痂。培養礙投。又難發汗。肝風內應。瘰噤旋形。九仞之功。遂成畫餅。門外漢未免以成敗論。然此案自堪傳也。

產後諸證。首必通瘀。然亦不可以常理測者。表弟周鶴庭室。新產暈汗。目不能開。心

若懸旌。毫無惡露。乃父何君新之。按其脈有虛絃豁大之形。亟拉孟英圖之。予以三

甲石英丹參琥珀甘草小麥稽豆衣等藥。覆杯即安。數服而愈。或詰其何以知非瘀

血為患。曰此陰虛之體。既產而營液大脫。風陽上冒。雖無惡露。胸腹皆舒。豈可誤作

瘀衝。而妄投破血之藥耶。

辛亥春。孟英治其令正。誕子三朝。忽渾身麻冷。尋即壯熱大渴。汗出不解。耳鳴眼淚。

舌絳無津。苔色燥黃。腹痛拒按。不飢腕悶。惡露仍行。小溲極熱。脈則絃滑右甚。是胎

前吸受風溫。兼挾痰食內滯。雖新產血去陰傷。見證較劇。然病不在營。亟宜撤熱以

安營。不可破血以傷營。亦不可養陰而助病。遂以元參白微卮子知母竹茹旋覆葛

蒲枳實括婁為方。服之熱雖退而脈不減。仍用此方。越二日復麻冷而後熱。惟舌稍潤。苔較薄耳。再飲之。熱亦即退。併吐膠痰數椀。略進稀糜。間一日又發寒熱。或疑為瘧。或疑分挽不易。用力勞傷。恐是虛證。苟不及早溫補。尊損堪虞。孟英一一領之。復與前藥。熱果漸減。渴亦遽減。踰日寒熱猶來。亦不更方。至十一朝始下黑燥矢而寒熱乃休。即能安穀。計服此藥已十大劑矣。始出方與戚鄰閱之。蓋恐眷屬之預聞涼解而有阻撓也。諸親莫不駭詫。然此證非孟英獨斷獨行。斷難成功。設泥新挽而通瘵。或以為瘧而溫散。或疑其虛而滋補。勢必驟變。即稍有瞻顧。亦必邪熱糾纏而延成葶損。世人之病。往往弄假成真者。大率類此。

吾師趙菊齋先生令郎廉士之如君。新挽後微寒壯熱。小溲全無。惡露稍行。太便如痢。神煩善哭。大渴不眠。專科謂瘧痢交作。不能圖治。遂請孟英援手。脈來洪大滑數。曰暑為患耳。不必治其瘧痢。以辰砂益元散加竹葉銀花丹皮木通元參丹參蓮桿為大劑投之。三帖各恙皆平。第營陰素虧。即改甘涼濡養善後而愈。尚且乳汁全無。顯由血少。設非清解。又當何如耶。

石北涯仲媳。胎前患瀉。季秋挽後。瀉如漏水。不分偏數。惡露不行。專科束手。咸慮其脫。亟請孟英脈之。左絃而數。右大不空。口苦不飢。苔黃無溺。曰非虛證也。參湯斷弗沾。予白頭翁合石頑伏龍肝湯丸治之。一劑知。三劑愈。

孫畫三仲菊如之室。因兒女過多。不欲生產。懷妊屢服下胎藥不應。媿後三朝。陡發寒熱。兼以痛瀉。所下皆黑。而小溲不行。醫作瘀治。用回生丹等藥。已覺漸愈。惟寒熱間作不休。至八朝。或囑其邀孟英診視。神氣頗安靜。苔色黃膩不厚。胃略既飢。惟右寸關空大。有靜中一躍之形。診畢。適前醫至。孟英謂右脈不佳。恐有驟變。彼按脈云。較昨已大和矣。必無害也。孟英唯唯而退。菊如送至門外。復囑以令正元氣大傷。莫投峻藥。而別。繼聞是夜寒熱復作。腹仍大痛。更服回生丹。越日而亡。

沙沛生。嵯尹令正。胎前痰嗽。媿後尤甚。孟英視之。面赤能餐。汗多畏熱。脈滑而數。嘔渴苔黃。惡露流通。血分無病。乃燥火伏于肺胃。法宜清肅上焦。不可謂產後禁涼潤也。劑以沙參。茹滑。知斛。冬甘。枇杷葉。冬瓜子。葶藶。梨皮。桑葉。蛤殼。出入互用。旬日而痊。

陳舜廷。繼室。媿後略有咳嗽。微有寒熱。惡露不多。少腹似有聚瘕。時覺竅痛。腰疼不能反側。齒衄頻流。溺少舌乾。仍不喜飲。舌色無液。善怒不眠。四肢牽掣不舒。易于出汗。逆孟英診之。脈至虛絃細弱。係素屬陰虧。新產血去之後。八脈皆空。陽不能潛。遊行于上。見證雖然錯雜。治當清息風陽。表散攻瘀。毫不可犯。爰以沙參。竹茹。白微。丹參。絲瓜。絡石。斛。芩。子。小麥。甘草。紅棗。藕。為方。服數帖。嗽衄皆蠲。為去丹參。麥。棗。芩。斛。加歸身。熟地。枸杞。麥冬。棟實。服之各恙漸痊。復因卒聞驚嚇之聲。心悸自汗。肢麻欲

厥乃定集靈膏加紫石英牡蠣龍齒合甘麥大棗熬膏服之而康。繼有汪少洪令姪女適孫彬士者。產後患證與此相似。誤投溫散。發熱愈壯。但在上部。醫者猶不知為陰虛陽越。仍從感治。迨脈脫汗淋。始邀孟英視之。始知是虛陽外越。然已不能拯救。病者自賦絕命詞而逝。蓋凡屬虛脫之證。至死而神不昏也。醫者識之。

沈君雲峰令正誕子後。患身熱痰嗽。白瘡頭疼。腹痛便溏。不飢口渴。醫者治此碍彼。專事模稜。至九朝。余抵禾。視脈滑數。苔微黃。胎前感受冬溫也。主以清解法。或疑有礙便溏。余曰便溏為肺熱之去路。設便閉則將喘逆矣。况夏間。余嘗治其胎前溺澀。群醫滲利而不應。余專清肺而得手。今雖產後體臟未更。兼有客熱外侵。所謂有病則病受也。連服多劑。果即向安。

管君錫棠仲郎蘭谷之室。季秋患寒熱。娠已八月矣。繼因其子患驚。憂勞數月。遂兼痰嗽。而舌糜口臭。服藥數帖而婉。其胎已腐。然寒熱咳嗽口糜諸恙不減。醫以其產後也。用藥益無把握。馴致氣逆自汗。面赤無眠。束手囑備後事矣。適余遊武原。歸延診其脈。寸關絃滑。右大。惡露流通。二便無阻。是下焦無病。雖在產後。而病與產後無涉。若云產後宜溫。固是謬說。而此之口舌糜臭。亦非大熱。毋庸重劑涼解。良由胎已早殞。失於早下。以致濁氣薰蒸於肺胃。故見以上諸證。既見諸證。而早為肅清。則源澄流潔。奚至是耶。設再誤作產後虛喘。而妄投補劑。則雖死而莫知其所以死也。爰

以南沙參省頭草厚朴杏仁菖蒲桑皮竹茹枇杷葉冬瓜子絲瓜絡為方。薷薇葉盧根煮湯煎服。兩劑氣順嗽止。知飢進穀。去杏仁甘草。口舌隨愈。寒熱亦休。惟骨節痠疼。今日即汗。改清熱養陰而起榻。腰足尚痠。授滋補氣血而痊。

余遊瀛洲有越人李姓。挽心鉅茂。才見余云。親串中一婦人。因挽後嗽血。遂致兩目無光。四肢解不能動。欲求一方。張謂如此大證。未審其脈。如何施治。余曰。吾知之矣。此肺熱欲成痿躄也。遂以西洋參桑皮元參百合知母苡仁蘗茅根枇杷葉為方。服六帖。聞余將歸。李亟來署致謝云。病去大半矣。真仙丹也。欲再求一方。余為加葳蕤一味。然此由海外。因不知有產後宜溫之謬說。故無人阻撓。而得偶然幸愈也。

金氏婦自仲夏墮胎。迄今四月有餘。惡露淋漓不斷。兩脅近復患瘡。渾身膚癢。脈數而絃。多藥罔效。亦為產後宜溫之謬說所誤也。用西洋參銀花各二錢。生地龜板各四錢。冬瓜皮三錢。桅炭竹茹各一錢五分。白薇青蒿黃柏各一錢。甘草六分。不十帖愈矣。

中毒

丙戌春。倉夫鄭德順患急證。時已二鼓。丐孟英視之。見其扒牀拉席。口不能言。惟以兩手指心。孤舌而已。孟英曰。中毒也。取綠豆二升。急火煎清湯。澄冷灌之。果能霍然。詰朝詢其故。始言久患臂痛。因餌草頭藥。下咽後即心悶不可耐。舌麻不能言。而旁

人不知也。錄此足以證孟英臨證之燭照如神。亦可見草藥之不可輕試也。都城售透土長壽丹。極言其功之大。能治諸疾。而價甚廉。人皆稱之。孟英謂勿論其所用何藥。執一方以療百病。無此治法。每以稟賦不齊。證因有別。勸人切勿輕嘗。况以綠豆湯為引。必有熱毒之品在內。不可不慎也。繼而張孟臯少府。餌之患疽。廣粵亭司馬服之咽爛。孟英投多劑甘寒而愈。王雪山久患下部畏冷。吞未百丸。齒痛目赤。諸恙蜂起。孟英察脈絃滑。與多劑石膏藥。兼以當歸龍薈丸頻服。新疾既瘳。腿亦漸溫。令其常飲柿餅湯。以杜將來之恙。伊弟患腹脹而喜服溫補。久而不效。孟英曰。濕熱也。宜清化。彼不信。因服透土丹。初頗應。已而血大溢。始得悔悟。志此數則。以為世之好服奇藥者戒。

邵氏子于母殯發引之時。忽仆倒不省人事。亟請孟英視之。灌蘇合香丸而甦。又屠氏女送父殯至厝所歸。即神氣替亂。如癲如瘋。速孟英治之。投以玉樞丹而瘳。此即所謂飛尸之候也。

蔣氏婦年踰四旬。患一奇證。痰必自少腹突衝而上。其勢甚猛。其堅如石。其熱如火。故突然而衝之際。周身為之震撼。日夜二十餘次。每次止須一咯。即脫然出口。四肢漸形牽掣。口極渴而溺如沸湯。食減少眠。形日消瘦。諸醫皆知為痰火病而治。無寸效。孟英視之曰。診治非謬。而藥不勝病者。殆積熱深錮。必從前多餌溫補所釀也。其

夫云誠然向來本無病。因無生育。紫河車已服過數十具。他藥稱是。曰愚哉。藥之治病。猶兵之戡亂也。所謂用藥如用兵。無病而藥。是黷武也。既無生育。何不納妻。凡服溫補之藥以求子者。其藥毒鍾于小兒。生子多不育。况食人之胞乎。無論忍心害理。已屬不仁。即偶然得子。多患異疾。或頑蠢狠戾而無人心。亦何益哉。昨聞沙市生令妹患痘服此。致鼻穿而痘仍不救。設非胞衣之毒。奚至此乎。故余臨證三十年。從不用之。縱病家要用。亦必剖陳利害以勸止之。或令以羊腎代之。溫養有情。且無穢毒。功較勝焉。令正服過數十具。而從未生育。毒氣毫無出路。欲種子者。翻種病矣。豈尋常清涼之劑所能愈哉。考古惟紫雪能搜剔久蘊深藏之毒火。試餌之。或有驗也。爰用紫草銀花元參土茯苓甘草綠豆海蛇鳧茛為方。和入竹瀝。另以豆腐皮包吞紫雪五分。服之。果效匝月而瘳。

余口上齒下牙密排各十六。雖從無痛楚。而自幼不能決硬物。故侵晨必以鹽擦而冷水漱之。無間寒暑。今年春夏以來。飯食日減。右之第六齒漸不能嚼。偶觸堅韌之物。痛不可忍。且畏冷漱。以為去年一病。遂形衰象。初不介意。余天性不飲。而頗識杯中趣。曩侍先慈晚膳。每陪飲一二杯。因去冬苦絡虛。不能轉側。戚友咸勸日飲醇酒數杯。以和氣血。遂習以為常。然不敢縱肆。未嘗一醉也。十二月十八夜。寐中忽為右齧痛覺。詰朝即礙于飲食。而是日已訂有青鎮之遊。遂携一針登舟。頻刺痛處。出血

不少。午後漸鬆。次日歸。飲食如常。以為無患矣。二十一日立春。晨起痛脹復作。刺亦不應。繼以凜寒身熱。偏右之巔額頰頰頰頰頰無不掣痛。苔色未露。謂是風火外侵。用芫翹蚕芷桑薄荷等二劑。惡寒雖減。而足冷面熱。溺赤苔黃。且鼻竅不塞。而右流濁涕如膿。時欲啼而出之。否則自上脛流下。其苦不堪。右面盡腫。滿口唇瘡。腫處極其畏寒。須以熱物熨之為快。而時時火升。自問素不服丸散。又不啖肥甘的。係飲酒經年。濕熱久蘊。而上薰。蓋以酒之熱歸於胆。上移於腦。則為鼻淵。其實移腦者。即移胃也。故見證皆在少陽。陽明分野。遂以元參桑葉菊花花粉銀花枳椇子絲瓜絡冬瓜子蘆根為劑。和入蘆菔汁。調以玉樞丹兩服。而苔化火平。二便亦暢。外用鹽酒熱洗右面。而腫漸消。去玉樞丹。又二服。可以嚼飯。日啖北梨。至戊午元旦。而臭濁之涕始稀。初五六連日出門。適大風。初七日午後右齧復痛。上連頭角耳門。右之第六齒復長出而礙食。凜寒畏風。乃用桑葉菊花甘草綠豆皮元參苡仁銀花梔炭薄荷鈎藤以清散風熱。一服腫出痛減。去薄荷鈎加枇杷葉。四劑痛平。而右之第六齒已內外分裂矣。其根仍固。但礙於嚼物。而齧腫直至夏初消盡。既而頭面四肢徧發斑塊。癩皰腫而且痒。遊行無定。手十指。足十趾。兩手掌。兩足心。無處不到。用力搔之。微出紫血。結痂堅黑。痕如痘疤。至秋杪始痊。痒時以鹽酒洗之。內服銀花綠豆生苡仁湯。戒口腹者八閱月。嘻。酒之為害如此。深愧悟之不早。從此一滴不敢沾。昏憶二十年。

前海豐張雨農司馬招遊東歐。臨行妹嘗戒余勿飲酒。佩不敢忘。故向無酒病。年來自問衰頹。稍爾放溢。遂釀成此恙。幸而資格尚淺。藥治未誤。不致延成銅疾。蓋天性不飲者。雖少飲亦能為患也。詳錄之以為世鑑。余妹天性孝友。又極賢明。幼佐先慈。操井臼理家務。有北宮嬰兒之志。余強之適金氏十載而廢。余深悔之。附錄以志余過。

雜治

予每以此法
治陽證毒
莫不應手取
效真妙方也

娶入羅元奎。丁亥夏卒發寒熱。旋即嘔吐不能立。自言胯間痛不可當。孟英視其痛處。焮赤腫硬。形如肥皂莢。橫梗于毛際之左。乃曰此證頗惡。然乘初起。可一擊去之也。用金銀花六兩。生甘草一兩。皂角刺五錢。水煎和酒服之一劑。滅其勢。再劑病若失。逾年患傷寒。孟英切脈。虛細已極。曰此不可徒攻其病者。以陰分太虧耳。與景岳法以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橘皮柴胡等藥一劑而瘳。法。子亦屢用。效氣虛者并加參。但表藥止藥。胡一木箱。煉力微。

金元章媳。於甲午新寡後患膿窠疥。大抵濕熱之病耳。瘍醫連某疑為遺毒。徑作廣瘡療。漸至上吐下痢。不進飲食。另從內科治。亦無寸效。延至末春。更兼腹痛自汗。汎愆肌削。諸醫皆見而卻走矣。王仲安薦孟英視之。曰此胃氣為苦寒所敗。肝陽為辛熱所煽。前次每服陽剛。即如昏冒。稍投滋膩。泄瀉必增。遂謂不治之證。未免輕棄。乃以四君子加左金椒梅蓮子木瓜餘糧石脂等出入為方。百日而愈。第信猶未轉也。

諸親友環議。再不通經。病必有變。孟英力辨此非經阻可通之證。惟有培養生化之源。使其氣旺血生。則流行自裕。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薯蕷不能榨油。徒傷正氣。盡隳前功。豈不可惜。眾議始息。恪守其方。服至仲冬。天癸至而肌肉充。康復如常矣。牙行王炳華妻患舌瘡痛礙飲食。內治外敷皆不效。孟英視其舌色紅潤。脈形空數。曰此血虛火浮也。以產後發熱例施之。用熟地當歸酒炒白芍炙甘草茯苓炮薑投之。其病如失。

茅家埠翁嘉潤患腰疽。愈而復發者五年。費用不貲。諸瘍醫治之不效。咸少雲囑其求治于孟英。切其脈絃細以數。曰子之幸也。腎愈發亦效此內損證。外科惡乎。知與大劑甘潤滋填之藥。匝月而痊。至今不發。

李燕標參戎。於癸夏將欲赴都。館于石北涯家。項後患疽。外科僉云不治。孟英薦老醫朱嵩年療之漸安。孟英偶診其脈。謂北涯曰。李證有可愈之機。脈難久享其年。北涯驚問所以。孟英曰。左尺堅搏。真陰已傷。非善象也。既而告痊。北上。今春果卒于京。濮媪于酷熱之秋。渾身生癩如疔。痛楚難堪。小溲或秘或頻。大便登圓則努掙不下。卧則不能收攝。未開產而生癩者人皆謂其虛也。孟英診脈滑數。舌紫苔黃而渴。與白虎加花粉竹葉。卮子白薇紫苑石斛黃蘗十餘劑而痊。

翁氏婦患自疾。自春徂夏。治不能瘳。漸至腹中痞脹痛不可當。食不能下。便秘形消。

孟英視之。乃肝鬱痰滯而誤補以致殆也。脈絃數而滑。與金鈴子散合雪羹煎吞當歸龍薈丸暨濛石滾痰丸。三投即效。服至二十餘日。各恙皆蠲。眠食如舊。

瞿穎山仲媳許培之之妹也。患舌糜。沈悅亭知其素稟陰虧。虛火之上炎也。與清涼滋降之法。及硃黃等數藥而不愈。乃兄延孟英往視。舌心糜腐黃厚。邊尖俱已無皮。湯飲入口。痛不可當。此服藥所不能愈者。令將錫類散糝之。果即霍然。或疑喉藥治舌。何以敏捷如斯。孟英曰。此散擅生肌蝕腐之長。不但喉舌之相近者。可以借用。苟能隅反。未可言齟貴用者之善悟耳。且糜腐厚膩。不僅陰虛要須識此。自知其故。敵入吳茂林患右頰腫痛。頰下結核。牙關僅能呬稀糜。外科稱名不一。治若罔知。孟英投以天麻法僵蠶法羚羊石膏醒頭草升麻當歸秦朮花粉黃芩等藥。漸愈。

江夢花如君患兩日腫痛。不能略張。醫投風藥。昏瘞欲厥。挽孟英診之。脈至洪滑。大渴便秘。與白虎湯二劑霍然。

高若舟庶母患脫肛。孟英脈之絃而滑。澁澀苔黃。雖屬高年。非虛證也。清其濕熱而痊。

翁嘉順於去年秋間。偶從梯半跌仆。初無所傷。旬日外陡發寒熱。膝旁腫痛。外科汪某治之。潰後不能收功。另招許某療之。識為傷絡。應手漸效。翁極信服。然培補年餘。雖納食不減。而肌肉漸削。面色黧黑。步履蹇滯。且一旬半月之間。必患處腫疼。大發

寒熱。卧榻數日。始能強起。大費不貲。愈發愈劇。至冬間。咽糜齧腐。睛赤音嘶。乃懇孟英。以決吉凶。按脈滑數。舌絳便難。口臭溲少。蘊隆蟲蟲。良由瘍醫。僅知溫托一法。既潰之後。更以溫補收功。善後竟未察其體氣病情。以致平時所有之濕熱痰火。一齊關住。病猶自尋出路。寒熱頻作。而醫者不識。妄指為虛。補及踰年。人財兩瘠。真諺所云。將錢買憔悴也。予元參黃柏。知母甘草。銀花花粉。綠豆。卮子。海蛇。鳧。苈。此為大劑。投之外。吹以錫類散。且令日啖梨蔗。麒麟菜。柿餅等物。至五十日。諸恙悉蠲。體腴善步。韓貢甫于去冬偶患足瘡。瘍科治之。瘡愈而大便下血。漸至腰背疼痛。醫謂其虛。率投溫補。病日以劇。迨仲春寒熱時作。卧榻不起。諸醫束手。已治木矣。所親陳季竹。囑延孟英圖之。蛛絃緩而澀。苔黃溺赤。飲食不思。曰。此藥病也。良由氣機鬱滯。濕熱不清。補藥亂投。病漸入血。然猶自尋出路。奈醫者不知因病而下血。不治其病。徒澀其血。則氣機愈窒。營衛不通。寒熱不飢。固其宜也。而又疑為土敗陰虧。脾腎兩補。藥力愈峻。病勢愈危。若我視之。原非大病。肯服吾藥。不日可瘳。乃兄聰甫聞之。大為折服。以海蛇。蘆根湯煎。蘆根厚朴。絲瓜筋。通草。白微。卮子。棟實。竹筴等藥投之。三劑而寒熱不作。胃漸知飢。旬餘血止溺澄。各恙皆已。改服清養藥而康。許自堂叔岳年。越古稀。忽頭面赤腫。龜癢。漸及兩臂。煩燥不眠。飲食日減。外科治而勿效。孟英脈之。絃洪疾駛。重按細。曰。高年氣血兩虧。鬱火內燔。不可從瘍科治。予

黃耆當歸卮芎元參生地甘草桑葉菊花丹皮蒺藜荆芥等出入為方。十餘劑而瘳。黃澉莊司馬素患左目失明。今春右目患障。多藥未瘳。延至秋間。孟英視曰。脈甚絃滑。痰火之病。溫補宜停。庶免瞽患。奈司馬性喜溫補。不以為然。漸至耳亦失聰。冬季再請孟英往診。右目但能視椀大之字。稍小者不能見矣。耳則雖對面撞鐘。放炮。皆無聞也。且巔腫而疼。時效白沫。脈來搏勁不撓。見其案頭有顧某所定丸方。用藥四十味。皆貴重溫補及血肉之品。蓋其病在絡。不在藏府。故服此如膠似漆之藥。僅能錮疾成廢。而無性命之虞也。聞辛亥春許辛泉患類中。諸醫僉從虛治。孟英診脈沉滑而數。且體厚苔黃。亟宜化痰清熱。疏方畢。人皆不以為然。惟其子秋蘆極佩服。云五年前家父患恐懼多疑。曾屈診視。方案猶存。若合符節。只因家父性喜溫補。前之病根不拔。釀成今日之病。先生卓見不可及也。奈病者依然不悟。不刈根株。延至壬子夏復中而殞。年未五旬也。併識之。以為不究病情。好服溫補者鑑。

孫位申令正。左內踝患一瘡。外科數割。雜治兩月。漸至瘡色黑陷。食減神疲。寒熱時形。痛無停晷。始延孟英診之。脈象絃細無神。曰。此營陰大虧之證。余于外科雖疏。然初起既無寒熱。患處亦不紅腫。其非火毒可知。並不流膿。虛象更著。始則攻散劫津。繼則溫托壅氣。妄施數割。真是好肉剗成瘡矣。况病在下焦。素患肝鬱。蒼茸苦歸。益令陽浮。兩股不溫。豈為真冷。亟煎葱湯將患處洗淨。切勿再行鉤割。以生附子料爛。

貼湧泉穴引火下行。患處日用葱湯溫洗。方用血餘當歸冬蟲夏草枸杞牛膝菴蓉猪膚藕白蒲桃乾煎服。五劑寒熱全休。骸溫安穀。黑處轉紫。痛減。脈和。旬日後紫轉為紅。陷處日淺。始令以珍珠八寶丹摻之。匝月而肌生體泰。

家嫂患疥偏身。外科治之不愈。且形瘦。而左臂痠疼不能舉。孟英按。脈絃洪而數。授清肝滌暑之劑。旬餘而愈。又聞治一妊婦患疥。瘍科治而弗愈。以壽靈寺所售瘡藥搽之。遂渾身壯熱。膚赤神昏。陰戶疼痛。尤為慘酷。氣逆不飢。徹夜無寐。醫皆無策。延孟英視之。脈甚洪數。舌絳無苔。四肢拘攣。溲熱如火。乃暑火證。而復為毒烈燥熱之藥。助其虐也。誰謂外治不比內服。可以擅用哉。與大劑銀花元參石膏甘草梔子鮮生地竹葉蓮子心菊葉冬瓜皮絲瓜絡西瓜翠衣。而以綠豆黑豆煮清湯煎藥。服三帖。膚淡神清。略進稀粥。又三帖熱退始盡。四肢漸舒。淡白腫盡消。周身膚蛻如蛇皮而愈。

應氏婦年踰四旬。去年難產後。患左目無光。火升心悸。諸治不效。所親沈玉庭囑延孟英治之。予集靈膏合甘麥大棗湯。以峻滋肝腎之陰而愈。

細君上年病後。以清養藥熬膏服。至歲杪。已康復勝常。孟春十八日。分娩亦快健。七日後。余即遊武林。繼返硤川。由梅溪而遊嘉秀。至清明歸。為展墓也。知其左乳裂疼。乳房亦癢。搔即水出。起已月餘。初謂外恙不足慮。令取瘍科善藥敷之。余復鼓棹遊

梅溼而至。搗芋。又浮海由崇沙。迨歸已屆端陽矣。見有右目胞坩而甚赤。詢其乳患左加甚而更及於右。諸藥久敷。皆不見效。且兼氣衝痰嗽。口渴膚糙。蓋津液悉從外患而耗也。察其脈滑而數。良由肺胃熱熾使然。遂授元參石膏知翹甘苈薑梔菖蒲蛤壳銀花等二十餘劑。而各恙並蠲。既而余遊吳越間者月餘。歸見其偏身暑癩。形瘦少餐。食後神疲。二便不暢。脈則絃澀不調。與元參絲瓜絡梔連葛橘萸苑薇蘇四帖。而經月之病若失。亦因氣鬱熱壅也。可見治病必探其源。勿徒過其流。而故人管君榮棠。嘗為外證不宜服藥。蓋為服不得其當。及信書太過。泥用成方者言耳。若宣氣清血之法。原不禁也。

仲秋偶覺左乳微疼。按之更甚。始知有堅核如小豆大。外微腫。即取外科藥圍塗。而以紙蓋之。迨藥乾揭之甚痛。余不能忍。且僉云必破而不易收功。以其在乳盤之內也。余不畏死。而懼不能受此楚毒。因往求呂君慎菴視之。曰無慮也。掃榻款留。日以葱白寸許。嵌入梅花點舌丹一粒。旋覆花三錢。煎湯下。外用洄溪東毒圍。方載潛圍齋醫話之亦以紙蓋之。而藥乾自然脫落。略無粘肉伐毛之苦。此玉精炭之妙用也。凡十二日。核漸消盡。深佩呂君之德。謹錄之以識其手眼之不可及。而方藥之效驗。俾後人亦有所徵信也。

余極穠時。患瀉經年。迨三歲種痘。而痘科不知。其天花已將出也。復以苗助之。遂及

於險。先慈抱而膝行於牀者五晝夜。賴任六嘉先生救全。因而體氣甚弱。童年畏勞。稍動即莫。故恆靜坐。十二歲夏間患溫甚劇。父母深憂之。病中見諸神將。相謂曰。此一路福星也。遂醒而汗出以瘳。失怙後。遠遊於婺。遵母氏之訓。諸凡謹慎。弱冠後。病始痊。隆冬可不挾纊。但略犯生冷。即便瀉。偶食炙燂。則咽痛。己丑受室。甲午舉家患疫。悉余治愈。既而自病甚危。夢一淡妝中年婦人。持盒貯紅藥一丸。以藥納余口中而去。乃大汗而寤。口中尚有藥香。病即已。復因作勞大早。倏然暈去。余妹甫十七歲。泣禱於天。欲刳股以救。而余已醒。妹因卒嚇。遂吐血。至今思之。愧無以報也。嗣後冬始衣絮。壬寅病疴。熱盛時。夢日月並麗於天。而有帶下垂。余手挽兩帶而撼之。日月皆動。遂驚醒。出汗而愈。丙午酷熱。而酬應甚繁。始患滿額暑瘍。續患痢。又患瘧。熱時輒夢御風而行。告愈之時。凌虛上至霄漢。忽墜淵一浴。汗出如湧。而甦。丁未續娶。己酉夏。錢塘沈悅亭茂才。邀視陳茂才疫症。勢已垂危。余初不知其兼患癰瘡也。略不經意。吸其穢毒。歸而即病。雖服故孝子張君養之之方而愈。時夢身化異物。徧體鱗甲。游泳深淵。騰雲而上。余體冬夏皆涼而性嗜魚肉子適雨聲如注。而覺汗如沐雨。而天雨竟數日不止。江浙因以成災。亦奇矣哉。此後始衣帛。乙卯挈眷回籍。丙辰秋杪。病于省廬。十月初六夜。夢法華山備冠服。與從迎余赴職。余即忻然冠帶而去。出錢塘門。過昭慶寺。見老少婦女數百人。持香攔阻。因停輿。已而東嶽傳令送歸。

余遂返廬。甫到門。一跌而寤。此夢則更奇也。究不知後來何如。嗟乎。幸而免者屢矣。附錄于此。以存夢境。

清賢醫案。惟孟英案最為善本。因葉天士等醫案。編者不善選擇。治效各案。與未效各案。兼收並蓄。讀者頗難判別。惟王孟英案。編印時。孟英及身親見。且最後之歸硯錄。為孟英自作。所錄各案。絕無一案不效者。讀者因見症之精確。悟撰方之靈巧。進退變化。不越規矩準繩。故讀此書。勝讀名家醫案多多也。

後學青浦陸士諤謹識